
武俠世界
第36年
14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的復仇故事「反戈一擊」。祝文華奉師之命，前往千秋莊內找莊主柳飛雄索命，要他踐諾十八年前的諾言，而柳飛雄亦欣然從命，他正要自戕之際，其女柳蕊嬌忽然走來，爲避免驚動她，祝文華匆匆答應他三天之後再來索命，但此三天之中所發生的事情太多了……生命誰不愛惜？然而柳飛雄似乎急不及待要償命，何也？祝文華因打抱不平，險遭被殺，却爲柳蕊嬌所救，索命者爲償命者之女所救，且看作者匠心獨運，剖析恩怨情仇。

*　　　*　　　*

本期刊登精選短篇「天下一狂魔」，麥浪先生撰著的小故事短小精幹，緊張刺激，請欣賞。

讀友期盼已久的「一代天嬌」在本期刊出了，以饗廣大愛好者的要求，臥龍生先生撰著的故事向來引人入勝，請繼續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金戈先生撰著的「幻影神劍」，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83.7.22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4期

（總號182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反戈一擊

新派武林復仇故事／文・騰飛　圖・馬可



師命難違　奉旨行事

天上形雲密佈，本已悶熱難耐的天氣，沉悶翳熱得叫人簡直透不過氣來，連狗也無精打采地躺在屋簷下張口吐舌，咻咻呼氣。不少人難奈屋內的悶熱，到屋外去透氣，小童與漢子都精赤着上身，仍然恨不得將身上一層皮剝下來，一個老漢不住抹汗，不停搖扇，仰頭望天，怨嘆道：「老天爺，開開恩，快點下場大雨吧，熱死人哪。」話聲未落，驀地天上電光乍閃，隨即響起一聲沉悶的雷聲，那個老漢嚇得全身抖縮了一下，不敢再站在屋外，慌忙返回屋內。

一個小童拍掌叫道：「好哇！天快下雨了。」

其他人都渴求地仰頭往天上望去，巴不得暴雨驟降，淋個渾身濕透，變作落湯鷄。

可惜，天不從人意，雖則不時閃電，雷聲隱隱，但就是不下雨。

天公未免太殘忍了。

千秋莊內，莊主柳飛雄站在廳外，一身衣衫盡給汗水所濕，額上汗珠沿頰流下，他不去抹，微微昂起頭，望着天上密佈的形雲，呆了般。

良久，只聽他嘆道：「該來的就來吧，別叫等着，心裏難受！」話落，握拳擧手，發出一聲長嘯，恍似他已無法忍受這般教人難耐的天氣，要向天公來個抗爭。

天上悶雷隱隱，電光閃劃，恍似在向柳飛雄顯示天上的雷霆威力。

天已開始黑下來了，雨却沒有下，天氣越加悶熱。一直站着不動的柳飛雄不但衣衫盡濕，連鬢髮亦一片汗濕。

廳上已亮起燭火，一個少女從廳內蓮步姍姍走到廳門前，朝站着不動、恍似從水裏走出來的柳飛雄嬌聲喚道：「爹，娘要女兒來喚爹吃晚飯哪。」少女的臉上亦沁出細密的汗珠兒來。

柳飛雄抬手以衣衫袖抹一下臉上的汗水，扭頭對女兒道：「嬌兒，妳跟娘先吃吧，天氣太熱，爲父沒心情吃。」

柳飛雄的女兒名叫柳蕊嬌。

柳蕊嬌走到父親身旁，「爹呀，娘親特別做了一個酸辣魚湯。」

柳飛雄重重地呼出一口氣，轉頭對愛女道：「嬌兒，去對妳娘說，將飯菜拿到涼亭去吃，屋裏太悶熱了，爲父隨後便來。」

柳蕊嬌看一眼父親，帶點擔心道：「爹好像有心事。」

柳飛雄打斷愛女的話，「爲父那有心事？不要胡思亂想，這種悶熱不雨的天氣，誰不煩燥難奈。」

柳蕊嬌認眞地看了父親一眼，欲言又止。柳飛雄呼口氣，說道：「去吧，別要妳娘在屋擺好了飯菜，又要收拾起來，拿到涼亭去。」

柳蕊嬌又瞧了父親一眼，道：「爹，快來啊，別要娘親跟女兒等啊。」

柳飛雄點了點頭，柳蕊嬌才轉身往裏去。

柳飛雄看着女兒嫋嫋婷婷地往裏走的身段，臉上忽然泛現起一抹生離死別的神色，直到女兒的身影消失在大廳後，才緩緩不捨地轉回頭，仰天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驀地，霹靂一聲，天上焦雷乍響，電光閃劃，密佈的形雲給割裂開來，灑下幾顆很大的雨點。

柳飛雄精神陡振，口裏喃喃道：「終於下雨了。該來的，始終要來。」

又是一聲焦雷，跟着霹靂連聲，金蛇亂舞，狂風驟起，突地一聲天崩地塌般的暴雷轟隆隆巨響，嘩啦啦暴雨潑灑而下，頓時間一天一地的悶熱給狂風暴雨吹散殆盡。

終於下雨了。

風狂雨暴中，天上雷聲隆隆，電蛇飛舞，柳飛雄仍然站在大廳前，一任狂風吹起他的衣袂鬢髮，雨點刮打在他身上，沒有往後退避的意思。

一陣狂風挾着暴雨往大廳內吹刮，一條人影赫然隨着那陣狂飆般的風雨，飛掠入大廳門階上，就從柳飛雄的身旁掠過，恍似跟那一陣風雨渾成一體，若非目光銳利，特別留神察看，不易看出來。

柳飛雄看出來了。

因他是有心人。

其實，他看似在盼望天降大雨，實則，他盼的是要來的人快點來。

等待是難耐的，教人心裏不安寧。

如今，雨下了，人亦來了。

柳飛雄也不管那一陣風雨吹打得他臉上身上盡是雨水，霍地轉過身，目光烱烱瞧着那個隨風雨掠來的人。

那人穩穩地站在大廳門階上，教人驚異的是，身上衣衫居然沒有盡濕，只給雨水打濕了少許，那簡直是天大的怪事，一個人在狂風暴雨中，不變落湯鷄才怪！但那人身上只濕了少許，豈非嘿嘿怪事。

柳飛雄却一點也不奇怪，因一個練武之人若內功深厚，練成護身罡炁，不要說雨水不沾，縱使刀劍亦不能傷其分毫。他相信那人已練成了護身罡炁，由於功力未夠深厚，因此才會被雨水「乘虛而入」，沾濕了少許衣衫。

不過，那人看樣子三十未到，却已練成了內家罡炁，倒教柳飛雄

懍然驚詫。

以柳飛雄近三十年的內功修爲，仍未練成護身罡炁，那人的年紀比他少了一截，却練成了，怎不教他大感驚詫。

「閣下終於來了！」柳飛雄打量着那人，一眼便看出那人臉上經過易容——那人不但皮肉黝黑，而且木口木面的很像拿刀雕出來似的，雙眼却極之精靈，與木然的口面極不相襯。

那人語聲生硬地道：「某家既已來了，還不拿命來？」兩眼精光暴射。

柳飛雄一副視死如常的模樣，「閣下說已應約來討命，柳某這就還給你！」鏘然一聲拔出佩劍，往喉頭抹去。

那人看着，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

「爹……」一聲嬌喚驀地從大廳內傳出來，柳飛雄渾身一震，抹向喉頭的佩劍頓時一窒。那人聞聲目光一閃，留下一句話：「初三子時，某家再來討命。」身形斜掠出去，接往上拔起，消失在雨中的瓦簷上。

柳飛雄張口欲言，一眼看到女兒柳蕊嬌從大廳內急奔着出來，立刻閉上嘴巴，急急將劍放下，掩飾地道：「嬌兒，幹嗎又出來？」

柳蕊嬌急走到大廳前，兩眼四下張望，「爹，那個人呢？是誰？這麼大雨，怎麼走了？」

柳飛雄無聲嘆口氣，裝出詫異的樣子，說道：「嬌兒，那個人啊？爲父一直站在這裏，沒別的人啊，妳怎會看到有別的人？」

柳蕊嬌兩眼仍然到處張望，「爹，女兒分明聽到有人說話，雖然聽不清楚，而且，女兒在大廳裏頭轉出來的時候，瞥到一條人影從廳上斜掠出去。」

柳飛雄苦笑道：「嬌兒，一定是妳眼花看錯了，將雨聲聽成了說話聲，爲父獨自一人站在這裏，下這麼大的雨，怎會有人來。即使有人來了，打着傘亦會給雨水打濕衣衫，妳看看階上可有給弄濕的地方了。」

柳蕊嬌往階上瞧着，除了給雨水打濕的三四級廳階外，最上的兩級階上只有些微地方給雨水濺濕，並沒有什麼水漬，特別是最上那一級階上——她瞥到的人影就是站在那一級階上。

莫非眞的眼花看錯了？

柳蕊嬌眨動一下那雙水靈靈的大眼，臉上現出狐疑之色，柳飛雄看在眼內，馬上說道：「嬌兒，回廳裏去吧。應該給雨水濺濕了。」說着話，他已往廳裏走去。

柳蕊嬌雖則心裏仍是將信將疑，但眼前看到的亦不假，低頭看了自己的裙子，給雨水濺濕了，忙提起裙子抖了抖，走回廳上。「爹，娘親已將飯菜擺回內廳，娘親要女兒來告訴爹，爹再不進去吃飯，飯菜都涼了。」

柳飛雄雖然滿懷心事，但却沒有流露出來，不想女兒胡猜亂想，當下點頭道：「嗯，吃晚飯吧。」與女兒一起往內廳走去。

* * *

大雨過後，天氣涼快。

祝文華獨坐沿窗一副座頭上，慢慢喝着酒，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

這時候不過是午前，食肆內只有三兩人客，倒也恬靜，一夜大雨，不但將一天的悶熱洗滌得乾乾淨淨，而且給人一種清爽的感覺。

窗外的景緻一片明淨，涼風徐來，雖則獨酌，祝文華却很好興緻，邊吃喝邊瀏覽窗外的景物，不知不覺間，將一壺酒喝光，於是招呼一個店伙再拿一壺酒來。

這時，人客漸多。

兩個大漢在祝文華隔隣一副座頭上坐下來，其中一個大漢有意無意地看了祝文華一眼，另一個漢子迫不及待，揚手呼叫：「伙計，快給大爺拿五斤酒來，兩斤鹵肉，一隻燒雞，一條醋溜魚，大爺急着趕路啊。」

剛好那個伙計將祝文華要的酒端來，聞聲急忙陪笑回應一聲，將祝文華要的酒放下，馬上趨到那兩個大漢所坐的座頭，哈腰道：「兩位大爺請稍坐，小的馬上去廚下將兩位大爺要的酒菜拿來。」快手快腳替兩個大漢擺好杯筷，急急腳往廚下走去。

祝文華聽着那兩個大漢粗聲大氣的說話，不由得皺皺眉頭，若不是剛要了一壺酒，他不會再留下去，馬上結賬離去。

他喝酒的興緻已給那兩個大漢的粗聲大氣呼叫打斷了。

他不喜歡在喧鬧的地方喝酒，所以，他才會揀在午前人客稀疏的時候喝酒。

他認爲喝酒是一件賞心樂事，特別是在恬靜悠然的景況下。

既然酒興已被擾，祝文華也就沒有心情慢慢喝，大口大口喝酒，想盡快喝掉那壺酒結賬離去。

隣座那兩個大漢却旁若無人，酒菜來後，不但吆五喝六猜拳鬥酒，轟笑連聲，更且語言粗俗，偌大的店堂內，盡是那兩個大漢的吆喝轟笑聲。

祝文華無法忍耐下去，牛飲般喝光那壺酒，起身結賬離去。

臨走之前，他厭惡地瞧了那兩個大漢一眼，大步往店外走去。

其中一個大漢發覺祝文華臉有不豫之色看了他們一眼，使着有三

分酒意，便欲發作，給同伴及時伸手將他按住，搖搖頭道：「魯二哥，難得有這時刻可讓你找喝酒解饞，別跟那小子計較，快喝吧。」

那個漢子給同伴勸說，悻悻然地哼了一聲，嘴裏嘀咕道：「他奶奶的，要不是一路上滴酒未沾，饞死了，咱魯二不叫你小子好看才怪！」

祝文華已走到店門前，並沒有聽到那個魯二的話，否則，他恐怕也會按捺不住，跟魯二發生一場衝突。

走出食肆門外，祝文華站住，往街道兩頭打量一眼，才往大街北頭走去。

大街的北面那頭，有一座三層高的鼓樓，祝文華走到鼓樓下，才知道鼓樓座落的地方是一個十字街口。

祝文華忽然童心大起，很想跑到樓上去眺望一下這個鎮上的風光。

原來，那座鼓樓乃是鎮上最高的樓子。

找到鼓樓的入口處，祝文華拿出一錠二兩重的銀子放在那個看守鼓樓的老漢手上，那個老漢見有好處，當然樂意讓祝文華登上鼓樓。

先登上二樓，沿着簷廊走了一轉，由於附近有些房屋跟二樓一樣高，阻擋了視綫，不能盡眺鎮上風光，祝文華於是登上三樓——鼓樓頂屋。

鼓樓的三樓比鎮上任何一座房屋都要高，祝文華站在簷廊，放眼眺望，鎮上風光，盡收眼底，只見房屋參差高矮，街巷縱橫，井井有序，街巷上走動的人盡在眼底，甚至就近一些人家的院落內的情景亦清楚入目。遠眺鎮外，阡陌連山，雲天一色。祝文華只覺神清氣爽，慷慨豪邁，生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暢快極了。

繞着簷廊轉了一匝，他仍意猶未盡，站在南面，細意眺覽。

忽然間，他被一陣急驟如雷的馬蹄聲驚動，忙扭頭往大街那面向下張望，只見兩騎人馬在大街上策馬奔馳，不管大街上來往的行人會給撞倒，事實上，下面大街上的行人正自紛紛走避，祝文華看着，一雙眉頭不由得皺攏起來，心裏憤然道：「豈有此理，在大街上策馬奔馳，罔顧他人會給撞倒，太霸道橫行了！」

驀地，鼓樓下響起一陣驚呼聲，祝文華忙衝到下臨大街的簷廊前，探頭下望，原來鼓樓下的大街上，正有一輛牛車自鼓樓的左面轉出來，向奔來的兩騎走去，大概給奔馳而來的兩騎人馬聲勢驚嚇，那頭拉牛車的牛突然發狂驚竄，不受趕牛車的老者所馭，往一家店舖驚竄狂奔，正自急不迭紛紛走避的行人及兩旁店舖內的人，還有那個趕牛車的，以及車上坐着的一個小女孩，全都驚呼大叫起來。

那個趕牛車的老者根本無法阻止那頭狂牛驚竄，雖則他拚命拉扯着繩韁，坐在車上那個小女孩已坐不穩，跌趴在車板上，隨時會滾跌下來。

情形異常驚險危急。

若牛車狂衝入店舖內，後果不堪設想，恐會鬧出人命！

那兩騎奔馬居然依舊往前奔馳，毫不理會那輛受驚狂竄的牛車上的老少死活。

牛車已狂衝入店舖，車板上的小女孩快要滾下車，眼看就要鬧出人命，大街上目瞪口呆的人皆手足無措，束手無策之際，驀地天降救星——祝文華從鼓樓上有如飛星隕射般從簷廊上飛身往下疾掠，腳尖在第二屋簷瓦上一點，繼續往下彈掠，期間右手疾揚，發出一枚暗器——其實是一塊碎銀，疾射在那頭狂衝入店舖門內的那頭牛的額上，那頭牛發出一聲悶嗥，一頭栽倒下去，牛車頓時乍停下來，趕車的老者跟差點滾跌下去的小女孩因牛車乍停，往前翹翻起來而飛跌，却恰好給祝文華一腳踏在翹起的車尾板上，身形往前一縱，雙手疾伸，險險將老少兩人一把攫抓住，順勢縱落在店堂內。

那一連串驚險的救人場面，其實只是一刹那的經過，看得大街上的人全都驚呆住，就連那兩個騎者亦給那緊張驚險的救人場面所懾，不由自主將坐騎勒停下來。

祝文華一手抓着一個人，落在店堂地上，那一老一少已驚嚇得暈死過去，一陣喝彩聲就在那刹間「轟」然響起來，附近的人紛紛向那家店舖湧去。

那家店舖的掌櫃跟伙計從驚呆中回過神來，心裏暗道一聲：「好險！」吁口氣，往祝文華急急走去。「俠士，眞了不起，好身手，咱還以爲神仙飛降，打救車上老少兩人，若不是親眼目睹，咱眞不相信天下間有俠士這樣好身手的人，眞教人嘆爲觀止。」掌櫃連聲讚嘆。

店外忽然響起兩聲吆喝及一陣叫罵聲，祝文華扭頭往外張望，只見店外羣情洶湧，指罵那兩騎上的騎者，而那兩個騎者則兇神惡煞揮鞭抽打阻塞着去路的路人，催馬前行，被鞭打的行人憤怒叫罵，引起一陣混亂。

有人喝罵：「將那兩個傢伙拉下來，別讓他們走！若非他倆當街縱馬奔馳，怎會鬧出事故，差點弄出人命！」

「堵着別讓那兩個惡漢跑了！」

驀地堵着去路的人羣發出連聲慘叫，不少人跌倒，其他的人急忙往兩旁走避，那兩騎上的惡漢不顧人羣的死活，揮鞭催馬，强行往前闖！

祝文華看着，不禁怒火中燒，將手上的老少兩人交給店內的掌櫃伙計，縱身搶出店外，撲向那兩騎人馬。

如此冷血所爲，豈能坐視！

那兩騎確實兇狠殘忍，强行衝開堵在前面的人羣，踏着人體往前硬闖。

祝文華於撲出店外的刹那，已認出那兩騎上的漢子正是於食肆內擾了他酒興的大漢。

馬上兩個大漢此刻的所爲，教人髮指，不可饒恕。

兩個大漢策馬硬闖出人羣，祝文華亦已掠到兩騎之前，一掌擊向在他面前的那匹馬的馬身上。

他不取人而取馬，目的是要阻止那兩騎人馬跑掉。

挨了一掌的那匹馬發出一聲慘嘶，整匹馬往外側跌，恰好撞在併排的另一匹馬身上，將之撞得一齊倒下去，馬上的兩個大漢大驚失色，慌忙離鞍縱起來，免得跟兩匹馬一齊跌倒下去。

祝文華早已料到那兩個大漢有此一着，一掌擊在馬身上的刹那，縱拔起來，一手抓向那個狠狽地從馬鞍上縱起來的大漢腰脅。

那個雙眉如刷的大漢在狼狽倉促間，發出一聲吼叫，硬生生擰腰旋身，欲避過祝文華那一抓。

那知道祝文華倏地化抓爲掌，「啪」一聲一掌擊在那大漢的胸腹上，慘叫聲中，飛撞向另一個自馬鞍上縱起來的大漢。

那是祝文華覷準了，將雙眉如刷的大漢擊撞向另一個大漢。

「砰」一聲，兩個大漢撞在一起，各自痛叫一聲，跌落地上，兩匹撞跌倒下的馬已嘶鳴着掙扎爬起來，往前竄奔。

憤怒的人羣看到那兩個大漢跌落地上，哄叫着往那兩個大漢湧去，替給兩騎撞倒踏傷的人討回公道。

兩個大漢才狠狽地爬起身，已給憤怒的人羣圍起來，聲討不絕。

兩個大漢像是仗勢作惡慣了，對於衆人的指責怒喝無動於衷，反之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特別是那個雙眉如刷的大漢，一手叉腰，一手將腰刀拔出來，霍霍揮動幾下，嚇退站在前面往前逼的人，兇巴巴地道：「滾開，奶奶的想幹什麼？不知咱們是誰？說出來，怕不將你等嚇得屁滾尿流，鷄飛狗走！」

一個小伙子初生之犢不畏虎，昂首道：「管你是烏龜王八蛋！只有畜牲才會罔顧別人死活……」

「住口！」另一個鼻頭發紅的大漢暴喝一聲，厲聲罵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奶奶的聽着！咱們乃是青雄莊的人，還不快快滾開！」

圍着兩個大漢的人羣聽聞「青雄莊」三個字，莫不臉色驚變，驚怕地散開去。

兩個大漢登時臉露得意之色，冷不防祝文華縱到面前，嚇得驚退一步，隨即色厲內荏地瞪起兩眼，喝道：「吠！小子想怎樣？莫非膽敢與青雄莊爲敵？」

祝文華毫無懼色，昂然道：「管你是青雄還是藍雄莊！你倆如此橫行，實屬可惡！若不對被撞倒踏傷的人有所交代，休想離開一步！」

兩個大漢已領教過祝文華的厲害，知道在他面前根本威風不起來，若是動粗發惡，只會自討沒趣，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得不氣焰稍斂，雙眉如刷的大漢咽口氣，硬梆梆地道：「你待怎的？」

祝文華一字字道：「當衆賠禮道歉，並賠償受傷的人療傷費用！」

兩個大漢仗着青雄莊的勢力，一向橫行慣了，幾曾對尋常百姓俯首低眉，當然不肯當衆低首賠罪，兩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目光，那個鼻頭發紅的大漢硬着頭皮道：「小子，別得寸進尺！那些混蛋阻了咱們的行程，咱們已不加追究！還要咱們賠禮道歉？嘿嘿，休想！」

雙眉如刷大漢接口威嚇道：「小子，別不知天高地厚，你不知道跟青雄莊過不去，不會有好結果？」

祝文華不爲所動：「你兩人說一句，願意還是不願意向衆人賠禮道歉？」

兩個大漢又對望了一眼，齊聲道：「辦不到！」

「既如此，休怪祝某無禮！」祝文華話出口，身形陡地向兩個大漢欺去，雙手齊出，分襲兩個大漢的頭胸要害。

兩個大漢立刻吼喝一聲，各自揮刀斬向祝文華。

那料到祝文華身形陡地縱起，兩個大漢刀勢落空，正欲閃避，已經來不及了，「砰砰」兩聲，祝文華凌空一翻，雙掌齊出，擊在兩人的背上，兩人往前猛地撲跌出去，趴在地上，好不狠狽，正欲掙扎起來，背上倏地一緊，給祝文華一腳一個，踏着背心，動彈不得。

散開去的人雖則懼怕青雄莊的名頭，對那兩個漢子可是心懷憤怒，看到兩個漢子給祝文華放倒，弄了個狗趴地，莫不感到痛快解恨，禁不住歡呼喝彩。

「再不當衆賠禮道歉，有你兩人好受的！」祝文華腳下微一用

力，那兩個大漢胸背受重壓，幾乎透不過氣來，一張臉登時漲紅，張口慘呼一聲。

「咱……兩人賠禮……請高抬……貴……脚。」兩個大漢只覺心胸腑臟像要爆裂般難受，挺不下去，急忙求饒，高抬貴脚，此言一出，引得觀看的人忍俊不禁，哄地失笑起來。

祝文華冷笑一聲，從兩個大漢身上跳落地上。「別使壞心眼，否則要你兩人永遠站不起來！」

兩個大漢如釋重負，大大地透了幾口氣，爬起身，向當街的人彎腰抱拳揖拜了一遍，口裏說道：「各位……咱倆知錯了，請各位恕過……咱兩人向各位賠禮認錯，受了傷的，咱兩人願意賠償。」說罷，向當街的人深深行了三個禮，然後站直身子，從身上拿出幾錠銀子及兩張銀票，交給祝文華。「咱兩身上就只有這些銀兩，若嫌不夠，大可跟隨咱兩人到青雄莊去拿。」最後那句話分明是說給祝文華聽，看他可有膽量隨他兩到青雄莊去。

祝文華接過那些銀兩，沒有理會兩個大漢那句話，「既要趕路，還站着幹嗎？」

兩個大漢懷着怨恨深深看了祝文華一眼，那裏還敢稍留，慌忙往前路奔去，希望能夠尋回兩匹跑了的坐騎，趕回莊去。

當街上的人羣向兩個急急奔離的大漢發出一陣噓叫及嘲笑時，祝文華將兩個漢子交出的約五六十兩銀子分派給受了傷的七八個途人，所有人對他的俠擧義行交口稱頌，特別是那幾個受了損傷的途人。說眞話，若沒有祝文華仗義出頭，他們那能夠討回一個公道。

將銀兩分派給那幾個受了損傷的途人後，祝文華才省起牛車上暈死過去的老少兩人，忙走入店舖看視，老少兩人已給救醒過來，那個老漢聽掌櫃說，是祝文華救了他和孫女兒，忙不迭向祝文華行禮道謝，當他知道拉車的那頭牛已倒斃，頓時愁容滿臉，嗟怨起來。

原來，那頭牛是他一家人賴以耕作的唯一一頭牛，如今牛死了，往後耕作時，恐怕要以人代牛——犂田拉車。而他一家辛勤耕作，僅堪溫飽，無錢再買另一頭牛。

祝文華看到老漢一臉悽惶愁苦的模樣，心裏大是不忍，慷慨地從懷中拿出二十兩銀子送給那老漢，那老漢喜出望外，收下銀子，千恩萬謝，走時不忘請求途人幫忙他將那頭死牛放到車上，有兩個熱心小伙子自告奮勇，幫忙那老漢將車拉回家。

那家店舖的掌櫃眼見避過一場災難，若牛車衝入店舖內必有損毀甚至有人命傷亡，全仗祝文華出手救援，對他好生感激，連聲致謝。

祝文華謙遜幾句，馬上離開，甚至沒有留下姓名。

* * *

那兩個給祝文華折騰了的大漢原來一個名魯鐵海——雙眉如刷那個，另一名叫梁大山。

兩人找尋不到那兩匹跑掉了的坐騎，只好一路拚命奔跑趕回青雄莊，幸好青雄莊在鎮外不遠處——約八里外的烏溪河邊，但也跑得兩人上氣不接下氣。

青雄莊在當地確實聲威遠播——可惜是惡名聲，否則，當時那些途人也不會聞「名」色變，吃了虧，深心不憤，也不敢對魯、梁兩人怎麼樣。

魯、梁兩人似乎確有急事在身，趕回莊後，大氣也未透過，便去見莊主郝伯雄。

郝伯雄年約四十許，一貌堂堂，頷下留着短鬚，怎樣看，也看不出是一個仗勢爲惡，欺壓良善的惡人。

俗語有云：人不可貌相。

郝伯雄看到魯、梁兩人，馬上放下手上的茶杯，急急道：「魯二、梁大山，三爺那面可是辦妥了？」

魯、梁兩人最快地互相交換了一眼，由魯鐵海開口說道：「回莊主，砸了。三爺等着屬下兩人趕回來稟告莊主，請莊主火速加派人手趕去增援，韓琛揚言，若在天黑前不將貨交出並作出賠償，他們馬上向三爺動手！」

「混賬！」郝伯雄一掌拍在木几上，幾乎將放在几上的杯子震跌落地，嚇得魯、梁兩人心神震動，臉色驚變。「好一個韓琛！居然不將本莊主放在眼內！」

魯、梁兩人聽聞莊主並不是怒罵他兩人，頓時暗鬆口氣。

那知道郝伯雄跟着目注兩人，着急地道：「三爺既急着你兩趕回來急報，你兩怎會這時候才趕回來？這個時候縱然快馬趕去，那來得及在天黑前趕到風火崗？」

魯、梁兩人心頭驚跳一下，仍由魯鐵海回話：「莊主，屬下該死，屬下兩人本該在午前趕回莊，那知道在鎮上給一個好事之徒阻攔，坐騎跑掉，屬下兩人爲求脫身趕回莊，不得不當衆賠禮認錯，才能脫身徒步奔跑回莊。」

郝伯雄勃然震怒，「什麼人膽敢阻攔你兩人？既知事情緊急，因何還惹上事端？」

魯、梁兩人嚇得震抖一下，慌忙道：「回莊主，屬下亦知事情緊急，一路上不敢稍歇，只想盡快趕回來，是那個小子多管閒事，在鎮上鼓樓前攔阻屬下兩人。屬下兩人

亮出本莊大名，可惜那小子不將本莊放在眼內……」魯鐵海將鼓樓前發生的事一五一十道出來，却隱瞞了兩人曾在食肆內喝酒一事，並將一切不是推在祝文華的身上。

郝伯雄聽完後，怒不可遏：「可知那混賬小子是何許人？居然不賣本莊的賬！可惡可恨！」

「回莊主，那小子沒有報上姓名，屬下兩人但求盡快脫身趕回來，亦忘了喝問那小子姓名。」這次答話的是梁大山。

在趕回青雄莊的路上，魯、梁兩人已想好如何回話。若據實回報，恐怕兩人難逃一死。

郝伯雄雖則怒火中燒，但却沒有忘了正事，恨恨地道：「那混賬小子膽敢不賣本莊的賬，本莊主絕不放過他！」跟着對魯鐵海道：「魯二，快去找七爺，火速召集屬下人手候命。」

魯二答應一聲，急急往外走。

郝伯雄跟着對梁大山道：「速到馬棚去，着賴七火速備馬二十匹！拉到大廳前等着！」

梁大山吊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答應一聲，拔脚往後院馬棚跑去。

不到一刻，在青雄莊中排坐第七的孫捷帶着二十名好手，策馬馳出莊門，往西南面飛馳而去。

待二十騎人馬馳出莊後——魯鐵海陪同趕往風火崗，郝伯雄才吩咐梁大山帶兩個莊漢到鎮上去查探祝文華的姓名來歷。

以青雄莊的「威名」，要在鎮上查詢一個人的姓名來歷，簡直易如反掌。不到一個時辰，梁大山已從祝文華投宿的客棧查出他的姓名，但却查不到祝文華的來歷，只知道他是臨安人氏。

梁大山將所得回報莊主郝伯雄。

郝伯雄從未聽聞武林中江湖上有姓祝的這麼一號人物，但從魯、梁兩人所述，祝文華說得上是一個高手，如此年輕，身手又那樣高，該不會是沒有來頭之輩，那更教人看不透了。不過，無論祝文華是何來頭，跟青雄莊過不去，便是與青雄莊爲敵，絕不能放過。心念既定，當下對梁大山道：「暫時不要驚動那小子，盯着他，這事交你去辦。待三爺跟七爺回來，再動那小子不遲。」

梁大山答應一聲，馬上帶了兩個人趕往鎮上，監視祝文華的舉動。

待梁大山走後，郝伯雄揑着拳頭自語：「若侯三這一次跟韓琛的衝突沒什麼損折，還好說，否則，非將那小子五馬分不屍不可！」

＊　＊　＊

柳蕊嬌發覺父親並沒有因爲天氣清涼而心情好轉，反之，整天未見父親展露歡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大半天躲在書房內，連午飯也要家人送到書房去，關上房門不知在書房內幹什麼。

柳蕊嬌跟娘親都發覺有點不對勁，母女兩人曾詢問柳飛雄。得到的答覆是：要清理一些賬目，母女兩人當然不大相信，但也不好深究，畢竟，柳飛雄是一家之主。

黃昏前仍不見父親從書房出來，柳蕊嬌再也按捺不住，吩咐下人泡了一盅參茶，借送茶爲名，當面向父親問個清楚明白。

捧着參茶來到書房門前，正要舉手敲門，驀地聽到父親在書房內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聲，心裏更加認定父親必有心事，稍爲等了片刻，才舉手敲門。「爹，女兒拿了一盅參茶來給爹解渴提神。」

書房內即時響起柳飛雄的聲音：「嬌兒，進來吧，門沒拴上。」

柳蕊嬌輕輕一推房門，應手而開，她跟着急步走入書房內，看到父親已從案桌後的椅子上站起來，一手按着放在案上寫就的書信上，臉上沒有一點寬容。不由說道：「爹，什麼賬目要你親自料理？家裏的賬目不是都由蘇先生料理的麼？」

柳飛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柔聲道：「嬌兒，有時候也要親自過過目的啊，雖則說用人不疑，但是，也不能放任不管。妳年紀還小，待妳年紀漸長，便會明白……」

柳蕊嬌將參茶放在案上，看了父親一眼。「爹，喝口參茶吧。」兩眼却看着父親按着的那疊信函上。

柳飛雄似不欲女兒看到信函上所寫的字，隨手將一本賬簿放在那疊信函上，才拿起那盅參茶喝了兩口。「妳娘在那裏？」

柳蕊嬌看不到那疊信函寫給誰人，心裏越加好奇，但沒有流露出來。「娘在看着明弟習字。」

柳飛雄放下盅子，看着女兒，忽然道：「嬌兒，妳明弟還小，妳說大不大，但已到及笄之年，可要幫着妳娘照管明弟，家裏的事也要點着照管，說眞的，爲父也該快點爲妳提親……」

柳蕊嬌臉上發熱，嬌羞地道：「爹啊，女兒不要……嫁。女兒要一生一世陪着爹娘。」

柳飛雄嘆口氣道：「傻丫頭，男婚女嫁是天經地義之事，也是人生大事，怎能不嫁。爹娘總有一天會老死，可不能陪妳一輩子。嬌兒妳長大了便要嫁啊，也好了却爲父跟妳娘一件心事。待會爲父倒要認眞跟妳娘好好說一說……免得誤了妳的終身大事。」

柳蕊嬌頓脚道：「爹啊，沒來由地，怎麼說到女兒……身上啊。」羞得臉紅了，低下頭不敢看父親一眼。

看到女兒嬌羞可愛的樣子，柳飛雄心裏一陣難過，無聲暗嘆口氣，愛惜地道：「嬌兒，爲父知道妳不捨得離開爹娘，做爹娘的又何嘗捨得將女兒嫁出去。但是，那是不可避免的。爲父忽然提及，那是驟然想到，該是替妳操辦終身大事的時候了。」

柳蕊嬌鼓鼓腮，突然鼓起勇氣道：「爹，女兒……爹你好像滿懷心事，打從昨晚起，女兒便沒有看到爹的臉上展露笑容。」

柳飛雄暗吃一驚，忙掩飾地笑笑道：「嬌兒，爹這兩天的心情確實不大好，那是爲了綢緞莊的一筆賬目，如今已弄妥了，不用替爲父擔心。」

柳蕊嬌半信半疑，「爹，眞的沒事？」

柳飛雄笑道：「嬌兒，爲父什麼時候騙過妳？」

柳蕊嬌心裏始終未盡釋疑，但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好不再追問下去。「爹既已弄妥了所有的賬目，該歇歇養養神。女兒不吵你了。」轉身往外走，走了兩步，倏地停下來，轉身說道：「爹，案上那些信函送到那裏去，待女兒替爹你拿去交給貴大叔着人送去。」

柳飛雄忙用手按住那疊信函。「爲父還有一封信函未寫，待爲父寫好後，一併交王貴着人分遞出去。妳去看看妳娘吧。」

柳蕊嬌早已料到父親不會讓她拿信函交給管家王貴，雖則不感失望，却更加認定父親心裏有事，暗暗下了決心，務必要弄清楚父親有何心事。「爹，女兒到明弟房間去看看，趁熱喝了那盅參茶吧，別要涼了。」說完轉回身走出書房，順手將房門帶上。

看着女兒嬌俏的身影走出書房外，兩扇門關上，柳飛雄怔了一會，長長嘆口氣，喃喃道：「一晃眼便十八年，日子過得眞快。當年若不是幹下那件事，如今何需塡命，女兒未嫁，子未長成，教我如何放心得下，還有孩子的娘。唉，眞是悔不當初。」話落，頹然坐下。

＊　＊　＊

青雄莊的七爺孫捷夤夜趕回，帶去的二十騎毫髮無損，全都神色沉重，魯鐵海更是心中忐忑，不敢表露出來。

雖則三更已過，郝伯雄仍未就寢，聽聞老七孫捷回莊，立刻趕出去瞧看。

在大廳上遇上了匆匆往裏走的孫捷，郝伯雄一眼瞧到孫捷那沉重喪頹的神色，登時心頭往下一沉，疾聲道：「老七，事情如何？老三呢？」

孫捷沉痛地道：「老大，三哥他……」

「到底如何？」郝伯雄心知不妙。

「力拚而亡了。」孫捷咬着牙道。「三哥帶去的人只有兩個逃得一命，其他的全部戰死！」

一頓，又道：「小弟飛趕到風火崗下，已經趕不及了，三哥跟他帶去的人橫屍地上，韓琛跟他的人已跑得不知所踪，小弟料理好三哥等人的屍體後，馬上趕返，給老大你報訊。」

「韓琛！這筆血債，郝某誓必討回！」郝伯雄瞪目切齒，悲憤難禁，一拳擊在身旁一張木几上，木几應拳塌毀。

孫捷呼口大氣，道：「老大，若非韓琛那斯以衆凌寡，三哥跟他的人不會力戰不支而亡！可惜小弟未能及時趕去馳援，否則，三哥跟他的人或許不會戰死。」

「老七，那不能怪你，毋須內疚。」郝伯雄忽然咬牙恨怒地道：「是那個姓祝的小子害死了老三跟他帶去的人！若非那小子阻碍了魯二跟梁大山趕回來報訊，延誤了時機以至老七你未能及時趕到風火崗，老三絕不會因寡不敵衆而亡！他奶奶的，說到底，是那小子害死了老三，教本莊折損了十數人！這筆賬一定要找那小子算！」

孫捷道：「老大，那小子是何許人？膽敢跟本莊爲敵？」

郝伯雄道：「那小子名叫祝文華，宿於悅安客棧，三十不到年紀，身手不俗。至於來歷，暫未查明。」

孫捷恨道：「管他是何來頭，既然不將本莊放在眼內，三哥因他阻碍魯二梁大山趕回報訊，以至小弟趕不及救援而身亡，該死之至，非殺他替三哥報仇不可！」

郝伯雄道：「老七，愚兄正是此意！老三這筆賬不但要向韓琛討回，亦要拿那姓祝的小子頭顱祭奠老三的亡靈！」

孫捷道：「老大，那小子交給小弟對付。」

郝伯雄郝伯雄點了點頭：「老七，千萬別輕敵，爲怕萬一，愚兄會着老五跟你一起去對付那小子，務必一擧將之擊殺，以消愚兄心頭仇恨！」

孫捷挺挺胸道：「老大放心，有五哥跟小弟一起，那小子絕對難逃一死！」

「嗯。」郝伯雄點點頭，「老七，快去歇歇吧，往返奔馳了兩趟，一定疲累了。待天亮後，愚兄再跟你和老五計議如何對付姓祝的小子。」

孫捷道：「老大也就寢吧。」

郝伯雄點了點頭，兩人各自回房寢睡。

＊ ＊ ＊

這日，祝文華起床後，剛要到外面去走走，却有人來找他，看到來找他的人是誰後，好不歡喜。

「師妹，怎會來啊？」祝文華驚喜不已！

來找他的人原來是他的師妹——一位年約雙十年華的少女。

祝文華的師妹名叫方雅蘭，體態嬌娜，容貌俏麗。難怪她走入悅安客棧時，不論掌櫃還是伙計、客人，全都禁不住對她行注目禮。

方雅蘭笑靨如花，脆聲道：「師兄，是師父要小妹來找你的。師父不放心，恐怕那姓柳的反悔，師兄你對付不了，特着小妹來看看，必要時，可與師兄全力對付那姓柳的。」

一頓，接道：「師兄，姓柳的可是答應踐諾受死？」

祝文華點頭道：「姓柳的倒是個信人，並不貪生怕死，愚兄第一次找上他，亮出師父交給愚兄的信物，他沒有遲疑，答應履行當年之諾……」

「師兄，這麼說，姓柳的已償還一命，你幹嗎還留在這裏？害小妹跟師父替你擔心？」方雅蘭白了祝文華一眼。

祝文華忙道：「柳姓的仍未償還一命。師妹，愚兄剛才還未說完啊。」

方雅蘭嫣然笑道：「師兄，是小妹性子急，沒聽你說完，小妹錯怪你了。」

一頓，奇怪地道：「師兄，姓柳的既然答應償還一命，為何仍未死？」

祝文華於是將那晚的事情述說一遍。「當時若不是姓柳的女兒突然出現，姓柳的已拔劍自刎而死。姓柳的當時雖自刎不成，但愚兄已約了姓柳的，明天晚上去找他償命。」

「原來如此。」方雅蘭道：「師兄，明晚姓柳的一死，咱們便可返回師父那裏覆命了。」

忽然似笑非笑地瞟了祝文華一眼，猶豫地道：「師兄，姓柳的女兒長得貌美麼？」

祝文華白了師妹一眼，「師妹，愚兄聽到姓柳的女兒的聲音便立刻離去，連她的人也沒有看到，怎會看到她長得如何？」

方雅蘭「嗤」一聲笑出來，「師兄，小妹不過說笑吧了，為何如此緊張？呵呵……」

祝文華着急道：「師妹，唉，眞拿妳沒辦法！」

方雅蘭眼珠滴溜溜一轉，望着祝文華，「師兄，為何非要三日後才要他踐諾償命？不可以要他翌日便償命麼？呵呵，這其中可有什麼原因？快說出來！」

祝文華氣急道：「師妹，又想到那裏去了！當時的情形根本不容愚兄多想，脫口而出說了那句話，如此而已。」

方雅蘭抿嘴笑道：「小妹不大相信，師兄你一向宅心仁厚，大概是不忍心看到姓柳的驟然家破人亡，故特多寬限三天，好讓姓柳的跟家人多聚三天，是麼？」說到後來，已收斂起嘻笑。

祝文華點頭道：「事後，愚兄確曾那樣想過。師妹，說眞的，若不是師命難違，愚兄實在不想幹這種事，眼看着一個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自刎而亡，一個大好家庭從而破碎，於心何忍？」

方雅蘭聽着，似乎感同身受，難過地道：「師兄，那確實——很殘忍。可是，師父並不是一個……蠻橫兇殘之人，師父這樣做，必有他的道理。而姓柳的心甘情願償命，可想而知，他必定虧欠了師父很多以至願拿命來償還。」

祝文華不解地道：「師妹，不知師父當年跟那姓柳的有何恩怨，直到這個時候，才要愚兄來向姓柳的討命。若知道其中內情，姓柳的眞正該死，那愚兄心裏才能稍安。」

方雅蘭水靈靈的大眼溜轉一下。「或許姓柳的確實該死，否則，姓柳的怎會如師兄所言，心甘情願償命？」

一頓，又道：「師兄，咱倆跟隨師父這麼多年，師父是個怎樣的人，咱兩人該不會看不出來，這些年來，師父從未離開所居之處一步，只是守着師母的墳墓，終日鬱鬱寡歡，不問江湖是非恩怨，而且諄諄教悔咱兩人處世為人之道，依小妹所猜，姓柳的若非該死，師父絕不會派師兄你來討命。」

祝文華頷首道：「師妹所言甚是，咱兩人不要再胡猜亂想了，待明晚向姓柳的討命時，愚兄會向他問個清楚明白，姓柳的不會不道出箇中因由。」

方雅蘭吁口氣道：「師兄，說了這麼久，小妹悶了，這個地方有何好去處？帶小妹去逛逛啊。」抓着祝文華手臂，淘氣地輕輕搖動。

祝文華本就想外出，當下點頭道：「嗯，愚兄先帶你到鎮上的鼓樓去眺覽一番鎮上的風光，再到處去走走。說眞的，愚兄到了這裏數天，只到那座鼓樓登高眺覽，而且……」倏地語聲一窒，將下面的話咽回去。

他不想讓師妹知道昨天他在鼓樓跟青雄莊的人發生衝突，免得方雅蘭替他擔心。

事實上，他也並不怎樣把那回事放在心上，他並不認為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方雅蘭聽師兄忽然打住，好奇地道：「師兄，怎麼不說下去呀？莫非在鼓樓上發生了什麼事？」

祝文華搖頭道：「沒事，不要胡思亂想。妳不是說悶嗎？還呆在房裏幹甚麼？」話落，他已當先向房外走去。

方雅蘭本想追問下去的，見師兄已往外走，只好按下心裏的好奇，急急跟着往外走。

師兄妹兩人登上鼓樓頂樓，站在簷廊上，放眼眺覽鎮上風光，但見房舍連片沿着鼓樓四周往外連綿，一切盡收眼底，心胸好不暢快寬廣，方雅蘭深深吸口氣，讚嘆道：「登樓放目，頓教人心暢氣清，濁慮全消，直教乘風歸去，萬里遨翔，恍悟天地之大，吾人之渺小。」

祝文華亦有同感，但却取笑道：「師妹什麼時候學會了雅興大發，吟讚詠嘆。莫非師妹轉了性子？」

方雅蘭嗔道：「師兄就是會取笑小妹，小妹可是有感而發，而且情不自禁，倒是你呀！木頭人一樣，不解風情！」「風情」兩字出口，她才驚覺一時口快，說錯了詞句，臊得她嬌靨一陣發熱，忙垂下眼瞼，不敢看着祝文華。

祝文華却沒有感到師妹說的「風情」兩字有何不妥，忙道：「師妹，愚兄不過跟妳說笑吧了。」陡地發覺方雅蘭神態異樣，急急道：「師妹，妳怎麼哪？」

方雅蘭眨眨眼，心裏嗔道：「說你是木頭人，果眞如木頭一樣，不解風情！」口裏掩飾道：「沒什麼，給塵沙吹入眼……」

祝文華大為着緊，關切地道：「讓愚兄替妳看看，將眼裏的塵沙吹掉。」

方雅蘭聽師兄語調急切，心裏頓時像澆了蜜般，甜絲絲的，羞不可仰地道：「沒事了，不用勞煩師兄你。」

祝文華實心眼兒地道：「師妹，讓愚兄看看吧，塵沙入眼那會這麼快便沒事。」

方雅蘭裝模作樣揉揉雙眼，然後放開手抬起頭，向祝文華露齒一笑，「你看，是不是沒事啊？」還眨動一下眼睛。

祝文華看到方雅蘭一雙眼睜得大大的，明亮如昔，而且笑得好不俏皮，知道她確實沒事，放下心來，伸指輕輕戳一下她的鼻尖，笑責道：「師妹，妳還是這麼淘氣，就像長不大那樣。」

方雅蘭立刻鼓起粉嫩嫣紅的腮幫，急急打斷師兄的話：「小妹已長大了，師兄你看看，小妹矮不了你多少。你忘了師父日前才對小妹說，我已經長大了，而且懂事了。師父也說我長大了，你還說我長不大，我不依！」跺跺脚，撇起櫻唇，裝出氣惱的樣子。

祝文華對這個師妹一直疼愛有加，視之如親妹子，看到她着惱，頓時慌了。「師妹，別惱啊，愚兄跟妳說笑吧了。嗯，師妹妳確實長大了。讓愚兄瞧清楚，咦，長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怎麼愚兄之前沒有察覺到？」說到這裏，裝出自責的樣子，用力拍打一下後腦勺。

方雅蘭看着，再也裝不下去，噗嗤一聲笑出來，看到師妹笑了，祝文華也露齒笑了。

方雅蘭笑着啐道：「師兄你是個睜眼瞎子！」忽然語調一轉，含羞道：「師兄說的都是眞心話？」一雙眼含情脈脈地瞧着祝文華。

祝文華認眞地點了點頭。「師妹，愚兄什麼時候騙過妳？」陡地接觸到方雅蘭那含情脈脈的目光，不禁心頭跳動，頓時恍然明白師妹的心事——已對他動了情意。這可是他從沒有想到的，刹那間，一種異樣的滋味湧上心頭，又驚又喜，又臊又羞，忙避開師妹的目光，不知如何是好。

方雅蘭心裏甜蜜蜜的，瞧到師兄神態有異，心知師兄大概已意會到，禁不住芳心劇跳，因羞臊而臉現紅霞，垂下眼瞼，只覺難為情極了。

兩人就那樣既尷尬又難為情地呆站着，誰也不敢抬起目光瞧對方一眼。

方雅蘭原來早已暗暗喜歡上師兄。

在祝文華的眼中，師妹就像個長不大的丫頭，由於一直視之如妹，對師妹只有疼愛，不涉情愛。如今，乍然發覺師妹已長得亭亭玉立，出落得月貌花容。還驚覺到師妹原來對自己有意，怎不教他震驚無措。

幸好這時有人來解圍，「公子、姑娘，老漢有事外出，請兩位行個方便，好待老漢鎖上樓門外出。」登上樓來跟他兩人說話的，原來是看守鼓樓的那個老漢。

祝文華頓時鬆口氣，對那老漢道：「大叔，小可跟師妹這就隨你下樓離去。」跟着對方雅蘭道：「師妹，近晌午了，該找個地方吃東西了。」不敢看方雅蘭一眼。

方雅蘭臉上紅暈未褪，垂着眼瞼道：「嗯，小妹有點餓。」

那老漢轉身下樓，祝、方兩人跟着往下走。

＊ ＊ ＊

魯鐵海匆匆走入內廳，對正在說話的郝、孫、胡三人躬身抱拳道

：「稟莊主，屬下適才探查所得，那姓祝的身旁忽然多了一個人。」

孫捷疾聲道：「多了個什麼人？」

郝、孫、胡三人原來正在商議如何對付祝文華。他們一直以爲祝文華只有一人，想不到忽然殺出一個跟祝文華有關連的人來，怎不教三人感到意外。

魯鐵海道：「回七爺，是一個年輕姑娘。據偷聽所得，那個姑娘是姓祝的師妹。」

「老大，突然出現的那個丫頭既是姓祝的小子的師妹，大概身手不會差到那裏去。咱們可要重新計議一番。」孫捷對郝伯雄道。

郝伯雄頷首道：「嗯，多了一個丫頭，那便要老五跟老七你一起去對付姓祝的小子了！說不得讓那丫頭陪那小子一起上路到陰曹地府去。」

「老五」胡一峯道：「老大，能夠手刃那姓祝的小子，替三哥報仇，正是小弟所願！」

郝伯雄道：「老五、老七，千萬莫輕敵大意，小覷了那小子，務須一擊中的，愚兄不想讓那小子有活命的機會。正因爲不知那小子的來歷，決不能被他逃脫，萬一他大有來歷，那本莊惹的麻煩便大了，你兩人明白愚兄的意思嗎？」

孫捷首先點頭道：「老大放心，小弟跟五哥絕不會叫老大失望，替本莊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嗯，你兩人去吧。」郝伯雄站起來，「愚兄送你兩人出莊。」

胡、孫兩人一共帶了二十個手下出莊而去了。

＊　＊　＊

這日是柳飛雄償還一命的最後期限。

柳飛雄這兩日的舉動及言談，令到他的妻子施氏也察覺不大對勁，忍不住問他，「老爺，這兩日……你怎麼哪？終日愁眉深鎖，滿懷心事的樣子，而且寢食不安。妾身還聽到你長吁短嘆，說的話……像是要離開妾身跟兒女……老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何不告知妾身，好讓妾身替你分擔。」

柳飛雄在心裏嘆口氣，打斷妻子的話：「夫人，爲夫確實有點心事，但沒什麼大不了，別擔心，絕不會有什麼事，相信爲夫吧。待爲夫解決了，自會對妳說。」想到晚上便要與妻兒永訣，從此人鬼殊途，柳飛雄心裏有如刀割般痛。

他隱瞞妻兒，是不想妻兒因他之事傷痛擔心，不致節外生枝，連累了家小。

施氏見丈夫不肯說，她是個溫婉柔順的人，在丈夫面前，從不過份執着，因此，她沒有追問下去。「老爺，這兩天你不但心神不寧，人也消瘦了，待妾身到廚下去吩咐了廚子燉盅參湯給你喝。」說完，往廚下走去。

看着妻子的背影，柳飛雄心痛如絞，禁不住長嘆一聲，驀地有人說道：「爹，爲何長嘆啊？」

冷不防之下，柳飛雄幾乎跳起身來，扭頭一看，原來是女兒柳蕊嬌，心頭略定，掩飾地道：「嬌兒，爲父是……想到……仍未爲妳找到一頭好親事……心裏內疚，禁不住嘆氣。」

一頓，接道：「爲父一直沒有爲妳的終身大事着急操心，妳不會怪爹吧？」

柳蕊嬌搖搖頭，走到父親面前，「爹，女兒不要嫁，女兒不要離開爹和娘親，還有明弟。」

柳飛雄苦在心裏，慈愛地道：「嬌兒，傻丫頭，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千古皆然，以後不要再說這種傻話了。爲父……會要妳娘着緊一點，替妳找個如意郎君。」

柳蕊嬌由於害羞，未能察覺到父親那句「爲父會要妳娘親……」話中另有它意，突地聽到乃弟說道：「爹，跟姐姐說什麼啊？什麼郎君？」

邊說話邊走進來的是柳飛雄的兒子柳春明，年紀比柳蕊嬌小多了，不過十二三歲，還是個大孩子。

看到兒子——柳家唯一的男丁，柳飛雄臉上泛起一抹笑容。「明兒，不在房裏讀書作文，來找爲父何事？」

柳春明精靈可愛。「爹，孩兒已將功課做妥，聽娘親說爹這兩天精神不大好，特來看看爹呀。咦，爹的精神比日前憔悴，爹可是生病？」

柳飛雄伸手撫撫愛子的頭頂，心裏一陣作痛，臉上却擠出一絲笑容。「爲父沒生病，爹……有點累吧了。明兒，聽你娘說，你很用功讀書，爲父很高興，記着啊，好好讀書，將來才有出息，不要像你爹，粗人一個。將來若金榜提名，那便光耀家門，記着要聽娘親和姐姐的教誨，孝順娘親，不要涉足江湖。」

原來柳飛雄有感於江湖兇險，過的是刀頭舔血的日子，因此，立意不要兒子像他那樣。要兒子幼讀詩書，做個飽學之士，將來能夠博取功名，向仕途進取。當然，亦授以武技，以作防身健體之用。

「爹，孩兒將來一定能夠金榜提名，不負爹的期望。」柳春明乖巧地道。

聽兒子那樣說，看着兒子燦爛的笑容，柳飛雄笑在臉上，苦在心裏，幾乎忍不住流出淚水。

柳蕊嬌却看出父親神色有

異，「爹，你怎麼眼裏……」

柳飛雄忙打斷女兒的話，站起身道：「爲父剛才給沙子飛進了眼，妳娘已替爲父吹掉了沙子，所以眼裏有點紅。來，到院子裏去，讓爲父看看你兩人練成了昨天傳授給你兩人的十三招劍法沒有。」說着話，拉着兒子往外走。

柳蕊嬌雖然仍未釋疑，亦只好跟着往院子走去，不好再追問下去。

遭人追殺　險喪生命

祝文華跟師妹方雅蘭於昨天在鼓樓上一番說話後，彼此都覺得有點不大自然，有意無意間，互相規避對方的目光，避免說及男女之情的話。本是兩小無猜，如今却變了有點刻意避嫌。

昨晚躺在床上，祝文華曾細想了半晚，試圖確定自己是否除了兄妹之情外，還喜歡師妹，想了半晚，却不敢肯定自己眞的喜歡師妹。可是，若說一點也不喜歡，又不是，胡思亂想之下，害得他幾乎到天亮仍無法闔上眼。翌日起床後，自覺精神不大好。

方雅蘭的精神也不大好，看來，跟她師兄一樣，昨晚亦輾轉難眠。

兩人仍然感到有點尷尬，不敢互相直視對方。「師兄，今天到什麼地方去？」方雅蘭飛快地瞟了師兄一眼，馬上垂下眼瞼。

祝文華比師妹還臉嫩，一直不敢抬起雙眼，「到鎭東頭的娘娘宮去逛逛吧，聽說那裏香火很盛，地方頗大，是個上香遊玩的好去處。」

方雅蘭抿嘴笑道：「師兄，還站着幹嗎？走啊。」又瞟了祝文華一眼。

祝文華應了一聲，跟着師妹往客棧後面走去。

娘娘宮佔地頗大，約有十畝地，廟堂雖說不上金碧輝煌，但亦具氣象。正殿高大莊嚴，香烟繚繞，前來上香的善信源源不絕，果然香火鼎盛。

娘娘宮正殿內供奉的是九天玄女。

俗語有云：入鄉隨俗，進廟參神，祝、方兩人少不免隨喜一番，上香參拜。

來上香參神的善信中，不少是年輕男女，雙雙對對，方雅蘭看在眼內，禁不住好奇地道：「師兄，怎麼那樣多雙雙對對的年輕男女來上香參神？他們求什麼？」

祝文華衝口而出，大概不是來求問姻緣，便是來卜生男生女。」話出口，想到自己跟師妹不正好是一對麼，而師妹已表露了對自己有意，不禁心頭劇跳，臉上一陣發熱，急忙垂下頭。

「赫！怎麼小妹想不到。師兄，剛才你上香參神時，心裏求什麼？」方雅蘭回首瞧向祝文華，看到他滿臉通紅，又臊又害羞的樣子，不由亦害羞起來，忙轉回頭，嘴角泛起一抹羞笑。

兩人不由自主停下來，呆站着，各自個難爲情而無言——實在不知說什麼話。

半晌，還是方雅蘭先開口：「師兄，那麼多人到後面去，咱兩人……也到後面去走走，好嗎？」

方雅蘭所說的後面，是指娘娘宮的後面。

祝文華吸口氣，低聲道：「師妹，走吧。」

娘娘宮的後面原來是個大園子，裏面不但有四時花樹，還有假山流水，亭台水榭，簡直就是一個大花園子。

兩人走在園中，賞覽着那些奇花異卉，姹紫嫣紅中倒也賞心悅目，看到那些雙雙對對的年輕男女或携手或依傍着在花樹下指點笑語，池邊亭前觀賞水中亭亭荷葉，雙雙鴛鴦，好不情濃意蜜，不禁令兩人又意態臊羞起來，默然而行。

方雅蘭幾番欲言，始終鼓不起勇氣。

兩人遊畢後院，都沒有說話，甚至看對方一眼。

方雅蘭終於忍不住了，走出園子時，開口說道：「師兄，你怎麼哪？好像不大喜歡……跟小妹說話。」

祝文華忙道：「師妹，千萬別……誤會，愚兄……怎會……那樣呢。」

「那爲何……一直不吭一聲？」方雅蘭扭頭白了祝文華一眼，鼓鼓腮幫。

祝文華急急道：「師妹……愚兄……愚兄不知怎的，不知說什麼……」

驀地，園子的側後傳來一聲驚叫，打斷了祝文華的說話——可說幫他解了圍。

兩人聽聞那聲驚叫，但扭頭往園子側後面張望又看不到什麼，方雅蘭擔心地道：「師兄，不知那裏發生了什麼事？」

祝文華道：「好像是女子的叫聲。」

話聲未落，一聲驚叫又傳來：「救命……」叫聲戛然而止。方、祝兩人聽得很清楚，確是女子發出的呼叫聲。

「師兄，快去看看！」方雅蘭比師兄還要急公好義，話出口，人已向呼救聲傳來的地方縱身掠去。

「師妹，小心啊！」祝文華提醒師妹，跟着掠去。

園子的側後，是一片疏落的矮樹林，祝、方兩人還未掠到那片矮樹林前，已然瞥到一個漢子挾着一個女子閃掠入矮樹林中，方雅蘭張口欲喝阻，被祝文華阻止：「師妹，別聲張！」方雅蘭立刻閉上嘴巴，加快追掠之勢，追着那個已然隱沒於矮樹林內的漢子。

兩人追出矮樹林，赫然發覺那個漢子在一棵大樹下的石上，正自動手扯脫躺在石上的女子衣裳！那女子不知是昏死過去，還是給點了穴道，躺在石上不動，亦沒呼叫。

這情形，那漢子分明對那女子有不軌企圖，是一個採花淫賊。

如此所爲，令人髮指！方雅蘭怒火中燒，忘了難堪，疾撲前去，恨不得將那禽獸一劍斬爲兩截。

祝文華亦是怒不可遏，加快身法，越過師妹，搶先撲向樹下。

他這樣做，是恐怕師妹有失，遭遇意外。

那個漢子扯掉石上那女子身上的衣裳時，祝文華已掠到樹下，那漢子即時察覺，扭頭瞥望一眼，只見祝文華右手暴探，疾抓向他的右肩頭，疾忙身形往前傾伏，避過祝文華那一抓，同時乘勢抓起石上那半裸的女子往外一掄，砸向祝文華。

祝文華一抓落空，驟見一具半裸的女體砸來，不敢用手擋接，只好急忙往下一縮身體，「呼」一聲，那具女體在他頭上砸過，擦着他的髮髻。

祝文華往下暴縮，原來並不是只爲閃避那具砸來的女體，乃是寓避於攻，於往下暴縮的刹那，探身出拳，疾擊那漢子的腰腹部位。

那漢子似乎猜到祝文華有此一着，砸空的刹那，抓着女子手臂的手倏地一鬆，左手往石上一按，縱過那塊大石，恰好避過祝文華那一拳。

那個女子由於那漢子鬆手放開她，整個人順着那一砸之勢橫飛出去，若是撞在樹上或是飛跌落地上，恐怕死不了，也傷得很厲害。

因爲橫飛出去的勢道很疾勁。

幸好跟在祝文華身後的方雅蘭反應敏捷，驟覺之下，急忙改變奔掠之勢，斜縱飛掠，探手一抓住那女子的一隻足踝，硬生生將橫飛出丈外的女子截住，抱着那女子。

當她一眼看清楚那女子身子半裸，不禁臊得移開雙眼，口裏暗罵一聲：「該死淫賊，光天化日，幹出這種禽獸不如的行徑！」抱着那昏迷不醒的女子，不知如何是好。

她總不能脫下身上的衣衫遮蓋那女子半裸的身子，而那女子給扯掉的衣裳却在樹下石旁，一時間不易撿回，因祝文華正跟那淫賊動手。

就在方雅蘭不知所措的時間，祝文華遇險幾乎身亡！

原來祝文華在那淫賊縱掠過大石那面，他亦縱掠過大石，追擊那淫賊。那知道在他縱掠過大石下的刹那，一道寒光自大石那面之下暴射起來，射向他的胸腹要害！

其實，說得正確一點，是「刺」，而不是「射」。

大石那面之下，居然有埋伏，祝文華根本料不到。

絕無疑問，那是一個圈套，目的就是要殺他！

無論祝文華身手怎樣高明，反應如何敏捷，在意料不及之下，絕無可能躲避或應付得了那突如其來的襲擊，因此，他給那道寒光刺個正着！

可是，怪異的事情發生了，那道寒光於刺觸到祝文華胸腹前約一分距離的時候，彷彿刺在一塊無形的岩石上那樣，無法再刺入，祝文華就在刹那間往左一翻，斜墮下去，一拳擊向在石下襲擊他的那個人的右胸上。

不可能發生的事居然發生了，不論是那個匿在石下襲擊祝文華的人，還是那個誘祝文華掠過大石的淫賊，都驚詫得呆住，來不及應變。

待到那襲擊祝文華的人回過神來，胸上已重重地中了祝文華一拳，登時狂吼一聲，張口噴出一口血箭！

那個淫賊亦在那霎間回過神來，暴叱聲中，返撲過去，一刀飛斬祝文華。

看清楚那淫賊的樣貌，赫然是青雄莊的七爺孫捷！

那個匿在石下襲擊祝文華的人，原來是五爺胡一峯！

祝文華一拳擊中胡一峯，左手一把奪過他手上握着往上暴刺的三棱透風刺，身形往地上翻墮下去的同時，順勢將奪得的三棱透風刺揮起，鏗一聲，剛好擋住孫捷斬下來的青鋼刀，右手往上一撩，佩劍出鞘，飛削孫捷腰腹部位。

孫捷嚇得驚叫一聲，總算他應變不慢，藉着刀刺交擊反震之力，身形橫翻開去，險險避過祝文華那一劍！

祝文華即時從地上斜縱起來，驀地聽到師妹方雅蘭發出一聲叱喝，忙扭頭循聲望去，只見方雅蘭已跟五個漢子動手，由於要用左手挾着暈迷過去的女子，只能以右手握劍應敵，身法自然沒有那麼靈活，而且顯得笨拙，在五個漢子的圍攻下，無法突圍。

祝文華恐防師妹有失，立刻往方雅蘭那裏掠去，但被孫捷截下，而且被纏住，無法支援方雅蘭。

孫捷雖則幾乎着了祝文華一

劍，其實他的身手不俗，一套屠龍刀法施展開來，勢道淩厲雄勁，刀光霍霍，幾乎將祝文華完全罩住。

祝文華之所以能夠遇襲不傷，並將匿在石下的胡一峯一拳擊中，全仗在撲向樹下的時候，經已運起內功，在身前佈下一道護身罡炁，以致胡一峯的三棱刺不能刺入他胸腹內，不但救了他一命，還讓他乘胡一峯驚愕之間，重擊了他一拳。

胡一峯此刻仍躺在石下地上，毫無動靜。

祝文華以七星劍法迎敵，居然抵擋不了孫捷的屠龍刀法，若不是有護身罡炁護着全身，起碼挨了孫捷兩刀。

孫捷於老五胡一峯的三棱刺刺不入祝文華的身上時，已知道祝文華練成了護身罡炁，令他驚奇的是，以祝文華如此年紀，居然練成了並不是尋常人可以練成的護身罡炁，令他難以置信。但親眼目睹之下，教他不能不信。

不過，他亦看出祝文華的護身罡炁並不深厚，因祝文華的護身罡炁只能夠在身前約一分距離發佈，若是內功深厚，大都能夠在身前三寸到半尺處佈起護身罡炁，形成一堵無形的銅牆鐵壁。

孫捷還知道，只要一味狂攻猛擊，憑本身之功力，有可能擊破震散祝文華那功力火候未足的護身罡炁，將之擊殺。故此，他運起七成內家功力施展屠龍刀法，每一招每一式挾著強勁的力道攻向祝文華，令到祝文華感受到有如排山倒海般的壓迫，咬緊牙關才能抵擋得了，但因此已落在下風。

祝文華知道，若這樣鬥下去，他支持不了多久，遲早會給孫捷强勁的刀招拳掌擊破震散他的護身罡炁，逃不過孫捷的毒手。可惜，他無法脫出孫捷的狂攻。而他亦一直擔心師妹能否應付得了那五個漢子的圍攻，可惜他有心無力。

孫捷一連劈出五刀，逼得祝文華不得不硬擋三刀，「鏗鏗鏗」三下交擊聲響起，祝文華被震退兩步，胸中血氣微湧，佈在身前的護身罡炁亦給震得波動起來。

孫捷陡地運起九成功勁，發出重重的一擊——怒斬亢龍。

那一招，孫捷來個得勢不饒人，希望能夠將祝文華一招擊倒。

祝文華知道若是接下孫捷那一刀，護身罡炁必被震散，不受內傷才怪。可是，不接下孫捷那一招，卻無可躲避，若給孫捷一刀斬中，恐怕護身罡炁給擊破，同樣會受刀傷，那刹那不由他有所猶豫，咬咬牙，陡地將護身罡炁散去，凝聚全身功勁，硬擋孫捷那一刀！

「鏗」然一聲激響，刀劍交擊，迸洩出一蓬火星，祝文華給震得穩不住身形，蹬蹬蹬連退數步，飛跌出去；孫捷亦被震得連退四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就在那瞬間，傳來方雅蘭的一聲驚呼。

祝文華給震得胸心血氣翻湧，忙吸口氣，將之强捺下去。剛才他若不是散去護身罡炁，將全身功力運聚於那擋擊之上，那股强大的反震之力不但會震散他的護身罡炁，恐怕亦會因那股巨大的反震之力，令到內腑震傷更重。

乍聞方雅蘭發出的驚呼聲，祝文華心頭暗驚，慌忙循聲望去，只見方雅蘭倒在地上，兀自挾著那女子不放，而那五個圍攻她的漢子正自舉刀向方雅蘭狂斬猛劈。看情形，方雅蘭恐怕應付不了那五個漢子的攻擊。

祝文華不敢怠慢，猛吸一口氣，忍著傷痛自地上蹤躍起來，撲向方雅蘭那面，人未到，手上的劍已脫手擲出，向一個背著他的漢子射去。

方雅蘭由於要護著那個半裸的女子，不但影響了身手，亦影響了她的反應和身法，她勉強擋撥開兩個漢子向她斬劈的兩刀，跟著便被另一個漢子的鋼刀磕飛了手上的劍，接身形往後仰倒下去，險險避過第四個漢子斬向她的鋼刀，可是，第五個漢子——也就是背向著祝文華那一個——的一招開天闢地，卻來不及避。

方雅蘭若是中刀，肯定會跟那個不省人事的半裸女子一起給劈成四截！

本來，方雅蘭可以拿手上的那個半裸女子招架那劈斬下來的一刀，但她不忍心拿那女子的生命救自己一命，奮力挾著那女子往外滾開去，企圖避過那一刀。

可是，就在她奮力滾開去的時候，第五個漢子的鋼刀已劈下去，看著那鋼刀劈下來，她禁不住發出一聲駭叫。

幾乎是同時，那第五個漢子身子一挺，張口發出一聲慘厲叫聲，一截劍尖驟然自他胸腹前穿突出來，隨即往前跌下去，下半身壓在方雅蘭和那女子的身上！

此時，另外四個漢子若向方雅蘭下手，方雅蘭恐怕逃不過他們的毒手，可惜那四個漢子給同伙一劍穿透背腹慘死的情狀駭得呆住，待到他們回過神來，欲向方雅蘭下手時，有如飛星逐月般掠到的祝文華拳腳齊施，將他們逼退開去。

「師妹快跑！」祝文華著急地向師妹急喝一聲，飛快地拔回射入那漢子身上的利劍，護著方雅蘭與那女子。

方雅蘭驚魂稍定，急忙挾著那女子跳起身，口裡急道：「師兄，

這個女子……」

祝文華疾聲道：「帶她走！」

「還想走？」孫捷掠至方雅蘭的身旁，嘿嘿冷笑兩聲：「孫某要拿你兩的人頭回去祭吾三哥之靈！」

「閣下何人？」祝文華打量著孫捷。直到此時，他才有機會說話及看清楚孫捷的長相。

他從未見過孫捷此人。

孫捷兇狠地道：「小子，孫某乃是青雄莊的孫七爺！」

「青雄莊？」祝文華想了一下，省起前天在鼓樓下給他教訓了的兩個惡漢，曾自稱是青雄莊的人，他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想不到青雄莊的人卻記恨在心，不放過他，要置他於死地！未免太過份了，心裡好不憤怒。「就為了那天的事，貴莊便要置小可於死地？」

孫捷磨著牙道：「你奶奶的，那天若不是你在鼓樓下多管閒事，阻截下本莊趕回莊中報訊的兩騎快馬，因而擔誤了孫某率眾趕往風火崗馳援，孫某三哥便不會因寡不敵眾而力戰身亡！是你這小子害死了孫某三哥，孫某要殺你替三哥報仇！」

祝文華憤然道：「閣下不分是非曲直，便將閣下兄弟遇害之事歸咎小可身上，未免強橫霸道！閣下可知道那日在鼓樓之下，貴莊之人何等……」

孫捷陡地暴喝一聲：「姓祝的小子，任你舌粲蓮花，也難逃一死！納命來吧！」話聲未落，青鋼刀已一招逆批龍鱗，向祝文華掃斬。

那四個漢子亦吆喝一聲，各自揮刀圍攻祝、方兩人。

祝文華疾呼一聲：「師妹快跑！」手中劍一招「擊起千層浪」劍光如千浪疊湧，向孫捷的右手臂刺去。

他的劍居然比孫捷的刀還要快，倒是出手孫捷意料之外。

想不到祝文華還有絕招。

孫捷吃一驚，急忙撤招斜閃一步，避過祝文華那一劍同時口裡疾喝一聲：「退！」

那四個漢子立刻撤招暴退。

祝文華猜不透孫捷為何突然喝退手下，給弄得摸不著頭腦，驀地電光石火般腦中開竅，急忙對一臉迷惑的方雅蘭呼喝：「師妹小心提防……」下面的話還未出口，四下裡弓弦聲暴響，飛矢如雨，暴射向他倆。

祝文華來不及說出來的是「暗器」兩字，雖則射來的不是暗器而是箭矢，但也不算猜錯，因為箭矢跟暗器都是凌空射擊的，可算同一種類。他既已猜到，當然有所反應，立刻縱到方雅蘭身前舞起長劍，應付射來的箭矢。

方雅蘭於跳起身前，已將那個倒斃的漢子手上的刀拿在手，驟見飛箭如雨般射來，急急揮刀擋撥，那知道射來的並不是普通箭矢，刀劍飛舞擋撥之下，箭矢射在兩人舞起的刀幕劍牆上，發出一陣有如鞭炮般的辟啪爆響聲，同時爆散四射如煙花般的煙火，濺射在祝、方兩人的頭臉身上，炙得兩人痛叫出聲，招法大亂，更被那瀰佈的硝煙遮蔽了雙眼。

本來，箭矢乃是尋常武器。但會爆響並爆發出煙火的箭矢，卻是難得一見，祝、方兩人便從未見識過，亦未曾聽聞有一種如此奇特的箭矢，簡直意想不到。

原來那種箭矢乃是青雄莊所獨創祕製，名叫霹靂煙花箭。

霹靂煙花箭除了具有一般箭矢的功效外，亦具有驚嚇及遮蔽敵人眼目的功用。那是最至要的。

原來霹靂煙花箭並不是單獨發射的，緊隨著發射的是一般的箭矢，在幾乎聽不到看不見的情形下，很難察覺到隨之射來的普通箭矢，因此，很少人能夠倖免。

祝文華是例外一個。

原來他在辟啪聲爆響，煙火爆射瀰漫的殺那，心知不妙，立刻運佈起護身罡炁，同時口裡疾呼一聲：「師妹小心！」話聲未落，第二陣箭矢緊隨著激射而至，待到兩人警覺的時候，慌忙舞起刀劍封擋並往地上撲下去，可是已經太遲了，只聽方雅蘭「唷」地痛叫一聲，大概中了箭。祝文華雖則擋撥了數支箭矢，仍然被兩支箭射中，幸好他已佈起護身罡炁，那兩支箭才射不入他體內。撲落地的剎那，他立刻向方雅蘭滾去。

雖則方圓丈內煙霧瀰漫，障蔽了雙眼，由於煙霧都是往上飄升的，所以地上的煙霧很稀薄，甚至沒有。趴在地上，還能夠看到附近地上的情形。

方雅蘭果然中了箭，左肩給一支箭擦傷了，大腿上給另一支箭射中，插在皮肉內，痛得她銀牙緊咬，跌倒下去後，她才發覺，那個被她一直挾著的女子亦身中兩箭，一支腰上，一支入脖內，經已氣絕身亡。

對於不能夠保護那女子，始終難逃厄運，方雅蘭感到內疚。

人既已死了，她只好放棄了。

祝文華滾到方雅蘭身旁，看到她腿上插著一支箭，驚道：「師妹中了箭，待愚兄替妳拔箭療傷。」

方雅蘭急道：「師兄，咱兩人還身在險境，當務之急，是盡快脫身，先別理會小妹的箭傷。」

祝文華給方雅蘭一言提醒，「師妹，還能走嗎？待愚兄扶著妳一起跑。」

方雅蘭咬著牙道：「師兄，你一個人跑！別理會小妹，若咱兩人一起跑，小妹會拖累你，結果都跑不掉。」

祝文華豈肯丟下方雅蘭不顧，「師妹，愚兄怎能留下妳，自顧逃脫！無論如何，愚兄也不能留下妳！」

方雅蘭發急地道：「師兄，快跑啊！如今不是說話的時候，你想想，小妹跟你一起跑，肯定逃不脫，恐怕會雙雙被殺。若你跑脫，縱使小妹落在他們手上。他們志不在小妹，加上有所顧忌，可能還會利用小妹來要脅你，他們不會馬上殺死小妹的。」

祝文華剛想說話，給方雅蘭搶先道：「師兄，不用再說了。小妹心意已決，不會跟你一起跑！只要你能夠脫身，小妹雖則落在他們手上，還有一線生機！」

祝文華仍然猶豫不決。

方雅蘭又急又惱，「師兄，男子漢大丈夫該當機立斷，不要猶豫了！快跑啊！向煙霧飄去的方向突圍，快！」用手去推祝文華。

祝文華捏著拳頭，雙眉往上剔揚，下決心道：「師妹，保重，愚兄一定會來救妳！」縱身躍起，向煙霧飄去的下風頭掠去。

孫捷於先後發射出兩輪箭矢後，立刻發出暗號，著令埋伏在四周的弓箭手——莊丁現身，向那大片隨風飄散的煙霧進逼。

那十五個弓箭手中，十人已改持長槍，只有五人仍然執弓搭箭，隨時準備發射箭矢。

長槍利遠攻，十個長槍手正是利用長槍的長處，毋需衝入煙霧中，可以用長槍往煙霧中亂刺，一樣達到刺殺被煙霧籠罩著的方、祝兩人的目的，毋需冒險走入煙霧之內。

那十個莊丁所持的長槍每支足有一丈五尺長。

孫捷跟一眾手下已逼近那團方圓約數丈的煙霧，其中面向下風頭的數名莊丁各挺長槍，往吹來的煙霧中刺探，祝文華就在那剎那如一陣風般衝出來，陡地縱身揮劍，從那數名莊丁的頭上掠過，劍光過處，三個首當其衝的莊丁中劍倒下，餘下的莊丁驚呼聲中，抬槍往凌空掠過的祝文華亂刺，但都刺了個空。

孫捷在另一面驟睹之下，疾喝道：「放箭！」五個持弓的莊丁慌忙向下風頭放箭，祝文華已縱掠在地上，數支飛矢自他頭上掠射過去。

祝文華身形著地，立刻往前竄，一眾莊丁呼喊著挺槍蜂湧追截，孫捷亦不怠慢，喝聲出口，人已縱身撲向下風頭，運起全身功勁，將手上的青鋼刀擲向頭也不回往前飛掠的祝文華。

青鋼刀挾著強大的勁道，電射向祝文華。

祝文華毫不理會，頭也不回，箭一樣往前急掠。

他是仗著有護身罡炁護體，縱使給飛來的青鋼刀射中，護身罡炁亦會將之擋下。若他回身擋擊，恐怕會被拚命追著他的莊丁追截下，脫身不得。

「噗」一聲，激飛如電射的青鋼刀射在祝文華的背上，彈擊落地，祝文華亦給撞得往前撲跌下去，口裡一甜，幾乎噴出一口血來。急吸一口氣，壓下心頭翻湧的氣血，順著撲跌之勢往前翻滾，接疾標起來，拚命往前掠。

就在他翻滾過的地上，接連響起噗噗噗三下疾響，三支長槍插入地上！

他若不是順勢往前翻滾，三支刺入地上的長槍便會刺在他身上。

「截住那小子，不要讓那小子跑了！」凌空急掠的孫捷發出一聲吼叫。恨不得化作一道飛虹，一下子追上祝文華，將他截下。

祝文華沒命往前飛掠，追得最緊的三個莊丁終於無法追上祝文華，手上的長槍雖長一丈五尺，亦夠不上距離威脅到祝文華，只好拚命緊追不捨。

孫捷接連兩個縱掠，已追上追得最緊的三個莊丁，祝文華就在那剎那回身將劍擲出，隨即繼續往前急掠。

三個莊丁跟孫捷給射來的「飛劍」逼得急忙各自閃避——不得不停下來，待到避過射來的「飛劍」，繼續追下去，已給祝文華拋下數丈。

孫捷恨得咬牙切齒，越過三個莊丁，一直追下去。

若給祝文華跑了，他那有顏面回去見老大郝伯雄。而老五胡一峯仍死活未知。

也不知追出多遠，孫捷始終追不上祝文華，追上一處山崖，遠在數丈外的祝文華陡地縱身往下跳，消失在山崖下。

孫捷追到祝文華縱跳下去的崖頭上，往下張望，原來崖下是一條湍急的溪流，崖深約二十丈，他看到跳下去的祝文華給湍急的流水往下游沖去，幾下浮沉，便給湍流淹沒了。

他猜測祝文華極可能九死一生，因此，他沒有跳下去，站在崖上，看著下面奔流湍急的溪水，心裡一陣發寒。「那小子好狠，不顧生死跳下去，換了是我，絕不會跳下去。」原來他是一隻旱鴨子。

「七爺。」跟著先後追上來的三個莊丁向孫捷呼喚一聲。「那小子呢？」

孫捷往崖下一指。「跳下去了。」

三個莊丁走前兩步，探頭往下望，禁不住吸口寒氣，忙縮回身子。「七爺，那小子跳下去，不要命了！」一個臉膛黑了的莊丁心驚地道。

「那小子在溪流中浮沉了幾次，便不見了。」孫捷也但願祝文華身亡。

「七爺，那一定給淹死了。」另一個莊丁道。

「嗯。」孫捷點點頭，轉身往崖下走去。

三個莊丁在後跟隨。

* * *

柳蕊嬪這天拗不過弟弟的糾纏，陪乃弟到鎮外二里處的桃花溪去釣魚。

原來柳春明自小便喜歡釣魚。以前經常到桃花溪來釣魚。

柳蕊嬪亦很喜歡到桃花溪遊玩。桃花溪兩岸長滿了桃花，因而得名，而且還長滿了其他的花草，女孩子最喜歡花呀蝶呀的。桃花溪都有，當春暖花開的時候，蝶舞鳥鳴，引來不少紅男綠女徜徉其間，採花捕蝶，柳蕊嬪也是其中一個。

柳蕊嬪除了喜歡桃花外，亦喜歡紫荊花。此時正是紫荊花開季節，看著怒放的紫荊花，柳蕊嬪亦心花怒放，忘了這兩日父親心事重重引起的擔憂，在花樹間流連，揀一些含苞待放的花枝兒折下來，帶回去插在房中瓶內。而柳春明已在溪邊一株樹下垂釣。

柳春明已釣了數條魚，興緻更高。柳蕊嬪正在追捕一隻在花樹間翺翔的蝴蝶。那隻蝴蝶又大又美麗，柳蕊嬪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美麗又大的蝴蝶，好不喜愛，後悔沒有帶捕蝶的網子來，只好悄然追著那隻彩蝶，待其棲歇在花葉上，伺機捕捉。

她已覷準了兩次機會，可是，每當她屏息靜氣，放輕手腳悄然掩近，欲猝然伸手捕捉那彩蝶時，那彩蝶像是登時驚覺般，乍然飛起來，令她撲個空。

那彩蝶像是故意誘她，並不飛走，盡在那幾株花樹間翺翔，引得柳蕊嬪又愛又恨，發誓非要捕捉到它不可。

這一次，柳蕊嬪有九分把握捉到那隻棲歇在一朵花蕊上的彩蝶。屏住呼吸，她的手一點點伸前去，那隻彩蝶依然毫無所覺，她的手已伸到花朵前，只要飛快地往前兩指一拈，便捉到那隻彩蝶，那剎那，她緊張得伸出去的那隻手微微顫抖。

那隻彩蝶毫無所覺，兀自在花蕊上採集花粉。

柳蕊嬪輕吸一口氣，陡地向那隻彩蝶攫去。

驀地，河邊樹下的柳春明發出一聲興奮的呼叫：「姐姐，釣到一條大魚啊，快來幫忙，好重啊！」

柳蕊嬪聞聲一窒，那隻彩蝶似乎給驚動了。倏地振翅飛起來——就從柳蕊嬪的兩根指頭間飛起來。

柳蕊嬪拈個空，心裡好不懊惱，扭頭叫道：「明弟，都是你大呼小叫，害我捉不到那隻彩蝶！你好可惱！」

河邊樹下的柳春明突然又驚呼起來：「姐姐，是一個人！我釣到的不是大魚，是一個遇溺的人，姐姐妳快來看啊！」

釣魚居然釣到一個人，簡直天下奇聞！柳蕊嬪好不驚奇，以為弟弟作弄她，不相信他道：「明弟！別鬧了，我才不會相信，你害我捉不到那隻彩蝶。」

「姐姐，真的啊！快來看呀！是一個大哥哥。我快拉不住了，快來幫忙啊！」柳春明著急地呼叫。

柳蕊嬪聽出弟弟不是誆騙她，急忙快步向河邊樹下奔去，奔近河邊，她已看到弟弟站起來，雙手用力拉著魚竿，身子也歪了，那根釣線拉得繃緊，但卻看不到溪中有甚麼人在飄浮著。不過，她已相信弟弟的話，加快腳步跑到河邊。柳春明看到姐姐趕到來，忙道：「快幫忙抓住魚竿。」

柳蕊嬪急忙伸手抓住魚竿，柳春明頓時鬆口氣。此時，柳蕊嬪已看到岸邊水中，有一個人浮著。衣衫給魚鈎鈎著，由於水流的關係，將釣線拉得緊緊的，要是普通的釣線，恐怕早已給拖斷了。

柳春明用的釣線並不是普通的線，乃是以天蠶絲製成，異常柔韌，幾乎刀斬不斷，但跟普通的釣線一樣細。

「姐姐，怎麼辦？」柳春明不知水中那人是生是死，有點害怕。

柳蕊嬪雖是女孩子，膽子不小，並不害怕，細看水中那人，雖則雙眼緊閉，臉色發白，似乎毫無氣息，但卻不能因此而斷定已淹死了。看其一身裝束打扮，應該是個武林人。既然那麼巧給魚鈎鈎住，好歹也要拖上來看清楚是否有救。俗語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縱使淹死了，也該行善積德，將之埋葬，怎能眼睜睜任其隨波逐流，葬身魚腹，當下說道：「明弟，姐姐拉著魚竿，你去將那人拖上岸來。」

柳春明猶豫道：「姐姐，我怕……」

柳蕊嬪柔聲道：「明弟，你是個男孩子啊！怎麼沒膽量？將來怎做個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幹一番事業？姐姐看著，怕甚麼！」

柳春明給姐姐說得臉上發紅，

吸口氣，挺挺胸，壯起膽，道：「姐姐說得對，我是個男孩子，怕甚麼！」放開魚竿，大步沿著岸邊往下走了幾步，蹲下來，俯身伸手，抓住水中那人的衣袖往上拉，隨即抓住那人給拉起來的手臂，那剎那觸及那人涼冷的皮肉禁不住打個寒顫仍奮力往上拉扯。

「明弟，用力拉著呀，姐姐來幫你。」柳蕊嬪扔下手上的魚竿，縱到乃弟身旁，抓住那人的手臂，姐弟兩人合力拉扯那人上岸。

費了一番氣力，終於將那人拉上岸上，柳春明鬆手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直喘氣。

柳蕊嬪呼口氣，伸指到那人的鼻端，探探可有氣息，同時仔細打量那人。

那人看上去約二十五六年紀，鼻樑高挺，寬額劍眉，相貌不俗，一身勁裝，外穿一件敞衫，足穿快靴，絕無疑問是一個武林人。嘴角竟然殘留著一絲血漬，看樣子極可能與人動手被擊落溪中又或是被逼跳落溪中。

一探之下，竟然察覺不到那人有絲毫的氣息，柳蕊嬪在心裡嘆息一聲：「可惜。」喘了幾口氣的柳春明適時問道：「姐姐，是死是活？」

柳蕊嬪嘆口氣道：「沒有氣息。」

柳春明頓時縮縮身子。「姐姐，如何處置這死人？」

柳蕊嬪心頭微感。「人死入土為安，總不能任由他曝屍這裡。回去叫貴叔到長生店買副棺木，將他葬了。」

柳春明壯著膽仔細看一眼那人，嘆息道：「年紀不大，長相不俗，淹死了，可惜。」

陡地雙眼一睜，似有所覺地道：「姐姐，我聽爹說，遇溺而死的人，由於喝了河水，肚子都會脹起來。這人的肚子一點不脹，不像淹死。」

一言提醒柳蕊嬪，細看那人，雖然渾身水淋淋，肚子扁扁的，絕不像喝過一口水。一個淹死的人，絕不可能一口河水也沒灌入肚子裡，莫非此人掉到溪裡之前，已經死了？可是，除了嘴角那一絲血漬外，身上看不出有任何傷痕，教她看不出那人是如何死的。

驀地，她省起父親對她說的一句話：「一個人沒了氣息，並不能因此而斷定經已死亡，練武之人若是內功精深，又或是學會了龜息之法，都能夠自行閉住氣息，陷於假死之中，莫非此人的情形正如爹所說的那樣。」她在心裡暗喜道。當下急急對乃弟道：「明弟，姐姐不方便，你快俯首貼耳在他胸上，仔細聽聽他的心可還跳動？」

柳春明頓時心底生寒，本想搖頭說「不」，想起自己剛才還說要做個男子漢，若連這也不敢，還有顏面麼？馬上鼓起勇氣，硬著頭皮點點頭，在那人身旁蹲下來，咬著牙，俯下身子，將耳朵貼在那人的心胸上，細聽起來。

看著弟弟傾聽了一會，仍然在聽著，柳蕊嬪忍不住道：「明弟，聽到……」

柳春明豎起一根手指，示意姐姐噤聲，繼續聽下去，陡地，驚喜地抬起頭道：「聽到了，姐姐，我聽到了！」

柳蕊嬪著急地道：「聽到了？說呀！」

柳春明跳起來，「姐姐，我聽到心跳聲，很微弱的心跳聲，幾乎聽不出來。」

「真的？」柳蕊嬪驚喜不已。

「嗯！」柳春明用力點一下頭。「他不是個死人。」

「太好了。」柳蕊嬪歡叫一聲，為那人仍活著而高興。「明弟，馬上抬他回去救治。」

柳春明猶豫道：「姐姐，這人如此壯健，合我兩人之力，恐怕不夠氣力抬他回去。」

柳蕊嬪覺得弟弟所言甚是，何況她又是個女孩子，多有不便，心念一轉，說道：「明弟，在這裡看著，待姐姐到附近去找人來幫忙抬他回去。」說完，馬上往不遠處的一簇樹林走去。

原來在樹林後，有十數戶人家。

不一會，她便跟兩個農人趕著一輛牛車回來，車上還放了一張被子，兩個農人將遇溺之人抬上牛車，拿被子蓋好，隨著柳家姐弟，將牛車趕回柳家。

一直想著晚上便要償還別人一命，從此與妻兒家人永訣，心中悲苦不已的柳飛雄看到一雙兒女救了一個人回來，暫時拋開心中悲苦，張羅救治那人。

柳蕊嬪一直在旁瞧著，間中幫忙一下。對於被自己和弟弟救回來的人，不知怎的，心裡好不關切。

柳飛雄把過那人的脈，聽過那人的心跳後，不禁嘖嘖稱奇，對女兒道：「嬌兒，此人受了頗重的內傷，掉落水裡後，居然沒有淹死，而且沒有被河水灌入肚裡，並保住心脈，實在教人難以相信。此人雖則年紀輕輕，極可能練成一種很奇特的內功，能夠在危難之中，閉氣並封住七竅，不讓河水侵入，才能保住一命。換了是爹，像他那樣受了內傷並在水中飄流，肯定活不了。」

「爹，這麼說此人是身懷異功了？」柳蕊嬪不由又看了躺在床上，業已抹乾身子，換上乾淨衣衫，給救回來的人一眼。

柳飛雄點點頭，「嬌兒，到廚下去吩咐陳大娘煮碗薑湯來，爲父先餵他吃下活血行氣保心救命丹。此人內傷雖重，不會有生命之虞。」

柳蕊嬌答應一聲，往廚下走去。柳飛雄亦取出救命丹，餵那人服下三顆。看著那昏迷躺著的年輕人，不由百感交集。此時他忙著救人一命，可是，待到晚上，他便要死了，誰人救他？一生一死，在一日之間，他都經歷體會，天公眞會作弄人。

想到快死去，心裡悲愴不已。他不是怕死，更不想節外生枝，免生事端。他是捨不得妻兒家人。這種生離死別實在叫人忍受不了，可是，他又必須要盡力忍受，絕不可讓妻兒家人知道，如此情形，怎不教他摧肝剮心，心中愴痛。

這兩天，他已將身後事一一辦妥，寫下遺書，希望他的死不致令到妻兒家人悲傷哀痛太甚。在遺書中，他將自己一死的因由詳道出來。

對於今晚一死，他是心甘情願的，絕無半點不忿，亦不恨那來討命之人。

他只是捨不得從此永別妻兒家小。

如今救了一人，能夠在死前救人一命，總算做了一件積德之事。

待下人餵那年輕人喝下薑湯後，柳飛雄再將內功輸入其體內，助其血氣運行，經脈通暢，不一會那年輕人氣息恢復，臉上也有了血色。

柳飛雄對女兒道：「嬌兒，放心吧，爲父肯定他已沒甚大礙，絕對可以活下去。去歇歇吧，相信他不久便會醒過來。」

柳蕊嬌聽父親那樣說，便道：「爹也去歇歇吧，女兒回房去。」說完走出客房，返回房中。

看著女兒往外走的身影，再看看躺在床上的年輕人，柳飛雄忽發奇想：瞧嬌兒對此人如此關切，莫非嬌兒……看上了他？此人年紀輕輕，身懷奇功，且相貌不俗，不失是個合適人選，若嬌兒因此而與他結下一段良緣，亦了卻我一樁心事。只不知此人出身來歷，是否娶妻？但願他是個值得嬌兒付托終身的人。

看著床上那年輕人，不由發起怔來。

柳蕊嬌返回房中，想到方才對那被救之人的熱心關切，似乎有點過份，不禁自問，莫非我喜歡上他？頓時臉上一陣發熱，微感羞赧，一顆心不由卜卜跳起來。

她隨即暗啐一口，自己對自己道：「我連他是甚麼人，是何來歷也不知道，怎會喜歡他呢，我那麼關切，乃出於救人心切，有誰不希望自己救起的人能夠救活。」

胡思亂想了一會，不知怎的，心裡就是放不開，一直想著那個年輕人，幾次想去看看那年輕人醒了沒有，都按捺著，就爲了少女的那份矜持。

* * *

方雅蘭逃脫不了，給孫捷的手下擒下，押回青雄莊關起來。

孫捷到內廳向郝伯雄覆命：「老大，小弟慚愧，未能親手擊殺姓祝的小子，反令五哥受了重傷，小弟甘願受老大責罰。」

郝伯雄本來坐待好消息回報，如今孫捷卻說並未擊殺祝文華，老五反而受了重傷，大出意料之外，急道：「老七，怎會如此？快詳細道來。」

孫捷於是將誘殺祝、方兩人的經過，詳述一遍，末了，有意爲自己開脫。「老大，小弟想不到那小子練成了護身罡炁，五哥因而未能一擊襲殺那小子，在事出意外之下反遭那小子擊至重傷，幸好沒有性命之危，小弟已餵他吃下療治內傷的葯，並著人去找黃大夫來替五哥療治傷勢。那小子雖則逃脫，但給小弟全力擊傷，復跳下二十多丈深的崖下溪流中，恐怕他有九條命也活不成了。」

郝伯雄臉有不悅之色，「老七，連一個小子也放不倒，眞教愚兄失望！」

孫捷垂下頭，欲言又止。

郝伯雄又道：「說起來，也是愚兄一時大意，忘了告訴你跟老五，那小子可能練成護身罡炁，至有此失。愚兄也有不是。」臉色稍霽。「可有派人沿著溪河往下尋找那小子？」

孫捷搖搖頭。「小弟擔心五哥的傷勢，只想盡快將五哥送返莊中療傷。加上自忖那小子必死無疑，那條溪流水勢湍急，要走一大段路才能走下去，未必追尋得到那小子的屍體，故此沒有著人下去沿溪流追下去。」

郝伯雄不滿地道：「老七，你就是不愛動腦筋，既知那小子練成了護身罡炁，亦有可能練成閉氣龜息之法，縱使跳下溪中昏迷過去，順流往下飄浮，可能淹不死他，萬一他眞的逃出生天，而他又是大有來頭的人，豈不是留下一個禍患，你太大意了！」

孫捷低頭不語。

「快派人去沿著溪流追尋下去，無論是生是死，都要將他找到，決不能留下禍患！」郝伯雄道。「愚兄去瞧瞧老五傷勢如何。」

孫捷應一聲，往外走，倏地停下來扭頭道：「老大，如何處置那個跟姓祝小子在一起的丫頭？」

柳飛雄走進房，驚詫道：「祝公子的傷勢似乎大減……」

郝伯雄道：「待去找尋那小子的人回來，再作定奪！反正那丫頭逃不了，毋須心急。」

孫捷點點頭，不再說甚麼，快步往外走。

郝伯雄亦到胡一峯的房中看視他的傷勢。

胡一峯已醒過來，那個黃大夫亦已替他療治敷紮好傷處。原來胡一峯給祝文華一拳擊折三根胸骨，內臟受傷甚重，沒有當場死去，稱得上是奇蹟。

看到胡一峯面色青白，傷得那樣重，郝伯雄不好再說責備的話，好言慰問。倒是胡一峯對祝文華恨怒不已，咬著牙道：「老大，姓祝的死了猶可作罷，否則，小弟非要手刃那小子不可，以消心中之恨！」那知道因此而牽動了傷處，痛得他哼出聲來。

郝伯雄忙道：「老五別動氣，免得牽動傷處！好好養傷吧，不要說你不放過那小子，愚兄也絕不放過他，留下一個禍患！」

胡一峯點點頭，不敢再說話，免得牽動傷處。

郝伯雄坐了一會，才起身離去。

* * *

要來的始終要來。

吃過晚飯，柳飛雄便推說有事要辦，一個人呆在書房內，等待索命的人到來。

本來，對於死，他已抱著平靜心態，既不恐懼，亦不緊張，可是，等來等去也不見索命的人依約前來，他開始煩燥不安起來，終於呆不住，到書房外走動等待，只盼那人快點到來，遲早也是死，他不想呆等下去，倒不如早死早了。

原來，等待是如此的不耐和折磨人。

幸好女兒柳蕊嬌很著緊那個年輕人是否醒過來，不時到客房去瞧看，沒有到書房來找他，教他死得清靜。萬一讓女兒或家裡人突然撞來，撞個正著，恐怕又死不成。

對於那個年輕人，柳蕊嬌也說不出爲何對他如此關心，吃過晚飯後，先後到客房去瞧了四次，那年輕人仍然昏睡不醒，教她坐立不安，忘了睡覺，甚至忘了這兩天父親一直有點不對勁。快近三更天了，她仍無睡意，忍不住又到客房去瞧瞧。

這一次她終於放下心來了——那個年輕人終於醒過來了。

原來，在她到來之前，那年輕人已醒過來，卻不知身在何處，只知自己給人救了，轉著眼打量房內一遍後，正欲起身下床，柳蕊嬌就在那時走進房內，一眼看到年輕人欲起身，登時驚喜不已，脫口道：「閣下終於醒了，躺著別動。閣

下內傷不輕啊！」搶步往床前走去。

那年輕人抬起頭睜大眼看著走前來的柳蕊嬌，張口道：「姑娘……小可……是姑娘所救？」語聲瘖啞，臉上現出激動的神色。

柳蕊嬌走到床前，高興地道：「是我和弟弟在溪邊看到你在水中飄流，全力將你救起，送回舍下救治，家父說閣下受了極重的內傷，閣下昏迷了半天，眞敎……人擔心，如今閣下醒來，太好了。」

「姑娘救命之恩，小可衷心感激，請受小可一禮。」掙扎著欲爬起身向柳蕊嬌行禮。

柳蕊嬌急切間忘了男女有別，急忙伸手按住那年輕人，不讓他起來。「閣下不要起來，那會牽動你的內傷，救人一命，誰也會那樣做，若是見死不救，還是人嗎！請閣下別放在心上，毋須心存感激。」

那年輕人給柳蕊嬌按著，不能起來，只好躺著說道：「姑娘跟舍弟救命之恩，小可銘感於心，不敢或忘。」

柳蕊嬌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年輕人道：「小可祝文華。」一頓，歉然道：「姑娘乃小可救命恩人，小可失禮，忘了請問姑娘貴姓芳名，請姑娘不要見怪。」

柳蕊嬌微微笑道：「原來是祝兄台，家父姓柳，小妹名蕊嬌。」說完話，柳蕊嬌才驚覺自己忽然改變了對祝文華的稱呼，並且改口自稱小妹。

祝文華，那年輕人就是祝文華！他從山崖上跳下溪流，孫捷親眼看到他給溪流淹沒沖走，居然死不了，倒是個奇蹟。

「柳姑娘，請受小可一禮。」祝文華突然側轉身，向柳蕊嬌抱拳一禮。

柳蕊嬌慌忙閃開，口裡說道：「祝兄台請別多禮，小心牽動內傷。」

祝文華果然觸動內傷，痛得他暗暗咬牙，忍著不哼出聲來，吸口氣，轉身仰躺。

柳蕊嬌省起祝文華半天未吃過東西，她早已吩咐廚中下熬了一鍋米粥，及燉了一盅老人參湯，好待祝文華醒來進食。於是對祝文華道：「祝兄台昏迷了半天，只喝過幾口水，想必餓了，待小妹到廚下去吩咐傭人將熬好了的米粥和參湯捧來，讓你進食。」

祝文華好不感激。「柳姑娘如此相待，眞敎小可感激涕零。」

柳蕊嬌聽聞「相待」兩字，沒來由地嬌靨發熱，忙垂下眼瞼，邊轉身往房外走去，邊道：「祝兄台請好好躺著，小妹這就到廚下去。」

祝文華看著柳蕊嬌往外走的嬝娜身形，陡地想起師妹方雅蘭，若是落在青雄莊的手上，不知會如何處置她，不由發急起來，掙扎著欲下床，要趕去青雄莊看看。那知道才撐起身子，牽動內傷，胸腑間劇痛難當，禁不住痛叫出聲，重重倒回床上，震動了受傷的心胸腑臟，痛得他兩眼發黑，幾乎昏迷過去，躺著喘了幾口氣，不敢再動。

至此，他才知道自己受了極重的內傷，恐怕三兩日內亦不能下床走動，心裡好不焦急。

心胸腑臟間劇痛漸減後，他想起了冒死跳下山崖下的溪流中的情形。當時他是抱著死裡逃生的念頭跳下去的，他不知道能否保住一命。故此，他在跳下去時，運起師門所授的獨特內功，閉住呼吸，並封閉了七竅，不讓溪水灌入，而他跳下去後，內傷加上受到劇烈的震動，昏死過去，隨著溪流載浮載沉，往下流沖下去，因此，他縱使沉在水中，亦不致遭淹死。

卻原來他跟孫捷一樣，是隻旱鴨子。

柳蕊嬌到廚下去吩咐火工張二來將米粥參湯端去客房，想起自己是個女孩子，不方便餵祝文華進食，忽然想起父親，何不去告知父親祝文華已醒過來，順便請父親餵祝文華進食。主意一定，吩咐張二來先行將米粥參湯送去，她急急趕去書房找父親。

柳飛雄眼看三更將到，索命之人遲遲未來，等得他好不心焦，反倒擔心索命之人可能出了意外，以至未能依約前來索命。他不想再等下去，更不想節外生枝。那種待死的滋味眞不好受。

他已記不清楚走出書房外張望多少趟了。此刻他剛走出書房外，一眼瞥到一條人影向書房急急走來，那剎那還以爲索命之人來了，不由心頭一鬆，及至看清楚那人影，乃是女子身形，登時一陣失望。那奔來的人影發出一聲呼叫：「爹！」他馬上認出是女兒柳蕊嬌。回應道：「嬌兒，甚麼事？這麼晚了，還未就寢！」

柳蕊嬌奔到書房前，在父親面前停下來，喜孜孜道：「爹，那……個姓祝的……醒來了。」並沒有留意到父親失望心焦的神色。

在女兒面前，柳飛雄不想被女兒發覺他神態有異，忙加掩飾，裝出驚喜的樣子，喜道：「嬌兒，妳是說那個年輕人醒過來了？」

柳蕊嬌點點頭柳。「爹，他終於醒過來了，眞叫人高興。原來他姓祝，名文華。爹快跟女兒去看看他。」

柳飛雄猶豫起來。「嬌兒，這麼晚了，他傷重昏迷初醒，不要打

擾他，該讓他靜心養息。妳也該去就寢了。」他是怕萬一那個來索命的人在他去看望祝文華時，那麼巧來到，見不到他，以爲他怕死悔諾，因而橫生枝節，累及家人。因此，他不敢離開。

柳蕊嬌伸手去拉父親。「爹呀，祝……公子昏迷了半天，水米未沾，該吃點東西補養身體，女兒已著人將熬好的米粥及參湯捧到客房，女兒本想餵祝公子進食的，可是，不大方便，女兒又不想吵醒下人，所以才來找爹你幫忙餵祝公子進食。」拉著柳飛雄向客房走去。

柳飛雄給女兒拉著走，本想出言喝止女兒，但又怕不近人情之舉惹起女兒猜疑，問長問短，以致露出破綻，豈不更糟，沒奈何之下，只好隨女兒往客房走去，心裡暗禱，來索命的人別在這個時候來到。

柳蕊嬌拉著父親來到客房，對躺在床上的祝文華道：「祝……公子，這是我爹。」讓開去，好讓祝文華看清楚柳飛雄。

躺在床上的祝文華聽說柳蕊嬌的父親來了，忙掙扎起身，一眼看清楚向床前走來的柳飛雄，登時雙眼一睜，心頭震動，本已仰起的上身陡地像是乏力般，跌躺下去，震動內傷，痛得他哼出聲來。

柳飛雄與女兒看到祝文華跌躺下去，以爲他因傷痛之故，慌忙搶上前去。柳蕊嬌更失聲道：「祝公子躺著別動，是牽動了內傷了。」

柳飛雄亦著急地道：「祝公子內傷不輕，好好躺著，不用多禮。」他看出祝文華起身是想向他行禮。

祝文華吸口氣，雙眼瞧著柳飛雄，似乎因爲傷痛難當的緣故，說不出話來。

柳飛雄看著祝文華，慶幸地道：「祝公子終於醒過來了，柳某眞替你高興。祝公子你內傷不輕，加上又在水中浮沉飄流，居然沒被淹死，眞是奇蹟。據小女和小兒說，救起你的時候，像個死人，一點氣息也沒有，差點誤以爲你已淹死了，幸好再加細察，發覺祝公子你心仍在跳，總算救回你一命。」

祝文華躺在床上向柳飛雄抱拳謝道：「柳……前輩跟令嫒令郎救治之恩，小可……」

柳飛雄搖手阻住祝文華說下去。「祝公子內傷在身，不宜多說話。小女著下人熬了米粥和參湯，已端來，待柳某扶你坐起來，餵你進食。」說著話，小心地慢慢將祝文華扶起來，讓他倚坐著。

柳蕊嬌已端起一碗米粥走到床前，遞給父親。「爹，女兒不便……」

柳飛雄邊接過米粥，邊含笑截道：「得了，妳早已跟爹說了，待爲父餵祝公子進食吧。」

祝文華聽說柳飛雄餵他吃米粥，心裡好不感激。自己雖則受了內傷，還不至於不能動一下，怎能夠要柳飛雄餵自己進食，太過份了，忙道：「柳前輩，小可雖受了傷，雙手還能動，怎敢勞動柳前輩餵食，小可實在不敢當。」伸手去接那碗米粥。

柳飛雄還想說話，祝文華又說道：「若柳前輩不讓小可自行進食，小可……不敢吃。」

柳飛雄跟柳蕊嬌拗不過祝文華，只好讓他自己進食。

吃光那碗米粥，喝下那盅參湯，祝文華精神好了很多，對柳飛雄父女再三致謝。

柳飛雄眼見三更快盡，對祝文華道：「祝公子內傷在身，不宜久耗精神，快到四更了，嬌兒，不要阻著祝公子養息，咱們也該睡了。」

柳蕊嬌聽父親那樣說，不好再留下來，只好說道：「爹說得是。」跟著對祝文華道：「祝公子，請放心在此養傷，不要胡思亂想，明天再叫我爹替你療傷。」

祝文華感激地道：「柳前輩、柳姑娘，請放心安睡，不用擔心小可傷勢。兩位對小可的恩德，小可無從表達感激之意。」

柳飛雄截道：「祝公子別放在心上，救死扶傷，乃份所應爲，你請好好歇睡。」說完，跟女兒走出客房外，將門帶上。

走出房外，柳蕊嬌邊跟父親往內宅走去，邊道：「爹，爲何不問祝公子怎會弄成那樣的？」

柳飛雄道：「祝公子不宜多說話，該多歇息，待明天才向他詢問吧。」

驀地傳來更鼓聲——更敲四響，柳飛雄想起索命那回事，說不定索命之人突然到來，忙對女兒道：「嬌兒，爲父還要到書房去看看，妳先回房去睡吧。」

柳蕊嬌點點頭。「爹也早點睡啊，未完之事，待明天再辦吧。」

父女兩人各自向書房和寢室走去。

柳飛雄來到書房，一直待到天亮，仍未見索命之人到來，雖說仍可活著，但又擔心會否節外生枝，因而累及家人，橫豎要償命，他倒不想再等待下去，寧願早點了斷。

祝文華自柳飛雄父女離去後，躺在床上睜著眼直到天亮，怎也無法闔上雙眼入睡。

他心裡很亂，不住對自己說：「怎會是他，天下間竟有這麼巧的事，我該怎做？好教我左右爲難。唉，誰可敎我？」

* * *

方雅蘭給囚禁在青雄莊內一間小石屋中，腿上所中的箭已給拔出來，並敷葯包紮好。這倒大出她意外，青雄莊的人不但沒有爲難她，還替她療治箭傷，令她大感奇怪，她原以爲青雄莊的人必不會放過她，倒叫她猜不透青雄莊的人葫蘆裡賣甚麼葯。

本來，她已拚著一死，也就無所懼怕，如今倒敎她忐忑不安，猜不到青雄莊的人如何對付她。

對於師兄祝文華的生死，她亦異常擔心。因她在被擒後，給押返青雄莊的路上，曾聽聞孫捷對手下說，祝文華從山崖上跳下二十多丈深的溪流中，給湍急的溪水淹沒沖走，兇多吉少。若師兄有甚麼三長兩短，恐怕她亦難逃一死。她倒不怕死，只是擔心師兄的死活。要是祝文華眞的身亡，她亦了無生趣，縱使能夠活下去，也沒意思。

在她的心中，除了師父之外，師兄祝文華是最重要的一個。

原來，她一直暗中喜歡師兄，由於少女的矜持及害羞，一直不敢向師兄表露，只好暗戀師兄。

在小石室內渡過漫長的一夜，守在外面的漢子剛給她送來一碗米粥，一碟醃瓜兒，她那有心情吃，依舊躺在床上不起來，關上的石室門忽地又打開來，兩個人一先一後走入石室，她忙坐起身，雖則不認識走在前頭裡的那個中年人是誰，但卻認出隨後進來的人是孫捷(她當然不曉得孫捷的姓名)，祝文華就是給他追得走投無路，從崖上跳下二十多丈深的溪中，她亦是給孫捷的手下所擒，押回青雄莊的。

當先走進石室內的中年人乃是郝伯雄。

郝伯雄在床前四尺處站住，上下打量著方雅蘭，半晌不吭一聲，令到方雅蘭心頭不由卜卜亂跳，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逼。但她並沒有示弱，硬撐著，睜大雙眼看著郝伯雄。

郝伯雄本想給方雅蘭一個下馬威，施展這一招「無聲勝有聲」，壓垮方雅蘭，那便容易對付，料不到方雅蘭不吃他這一套，倒敎他不由在心裡暗道一聲：好倔强的一個姑娘。口裡哼了一聲，開口說道：「丫頭，若不想吃苦頭，本莊主問甚麼，老老實實回答。否則，有好受的！」

一直緊抿著嘴的方雅蘭突然道：「你是誰？」

郝伯雄眉梢剔揚，「嘿」了一聲，說道：「本莊主乃是本莊之主！還用問？廢話！」

方雅蘭咬咬嘴唇。「我是問你的姓名！你眞蠢鈍！」

孫捷怒道：「丫頭，休逞口舌之利，妳奶奶的可是想嚐嚐咱七爺的手段？」

郝伯雄居然一點不惱，朝老七孫捷搖搖手，然後對方雅蘭道：「本莊主姓郝，名伯雄。如今該妳報上名來！」

方雅蘭連死也不怕，何懼說出姓名，說道：「我姓方，名雅蘭。」

郝伯雄目光一閃道：「那姓祝……的是妳何人？名叫甚麼？」

方雅蘭居然答道：「那是我師兄，名叫文華！」

郝伯雄微微一笑，「原來妳跟姓祝的是師兄妹，很好，很妙。」

方雅蘭看郝伯雄笑得那樣陰險，禁不住打個寒顫。

「令師何人？」郝伯雄又問。

方雅蘭稍爲猶豫一下，說道：「家師名諱，我這個小輩不好說。」

孫捷厲聲道：「要妳說，妳便要說！」

郝伯雄陰聲細氣道：「丫頭，妳如今是肉在砧上，怎到妳不說！」

方雅蘭沒來由地又打個寒顫，說道：「家師名諱乃上翁下白。」

「翁白。」郝伯雄在口裡唸一遍，轉對孫捷道：「老七，可曾聽聞江湖上，武林中有這麼一個人物？」

孫捷搖搖頭，「從未聽聞。」

「令師多大年紀？居於何地？」郝伯雄這個人很小心，務必查問淸楚方雅蘭師門底細。「令師可有門派，門下有多少門人？」

方雅蘭眨眨那雙大眼，「這也要說？」

郝伯雄沒有答她，只是嘿嘿笑了幾聲。聽在方雅蘭耳中，不禁汗毛直豎。「家師無門無派。只有我跟師兄兩個徒兒，年已六十過外。居於洞庭之濱，地名雁渚洲的地方。」

「當眞？」孫捷磨著牙問。彷似一頭欲噬人的惡獸。

方雅蘭禁不住又打個寒顫。「句句屬實。」

郝伯雄盯著方雅蘭，片晌，一言不發，轉身往外走。

孫捷哼了一聲，拋下一句話。「丫頭，若給咱查出妳有半句謊言，嘿嘿，有妳受的！」跟著轉身往外走。

「砰」一聲，那扇鐵板門在郝、孫兩人走出屋外後，隨即關上。方雅蘭頓時鬆口大氣。

她以爲郝、孫兩人會爲難她，想不到只問了她幾句話便放過她，心裡暗呼僥倖。

走出小石屋後，郝伯雄對孫捷道：「老七，那姓祝的小子年紀輕輕，卻身懷異功，其師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老頭，這不可能，俗語有云『名師出高徒』，姓翁的說不定

是個隱姓埋名的高人。」

孫捷頷首道：「老大所言甚是。那丫頭所言，會否不盡不實？」

郝伯雄搖頭道：「看她的模樣，不似說謊。無論如何，也要找到那姓祝的，不管死活！姓祝的死了最好，再殺了那丫頭滅口，他兩人的師父便無從找到咱們頭上。」

孫捷聽著，連連點頭。「老大，怎不給點厲害那丫頭嚐？」

郝伯雄道：「那丫頭已落在咱們手上，插翅也飛不了，毋需動她。留著她還有用，萬一那小子命大，死不了，可用那丫頭來要脅那小子就範。」一頓，接又道：「怎麼派出去找尋那小子下落的人手仍未有回報？」

孫捷道：「老大請放心，小弟已囑咐前往找尋的人手，若有消息，立刻趕返回報。」

* * *

黃昏前，被派去找尋祝文華的人手有消息回報。

「大莊主、七爺，咱們追尋至桃花溪，終於找尋到姓祝的去向下落。」趕返回報的是青雄莊一個小頭目，名叫毛坤。

孫捷霍地從椅子上站起身，疾聲道：「快詳細道來！那小子是死是活？」

郝伯雄神色不動，端坐椅上。

毛坤舔舔嘴唇回道：「回大莊主、七爺，屬下等於桃花溪附近找到一戶人家，據那戶人家的漢子說，一個姑娘跑去找他幫忙將一個遇溺之人送到她家。據那漢子形容，那給救起來的遇溺之人年歲樣貌跟七爺所描述的頗相似，由是屬下判斷，那遇溺之人極可能就是跳下溪中，隨波飄流姓祝的小子。救起那小子的，是一雙姐弟，那漢子與一個家人用牛車運送那小子返回鎮上那雙姐弟家中。」

「那小子當時是死是活？」孫捷情急地截住毛坤的話。

毛坤咽口口水說下去。「據那戶人家那個漢子說，那小子看上去像是給淹死了，不似個活人。可是，那雙姐弟卻說，那小子還有氣！」

這一次，郝伯雄按捺不住了。「毛坤，那雙姐弟是何許人？」

「回大莊主，那雙姐弟姓柳，乃是鎮上一個大戶柳飛雄的兒女。據那雙姐弟對那個漢子說，那小子是給姓柳的男孩釣魚時，給釣鈎鈎住那小子的衣衫，將他救上岸。」

「老天，那遇溺之人一定是姓祝的小子！」孫捷肯定地道。「小弟這就馬上趕去鎮上柳家拿人！」

郝伯雄忙伸手攔住孫捷。「七弟稍安毋躁，不可魯莽行事，先查清楚柳家的底細，才到柳家去要人也不遲。姓祝的小子雖則死不了，顯然亦受傷不輕，三兩日內，不會離開柳家。」

毛坤接口道：「回大莊主，屬下已派人到鎮上柳家附近暗中守著，監視柳家的一舉一動。」

郝伯雄嘉許道：「嗯，做得好！毛坤，你且退下，到賬房去領賞——賞給你與一衆所屬一百兩銀子。」

毛坤好不歡喜，抱拳道：「謝大莊主賞賜。」退出去。

郝伯雄叫住他。「毛坤，去找何管事來。」

毛坤答應一聲，退出外面。

孫捷待毛坤退出去後，馬上說道：「老大，姓柳的人家不過是鎮上大戶之一，何需花費工夫查探底細，乾脆由小弟去柳家要人便是，老大何用顧忌。」

郝伯雄搖頭道：「老七，古語有云：小心駛得萬年船。咱們不能再有差錯。若再讓那姓祝的小子逃脫，萬一他返回洞庭那個甚麼雁渚洲，要他師父出頭，又萬一那小子的師父是個隱世高人，那本莊便會惹上天大的痲煩，恐怕那時將會莊毀人亡！老七，咱們好不容易才創下青雄莊這片基業，愚兄不想因一時之魯莽，毀去這片基業，甚至性命不保。」

孫捷給說得連連點頭。「老大之言有理，小弟魯莽，有欠周詳，小弟受敎。」

郝伯雄看一眼孫捷，搖頭道：「老七，你甚麼也好，就是改不了躁急的毛病。需知道躁則心浮氣動，急則冒失亂動，以至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孫捷給說得臉上有點掛不住，幸好管事何方走進來，替他解了窘。「屬下參見大莊主、七爺。未知大莊主有何吩咐。」何方向郝、孫兩人行禮。

郝伯雄道：「何方，馬上帶人到鎮上去，查探一個名叫柳飛雄的底細，速速回報！記著萬不可驚動柳飛雄一家。」

何方答應一聲，復向郝、孫兩人行禮。「屬下這就帶人到鎮上去。」接着退出去。

郝伯雄轉對孫捷道：「老七，老五受傷躺在床上，三數天恐怕起不了床。老四跟老六仍未歸來，眞擔心他兩人是否遭遇事故，但願他兩人快快趕回來。萬一發生甚麼事，亦不至應付不來。」

孫捷道：「老大不用擔心四哥跟六哥。他兩人這次去做的買賣，可說駕輕就熟，絕不會出差錯。」

郝伯雄卻搖頭道：「老七，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世事很難逆料。就像老三這一趟，還不是跟韓琛弄砸了！之前，咱們跟韓琛的買

賣一向相安無事，有誰會想到韓琛那傢伙食言反臉，以至老三不幸遇害身亡！」

孫捷咬牙握拳道：「老大，三哥這筆血債，小弟誓要韓琛那傢伙十倍償還！」

一頓，又道：「老大既然擔心四哥跟六哥會否出事，何不派人趕去看看？」

郝伯雄搖頭道：「愚兄不過擔心而已，老四跟老六不會有事。若後天他兩人仍未回來，倒眞的要派人趕去看看。」

「老大打算如何對付韓琛那傢伙？」孫捷問。

郝伯雄道：「先料理了姓祝的這回事，然後才全力對付韓琛！如今老三身亡，老五重傷，咱們若是同時對付姓祝和韓琛，恐怕力有不逮。幹甚麼事也該量力而爲，切忌一心二用，貪多冒進，與其漁翁撒網，不如聚而一擊。老七，愚兄所言可對？」

孫捷連連點頭道：「老大所言極是，小弟就是改不了冒失躁進，急於求成的躁急性子。」

郝伯雄嘆道：「老二、三身亡，老五受傷，咱們兄弟七人，如今又折一個，不能夠再出差錯了，爲了保住咱們一手創下的這片基業，務須小心行事。」

* * *

柳蕊嬌起床後，第一件想到的事，乃是去瞧看祝文華。

在走往客房的路上，她對自己怎會只想到去瞧看祝文華感到大惑不解。

來到客房，推門而進，一眼看到祝文華坐在床上運功調息，大感訝異，料不到祝文華內傷那麼重，居然這麼快便能夠自行坐起來。她倒擔心祝文華若是强行運功調息，萬一力不從心，以至岔了氣，豈不害了自己，但又不敢貿然驚動祝文華，恐他受驚之下，氣息窒滯，因而內創，只好靜悄悄站著，待他調息完畢再跟他說話。

祝文華似已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恍如入定的老僧那樣，柳蕊嬌看著，不由自主放輕呼吸。

驀地，她聽到門外有腳步聲傳來，急忙扭頭外望，原來是乃弟柳春明走來，正欲張口向她呼叫，忙以指豎在口前，示意柳春明不要聲張，同時急急放輕腳步跑出門外，截住乃弟。

柳春明張開的口登時凝住，然後慢慢閉上嘴，對急急走到他身前的姐姐悄聲道：「爲何不許我叫喚？」

柳蕊嬌輕聲道：「明弟，祝……公子正在運功調息，已達忘我境界，千萬不能驚擾他。」一頓，問：「你來幹嗎？」

柳春明道：「我來看看祝公子醒來沒有。姐姐，他甚麼時候醒來的？」

「昨晚過了二更醒來的。」柳蕊嬌微微吁口氣。

「姐姐，祝公子能夠活過來，太好了。」柳春明高興得提高聲音說話，嚇得柳蕊嬌忙伸手去掩住他的嘴巴。柳春明吐吐舌頭，壓著聲道：「姐姐，我一時高興，忘了姐姐的叮囑。」

一頓，又道：「幸虧姐姐妳昨天要我細聽他心頭是否仍跳動，否則，他恐怕已身亡。能夠救回祝公子一命，我很高興。」

柳蕊嬌扭頭瞧一眼房內仍在調息的祝文華，臉上露出喜悅之色，轉回頭對乃弟道：「姐姐心裡也很高興。」

柳春明好奇地道：「姐姐怎知道祝公子昨晚二更過後醒來？莫非姐姐一直看著他？」

柳蕊嬌聽到乃弟說「一直看著他」那句話，沒來由地，臉上一陣發熱，微帶羞意地道：「姐姐……剛好去看他醒來沒有，剛好他醒過來……」

柳春明定定地瞧著乃姐，忽然道：「姐姐似乎很關心祝公子能否醒過來啊？」臉上現出慧點的笑容。

柳蕊嬌心頭急跳，啐道：「明弟你亂說甚麼！姐姐跟你救他回來，當然希望他能夠活過來。」

柳春明咧嘴笑道：「姐姐妳騙人！救人當然希望救活他，但也不用像姐姐那樣過份關心的啊，若祝公子昨晚沒有醒過來，姐姐恐怕一夜不睡……嘻……我明白了，姐姐喜歡祝公子，是不是？」

柳蕊嬌給乃弟一語道破她一直不敢觸及的心事，頓時羞紅滿臉，心裡又臊又喜，嗔罵道：「明弟你胡說八道……」

柳春明扮個鬼臉，嘻笑著往外跑，躲避乃姐作欲打之勢。「姐姐還抵賴啊，要不是給我說中了，妳爲何臉也紅了，一副又羞又喜的樣子！」不等乃姐追打他，一溜煙往回跑。

柳蕊嬌看著乃弟跑走的身影，跺跺腳，裝出氣惱的樣子，實則心裡又羞又喜。

驀地，房內響起一輕輕咳，柳蕊嬌聽聞之下，急忙轉身往房內瞧看——祝文華怎麼樣了。

原來祝文華已調息完畢，正欲下床，急得她慌忙說道：「祝公子別下床，你內傷很重啊，不宜下床走動。」關切著急之情，溢於言表，急急往房內走去。

祝文華已坐在床前，雙腳著地，看著急急走進來的柳蕊嬌，感激地道：「柳姑娘放心，小可適才

以本門內功心法療治內傷，感覺好了很多，下床走動，相信可以……」

柳蕊嬌仍不放心。「祝公子還是躺著較好。萬一牽動內傷，會加重你的傷勢。」陡地想到祝文華是否聽到乃弟的說話，萬一聽到了，豈不羞煞，一張嬌靨不由又燒起來，慌忙垂下眼瞼，不敢看著祝文華。

祝文華站起來，微微笑道：「柳姑娘，謝謝妳的好意關顧。妳瞧，小可不是能夠站著麼？沒事啊。」

柳蕊嬌抬眼看了站在床前地上的祝文華一眼，臉帶笑容，頗從容的樣子，一點不像裝出來，放心不少，但仍然關切地道：「祝公子還是不宜走動，快坐下來，小妹已吩咐婢女到廚下著廚工熬一窩八寶粥給你吃，大概快拿來了。」

祝文華看到柳蕊嬌言殷意切，心裡好不感動，怎忍心不聽她的話，於是重新坐下來。「柳姑娘，妳也坐啊。」

看到祝文華坐下來，柳蕊嬌微微一笑，在一張椅上坐下來。「祝兄台，眞能以你本門的內功療治內傷？」

祝文華頷首道：「嗯。柳姑娘，不怕對妳說，本門內功心法獨特，對治療內傷別具功效。小可剛才運功療傷，感覺所受內傷已治好三四成，只要再運功治療三四次，相信便可完全治癒所受的內傷，毋需再借助葯物療治。」

柳蕊嬌好奇地道：「請問祝兄台師門是那個門派？」

祝文華道：「小可無門無派。小可家師諱翁名白，隱居洞庭之濱，除了小可一個徒弟外，小可還有一個師妹。師徒一共有三人，如何能成門派。」

兩人說著話的時候，柳飛雄來了——他來看看祝文華的內傷是否有起色，當他看到祝文華氣色不錯，並且能夠下床坐在椅上跟女兒說話，大爲詫異。「嬌兒，妳在這裡？祝公子的傷勢似乎大減，大出柳某意料之外，若非看到祝公子坐著跟小女說話，柳某不會相信。」

祝文華看到柳飛雄的刹那，心情異常複雜，幾乎因此失態——呆看著走入房內的柳飛雄不曉得說話，幸好柳蕊嬌看到父親進來，馬上起身道：「爹，女兒也是來看看祝……公子的傷勢是否有起色，想不到祝公子傷勢減輕了那麼多，女兒也感到驚奇。原來祝公子所練的師門內功心法對治療內傷有特異功效。祝公子今早醒來後，運功療傷，據祝公子說，他的內傷已減輕了三四分，只須再運功療傷三四次，內傷便會完全痊癒。」

乘柳蕊嬌說話，祝文華已回過神來，馬上站起身，抱拳向柳飛雄行禮。「小可見過柳前輩。柳前輩跟令嫒對小可的恩德，小可不知怎樣才能報答。」

柳飛雄忙搖手道：「祝公子傷勢未癒，快請坐下說話，不用多禮，更不要將小女施救之事放在心上。古語有云：上蒼有好生之德。怎能見死不救。」

一頓，接又道：「祝公子的內傷眞的減輕了？」

祝文華點點頭。

柳飛雄道：「祝公子的師門內功心法對療治內傷有特異功效，想來一定很精妙的了，令師必定是位大大有名的人物，請教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祝文華不能不答，只好硬著頭皮道：「家師諱翁名白，山野閒人，並不是甚麼武林高人。」說出師父的名諱後，他很擔心柳飛雄不但聽過師父的姓名，而且曾經相識。

柳飛雄的反應教他放下心來。

「祝公子，柳某雖則未曾聽聞令師大名，但柳某敢說，令師一定是位隱世高人。」

正說著話，侍候柳蕊嬌的婢女小晴捧著一窩粥走進來，看到老爺小姐，忙先見過柳氏父女，才將捧來的一窩粥放在檯子上，站在一旁，聽候吩咐。

柳蕊嬌向小晴道：「小晴，這裡沒妳的事了，不用在此侍候。」

小晴向柳氏父女行禮告退，出房而去。

柳蕊嬌親自動手，盛了一碗粥放在祝文華面前。「祝公子請吃粥，不用客氣，我跟家父已用過早點。」

柳飛雄冷眼旁觀，女兒對祝文華如此殷勤照顧，對爹娘也未必如此，莫非女兒喜歡祝文華？若然，他倒不反對。對祝文華，他甚有好感，可是，必須要查清楚他的底細及爲人品性。事關女兒的終生大事，當然要謹慎。

祝文華早覺肚餓，當下向柳氏父女客氣一句。「柳前輩柳姑娘，請一道……」

柳飛雄道：「祝公子不用客氣，請吃吧。」

祝文華不再客氣，連吃了三碗粥。

殘忍暴行　趕盡殺絕

柳飛雄待祝文華吃罷，道：「祝公子，請恕柳某冒昧，請問祝公子遭遇何事，幾乎身亡？」

柳蕊嬌亦想知道祝文華因何弄至幾乎丟了一命，雖則沒有說話，但卻看着祝文華，等他說話。

祝文華道：「小可乃是遭到青雄莊的人誘殺伏擊……」將在娘娘宮附近遭遇的經過細說出來，末了，憤然說道：「小可師妹落在他們手上，不知他們會如何對付她，小可好不擔心。」

柳蕊嬌憤忿道：「爹，青雄莊的人一向橫行霸道，耀武揚威，欺壓善良，女兒亦有所聞。祝公子不過教訓了他們的人，居然要置祝公子於死地，太可惡可恨了！」

柳飛雄嘆口氣道：「嬌兒，爲父向來看不慣青雄莊中人的所爲，但因青雄莊人多勢衆，憑爲父一人之力，與之對抗，無異以卵擊石，所以，爲父只好隱忍。爲父死不足惜，但却不想累及一家大小，只好不加理會。」

一頓，續道：「祝公子何事惹上青雄莊的人？」

祝文華將那天在鼓樓下發生的事情說出來。

柳蕊嬌憤然道：「在大街上縱馬奔馳，不顧行人被撞，幾乎弄出人命來，那兩個惡漢不但可惡，簡直該死。若換了是我，絕不放過他們！祝公子不過教訓了他們一頓，青雄莊居然懷恨在心，要殺祝公子洩恨，太惡毒了！」

祝文華道：「柳前輩，請問青雄莊在那裏，莊主是誰？可否詳細相告。」

柳飛雄頷首道：「當然可以，青雄莊位於鎮南外約六七里遠的地方。該莊人多勢衆，莊主亦不止一個，共有七個。大莊主名郝伯雄，二莊主名焦擎柱、三莊主焦展堂、四莊主名高風、五莊主胡一峯、六莊主徐通、七莊主孫捷！七人乃是結義兄弟，十多年前創立了青雄莊。據柳某所知，他們幹的都是見不得人的勾當，販運私鹽，截劫行商鏢隊，甚至打家劫舍，可說無惡不作。」

柳蕊嬌接口道：「爹，爲何不報官？」

柳飛雄嘆口氣道：「報官可要有眞憑實據，爲父可拿不出來，如何報官？萬一青雄莊暗地裏買通了官府，豈不是惹禍上身？爲父擔心的是一家大小遭到青雄莊的報復。憑爲父一雙手，如何保護得了一家大小。再說，爲父於多年前已發誓不再理會江湖上的事情。因此，對青雄莊的所作所爲，不聞不問。」

祝文華本想說柳飛雄袖手坐視，有違武林人的道義，話到口邊，又咽回去。憑他如今的身份，怎好指責主人家的不是。

柳蕊嬌却對父親所言大不以爲然。「爹呀，眼見別人爲惡，怎能坐視不理，有虧德行，有如助紂爲虐。」

柳飛雄嘆口氣道：「嬌兒，爲父也知道那樣做等於姑息養奸。爲父若是像當年那樣，了無牽掛，無家小之累，絕不會畏首畏尾，縱使明知力有不逮，亦會義無反顧！唉，爲父老了，已不復當年之豪情壯志。嬌兒，你要體諒爲父的苦衷啊。」

柳蕊嬌心頭一熱，執着父親的手，感動地道：「爹，女兒明白，女兒不該那樣說。」

柳飛雄寬慰地笑了，伸手拍拍女兒的手背，然後對祝文華道：「祝公子實在很擔心令師妹的安危了。這樣吧，柳某待會派人到青雄莊打探一下令師妹的情形，再告知你。」

祝文華忙道：「柳前輩，此事乃晚輩之事，怎敢勞動前輩相助。」

柳蕊嬌打斷祝文華的話，「祝公子毋需客氣，舉手之勞吧了。難道你不想盡快知道令師妹情形如何？」

祝文華當然極想知道，抱拳謝道：「柳前輩與柳姑娘對小可如此相助，小可衷心感激……」

柳飛雄搖手道：「祝公子別說下去了，說了這一會，想必累了，躺着歇歇吧。嬌兒別再打擾祝公子，跟爹到書房去，爲父有話跟妳說。」

柳蕊嬌雖則很想多留一會，但又不好留下，點頭應了一聲，對祝文華道：「祝公子放心在此養傷，若打探到令師妹的情形，馬上相告。」

祝文華站起來，向柳氏父女抱拳道：「兩位，請恕小可不送。」

柳飛雄擺手道：「祝公子快坐下，毋需多禮啊！」看着祝文華坐下來，父女倆才走出房外，並將房門帶上。

來到書房，柳飛雄對女兒道：「嬌兒，妳認爲祝公子這個人怎樣？」

柳蕊嬌看看父親，臉現微笑，眼神有點特別，不由臉上發熱，想到乃弟在客房外的話，暗忖：莫非爹也看出來了，頓生羞意，垂下眼瞼道：「爹呀，爲什麼那樣問啊，女兒……不曉得怎樣說。」

柳飛雄看到女兒嬌羞的樣子，再笨的人也從中看出來，不由笑起來。「嬌兒，妳不說，爲父也看出來了，呵呵……」

柳蕊嬌給父親笑得羞紅上頰，撒嬌道：「爹笑什麼呀？」

柳飛雄更加肯定，笑得合不攏嘴，「笑妳喜歡人家，却不敢說出來！」

柳蕊嬌羞不可仰，跺脚道：「爹你……不跟你說了！」擰腰轉身，往外便跑。

看着女兒跑出去的身影，柳飛

雄笑得好開心，忘却了壓在心頭那件償命之事。

* * *

「稟大莊主，屬下查探所得，那個柳飛雄在鎮上開設了幾家店舖，擁有不少田地，甚爲富有，乃是鎮上數一數二的大戶。」管事何方向郝伯雄回報。

何方語聲一頓，郝伯雄馬上開口道：「只查到這些？」

何方忙答不，「屬下還查到，柳飛雄多年前曾在江湖上行走，武功不俗。」

「嘿嘿嘿！姓柳的原來是眞人不露相，倒教人看不出來！」郝伯雄冷笑了幾聲，「既然退出江湖，爲何仍要多管閒事，救了那個姓祝的小子，豈不自尋煩惱。」

一頓，又道：「那個姓祝的可是活着？」

何方點了點頭。「回大莊主，那小子居然死不了。據柳家下人說，昏迷了大半天後，於昨晚醒過來，今早已能下床。」

「姓祝的小子莫非有九條命，居然死不了！」郝伯雄臉色陰沉下來，「他奶奶的，這小子縱有九條命，也要叫他活不成！」

一頓，接對何方道：「何方，幹得好，快去請七爺來。」

何方答應一聲，走出內廳去找孫捷。

孫捷匆匆來到內廳，對郝伯雄抱抱拳道：「老大，小弟聽何方說，已查清楚柳飛雄的底細，小弟發夢也想不到，姓柳的曾經是個江湖人，看走了眼，老大打算怎樣對付那姓祝的？」

郝伯雄早已有主意，「老七有何主意？」

孫捷伸手揮掌，作了個斬的手勢，「老大，事不宜遲，趁那姓祝的傷勢未癒，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他媽的連柳家也一併幹掉，免得洩漏風聲，給姓祝的師父找上本莊。」

「嗯。」郝伯雄頷首道：「愚兄與你所見相同。」

一頓，接道：「可惜老四跟老六仍未回來。愚兄恐怕單憑你我，不足以對付姓祝的小子和柳飛雄。需知柳飛雄昔年曾在江湖行走，武功高强，家中會武的不少，本莊雖然人手衆多，算得上好手的，不到十人，萬一殺不了柳飛雄闔家上下，有漏網之魚走脫，那時候，恐怕咱們將會寢食難安。」

孫捷却不以爲然，「老大，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區區一個柳飛雄，怕他什麼。咱們只要佈置周詳，謀定而動，小弟敢擔保，管教柳飛雄闔家上下與那姓祝的小子一個也逃不掉，死在咱們手上。」

「老七，快將你的妙計說出來，看看是否可行。」郝伯雄看着孫捷，輕捋下鬚髯。

孫捷道：「老大，咱們先悄然將柳家圍個水洩不通，然後先火攻，待柳家的人逃出宅子時，冷不防發箭射擊，跟着……」將他想到的主意詳細說了一遍。

郝伯雄邊聽點頭，待孫捷說完，讚道：「好計！老七，這一次終於會動腦筋了，就照你所說的去做。」

「老大，咱們今晚便動手？」孫捷急不及待。

郝伯雄點點頭，「老七，事不宜遲啊，將那丫頭也帶去，說不定那丫頭會派上用場。」

一頓，又道：「差點忘了對你說，那個姓祝的小子交愚兄對付。愚兄要看看那小子所練的護身罡炁有多厲害。」

孫捷道：「老大，以你的深厚功力，若能全力攻擊那小子，一定能夠擊破震散那小子的護身罡炁，將他擊殺！」

郝伯雄站起身，「老七，咱們去準備一下。」

孫捷點了點頭，跟着郝伯雄往外走。

* * *

夜深人靜。

柳飛雄仍然像昨晚那樣，站在書房外面的庭院中，等待那索命的人到來。

因他不曉得索命之人會不會來。

他只想盡快了斷這件事。

已經三更天了。

索命之人仍未到來。

照說，來索命之人若不來，他便不用償還一命，他該高興才是。可是，他却反而擔心那索命之人遲遲不來，不知是否發生意外。萬一索命之人意外死去，那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他始終要償還一命，因他知道，前來索命之人乃是受人指使，這一個死了，主使之人可以派第二個來。萬一主使之人誤以爲前來索命之人是他殺死的，因而大興問罪之師，連他的妻兒家小也不放過，那豈不是累及無辜，他最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他希望以自己一命，換來闔家平安。

柳蕊嬌跟她父親一樣，仍未上床睡覺，一個人呆坐窗前，胡思亂想，乍喜乍憂，喜的是父親雖則看出她喜歡祝文華，却沒有責罵她，還對她笑，那表示父親並不反對她喜歡祝文華，怎不叫她芳心暗喜；憂的是不知祝文華是否對她有意，還有他那個師妹，她不知道祝文華跟他師妹是否兩情相悅，若師兄妹已有婚約，那她便好夢成空，枉抛

一片痴心了，這是她最擔憂的。

祝文華跟柳氏父女一樣，仍未就寢，在運功療傷。

他希望盡快將內傷治癒，那便能夠盡快去青雄莊救出師妹。這天午飯後他已第三次運功療傷，這一次是第三次。第二次運功療傷後，他感覺內傷又輕了幾分，不但可以下地行走，還可以舒展手脚。

只要內傷痊癒八九分，無碍行動，他便去青雄莊救出師妹方雅蘭。

此刻，他已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柳飛雄久候索命之人不到，幾乎按捺不住向天呼嘯，呼喚那索命之人快來，將他一條命拿去。

若非恐怕驚醒闔家上下，他眞會向天呼嘯，一舒心中鬱鬱之氣。

殺人不過頭點地，爲何還要這樣折磨他？

仰頭向天，柳飛雄長長呼出一口氣。

驀地，他瞥到一處簷角後的圍牆上，似有人影閃沒，頓教他心裏一喜——莫非索命之人來了，於是定眼往那面望着。

望了一會，四下裏人影寂寂，那有人來，柳飛雄不由懷疑自己剛才是否眼花看錯了。

正自思疑之間，驀地聽到那面簷下屋後響起一下異聲，不禁心頭急跳一下——莫非有宵小潛入來偷竊？心念一動，馬上躡足往那面掩去。

悄然掩到那處屋角牆下，探頭往屋後窺視，隱約看到屋後有一條人影正在往另一面走去，手上拿着一個像是罎子的物事，邊走邊往屋牆上潑東西，不像偸竊東西，那只有一個可能——那人正在傾潑油料之類的物事，目的是放火！

一想到「放火」，柳飛雄頓時心頭驚跳，身形一閃，往屋後掠去，同時疾喝一聲：「呔！鼠輩在此幹什麼！」

那人影聞聲全身一震，舉起手上的罎形物事，向撲前去的柳飛雄擲去。

那物事還未擲到，柳飛雄已嗅到一陣桐油味，心驚之下，張口發出一聲吼叫：「有人放火！快起床呀！」吼叫聲震天動地。

與此同時，四下裏響起一陣喊殺聲，同時火光四起。

「卜」一聲響，柳飛雄一舉擊破那個擲來的物事——原來是一個用來裝桐油的瓦罐子，同時間在他身前的地上蓬一聲火光爆發，差點燒到他的身上，嚇得他慌忙縱身掠起，避過那暴燒起來的火舌。

原來那條人影於擲出罎子後，跟着擲出火種！

柳飛雄驚怒交加，暴吼一聲，向那條扭頭竄奔的人影猛撲。

驀地，自宅子四面的圍牆外射入一陣箭矢，在宅內各處爆發出一陣陣辟靂啪啦的炸響聲及爆濺激射起烟花般的火花來，剎時間烟火將整座宅子籠罩了。

此時，宅子內的人經已全部給驚醒，慌忙下床搶出房外，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看到宅子各處啪辟爆響之聲不絕於耳，烟火如流星濺射，好不嚇人，全部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柳蕊嬌聽聞吼叫，立刻奔出房外，往祝文華所在的客房奔去。

她第一個想起的人，是祝文華。

當然，她亦想到爹娘跟弟弟，以爲父親跟娘親在一起，父母驚覺有事發生，當然會保護春明，所以，她並不怎樣擔心父母的安危，反而擔心祝文華內傷未癒，急忙去找他。

柳蕊嬌奔出房外，眼見宅內到處起火，烟火濺射瀰漫，辟啪之聲不停暴響，心知遭人侵襲，極可能是青雄莊的人，因此更加擔心祝文華的安危。

祝文華運功療傷未畢，給柳蕊嬌的吼叫聲驚動，心知出事，急忙中止運功，跳下床跑出房外，眼見如此情形，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呆在那裏。

幸好柳蕊嬌跑到來，二話不說，拉着他便往內宅奔去——與父母及弟弟會合再作定奪，眼下的情形，她亦不知該如何是好。

柳飛雄雖則撲殺了那個潛入宅內傾潑桐油意圖放火的人，但他幾乎被那些射入牆內發出辟啪聲及爆射烟火的箭矢射中，驚怒交加之下，欲掠出圍牆外擊殺放箭之人，驀地省起妻子兒女，同時發覺宅子內幾陷於烟網火海中，擔心妻子兒女和家人的安危，立刻飛一樣往內宅趕去。

柳春明年紀雖小，但却曉得馬上去找父母，眼見父親不在房內，已驚嚇得不知所措，見婢女僕婦慌作一團，於是負起保護母親之責，安慰母親及婢女僕婦，要她們不要驚慌，更不要亂跑，等待父親前來再作定奪。

柳飛雄跟女兒和祝文華幾乎同時趕到內宅，眼見妻兒無恙，柳飛雄放下心來，正要說話，祝文華突然說道：「柳前輩，在下曾見識過那種火箭，青雄莊的人在娘娘宮後面襲擊小可未遂，曾發射過這種聲勢嚇人的火箭，侵襲貴宅之人，定是青雄莊的人！」

柳飛雄雙眼怒睜，「柳某跟青雄莊素無瓜葛，亦無嫌隙，居然夜襲寒舍，意圖毀我家宅，殺盡柳某闔家上下，太惡毒了！」

祝文華心裏極之不安，「柳前輩，青雄莊的人是衝着小可來的！柳前輩闔家對小可有救命之恩，小可反倒連累前輩闔家陷於險厄之中，小可百死莫贖。」

柳蕊嬌截道：「祝公子，此刻不是自責的時候，事情雖因你而起，可誰也想不到青雄莊的人如此惡毒。如今當務之急，是盡快離開這裏。」

柳飛雄點頭道：「嬌兒，妳跟祝公子護着妳娘和明兒從書房那條地道逃出去，爲父去找尋梁總管及一衆護院家丁，護着僕婦下人，從大門衝殺出去！」

祝文華深覺對不起柳家上下，若不是柳家救了他，青雄莊的人怎會連柳家也不放過，意圖連他在內，殺盡柳家之人，禍事既由他而起，他怎能安然溜出柳家宅外，讓柳飛雄跟一衆護院家丁跟青雄莊的人拚命，那還是人嗎？縱使拚掉一條命，也要跟柳飛雄一起，與敵人拚死一戰！「柳前輩，事因小可而起，小可怎能置身事外，小可跟柳前輩一起從大門衝殺出去！」

柳蕊嬌既擔心父親的安危，又不放心讓祝文華帶傷與父親一起衝殺出去，一時間好不爲難。

柳飛雄道：「祝公子內傷未癒，不宜動手，情勢危急，快跟小女保護內子跟小兒及婢女跑去書房吧。」

祝文華決然道：「柳前輩，若小可這樣一走了之，任由前輩去跟青雄莊的人拚命，小可還是人麼！小可寧願拚掉一命，亦不做那種無義負恩之人！」

柳蕊嬌終於想到了一個兩全之法，「爹，俗語有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時不宜與青雄莊的人拚命，爹跟女兒和娘親明弟一起從書房地道離開吧。」

柳飛雄搖頭道：「嬌兒，爲父何嘗不想跟你們一起走，可是，那條地道很難走，要爬着走，若是人多從地道爬出去，恐怕費時失事，萬一所有的人還未走下地道，青雄莊的人衝殺進來，給他們發現了地道，不要說給他們將地道出入口兩頭封起來，他們只要在書房入口扔下火把柴草，烟火也會將地道內的人熏暈焗死。何況，爲父怎忍心丟下困於宅內的護院家丁及一衆下人婢僕於不顧，任由他們葬身火海，死於青雄莊那些惡賊的手上？無論如何，爲父也要帶着他們殺出去。一來還有一綫生機！二來，爲父帶人往外衝殺，可以牽引住青雄莊的人，好讓你們有機會從地道逃出去，不會輕易被發覺。」

驀地有數人衝進來，領頭之人乃是柳家的護院頭兒魏金麟，跟在他身後的，是幾個護院。

「柳爺，宅子已陷於火海之中，數人已死於箭下或是給燒死，或烟熏暈倒，再不盡快衝出宅外，咱們恐會全部葬身火海之中。」魏金麟一見柳飛雄，立刻喘着氣急促地說。

不用魏金麟說，柳飛雄一家人跟祝文華及幾個婢女僕婦都已看到，整座宅子經已火光四起，熊熊燒着，烟火衝天，就是內宅，也有三四處地方已燒起來，若是再不走，恐怕全都葬身於此，再往書房那邊看看，經已起火燒着，若火勢蔓延到整座書房，那時候，便無法從地道逃出去。

「嬌兒，快帶妳娘和明弟及祝公子等人從書房地道逃出去！遲了恐怕逃不了！」柳飛雄跟着轉對魏金麟道：「魏教頭，柳某跟你們到外面去召集所有的人在一起，然後衝殺出去！」

魏金麟答應一聲，「柳爺，梁總管跟其他人都聚集在中院等着。」

柳飛雄看一眼妻兒，對女兒喝道：「嬌兒還不帶着娘親和明弟等人往書房跑去。」

柳蕊嬌看出情勢危急，不敢再猶豫，對娘親喚叫一聲：「娘親、明弟、祝公子，快跟我跑去書房啊！」

柳妻拉着兒子，與幾個婢女僕婦向書房跑去，祝文華却站着不動，對柳飛雄道：「柳前輩，小可誓死跟前輩衝殺出去！」

柳蕊嬌着急地叫道：「祝公子，情勢危急，快跟我從書房那裏跑啊！」

柳飛雄看出祝文華心意已決，勸說不了，當機立斷道：「祝公子既然執意要跟着咱們衝殺出去，嬌兒，快跟妳娘他們跑吧，不要再拖延了！」

柳蕊嬌無奈之下，只好跟着母弟等人往書房跑去。

看了往書房跑去的妻兒一眼，柳飛雄對祝文華道：「祝公子眞的能夠奔跑動手？柳某不想你逞一時之氣，爲了恩義兩字而强撑着，因而枉送一命。」

祝文華握拳道：「柳前輩放心，小可還要活着搶救師妹，抱的是必活之心，柳前輩，快到中院去會合其他人等，一起衝殺出去！」

此時，已沒有那種霹靂烟花箭射入宅內，但宅內幾乎到處是火，熊熊燒着，根本無法灌救，加上烟火瀰漫，人在其中，恍似置身於大火爐，再不盡快衝出宅外，恐怕眞會葬身火海。

柳飛雄不再猶豫，吆喝一聲：「走！」第一個往外跑，其他人緊張在後，向中院跑去。

＊　＊　＊

中院頗大，牆下並排放着的七八個大瓦缸經已給推倒，滿地是水，聚集在中院的家丁下人等，全都水淋淋，原來他們於推倒那些瓦缸之前，全都跳入缸內將全身侵濕，才將瓦缸推倒。

原來那七八個大水缸乃是魚缸，柳飛雄喜歡養魚觀賞，因此，在中院放了那些水缸，養了不少魚，閒來觀賞。

此時，中院前後的房舍經已熊熊地燒着，火勢頗為猛烈，人在院中，有如置身火爐，幸好那些家丁僕人全身濕透，還不覺得怎樣燠熱，但却被濃烈的烟火熏得不住嗆咳。柳飛雄等人衝到中院，頓覺燠熱難當，幾乎窒息。

總管梁安看到柳飛雄，衝口而出道：「老爺，怎辦？」

柳飛雄來不及喘氣，疾道：「衝出去，跟着我衝出去！」便往大門那面衝去。

一個家丁道：「老爺，前面已給大火封了，衝不出去呀！」

祝文華就這瞬間，已看清形勢，中院兩邊的圍牆下雖亦有兩三處火頭，但火勢最弱，馬上開口道：「柳前輩，咱們從兩邊圍牆破牆衝出去！」

一言提醒柳飛雄，打量一下兩邊圍牆，張口喝道：「魏教頭，你我各帶一批人，分頭破牆衝出去！」

憑柳、魏、祝等人的身手，輕易便能越牆而出，但大部份的家丁及下人僕婦根本連爬也爬不上牆頭，總不能扔下那些人不管，因此，只好破牆而出。

魏金麟二話不說，衝到左面牆下，抱着一棵大腿粗的樹幹，也不管樹上的枝葉燒着，暴喝一聲，奮力將那棵樹拔起來，跟着往牆上猛撞！

原來魏金麟天生神力，兩臂有千斤之力，外號「力拔山河」，身手亦不錯。

柳飛雄不用拔樹撞牆，運起內功，一掌擊在另一面的圍牆上，將那面圍牆擊塌了一大幅，當先往外衝出去。

柳家的家丁下人，包括魏金麟等一眾護院，雖則知道柳飛雄會武，但却不知道他的功力如此深厚，如今親眼目睹主人一展身手，無不被柳飛雄的深厚功力所懾。

祝文華亦感到柳飛雄有如此深厚的功力，但並沒有呆住，立刻隨着柳飛雄自破牆洞衝出外面。

幾個護院押後，護着近十名家丁僕婦自破牆洞跑出去。

魏金麟連撞數下，將圍牆撞破一個大洞，就抱着那棵樹跳出破牆洞外，跟隨他的那一撥護院家丁及僕婦一個接一個，跳出破牆洞外。

還有兩個護院未跳出牆外，前面的房舍突地燒通坍塌，往中院這面傾倒，嚇得那兩個護院驚呼出聲，同時從破牆洞中有如蛙跳般，一頭跳出牆外，跌落地上。

牆外，除了柳家的人外，一個人影也不見，不但見不到襲擊柳家的人——青雄莊的人，甚至在柳家附近居住的鎮民亦不見人影，家家閉戶關門，彷彿對柳家起火之事毫不知情。

片刻之前，柳家遇襲發出的聲響響徹夜空，鎮上的人睡得怎麼死，也不可能不被驚動，如今全都龜縮不出，一定是遭到青雄莊的人恐嚇，因此不敢多管閒事。

柳飛雄與自另一面破牆而出的魏金麟等人都以為青雄莊的人必定伏在外面截擊他們，因而於衝出牆外時，全神戒備，柳飛雄一直舞動長劍，祝文華亦脫下外衣作兵刃，魏金麟更是不停舞動手上那棵樹，護住全身，可是，他們都虛驚一場，外面根本沒有一個青雄莊的人。

噓口氣，柳飛雄收住劍勢，兩眼仍然四下掃視，思疑地道：「祝公子，青雄莊的人退得好快啊，居然不趕盡殺絕，不知他們葫蘆裏賣什麼藥！」

祝文華不敢放鬆，接口道：「柳前輩，待小可到附近搜尋一遍，提防青雄莊的人使詭計。」

話落，縱身往前掠去，柳飛雄欲阻止已來不及，只好急說一聲：「祝公子請小心！」

跟着，他帶着跟隨他的那撥人往宅子的另一面奔去，與魏金麟那撥人會合。

看到偌大的一座家宅毀於一場大火中，柳飛雄好不心痛難過，滿腔怒火。

那些護院家丁僕婦亦很難過。

魏金麟亦自帶着隨同他逃出來的那撥人往柳飛雄那面奔去，兩下裏在路上遇上，會合在一起，柳飛雄擔心祝文華遭遇意外，吩咐魏金麟一眾留在那裏，小心防備，然後急急去找祝文華。

柳飛雄很快找到祝文華，兩人在附近搜索了一會，毫無發現，於是奔回魏金麟的人等待的地方，由於心裏記掛着從書房地道逃出去的妻兒等人是否逃出生天(衝出牆外發覺沒有受到青雄莊的人襲擊後，柳飛雄很後悔不讓妻兒等人跟着他一起衝出宅外)，而留在此處亦於事無補，倒不如趕去看看妻兒等人是否已逃了出來。柳飛雄一刻也等不及，馬上對魏金麟等人道：「快跟我到一個地方去，先安頓下來，其他事情暫且擱下。」

眾人當然聽柳飛雄的，於是跟着柳飛雄往宅後那面奔去。

柳家上下人等逃出這次火劫的，共有二十八人。而柳家上下本有三十六人，換言之，柳家共有八人未能逃出這一次的火劫。

來到鎮沿的一座小宅院前，柳飛雄停下來，吩咐魏金麟派出幾個護院在小宅院的附近看着，才與其他的人走到小宅院門前，懷着忐忑的心情，舉手拍門。

其他的人皆屏息站着，心情跟柳飛雄一樣緊張不安。

在路上，他們已從柳飛雄的口裏得知，柳夫人跟一雙兒女等人從地道中逃出去後，會到這座小宅院中躲藏。

柳飛雄一連拍了五下門，裏面才有人回應：「誰呀！」

柳飛雄聽出是兒子柳春明的聲音，吊到嗓子眼的一顆心頓時落回原位，激動得聲音微顫。「明兒，快開門，是爹呀！」

裏面立時響起柳春明的歡叫聲：「娘親、姐姐，是爹呀！爹他們沒事啊！」隨着歡叫聲，兩扇門一下子拉開來，門內的柳春明一頭衝出來，撲入柳飛雄懷中，緊緊抱着父親。

柳飛雄亦激動地張臂摟抱住兒子。

劫後重逢，怎不教人心潮激動，情難自禁，悲喜交集。

所有的人心情都很激動。

「爹！」

「老爺！」

柳夫人母女呼叫着，從屋內奔出來。

夫妻子女四人忘其所以地擁抱在一起。

有人激動得流下淚來。

祝文華看着，心情好不復雜。若非柳家姐弟將他救回家裏，柳家怎會遭劫，家宅被毀。歸根到底，是他害柳家宅毀人亡，他對不起柳家，可是，柳飛雄却是他要索命之人，照說，柳飛雄跟他師父昔年必有極大的恩怨，否則，師父不會着他來索命，如今却弄得恩怨糾纏，教他不知該如何是好。

照他這幾天體察所得，柳飛雄並不是一個惡毒兇殘之人，反之，是個俠義為懷，宅心仁厚的人。到底師父昔年跟柳飛雄有何仇怨，非要他今時今日，償命不可？祝文華心潮起伏，想得失神，直到魏金麟等人擁着柳飛雄一家四口往屋內走去，柳蕊嬌向他叫喚一聲，他才醒覺過來，急忙回應一聲，跟着走入宅子內。

* * *

看到家人無恙，下人中只有數人(八人)失踪，雖則家宅焚毀，僥倖沒有多少人傷亡，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柳飛雄生性豁達，雖則家財盡毀，難免心痛，但並不怎樣放在心上。柳夫人擔心日後的生活，對柳飛雄道：「老爺！宅子大概已毀於大火之中，咱們孑然一身逃出來，日後如何是好？」

柳飛雄安慰妻子，「夫人，家財雖盡毀，但咱們還有幾處房產，幾家店舖，還有田地，不愁生活啊，擔心什麼？」

柳夫人道：「老爺，妾身是擔心從此不得安寧啊，青雄莊的人焉會善罷甘休！」

祝文華聽柳夫人那樣說，心裏很不好受，開口道：「柳夫人，是小可害了你們，小可……很對不起妳……闔家上下。小可不敢再留下。」

柳蕊嬌聽出祝文華要走，忙道：「祝公子，請別多心，我娘不是那個意思，絕無怪責之意。」

柳飛雄亦急急道：「祝公子，拙荊一時失言，請別放在心上。說實話，柳某並沒有因……毀宅之事而後悔。事已至此，要怪，只怪青雄莊心狠手辣，兇殘惡毒，泯滅人性，為了祝公子而窮兇極惡，意圖連柳某一家也不放過，斬盡殺絕！祝公子縱使就此離去，亦於事無補，死去的人不會復活，燒毀的宅子仍是一片廢墟！一切皆無法補救。青雄莊的人絕不會因你已離去而放過柳某一家。柳某亦不會罷休！俗語有云：救人需救徹！你內傷未癒，柳某如何放心讓你離去！柳某絕不會因青雄莊的殘暴手段而心生懼怕。」

驀地，屋外響起一聲慘叫，靜夜中聽來，份外動人心魄。

一聲厲笑緊接響起：「柳飛雄，你千不該萬不該救了那姓祝的小子！可說自尋死路，累及全家！嘿嘿……你闔家雖則逃過剛才一劫，可惜無法逃過如今這一劫！」

柳飛雄跟闔家上下等人聽聞之下，莫不大驚失色，那些家丁僕婦更是驚慌失措。魏金麟疾聲道：「柳爺，守在外面的人怎麼一無所覺，他們……」

柳飛雄急截道：「大概都給青雄莊的人逐一摸去殺了！不要驚慌！魏教頭跟一眾護院護着婦孺及不會武的人，祝公子、嬌兒隨我當先往外衝！」

祝文華道：「柳前輩，咱們各人抄起屋內的傢具往外扔，引開青雄莊那些惡賊的注意，咱們從另一面衝出去！」

話聲未落，自宅院牆外射入一陣箭矢，發出辟辟啪啪的聲響，射在屋內外各處，爆濺出烟花的火星，使那些僕婦婢女嚇得失聲驚叫，柳飛雄父女及祝、魏等人急忙抄起屋內的枱椅等物舞動，擋撥自窗外射入的箭矢。

柳飛雄於舞動一張椅子時，心

頭一動，吆喝一聲：「快跟我往外衝！」將手上的椅子擲向一個窗戶，跟着衝到門前，卸下一扇門板，當作盾牌，往門下衝出去。

祝文華亦卸下另一扇門板，跟抄起一張枱子押後的魏金麟一起護着其他人等，往外衝！

柳飛雄才衝出門外，一陣箭矢向他激射過去，他急忙舞動那塊門板遮擋，一陣篤篤篤辟辟啪啪之聲不絕暴響，那扇門板火星暴濺四射，門板上箭矢密佈。

柳飛雄脚下不停，舞着門板，疾往前衝。

一陣接着一陣箭矢往柳飛雄一衆人等激射過去。

小宅院內有不少地方着火燒起來。

柳飛雄跟祝、魏及數名手執椅棍的護院前後左右護着柳氏母子及家丁婢僕等人往外衝出去，那些射來的箭矢大都給他們擋撥開去，其餘的都射空，不過，在他們衝出宅院外時，有三個護院先後中箭倒下不起，空隙頓現，射來的箭矢乘隙射入，有四個婢僕家丁中箭，其中三人倒地不起，其他的護院雖則急忙補上遮擋，可惜慢了一步。

一行近二十人終於衝出宅院外面，柳飛雄跟魏、祝等人手上的門板及桌椅等物，由於中了青雄莊的霹靂烟花箭，縱使沒有給射中，亦給暴濺迸射的火星沾上，全都着火燃燒起來，令到他們不得不將手上的門板等物件扔掉，幸好這時箭雨已停，大概青雄莊中人帶來的箭矢都射光了。

他們身後那座小宅院內，經已陷於熊熊的火海中，柳家上下人等若不是及時衝出去，恐已給大火吞噬了。

柳飛雄扔掉燃燒的門板後，不敢稍鬆懈，緊握長劍，目光炯炯，往前搜視。

往四下扔出的門板桌椅等物散落在不遠處的地上，繼續燒着，搖曳悶吐的火光映照亮了附近，發出必剝之聲，火光後面，依舊漆黑一片，更顯黑暗的可怖，彷彿黑暗中隱藏了不可知的危機，教人心裏焦急不安。

魏金麟跟祝文華，還有那些護院，全都緊握兵器，嚴陣以待。

柳夫人緊摟着兒子，那些家丁婢僕亦瑟縮依偎在一起，睜着驚恐的眼睛，咬着牙不讓自己叫出聲來。

「爹，爲何停下來？」柳蕊嬌眼見父親停下不動，沒有再往前衝的意思，忍不住開口問。

柳飛雄兩眼眨也不眨，一直往前面看不透的黑暗搜視，聞言吁口大氣，道：「嬌兒，爲父看不透前路黑暗中隱藏什麼危險。青雄莊突然不放箭，而且聲息全無，爲父猜不透他們還有什麼鬼花樣，所以，爲父不敢貿然往前衝。」

祝文華一直對柳家遭到青雄莊的連番襲擊耿耿於懷，忍不住上前道：「柳前輩，待小可衝前去試探試探，替你們開路！」話落，不等柳氏父女說話，已握着一把單刀，疾往前縱。

柳氏父女欲阻已來不及，柳蕊嬌急得呼叫一聲：「祝公子快回來！」身形一動往前追去，給柳飛雄一把拉住，「嬌兒，留下來護着妳娘和明弟，待爲父追前去，跟祝公子往前探看！」話落，人已往前縱去。

魏金麟急忙縱前去，口裏疾叫道：「柳爺且慢，待金麟代你往前探看。柳爺乃一家之主，不可有失，金麟職責所在，自當挺身前去探看！」

柳飛雄給魏金麟一說，停下來，向往前急縱的魏金麟叮囑一句：「魏教頭小心！」

往前縱去的祝文華已掠到柳飛雄扔出二丈過外的那塊門板前，剎住身形，手中刀往那扇仍在燒得很旺的門板速挑，將那扇燒着的門板一塊塊挑飛前去，散落在前面三四丈外的地上，並沒有熄滅，一團團火光映照下，黑暗中現出幢幢人影。

青雄莊的人原來並沒有跑掉，而是隱匿於前面的黑暗中，待柳飛雄闔家上下衝前去時，伏擊他們！

祝文華那一手，讓青雄莊的人現了形。

祝文華沒有給嚇退，依舊挺刀站在殘餘冒火的門板前，怒視着那些現了形，慢慢往他近逼前來的幢幢人影。

魏金麟亦沒有給駭住，縱到祝文華身旁與他併立着，緊握着手上的精鐵鐧。

他已豁了出去，他知道，如此情勢之下，絕難善了，若是退縮，不但逃不掉，只會死在這裏，青雄莊的人絕不會放過這裏任何一個人。若是豁出去與之拚命，或許還能拚出一條生路。

柳飛雄亦知道不能不跟青雄莊拚個生死，亦大步走前去，並扭頭對身後的女兒說了一句話，「嬌兒，待會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亦要護着妳娘和明弟，緊跟着爲父，往前衝殺！」接又對那些護院家丁婢僕道：「誰不想死在這裏，絕不可畏縮懼怕不前，一定要緊跟着我，聽到沒有？」

那些護院家丁齊應一聲，數名婢僕雖則沒有呼應，但亦膽氣陡壯。

柳飛雄帶着闔家上下，走到祝、魏兩人身後，邁步上前，往

祝、魏兩人之間一站，與祝、魏兩人站成一排。

從黑影中顯現出來的幢幢人影像妖魔鬼怪般，一個接一個閃現，往前進逼，人數越來越多，呈半月形向柳飛雄等人進逼，少說也有四五十人。

一聲鬼嚎般的厲笑聲倏地自那幢幢進逼前來的人影之中響起，在夜空中廻響，聽得柳夫人母子及數名婢僕心底生寒，全身直冒疙瘩，機伶伶打個寒顫。

隨着那教人心寒的笑聲，自三面幢幢人影中，走出三個人，面對柳飛雄的那一個，不就是青雄莊的大莊主郝伯雄！左右那兩個則是七爺孫捷，總管周濤。

柳飛雄想到家宅被焚，闔家上下幾乎葬身火海，心裏怒火升騰，恨不得衝殺前去，將青雄莊的人殺個落花流水以洩心頭之恨，但理智告訴他，千萬不可衝動，冒失亂動，自己死不足惜，闔家上下是否能夠殺出重圍，全賴他了，好不容易，他才將一腔怒火按捺下去。

郝伯雄一步步往前進逼，三面的幢幢人影跟着往前迫攏，靜夜中，只有焚燒的小宅院內發出必剝砰啪聲響，以及那幢幢人影逼進時，沉重的脚步聲響，形成一種無形的壓逼力，壓向柳飛雄等人的心頭。

郝伯雄終於在那塊門板的餘燼前停下來，與柳飛雄相距約二丈開外。

柳飛雄怒視着郝伯雄。

郝伯雄兩道目光卻盯在祝文華的身上。

柳飛雄終於忍耐不住：「閣下可是青雄莊大莊主郝伯雄？」

郝伯雄發出一聲冷笑，「正是本莊主，閣下想必就是柳飛雄？」

柳飛雄吸口氣，壓下心頭升起的怒火。「柳某與你青雄莊素無瓜葛，河井不犯，貴莊因何以如此惡毒兇殘的手段對付柳某闔家上下？必欲置柳某闔家上下於死地而後甘心？」

郝伯雄雙目陡睜，兇暴地盯着祝文華，厲聲道：「只因你救了一個不該救的人！本莊宗旨：敵我不兩立，與我敵爲友便爲敵！本莊行事絕不放過一個，免留後患！如今閣下既與姓祝的爲友，便是本莊之敵，赫赫，殺一個也是殺，十百個也是殺，與趕盡殺絕何異？正是一不作，二不休！別怪本莊主心狠手辣。」

柳蕊嬌聽着，大爲氣憤，忍不住叱道：「誰不知你青雄莊好事幹盡！祝公子不過看不過你莊中兩個惡漢當街策馬奔馳，幾乎鬧出人命，出手教訓了那兩個惡漢，你們便要殺祝公子，天下那有這種道理？太可惡了！」

孫捷暴吼道：「丫頭住口！妳敢說本莊可惡，赫赫！可殺！」

郝伯雄接口厲聲道：「柳飛雄，可知道本莊主三弟若非因姓祝的小子多管閒事，阻延了本莊兩騎趕回莊中報訊，致令本莊馳援不及，本莊主三弟及一干手下戰死！可說是姓祝的小子害死了本莊主三弟。豈不該死？若不取他一命，本莊主怎對得起死去的老三！」

祝文華挺身而出，高聲道：「貴莊不思己過，只會遷怒於人，豈有此理，既然貴莊必欲殺小可而後甘心，請衝着小可來吧。柳前輩闔家與貴莊……三莊主之死無關，又何必濫殺無辜？」

郝伯雄冷笑一聲：「你這小子固然該死，柳家上下亦要死！凡跟你有關連的人，本莊絕不會放過！這叫一不作，二不休！」

柳飛雄亢聲道：「說來說去，貴莊乃是那句話：絕不放過柳某一家。」

孫捷早已不耐煩，吼叫道：「老大，還跟他們說那麼多廢話幹嗎！橫是殺，豎是殺，動手吧！」

郝伯雄立刻舉手一揮，暴喝一聲：「殺！」

殺聲出口，郝伯雄跟孫捷，總管周濤還有站在前面的那批手下，並不往前衝殺，而是往下蹲！站在後面的一排人，突地抬手張弓放箭，發出的箭矢向衝殺的柳飛雄、祝文華、魏金麟衆人激射過去。

青雄莊這一着大出柳飛雄等人意料之外，急忙剎住身形，舞動手上兵器封擋。剎那間，蹲下去的柳飛雄及孫、周兩人，還有第一排莊漢縱起來，往正在忙於應付飛矢的柳飛雄一干人等猛撲過去。

柳飛雄剛將射來的箭矢擋開撥落，陡聞身後慘叫連聲，剛要扭頭往後瞧看，郝伯雄已撲到跟前，一槍刺向他下盤，逼得他急忙斜縱開去，反手一劍，掃向郝伯雄腰脅，郝伯雄吆喝一聲，虎頭槍急撥，噹一聲，槍劍交擊，濺出火星，跟着兩人拚鬥起來。

柳飛雄聽到的幾聲慘叫乃是幾個中箭的護院及家丁婢僕發出的，不要說那些不懂武功的婢僕，就是那些護院，由於身手跟柳、祝、魏三人差了一大截，因而反應不及三人快捷，猝然之下，反應稍慢，有四個護院中箭倒下，因而露出缺口，站在缺口當中的婢僕家丁亦給從「缺口」中射入的箭矢射中，連四個中箭倒下的護院在內，一共有九人中箭死傷。

柳夫人跟柳春明幸得柳蕊嬌一手將他倆按下去，同時拚命護住他兩人，總算平安無事。

祝文華揮刀跟孫捷戰在一起，

魏金麟亦跟周濤動上手，柳蕊嬌與僥倖沒有損傷的三個護院護着母弟，還有五個家丁婢僕，力拒隨後衝殺上來的青雄莊中人。

事實上，柳、祝、周三人一邊與三個對手激鬥，一邊還要分心兼顧隨後衝殺上來的青雄莊那些莊漢，起初還能應付得了，由於青雄莊人數在他們數倍之上，兇猛地向柳飛雄等人撲攻，漸漸，他們感到吃力，三個護院已不支先後倒下，其間，亦有兩個家丁被殺身亡。

這一來柳家那面能夠動手的只剩下他父女，魏祝兩人，四人奮力護住柳夫人與柳春明，還有三個婢僕，雙方展開殊死之戰。

青雄莊他們也賠上了七個人。

郝伯雄跟把弟孫捷、總管周濤以及一衆手下團團將柳飛雄九人圍團起來，將四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略懂武功的柳春明也沒有呆着，不時從父姐之間的間隙向青雄莊的莊漢出手攻擊，倒也幫了不少忙。

驀地，魏金麟怪叫一聲，身子搖晃一下，幾乎跌倒，原來他挨了周濤一刀，但仍咬着牙忍痛奮力拚下去。

柳飛雄亦給郝伯雄的虎頭槍刺傷了左手臂皮肉，忍着沒有叫出聲來，免得其他人心亂，給青雄莊的人有可乘之機。

祝文華越鬥下去，越覺腑臟間隱痛加劇，心知內傷加劇，再鬥下去，恐怕遲早不支。眼下的情形，必需殺出重圍，否則，他跟柳家的人全都得死在這裏。可是，要突出包圍，談何容易。青雄莊的人十倍於他們，只有犧牲一己，大概能夠殺出一條生路，讓柳家上下衝出重圍。

他不忍心柳家剩下來的人，因他而悉數死在這裏！當下把心一橫，運起護身罡炁，挨了孫捷一刀，跟着連挨幾個莊漢刀砍槍刺（因他已運起護身罡炁所以刀槍不能傷他，但却因內傷在身而强行運功佈起護身罡炁而內傷更重），一連擊倒四個莊漢，乘隙掠起來，一刀點在一個莊漢往上刺來的槍桿上，身形藉勢往上翻起來，剛好避過縱身掠起，追着向他刺來的一刀。

凌空掠起來的刹那，一眼瞥到焚燒着的宅院內火勢稍斂，心頭一動，改變往下撲殺衝出一條血路的主意，往那宅院掠去。

孫捷一直追着祝文華，但却始終追不上，看到祝文華掠入焚燒的宅院內，一時間不知祝文華掠入火燒的宅院內幹什麼，因而他沒有跟着掠入宅院內。

掠入焚燒着的宅院內的祝文華，掠落仍然着火燒着的一堆樑柱前，不管火炙燒傷，抓起一截燒成炭火的木柱，擲向落在宅院外的孫捷，跟着接連抓起數截燒着的樑柱，奮起全身功勁，飛擲向重重圍住柳飛雄闔家上下的青雄莊衆當中。

孫捷不敢擋撥那截燒着的木柱，恐怕迸濺四射的火星射在身上，慌忙縱避開去，待到他發覺祝文華將燒着的一截截樑柱向莊漢當中擲去，欲阻無從，狠下心，吼叫一聲，撲入焚燒着的宅院內，欲阻止祝文華繼續擲出。

一截截燃燒着的樑柱飛落青雄莊衆之中，頓時引起一陣慌亂，紛紛走避，露出缺口，柳飛雄暴嘯一聲，跟女兒及魏金麟護着妻兒等五人，奮力往前衝殺。郝伯雄跟總管周濤一時間阻擋不了，忙吼喝手下堵截。

孫捷才撲入宅院內（宅院內雖則陷於火海中，並不是完全給火勢吞噬，有幾處地方並沒有起火焚燒，前院那片空地便是），便覺炙熱逼人，呼吸幾乎爲之窒息，不自禁脚下一窒，一團火光已疾向他擲來，嚇得他急忙往下蹲，避過那團火光，那知道一截燒着的木柱緊接着向他滾來，幾乎來不及跳起來，給那截滾來的「火柱」碰上，驚得他手心冒汗。

人剛跳起來，一眼瞥到祝文華雙手握着一根丈長的「火棒」，向他衝刺過來，嚇得他不由驚叫一聲，急不迭往橫翻墮下去，那知道祝文華陡地改刺爲掃，那根「火棒」（只有碗口粗細）「呼呼」聲中，掃向翻墮下去的孫捷。

孫捷不得不一掌擊向那根掃來的「火棒」，左掌觸及燒着的火棒，炙得他痛叫一聲，身形墮跌地上，往外翻滾開去，似給濺射的火屑濺落身上，嚇得他在地上連續翻滾，壓熄落在身上的火屑。

祝文華挺着那根給孫捷擊斷一小截的「火棒」，不再理會在地上狼狽翻滾的孫捷，像頭發了狂的蠻牛般，衝出宅院外，向仍然圍困着柳飛雄闔家的青雄莊衆衝去。

青雄莊那些莊漢嚇得四散走避，不敢阻擋，走避不及的經「火棒」掃中砸倒，身上沾上火屑，衣服着火，鬼哭狼嚎，給祝文華衝殺進去，硬是殺開一條血路！

柳飛雄眼見祝文華手舞「火棒」衝殺進來，頓時精神大振，亦奮起神威，一連數劍，逼開郝伯雄，斬殺兩個莊漢，跟女兒及魏金麟護着妻兒婢僕，衝殺出去。

郝伯雄跟周濤吼叫連聲，喝令手下莊漢堵截，同時舞槍揮刀，力阻柳飛雄一家往外衝殺，却給祝文華「火棒」亂舞，逼迫開去，無法逼近前去。

柳飛雄一家在祝文華捨命狂舞火棒之下，終於殺出重圍，往前狂奔。

自宅院內衝出來的孫捷欲上前阻截，給柳飛雄父女全力殺退，再給祝文華那根「火棒」逼開，雖則與在後追着的郝伯雄及一衆莊漢會合，亦無法追近前去，給押後的祝文華狂舞「火棒」阻擋着。

祝文華舞着「火棒」，且戰且走，大有一夫當關，萬人莫近的氣概。

事實上，那根「火棒」比一般的兵器厲害千百倍。可說生人勿近，不要說給掃砸擊中，就是稍爲沾上，亦會給炙傷皮肉，燒着衣衫，因此，郝伯雄等人都不敢逼近前去「攖其鋒銳」！

由於且戰且走的關係，祝文華漸漸落後——其實他是故意的，好讓柳飛雄一家乘機跑得遠遠的。

郝伯雄跟孫捷怎會猜不到祝文華的意圖，眼見柳飛雄一家跑得遠遠的，幾乎看不到，恨得牙癢癢的，幾番高縱低竄，欲越過祝文華的阻截，但都無法得逞，於是改變主意，欲將祝文華截下——先幹掉他再對付柳飛雄一家！於是，在郝伯雄的示意下，孫捷跟周濤向左右兩邊抄去，欲繞到祝文華身後，將他截住。

祝文華焉會看不出他們的意圖，舞動「火棒」左縱右掠，盡力阻截孫、周兩人抄到他後面，可是，他已漸呈不支，奮力阻截了一會，終於給孫、周兩人突破他的阻截，抄到他背後。

就在這刹那，兩條人影掠到，各自將孫、周兩人截住，原來是柳氏父女。

柳飛雄跟家人奔出老遠，扭頭望到祝文華遠遠落後，於是吩咐女兒和魏金麟護着母弟婢僕往前跑，他折返去接應祝文華。

若非祝文華捨命殺出一條血路，讓他們殺出重圍，他們一家焉能突圍而出。祝文華救了他一家，他又焉能只顧自己一家逃脫，扔下祝文華不顧而去。

柳蕊嬌擔心父親——還有祝文華會走不脫，不顧父親的勸阻，跟着折返，讓魏金麟護着母弟婢僕先走。

祝文華得柳氏父女折返相助，會合在一起，復將抄到身後的孫、周兩人擋截在後面，三人且戰且走，陡地祝文華吐出一口血來，身子搖晃一下，似欲跌倒，驚得柳氏父女急叫一聲：「祝公子！」撲過去欲扶住他。

祝文華嘶叫一聲：「柳前輩、柳姑娘快跑，小可擋着他們！不要理會小可……」又噴出一口血來。

柳氏父女如何肯扔下他，撲到他身旁，左右扶住祝文華，柳飛雄不管那根「火棒」炙傷皮肉，伸手便去搶過「火棒」，口裏喝叫女兒，「嬌兒，快扶着祝公子跑啊！」

祝文華陡地暴吼一聲，掙脫柳氏父女的抓握，舞着「火棒」往前狂衝，嚇得郝、孫、周三人及一衆莊漢大驚失色，急不迭不進反退。

「小可跟爾等拚了！」祝文華衝前數步，脚下一蹌，幾乎仆跌下去，陡地將手上的「火棒」奮力往前擲出去，隨着那奮力擲出之勢，整個人重重往前仆倒下去。幸好柳氏父女緊追着他，及時伸手一把將他抓住。「嬌兒押後！」柳飛雄疾喝一聲，背起祝文華，往前飛掠，柳蕊嬌緊隨乃父之後，陡地回身反手，將手上的劍奮力擲向郝、孫、周三人及一衆莊漢。

由於祝文華那根「火棒」是抓着一頭擲出的，「火棒」有如一個旋飛的火圈般，向郝伯雄一衆旋飛過去，所及的範圍約一丈開外，令到郝伯雄一衆不易閃避，唯有散開來往後急奔，不少莊漢絆跌撲倒，好不狼狽。郝伯雄逼不得已，回身擲出手上的虎頭槍，將旋飛而來的「火圈」擊落。

說起來，郝伯雄那根虎頭槍並不長，比普通的槍短了一小截，約五尺許六尺長，所以一般的槍要粗——約兒臂粗，少說也有二三十斤，可作槍使，亦可作棍用。一根槍可棍招槍法兼施，乃是武林中罕見的兵器。

待他們定下神來，往前張望，柳飛雄父女已奔出老遠，快要隱沒於黑暗的夜色中，孫捷心有不甘，吆喝着要追前去，郝伯雄喝住他。「老七，追不上了，省口氣吧！」

孫捷刹住身形，不甘心地道：「老大，就這樣給他們跑了，小弟不甘心！」

郝伯雄道：「老七，別燥急，姓祝的小子跟柳飛雄一家跑不掉的，你忘了那小子的師妹在咱們手上？那小子絕不會不顧他師妹的死活的！」

孫捷呼口大氣，握拳虛空一擊。「老大，咱們事先計議周詳，仍然給他們跑掉，氣煞小弟！」

郝伯雄亦吁口氣，無奈地道：「老七，有誰想到那小子不懼火炙，衝入火燒的宅院內，抓起一根燒着的木椽，捨命狂舞，殺出一條血路，不得已給他們突圍而出，脫身逃走。那根燒着的木椽比一般的兵器厲害多了，不要說不敢擋接，逼近也不敢，給它碰着，不但皮肉炙傷，衣衫也會燒起來，簡直無人敢近。」

周濤道：「大莊主、七爺，那小子跟柳飛雄一家雖然走脫了，咱們不算一無所獲，柳家的護院及家丁婢僕，給咱們殺了個七零八落，

走脫的連柳飛雄及姓祝的在內，不足十人！」

一頓又道：「還有，姓祝的小子似乎內傷不輕，大莊主跟七爺不是都看到，那小子擲出木椽後，站不住，若不是柳飛雄父女將他扶住，他已撲落地上。」

「嗯，時候不早，回莊去。」郝伯雄不再停留在此。「周濤，派兩個人沿着柳家父女逃走的方向追下去，盡力追尋到柳家那伙漏網之魚的下落。」

周濤答應一聲，指派了兩個莊漢追下去。

郝伯雄隨即跟孫捷、周濤帶着一衆莊漢，返回青雄莊。

＊　＊　＊

祝文華的內傷很重，比那天在娘娘宮後遭到伏襲所受的內傷還要重。

他是舊傷加上新傷，怎會不重。

他在內傷未癒之下，再妄動眞氣，强運內功，佈起護身罡炁，加上拚着一口氣捨命衝殺，以至耗損內功眞氣過甚，令到內傷更重。

若非柳飛雄以本身內家功力輸入祝文華體內，再給他餵服了培元保氣丹，祝文華恐活不下去了，饒是那樣，他亦昏迷了半夜一日，令到柳蕊嬌擔憂得寢食難安，人也消瘦了。

就連柳夫人也看出女兒對祝文華動了情。

此時，柳家匿居於鎭外一座小莊院內。那是柳家的產業之一。

除了柳夫人母子和僥倖不死的兩個婢僕外，其他人全都受了傷，就連柳蕊嬌亦受輕傷，幸好都是皮肉之傷。

受傷最重的，要算祝文華了，其次魏金麟，左肋上那一處刀傷很深，連肋骨也傷了。

柳飛雄身上亦有三處受傷，他並沒有放在心上，此刻，他最感悲痛憤怒的是：一家本來安居樂業，却於一夜之間給青雄莊毀了，闔家上下本有三十六人，如今只剩下八人，雖則慘死的是護院家丁婢僕，但他仍然感到悲痛莫名！對青雄莊的滅絕暴行異常憤怒！他暗自對自己說，這個仇一定要報！

可是，憑他？就算算上女兒跟魏金麟，還有祝文華，亦只有四人，憑他們四人之力，要向青雄莊報仇，無異蚍蜉撼樹。

不過，縱使明知不可爲，他亦要爲，橫豎要死（遲早要將一命償還給索命之人）何不跟青雄莊拚個死活，殺一個青雄莊的人，亦算替死去的護院家丁婢僕報一分仇！

安頓好家人後，柳飛雄囑咐女兒小心照顧母弟和受傷最重的祝文華，晚上，他留下一封書信，待各人睡後，便悄然萬開小莊院，往鎭上掠去。

待到他在青雄莊附近出現的時候，他兩手多了兩個大罎子，背後背着一個大包袱。

他雙手握着的兩個罎子，裝的是燈油，至於背上那個包袱，乃是他利用火藥和鐵沙子，還有小酒瓶子自製的火藥彈。

那些東西，都是他從鎭上他所開設的店舖內弄來的。

他在鎭上開設的店舖中，有一家是鍛鑄舖。

放下那兩罎子油，柳飛雄繞着青雄莊走了一匝，發覺四面皆有青雄莊的人在瞭望，幸好他沒有貿然掩到莊牆下潛入莊內，否則，他早已被在莊外守望的莊漢發現了。

確定每一面只有兩個莊漢守望外，柳飛雄揀了左面最易對付的那一組莊漢下手，從一棵樹上飛掠到兩個莊漢藏身的樹上，將兩個莊漢一舉擊斃。

他是覷準了才下手的，因此能夠一擊中的。

殺了那兩個莊漢後，他立刻縱落地上，將兩罎子油提到牆下，跟着將兩罎子油分別奮力擲入牆內，隨即掠上那一棵被殺莊漢匿藏的樹上。

兩大罎子油擲入牆內，落在地上，發出兩下「彭」然巨響聲（在靜夜中聽來份外大聲）燈油四濺流瀉。

雖是在黑暗之中，柳飛雄仍然看到圍牆內的情形。他沒有掠入牆內，站在樹上迅速地把背上的包袱取下來，探手拿出一個小酒瓶。

兩個油罎爆碎，驚動了青雄莊內的人，靠近油罎子落地的房屋內首先有人跑出來察看，全都手執兵器，約十數人，接着，其他的房屋內紛紛跑出人來，往發出聲響的地方跑去。

柳飛雄在樹上看着，待最先奔出來的人來到燈油流瀉的地方，有人不察踩上滑倒時，他接連往牆內扔入四個自製的火藥彈。

火藥彈落在流瀉了油的地上，爆炸起來，燃着了地上的燈油，蓬地燒起來，那些滑跌在油地上及接近的人不是給火藥彈濺射的鐵砂射傷，便是給燃着的油火炙傷，而因爆炸四濺飛射的油，火星更射在附近的房舍上，沾附燒着，一時間驚呼慘叫聲不絕於耳，後面的人慌不迭往後邊避，好不混亂。

兩大罎子油流瀉之處，全都一下子着火燒起來，只有數丈方圓，凡給燈油流瀉濺沾上的東西——包括房舍及樹木等，莫不起火燃燒，剎時間火光熊熊，照亮了那一大片地方。

柳飛雄在樹上看着，心裏一陣

痛快，不停從包袱中取出比拳頭大不了多少的酒瓶子——火藥彈，奮力扔入牆內各處。

那些火藥彈不但內藏火藥、硫磺、鐵屑等物，亦裝有燈油，因而落地爆炸開來後，內裏的燈油便着火燒起來，隨着爆炸而四濺飛射，凡是油火濺射到的地方，都會燒起來，剎時間火藥彈擲落之處，莫不着火燃燒，莊內不少地方都冒起火光。

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柳飛雄自忖以一己之力，縱使拚掉一命，未必可以得逞，縱使得逞，亦殺不了多少人，思量之下，他決定以牙還牙，來個火攻，教青雄莊的人嚐嚐火燒的滋味，再乘亂撲入莊內，殺一個痛快，爲死去的人報仇。

那些火藥彈他足足弄了有兩個時辰，由鍛鑄舖內一個精研火藥的老師傅幫忙他製造。

噹噹噹……青雄莊內響起一陣急驟的鑼聲，震動人心，莊內到處火把照映，到處是人——本來在房舍內睡覺的人全部跑出來了。

郝伯雄跟孫捷、周濤亦急急跑出屋外，十數莊中好手跟隨着，當他們看到莊內不少地方着火燒起來，猶以兩罎子油砸落流瀉的地方，火勢最猛，變成一大片火海，有一部份莊漢已在灌救，却徒勞無功，因爲用水是很難將油火撲滅的，反因水潑的關係，將油火冲濺開去，令到火勢擴散。

莊內的人雖則驚慌忙亂，但却不忘緊守各處，以防有人乘機衝殺入莊內。

孫捷看着火勢最猛烈的東面——也就是莊院的左側牆內，咬着牙道：「老大，一定是柳飛雄等人所爲！」

郝伯雄顯得很冷靜，「絕無疑問！除了他們還有誰敢來動本莊一根草！」

「他奶奶的，守在那面的人死了麼？怎會讓柳飛雄那些人從那面扔入火……種。」孫捷破口怒罵。

郝伯雄冷冷道：「老七，守在那面的人絕無疑問，已是死人！」

周濤接口道：「七爺瞧清楚，那面火勢最爲猛烈，依屬下所猜，柳飛雄等人是先潑入油料，再擲入火藥彈，至會造成如此局面。」

郝伯雄自責地道：「想不到柳飛雄等人狼狽逃脫，大都受了傷的情形下，這麼快便反擊，都是本莊主思慮欠周，料不到柳飛雄會來一招狗急反噬，以致被其得逞！」

孫捷恨恨的道：「老大，咱們該怎辦？總不能任由姓柳的高興便來搞一搞，弄到咱們鷄犬不寧。」

郝伯雄切齒道：「老七，他在暗，咱們在明，可謂防不勝防。」

孫捷哇哇叫道：「難道便沒辦法……」

郝伯雄不悅地道：「老七，愚兄還未說完啊！唯今之計，咱們只有加强防備，同時盡快找尋到他們的下落，將其一網打盡！」

接對周濤道：「馬上加派人手在莊外防守及巡邏，並在莊中高處瞭望。」

周濤答應一聲，馬上去辦。

孫捷惡狠狠道：「他奶奶的，若找到姓柳的一伙漏網之魚，非要將他們一個個剝皮抽筋不可，否則難消小弟心頭之恨！」

郝伯雄擔憂地道：「老七，老四跟老六遲遲未返，莊中只有你跟愚兄。如今咱們既要提防姓柳的來襲，又要提防韓琛那一伙施襲，愚兄擔心莊中的人手不敷應付。」

一言提醒孫捷，登時亦擔心起來，「老大，該怎辦？」

郝伯雄道：「愚兄一時間也無良策，唯今之計，但願老四及老六及時趕回來，韓琛那伙人懼怕咱們傾力找他們算賬，躲匿起來，不敢來襲。那麼，憑本莊如今的人手，該足以對付柳飛雄跟姓祝的小子！」

孫捷道：「但願如老大所願。」

柳飛雄本來欲乘青雄莊內混亂，潛入莊內殺個痛快，因魏金麟找到來而改變了主意。

魏金麟是奉柳蕊嬌之命，趕來找尋柳飛雄的。

原來柳蕊嬌忽然心血來潮，本已睡了，想起一事，去找父親，那知道找遍了莊院，找不到父親，却找到柳飛雄留下的書信，拆閱之下，驚悉父親抱着拚死之心去青雄莊拚命，慌忙去找魏金麟，要魏金麟陪她趕去青雄莊阻止父親。

魏金麟却要她留下來照顧母弟及祝文華，由他趕去青雄莊。否則，若他跟柳蕊嬌都趕去青雄莊，萬一都回不來，剩下柳夫人母子及重傷的祝文華，誰來照顧他們？

柳蕊嬌想想，認爲魏金麟所言甚是，雖則不放心父親，但亦放不下母弟和祝文華，只好讓魏金麟趕去青雄莊找尋父親。

魏金麟趕到青雄莊，看到青雄莊內人聲喧嘈，火光處處，還以爲柳飛雄已潛入莊內拚命，急欲掠入莊內加以援手，那麼巧他選擇從左側牆外掠入，給匿在樹上的柳飛雄發現，忙掠落樹下，招呼魏金麟。

看到柳飛雄，魏金麟大喜過望，勸說柳飛雄不要去跟青雄莊的人拚命，只會枉送一命，留下妻兒傍徨無主，如何應付青雄莊的追殺？並獻計何不暗中不斷施襲，使得青雄莊鷄犬不寧，疲於奔命，然後乘隙下手，削弱其力量，然後再傾力跟郝伯雄討還血仇！

柳飛雄深然其說，改變主意，待跟青雄莊的恩怨了斷後，再償還一命不遲，若如今拚掉一命，剩下妻子女兒，恐怕逃不過青雄莊的毒手。

魏金麟還提議，匿在附近，待天亮前，再突襲青雄莊，讓青雄莊的人睡不安寧。

柳飛雄聽從魏金麟的提議，兩人在附近匿伏下來，不久，發覺青雄莊內走出不少人來，一部份在莊外四面設崗放哨，另一撥人則繞着莊子巡邏，若有人欲欺近莊子，很難不被發現。

好明顯，青雄莊加强了防守。

幸好柳、魏兩人早已藏身在莊後約五丈外的一棵大樹上，加上暗黑的夜色，若非有人走到樹下往上望，縱使繞莊巡邏的人，亦不可能發現兩人藏身在樹上。

柳、魏兩人眼見青雄莊加强了防守，並沒有因此而打退堂鼓溜走，兩人藏在樹上一直等下去。

第一聲鷄啼聲傳來，柳、魏兩人知道天快亮了，柳飛雄向魏金麟打個手勢，將剩下的三個小酒瓶——火藥彈從身上取出來，遞一個給魏金麟，待到繞莊巡邏的那隊人走到莊子的右面繞過去往前走，他馬上從身上摸出一錠銀子，覷準了，往左面數丈外的一棵樹上擲去。

那錠銀子擲在那枝葉上，發出沙沙的聲響，並且搖晃起來，驚動了守在那面的兩個莊漢，一邊向那棵樹下奔去，一邊發聲示警。

柳、魏兩人看到左面莊漢給引開，立刻各自運勁，向青雄莊內擲出火葯彈，並且立刻向樹後地上掠落去，一溜煙般飛掠而去。

那兩個奔向發出聲響樹下的莊漢全神貫注於那棵樹上，因而沒有發覺到數丈外的樹上飛出三團物事，向莊內飛去，亦沒有發覺樹上有人掠下去。

守在另外三面的莊漢及巡邏隊都聽到那兩個莊漢發出的示警聲，立刻向發出聲響的後左角奔去。

莊內的人亦給驚動，紛紛跳下床往房舍外跑，每一個都衣著整齊，腳上穿鞋，手執兵器，並沒有慌亂之象。原來他們都得到郝伯雄的命令，每一個人睡時都要將兵器放在身旁，並不准脫衣鞋睡覺，隨時準備應變。

「砰砰砰！」莊內三處地方響起三下爆響聲，跟著火焰四濺飛射，沾著之處莫不燃燒起來。

柳、魏兩人掠出數丈，便聽到身後傳來的三下爆響聲，兩人沒有回頭，繼續往前飛掠，恐被青雄莊的人發現追上去。

青雄莊全莊的人都給驚動了，結果，又要花一番工夫將起火的地方撲熄，擾攘了差不多半個時辰。

天已開始亮了。

孫捷跟郝伯雄站在大堂前，看著手下莊漢忙著救火，幾乎氣炸了肺。「老大，姓柳的太可惡了！這樣下去，咱們豈不是永無寧日？沒覺好睡！」一拳擊在堂前一根大圓柱上，震得樑上的灰塵落下。

郝伯雄何嘗不氣惱，但他極力按捺著，陰沉著一張臉，沉聲道：「老七，稍安毋躁，你這樣於事何補。這時候務需冷靜，動氣發怒只會亂了方寸，給姓柳的那些人以可乘之機。」

「老大，難道讓姓柳的那伙人為所欲為……」

「不！」郝伯雄搖搖頭：「姓柳的以為咱們奈何不了他們，那便大錯特錯，愚兄已想到一計，姓柳的若再來騷擾，管教他後悔莫及。」接將他想到的主意說給孫捷聽。

孫捷聽著，連連點頭，待郝伯雄說完，馬上說道：「老大，小弟佩服你想出這麼妙絕的主意。請老大別見怪，恕小弟直言，老大若是於第一次遇襲便想到這個主意，此刻，姓柳的那伙人已在咱們掌握之中了。」

郝伯雄雙眉往上一揚，說道：「老七，愚兄可不是鬼谷諸葛，沒有未卜先知神機妙算之能，愚兄以為，姓柳的那伙人一次得逞之後，發覺咱們已加强巡邏及防守，必會知難而退，料不到他們仍敢冒險再犯，愚兄又失算了。」

孫捷忙道：「老大請別誤會，小弟絕沒有怪責老大之意，小弟是可惜老大未能及時想到剛才所說的妙絕主意。」

郝伯雄擺擺手道：「老七，別說了，愚兄跟你結義多年，你是個怎樣的人，難道愚兄還不清楚，好了，攪了大半晚，無覺好睡，都睏了，回房去再睡吧，相信姓柳的膽量再大，也不敢在白天前來侵擾。」說完話，大大打了個呵欠。

給老大一說，孫捷頓覺睏意襲人，不由亦打個呵欠，對郝伯雄說一聲：「老大，你也睏了。」

郝伯雄點點頭，與孫捷各自返回房中繼續睡覺。

* * *

方雅蘭給關在青雄莊內那間小石屋裡已有數天，心裡一直記掛著師兄祝文華的生死，只盼祝文華逃出生天，盡快來救她。可是，給關了數日，仍不見有何動靜，倒教她擔心是否遭遇不測，否則，怎會不來救她。

唯一令她稍感安心的是，青雄莊的人並沒有對她怎樣，她最擔心的事——恐怕青雄莊的人會污辱她——亦沒有發生。郝伯雄跟孫捷自那天來「看」過她後，便沒有再出

現，彷彿將她忘記了。

她想逃跑，可惜沒有機會，她不但給點了身上五處大穴，亦因腿傷而不良於行，更沒有機會踏出小石屋一步，原來每天兩餐都是從鐵板門下面的一個小方洞送入去，若非有人要進小石屋內，那扇鐵板門根本不會打開。

她在心裡暗禱：不要再見到郝、孫兩人。她很怕看到郝、孫兩人，特別是孫捷，恐怕郝、孫兩人不知會怎樣對付她。可是，郝、孫兩人不來找她，她又擔心兩人有何陰謀詭計。

她最擔心郝、孫兩人拿她來要脅師兄祝文華，逼她就範。對於師兄的品性為人，她很清楚，為了救她，師兄會不惜一死。

她倒寧願自己給殺死了，也不要看到師兄為了救她而犧牲自己，在她心裡，師兄比她重要得多了。

當然，她最願意師兄與她都平安無恙，白頭到老。

師兄，你到底是生是死，如今在那裡啊？

她在心裡呼叫。

* * *

祝文華終於醒過來了。

看到祝文華醒過來，最高興的要算柳蕊嬌了，情不自禁搶到床前，緊緊執住祝文華的手，也不管父親跟弟弟亦在房內，亦忘了少女的矜持與羞赧。

有什麼比看到自己喜歡的人從昏迷中醒過來，那份情難自禁的驚喜。

「祝……公子醒來了！你終於醒過來了！」柳蕊嬌激動得語聲微顫。「爹、明弟，太好了。」

柳飛雄看到女兒那情不自禁的樣子，不禁莞爾。「嬌兒，祝公子剛醒來，身體虛弱，小聲點說話，別吵著他。快到廚下去將參湯拿來給祝公子喝下，他已一日一夜水米沒沾，想必口乾舌燥了。」

給父親一說，柳蕊嬌登時警覺自己失態忘形，頓時羞窘難禁，飛紅上頰，急忙放開執住祝文華的手，低低應了一聲，垂下頭，不敢看父親和弟弟一眼，急急往房外走去。

柳春明在姐姐走過他身旁時，笑著向姐姐做了個鬼臉。「姐姐，怎麼你的臉忽然像塗了胭脂般紅啊！」

聽到弟弟那句調侃的話，柳蕊嬌更加羞不可仰，兩頰像火燒一樣，連頸脖也紅起來，啐了弟弟一口，加快腳步走出房外。

祝文華雖是乍醒，而且氣虛神昏，但仍然感受到柳蕊嬌對他的那份關切之情，再聽到柳春明那句話，再笨的人也明白是怎麼回事，心裡頓時掀起一陣波瀾。

「祝公子，你醒來，太好了。」柳飛雄衷心對祝文華說：「若非你拚死衝殺，不顧內傷加劇，咱們已死在青雄莊的圍攻之下。」

祝文華語聲瘖啞地道：「柳前輩……全因小可……府上才遭到無妄之災……小可心裡很不安……縱使拚了一命，只要能使你們……脫險，在所不惜。」

柳飛雄忍不住問：「祝公子，你雙手抓著整根燒著的木椽，居然沒有燒傷雙手，實在神奇，莫非祝公子練成那一種神功不成？」

對於祝文華雙手沒有給燒著的木椽炙傷一事，不但柳飛雄大惑驚奇，柳蕊嬌跟弟弟和魏金麟亦嘖嘖稱奇。

祝文華遲疑一下，坦然道：「柳前輩，實不相瞞，小可練成了護體罡炁，所以，雙手火炙不傷。」

柳飛雄聽祝文華練成護體罡炁，難以置信地睜大雙眼看著祝文華，片晌，才從驚詫中回過神來。「祝公子年紀這麼輕便練成罡炁，教人難以置信，但又不得不信。祝公子必定天生異稟，否則，怎能年紀輕輕便練成護體罡炁？不少武林高手窮數十年之深厚內家功力，亦無法練成護身罡炁，看來，祝公子乃是一塊練武之奇材。」

祝文華閉上眼養養神，睜開眼正欲說話，柳蕊嬌捧著一個托盤快步走入房間，口裡說道：「爹，女兒捧來參湯了，祝公子剛醒來，氣弱神虛，讓他多歇歇吧。」

柳飛雄扭頭看著女兒，笑道：「嬌兒，妳果然長大了。」

「爹！」柳蕊嬌急叫一聲，跺跺腳，撇起櫻嘴，一副嬌羞惱急的樣子。

柳飛雄忙道：「嬌兒，別惱，爹不說了，爹跟春明出去，妳拿參湯給祝公子喝吧！」跟著轉回頭對祝文華道：「祝公子，喝過參湯後，好好養息，柳某不打擾你了。」

祝文華本來有話對柳飛雄說的，聽他那樣說，只好留待有機會再說，當下點點頭，柳飛雄擺擺手，示意祝文華別說話，與兒子柳春明走出房外。

柳蕊嬌待父親與弟弟走出房外，拿着盤子上那個瓦盅子走到床前，含羞用瓦匙餵祝文華喝參湯。

祝文華因內傷極重，不要說動了，連說話亦覺臟腑隱隱作痛，根本無法起身，只好有勞柳蕊嬌餵他喝參湯。

在柳蕊嬌餵他喝參湯時，他不敢看柳蕊嬌一眼，同時心裡翻起波瀾。

* * *

「大莊主，四爺跟六爺回來了。」總管周濤來報。「四爺跟六爺

先叫一騎快馬趕回來報平安。」

郝伯雄好不高興，立刻站起來，「可有說什麼時候回到莊中？」

「約半個時辰左右。」周濤答。

正說著話，孫捷匆匆走來，高聲道：「老大，四哥跟六哥回來了。」

郝伯雄撫掌道：「好了，太好了。老四跟老六趕回來，老五的傷勢亦已痊癒，咱們不用擔心兩面受敵了。先集中力量，解決了那姓祝的和柳家，再全力找韓琛那老賊討還老三的血賬。」

孫捷握拳道：「嘿嘿！凡跟本莊作對的人，咱們都要他們沒有好下場，教江湖上的同道知道，跟本莊作對，只有死路一條，看今後還有什麼人膽敢不將本莊放在眼內。」

老四高風跟老六徐通回到青雄莊中，驚聞老三焦展堂身亡，老五胡一峯身受重傷，驚怒不已，忙詢問老大郝伯雄發生了什麼事。

郝伯雄將發生的事情一一道出來，末了，透口氣道：「老四、老六，你倆回來，愚兄便放心了，不用擔心人手不夠，恐怕兩面受敵。」

老四高風怒目圓睜。「豈有此理，韓琛老賊居然敢動本莊，他奶奶的，老三這筆血債非要他償還不可。」

老六徐通亦怒不可遏：「老大，罪魁禍首乃是那個姓祝的小子，若非他阻延了魯二跟梁大趕回莊中報訊，老七便不會趕不及馳援，那小子非死不可，他奶奶的那小子是何許人物，居然奈何不了他。」

孫捷搶著將祝文華的來歷說出來，接著又將柳飛雄的底子道出，高風跟徐通聽完後，不大置信地道：「老大，老七所言……」

郝伯雄點點頭：「絕無半點誇大，姓祝的小子若不是身懷護體神功，早已死在老五的三棱透風刺下，絕不會兩番死裡逃生。」

「那小子年紀輕輕，居然練成護體神功，太不可思議了！」老六徐通道：「老大，找到姓柳的和姓祝的小子下落沒有？」

郝伯雄搖搖頭。「姓柳的狡兔三窟，愚兄雖已派出人手全力追查，可惱的是，仍沒找到他們的下落。」

一頓，又道：「姓柳的一伙若敢再來偷襲本莊，嘿嘿……愚兄早有安排。」

老四高風道：「老大，小弟去看看老五。」

老六也道：「小弟也去看看五哥。」

郝伯雄對孫捷道：「老七，一道走吧。」

兄弟四人往裡面走去。

物極必反　揮戈反擊

柳飛雄對毀家之仇，一直心懷不忿，眼見祝文華經過三次自行運功療傷，及女兒的悉心照料下，大有起色，內傷減輕了五六分，不由又靜極思動，跟傷勢已無大礙的魏金麟一說，魏金麟一口贊同。兩人暗中預備一些火箭，於起更後，摸黑趕去青雄莊。

青雄莊的防守並沒有鬆懈下來，還加派了人手巡邏，一隊變作兩隊，莊內更是燈火通明，不要說是人，就是一隻雀鳥飛入莊中，亦無可能不被發現。

柳、魏兩人在莊外約十丈外的地方繞著青雄莊走了一匝，然後分開來，一在莊子的右側，一在莊後找地方匿起來，然後向青雄莊內發射自製的火箭。

火箭曳空閃掠，一支接一支射入青雄莊內，在莊外巡邏的兩隊莊漢首先發現，立刻鳴鑼示警，並往火箭發射的地方撲去。

鑼聲一起，青雄莊內登時「熱鬧」起來，呼喝奔跑之聲大作，各人忙於撲火。

柳、魏兩人發覺青雄莊的人奔來，急忙轉移地方，再發射了幾支火箭，不敢多留，悄然溜退，會合後，趕返匿居的小莊院。

一路上，兩人異常小心，恐防青雄莊中人暗中跟蹤，繞了不少路，確定沒人跟蹤才返回莊院。

郝伯雄跟幾個把弟於鑼聲暴響，莊中起火時，紛紛從房中跑出來，看到給火箭射落的地方起火燒起來，手下莊漢東奔西跑，趕著撲火，他毫不動容，孫捷亦一副泰然的樣子，倒是高風跟徐通兩人按捺不住，氣恨恨地道：「老大，他奶奶的必是柳飛雄那伙人的所為，待擒下他們，非要將他們抽筋剝皮不可。」

郝伯雄鎮定地道：「老四，老六，稍安毋躁，等著去拿人吧！老七，去找周濤，著他撲熄所有的火頭後，馬上召集半數人手候命！嘿嘿！這一次教姓柳的和那小子一伙插翅也飛不掉。」

孫捷答應一聲，去找負責救火的周濤。

柳、魏兩人返回莊院，正要各自回房歇睡，卻看到柳蕊嬌站在院中一棵樹下。「嬌兒，快天亮了，怎麼還不上床睡啊？」

柳蕊嬌伸手緊緊執住父親的手。「爹呀，女兒擔心死了，怎能闔上眼睡啊！」

柳飛雄開心地道：「嬌兒，為父跟魏教頭不是安然返來嗎？如今妳可以放心上床睡了。」

柳蕊嬌站著不動，「爹，別再去冒險了，萬一……教女兒怎辦？怎對娘親和明弟說啊！」

柳飛雄撫摸女兒的秀髮，慈愛地道：「嬌兒，為父聽妳的話，不再去冒險偷襲青雄莊，爹會想一個好辦法，徹底對付青雄莊，回房去睡吧。」

柳蕊嬌看了父親一眼，鬆開手。「爹也回房睡吧。」說完，張口打個呵欠。

父女兩人各自返回房間，上床睡覺。

魏金麟早已返回房間，躺到床上去。

莊院內一片沉寂，似乎所有的人都睡了。

其實，有一個人似未睡，那就是祝文華。

自昏迷醒來後，由於得到柳蕊嬌的悉心照料，將治療內傷的草藥煎好給他服下並燉參湯給他補養身體，再加上他一日三趟運功治療內傷，三管齊下，他的傷勢好得很快，已愈七分，由於他心急要救回師妹方雅蘭，於半夜睡醒後，亦起來運功療傷，希望盡快治愈內傷，好救回師妹，替柳家無辜慘死的人討還血債。他知道，若不跟青雄莊來個你死我活的了斷，青雄莊絕不會放過他和柳飛雄一家。而柳飛雄一家惹上無妄之災，全因為他，在情在理，他亦該替柳家向青雄莊討還公道。

他相信，只要運功療傷到天亮，再於午後運功療傷，所受的內傷便能完全痊癒，那時，他便可以行動自如。

第一聲雞鳴傳來，祝文華快要運功療傷完畢，就在這時——於天亮前最黑暗的時刻，一條條人影如鬼魅般，悄沒聲地潛入莊院內。

莊院四下牆外，亦是人影幢幢，將整座莊院包圍起來。

莊院內的人，包括柳飛雄一家及祝文華，魏金麟似乎毫無所覺。

那些鬼魅般的人影悄然掩到各座房舍前後窗下，並沒有馬上撲入屋內，掩伏不動，看來都在等待攻擊的訊號。

莊院內一共有三座房舍。

一下暴喝聲陡地撕破夜空響起：「殺呀！」

掩伏在三座房舍外的人影立時發一聲喊，聲震天地，破門衝入屋內。

就在暴響驟起，掩伏在祝文華房外的七八條人影破門衝入房內的剎那，房內的祝文華陡地自房內往外衝，剛好跟衝入房內的人影撞上，當先衝入房內的那條人影立刻著了祝文華有備而發的一掌，慘叫一聲，斜跌出去，緊隨著的第二條人影急忙斜撲開去，手上的兵器反撇，斬向祝文華身上。

第二條人影的反應好快。

那人影原來是青雄莊的四莊主高風，怪不得他的反應如此敏捷。

給祝文華一掌擊跌出去的人影是梁大山，他跟祝文華可說是老相識了，那麼巧，他與高風一撥，衝入祝文華所睡的房內要撲殺房內的人，那知道他首先遭了殃。

祝文華於梁大山跟高風那撥人掩到房外時，發覺房外有人掩近，馬上停止療傷，正欲發聲示警，那知道「殺」聲驀地暴響。他知情勢危急，立刻往房外衝撲，剛好與撞門而入的梁大山、高風等人撞上，他是有備而發，梁大山卻做夢也料不到房內的人已然警覺衝出來，猝不及防之下，挨了祝文華殺出的一掌。

祝文華一掌劈出，擊跌梁大山後，立刻縱起來，剛好避過高風反撇斬來的一刀，同時間，他雙腿齊飛，「噗噗」兩聲，踢倒跟在高風身後的兩個莊漢，接凌空一翻，及時避過後面斜遞過來的三件兵器，「颼」一聲自其餘幾個莊漢的頭上掠出房外。

房門兩邊立刻有兩條人影撲出來，揮刀斬向掠出房外的祝文華。

那知道兩把鋼刀斬在祝文華的身上，居然斬不下去，給反震起來，令到那兩個截擊祝文華的莊漢驚詫駭愕不已。祝文華立刻雙掌橫擊出去，將那兩個莊漢擊飛開去。

原來祝文華心知情勢危急，必須盡快趕去救援柳飛雄一家，不惜冒著內傷迸發加重之險，運佈起護體罡炁，好仗之護著身體，盡快衝到柳飛雄一家所居的房舍，加以救援。

才衝出房外，他便聽到另一座房舍內傳出兩聲慘叫及一聲厲吼，跟著看到一個人跟蹌著從裡面衝出來，他認出那人是柳家的護院教頭魏金麟。

晨光曦微中，只見魏金麟全身披血，在他身後，追着四個人，為首之人，赫然是青雄莊的老七孫捷。

外面有青雄莊的人截擊魏金麟，被他負傷擊退，連殺兩人，但卻被孫捷追上，一連五六刀，將魏金麟逼得無法招架，跌倒落地。

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祝文華發出一聲急嘯，疾快地往魏金麟那裏撲去，希望能及時救援他。

可是，慢了半步。

魏金麟大概受傷頗重，身體在地上奮力翻滾開去，逃避孫捷追着他身形疾斬下去的青鋼刀，一連避過五刀，第六刀終於避不過，給斬在腰脅上，滾動的身形頓時窒下來，張口發出一聲慘吼，陡地身子

往回一翻，伸手疾攫向孫捷的雙腿。

祝文華就在那刹那剛好掠撲到，眼見救援不及，目睹魏金麟中刀，不由目眥欲裂，狂吼一聲，一劍向孫捷狠刺過去。

孫捷雙腿被魏金麟一把攫抓住，大吃一驚，一甩不脫，祝文華的一劍已刺到，慌忙揮刀封擋，「鏘」一聲，擋接住祝文華那一劍，豈料被緊攫住他雙腿不放的魏金麟拚盡最後一口氣一扯，頓時站不穩脚，上身一晃，跌倒下去。

孫捷大驚失色，急忙一刀斬向魏金麟攫抓他雙腿的雙手，於一刀斬斷魏金麟的雙手後，發力斜縱開去，欲避過祝文華攻來的第二招——天風乍捲。

「刷」一聲，孫捷一刀斬斷魏金麟雙手，立刻順勢斜縱開去。

可是，祝文華那一招「天風乍捲」劍勢出乎意料的迅疾，孫捷的雙脚才縱起，劍風已捲至，劍光乍閃，捲過他的股下大腿處，他的雙腿登時離屁股掉落地上，自股以上的上半身亦重重地墮跌下去！待到他的上半身跌落地上，才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吼叫，兩條斷腿跟股下斷口才陡地噴湧出血來。

祝文華那一劍太快了，他恨孫捷殘殺魏金麟，故此全力施展那一招天風乍捲，由於勢疾劍快之故，孫捷給劍光捲過，斷口處居然沒有即時覺痛，待到跌落地上，才劇痛攻心，慘吼一聲，昏死過去。

魏金麟的雙手給孫捷斬斷前，經已氣絕身亡。

孫捷斷魏金麟雙手，却被祝文華斷他雙腿，實在巧，可說報應不爽。

跟着孫捷追撲出來及守在屋外截擊魏金麟的七八個青雄莊莊衆，看到七莊主齊股根被祝文華一劍削斷，駭得心神俱震，不由呆住。

就在那霎間，緊連着魏金麟跟兩個婢僕所居的另一座房舍內，傳出柳春明的一聲驚呼：「娘……」跟着是柳飛雄的一聲暴吼：「柳某跟你們這干惡賊拚了！」隨即又響起一聲厲笑：「柳飛雄，憑你，拚得了嗎？」聽聲音，是郝伯雄。

莊院內的三座房舍成不規則的品字形，祝文華那座最小，只有兩個房間，一個小小的前廳，離開柳飛雄一家及魏金麟與兩個婢僕所居的相連兩座房舍約丈遠，魏金麟所居房舍比柳飛雄一家所居的房舍較接近祝文華所居的房舍。三座房舍的前面，是一個頗大的院子，後面亦有一個院子，還有柴房，灶房都在後院內，整座莊院的佈局就是那樣。

祝文華聽到柳氏父子的驚叫聲及暴吼聲，登時大驚失色，猛吸一口氣，掠撲向柳飛雄一家所居的房舍。

驀地，他聽到柳夫人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跟着是柳飛雄及柳氏姐弟發出的撕心裂肺的狂呼聲：「夫人！」

「娘呀！」

狂呼聲入耳，祝文華不由心弦震動，他猜測柳夫人必是遭到青雄莊中人的毒手，否則，柳飛雄跟一雙兒女不會發出那樣撼人心魄的狂呼，因而他亦狂撲向那座房舍。

絕不能讓柳家的人再有死傷，否則，他又多欠柳家一分。

人在情急狂怒之下，極可能會發出無窮的力量。此刻的祝文華便是那樣，全身像要爆炸一樣，仗着有護體罡炁，也不理會不斷湧撲上來攔截他的青雄莊衆，往前硬衝硬闖，那些莊漢可說擋者披靡。可是，他往前衝撲之勢亦不免被阻慢下來，而且，青雄莊的人不斷湧撲上去截擊他，這樣下去，不知要花費多少氣力才能衝到那座房舍，正所謂救人如救火，越快越好。情急之下，給他瞥到牆下放着一副棄置不用的大石磨，當下心頭一動，縱身掠向那面牆下，猛吸一口氣，暴喝一聲，將有合抱粗的石磨抓起來，奮力撞向那些追撲過來的青雄莊衆。

那塊石磨少說也有四五百斤重，祝文華居然能夠抓起來擲出去，教人意想不到，就連他自己亦驚疑不已。

飛擲出去的石磨所「經」之處，那些青雄莊的莊衆紛紛慘叫倒地，最後砸落在房舍前的地上，發出蓬一聲大响，脚下的地面震動一下，兩個走避不及的莊漢一個砸個正着，幾乎砸成肉餅，另一個給壓着一條腿，發出一聲聲慘厲的狂嚎。

祝文華於擲出石磨後，立刻縱身掠向房舍，有那塊石磨開路，這一次沒有遭到截擊，順利掠撲到房舍前，刹那間自房舍的門戶兩邊及裏面，暴衝出十多人，意圖截擊祝文華，爲首自房舍內衝出來的一人，乃是青雄莊的六莊主徐通。

徐通使的是一把厚背刀，口裏吼喝一聲：「殺！趕盡殺絕，一個不饒！」當先衝撲向祝文華。

祝文華雖則情急狂怒，但却沒有亂了腦筋，一眼看到數尺外有一棵大腿粗細的丹桂樹，立刻閃掠到樹下，兩手抱着樹幹，暴喝一聲，硬生生將那棵丹桂樹連根拔起，接一個風車轉，擋者莫不倒跌，硬是阻擋住衝撲上來的徐通跟那些莊漢。

徐通幾乎給樹根掃中，幸好他反應夠快，立刻縱身跳起來，險險避過掃砸過來的樹根頭。

祝文華大吼一聲：「擋我者死！」抱着那棵丹桂樹，左擺右掃，逼開那些欲撲上來阻截他的莊漢，一頭衝入房舍內。

後來，他對於自己居然有「力拔山河」的氣力大爲驚詫，怎會有那樣大的力氣。

此刻的祝文華，彷似變了一個人。

試想一下，樹身有大腿粗細，樹頭加上伸張的樹根，足有磨盤大小，給祝文華抱着當作兵器擺動衝入房舍內，當眞所向披靡，莫可抵禦，當者不論人、物，莫不東倒西跌，慘叫痛嚎。

祝文華如入無人之境。

實則，房舍內少說也有十數人，柳飛雄跟一雙兒女給七八人逼到牆角下，拚死負隅頑抗，父女倆身上血漬斑斑，柳春明則蹲在牆角下抱着母親——柳夫人。圍攻兩人的除了五個莊漢外，還有青雄莊的大莊主郝伯雄和四莊主高風。

柳氏父女似是强弩之末，已是不支，仍然咬着牙拚死抵抗。

祝文華抱着那棵樹有如一頭狂牛般，吼叫着衝撞過去，郝伯雄跟高風及那些莊漢於祝文華一頭衝入房舍內，桌倒人跌時，馬上驚覺，扭頭看到人樹疾衝撞來，莫不大吃一驚，紛紛閃避。

柳飛雄父子女三人看到來了救兵，心頭一鬆，頓時不支倒下。

祝文華正要柳飛雄父女倒下，吼叫聲中，將手上的樹舞動掄掃，刹那間但見樹根揮舞，枝葉搖擺，呼呼作响，偌大的前廳幾乎給樹影充塞，逼得閃掠開去的郝、高兩人縱高竄低，揮刀擋擊，一時間枝葉漫天飛舞，驚呼痛叫聲此起彼落。原來那些莊漢不少躲避不及，給掃中砸着，僥倖躲過的慌不迭趴下，或退到牆角下。

狂舞疾揮手上那棵丹桂樹的祝文華彷似瘋虎狂龍般，驀地狂吼一聲，將樹頭撞在牆角旁邊的牆上，轟然一聲大响聲中，那面牆給撞出一個大洞來。「柳前輩，快從洞口衝出屋外！」祝文華吆喝一聲，於瓦樑上塵灰飄洒下來的時候，復將手上的樹豎起來，往瓦樑上狂捅！

刹那間，不但瓦面給捅破了幾個大洞，兩根橫樑亦給撞斷，嘩啦啦聲中，大半個瓦面塌了下來。

柳飛雄已然一手抄抱起妻子，當先從破牆洞口跳出屋外，柳蕊嬌護着弟弟緊隨在後，塵灰瓦碎飄洒暴墜中，祝文華陡地將手上的樹向狠狽地縱掠到另一面牆下躲避的郝、高兩人橫拋過去，跟着從那個破牆洞穿掠出去。

郝、高兩人驟見那棵樹橫拋過來，不得不刀劈掌擊，同時急忙滑倒下去。那棵樹被兩人劈擊得「隆」然一聲，給劈擊墮跌落地上，那些莊漢眼見房舍像要倒塌下來，嚇得慌不迭奪路往屋外竄去。

郝、高兩人亦不敢怠慢，各自往上拔起來，一頭撞破頭上那片尚還完好的瓦面，穿出瓦面。「截住姓柳的和姓祝的一伙！殺！殺！殺！」郝伯雄於穿出瓦面的刹那，發出一聲吼叫。

柳飛雄抱着妻子跳出屋外，還沒看清屋外的情形，已有十數條人影向他撲過來。此刻的他，已豁了出去，唯望一雙兒女能夠脫身，一手緊抱妻子，一手揮劍，像頭瘋虎衝向撲過來的莊漢，同時口裏嘶叫道：「嬌兒，護着春明往外衝！」手起劍落，連殺數個莊漢。

那些莊漢駭然退縮，但隨即又如潮水般湧上來，柳蕊嬌那肯丟下父親，亦拉着弟弟揮劍衝上去，柳春明張口大叫：「爹，要走咱們一起走，明兒決不扔下阿爹。」

「柳前輩柳姑娘，速跟柳小弟往外衝，小可替你們擋住他們！」祝文華嘶吼着縱撲前去。

一條人影就在這霎間凌空掠撲到柳飛雄頭上，一脚將柳飛雄踢倒，隨即一刀斬下。

一條人影縱射而至，險險替柳飛雄擋下那一刀，斬落他身上的那一刀居然斬不入那條人影的身上，那人影乘對方驚愕的刹那，疾出一掌，擊在那人的腹上，那人狂吼一聲，給擊得凌空倒飛出去。

那刀斬不入的人除了祝文華外，還有誰？

那確是祝文華。

給祝文華一掌擊飛的，乃是徐通。

黑暗之中，徐通根本看不出驟然縱掠至，替柳飛雄挨了他那一刀的人是祝文華，眼見一刀斬不入祝文華的身上，任是誰也會驚愕，那便給祝文華乘隙一掌擊中。

「爹！」柳春明撲到父親身前，抱着倒在地上的柳飛雄驚呼。

柳蕊嬌給幾個莊漢纏住，雖則擔心父親，却無法脫身察看父親的傷勢。

那些本來向柳飛雄撲殺的莊漢眼見祝文華居然「刀槍不入」——六莊主那一刀竟然斬不入，復睹六莊主給一掌擊飛，無不駭異莫名，頓時窒住，畏縮地站着。

祝文華可沒有稍停片刻，乘這空隙，抓起兩條倒斃在地的屍體，開聲吐氣，往自空中俯掠下來的兩條人影擲去，接急撲向柳飛雄那面。

自空中俯掠下來的兩人，乃是破瓦而出的郝、高兩人。兩人雖則刀劈掌擊將兩條飛來的人影劈落，但也因此而俯掠之勢一室，直墮下去。

祝文華於縱向柳飛雄那裏時，

抓起一具屍體擲向纏住柳蕊嬌的幾個莊漢，接縱到柳氏父子身旁，一把拉起掙扎着站起來的柳飛雄，疾聲道：「柳前輩，快跟公子和令嬡衝出去！否則，咱們會死在這裏。前輩，小可死不足惜，可是，前輩甘心死在這裏嗎？不報仇了嗎？不顧令公子和令嬡的生死嗎？」

給祝文華一連數問，柳飛雄心頭急跳，激起了他的求生之慾及一腔仇恨，當下吼道：「不！不甘心，一定要咱們償還血債！否則死不瞑目！」

「那柳前輩快護着令公子往外衝啊！」祝文華說畢，抓起一具屍體擲向墮落地上正欲縱撲過來的郝、高兩人，接再抓起另一具屍體當作兵器，舞動着左衝右突，護着柳氏父子女兒衝殺出去。

那些青雄莊的一衆莊漢雖則數倍於祝文華等人，仍然無法阻截下祝文華跟柳氏父子女兒的拚命衝殺，給他們殺出一條血路，衝出莊院外。

郝、高兩人眼見祝文華和柳氏父子女兒拚命衝殺出去，暴跳如雷，但却沒有追出去。

祝文華跟柳氏父子女兒才衝出莊院外，奔掠出不遠，驀地斜刺裏一陣箭雨暴射過來，教祝文華跟柳氏父子女兒猝不及防，手忙脚亂封擋。

柳飛雄邊揮舞長劍，邊將兒子撲倒，捨命護住兒子。

柳蕊嬌亦急舞手中劍，應付射來的箭矢。

祝文華舞着手上那具屍體，當作盾牌一樣，遮擋在柳氏父子女兒身前，替他們遮擋射來的箭矢，那知道正面突地又射來一陣箭矢，這可令到祝、柳等人措手不及，顧此失彼。

痛叫悶哼聲中，柳飛雄跟柳蕊嬌分別中箭，柳春明因父親用身體遮擋拱護着他，安然無恙。祝文華由於運起護身罡炁，雖則有兩支箭射中他，但都無損分毫。

「衝啊！」中了箭的柳飛雄强撑着，仍然緊抱着妻子，護着兒子，往前疾衝。

柳蕊嬌跟着父親，忍痛前奔。祝文華舞着屍體押後，左縱右躍，將第二輪追着他們激射過來的箭矢悉數擋落。

他們又一次逃脫了。

只是，魏金麟跟兩個婢僕都遭青雄莊的人殺害了，只剩下他們五人。

看着祝、柳五人逃之夭夭，郝伯雄恨怒難忍，一拳擊穿一個牆洞。「他奶奶的，縱使上天入地，也要將姓祝的小子和姓柳的一家斬盡殺絕，碎屍萬段！」

這一次的掩襲，青雄莊雖則殺了魏金麟跟兩個婢僕，並傷了柳家三人。可是，他們却得不償失，算一下，孫捷因雙腿齊股給斬斷，傷重流血過多身亡，徐通亦受傷不輕，死傷的莊漢點算之下，一共十七個，與祝文華他們相比，可說傷亡慘重。

* * *

柳夫人死了。

在祝文華房舍外聽聞柳氏姐弟發出悲呼聲時，柳夫人已慘遭毒手，死在郝伯雄的掌下。

她是背心要害中了郝伯雄一掌，登時口噴鮮血，氣絕身亡。

柳飛雄亦奄奄一息。

他身上中了兩支箭，一在股上一在腰上，此外於中箭前，身上已受了三處傷，兩處刀傷一處掌傷，其中傷得最重的是腰上的箭傷及胸肋上的刀傷。那支箭矢深入腰腹內，胸肋上的刀傷則傷及肋骨，若不是拚着一口氣支撐着，他早已不支倒下。

娘親已死，父親垂危，柳蕊嬌跟柳春明悲痛難禁，撲在父母身上哀哭起來。

祝文華亦禁不住流下淚來。

柳家落到如此田地，全因一念之慈，救了他，才遭此慘劫。雖則柳飛雄欠他師父一命，但柳家付出的太慘重了，他縱使死十次亦補償不了。

柳飛雄終於從昏死中悠悠醒轉，看到一雙兒女哀哀悲泣，禁不住淌下淚來。「嬌兒……明兒……爹……不行了，要陪你娘……去了……明兒……要聽姐姐的說話……嬌兒，代爹娘好好……照顧明兒……」

「爹，孩兒不要……您死啊！」柳春明嚎淘大哭起來，撲在父親身上，緊緊執住父親的手。「孩兒要一生一世跟爹……一起，爹啊……不要拋下孩兒……」

柳蕊嬌亦放聲悲哭。「爹，您跟娘親……教女兒跟明弟……」哭不成聲。

柳飛雄眼見一雙兒女如此悲苦，想到即將生離死別，往後的日子一雙兒女不知怎過，心裏一陣激動，頓時氣血翻湧，張口噴出一口血來，兩眼一翻，昏死過去。

柳蕊嬌姐弟乍見父親兩眼翻白，登時驚慌失措，姐弟兩人搖動父親的身體，悲呼哀叫：「爹呀，醒醒呀！」

祝文華急忙探探柳飛雄的氣息，只有一絲，忙含淚對柳蕊嬌姐弟道：「柳姑娘，小弟，快讓開，待小可輸眞氣入柳前輩體內，請扶起令尊。」

柳蕊嬌跟柳春明慌忙起身，左右扶起父親，祝文華在柳飛雄身後蹲下，出掌抵在他背心大穴上，將

體內眞氣輸入柳飛雄體內。

爲了救醒柳飛雄，他只好强運眞氣。

其實，他在莊院內拚命殺出重圍時，已因過度提聚眞氣內力而令到快要痊癒的內傷再度迸發，內創頗重，若不是天生異稟，加上師門內功心法玄妙，他早已因內創深重而倒下。

這一强運眞氣之下，倒是救醒了柳飛雄，但他亦內傷加深，吐出一口血來，搖搖欲跌。幸得柳蕊嬌眼快手急，急忙一把扶住他。「祝公子，快坐下來。」

祝文華抬手抹去嘴上血沫，搖頭道：「小可還撑得住。柳姑娘快看看令尊，看令尊有何話說。」

柳蕊嬌擔心父親危在旦夕，忙放開祝文華，重又扶住父親。柳春明眼見父親悠悠醒來，悲喜交集，急道：「爹！爹您醒哪？」

柳飛雄張開眼，緩緩搖頭，兩眼無神地瞧着兒子，乏力地抬起手，落在兒子頭上，翕動着嘴唇，艱難地道：「明兒……男子漢……流血不流……淚……要做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別傷心……人總有一死，只爭……早與遲……」

柳春明忍淚道：「爹，孩兒謹記爹的話，絕不辜負爹的期望，可是，爹也不要……丟下孩兒和姐姐啊！」

柳飛雄嘴角牽動，現出一絲笑意，緩緩撫着兒子的頭臉，緩緩別轉頭，對女兒說道：「嬌兒，別傷心……爲父……不放心妳和春明……捨不得……妳和春明……」忽然間急促地咳起來，咳出兩口血。

柳蕊嬌忙道：「爹，不要說話，歇歇吧！」

柳飛雄微微搖一下頭，抬起眼，看着從身後俯身探前瞧着他的祝文華。「祝公子……小女喜歡你，不知你喜歡……小女否……希望你代……我好好照顧小女，你答應……嗎？」眼中露出殷切企盼之色。

祝文華頓時大感爲難，內心交戰。對於柳蕊嬌對他的情意，他焉會看不出來。俗語有云：人孰無情。感恩加上感動，再加上柳蕊嬌確實可愛，不由得情愫漸生，由於關係到師父跟柳飛雄的一段恩怨，教他大感爲難，因此一直不敢表露出來。如今柳飛雄臨危交托，怎忍心讓他失望，死不瞑目，再看到柳蕊嬌情切地瞧着自己，禁不住心頭一熱，點頭道：「柳前輩，晚輩恐怕……高攀不起，晚輩有生之日，定會盡心盡意，照顧……令嬡和令郎。」

柳飛雄牽唇笑笑，寬慰地道：「有你這句話，死亦瞑目。」

祝文華心裏倏地一陣衝動，只覺不吐不快，在一個將死的人面前還不將隱瞞着的那件事說出來，他認爲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柳前輩，有一件事情小可非說不可，小可瞥在心裏很久了，小可若再不據實相告，愧對前輩及令嬡令郎。」

柳飛雄吃力地道：「……什麼事？」

柳蕊嬌跟柳春明訝異地看着祝文華，雖則沒有說話，那神態無異在對着祝文華說：快說出來吧。

祝文華咬咬嘴唇，一口氣說道：「柳前輩，小可就是那個奉命來向你索命之人！」說完，頓感如釋重負，大大鬆口氣。

柳飛雄那雙本已無神的眼陡地微現神采，臉上一陣哆嗦，顫着嘴唇，一會，才說出話來：「當眞？」

祝文華用力點一下頭。「雷雨之夜到貴府中找你索命的，正是小可，之前着人將信物送給前輩的，亦是小可。」

柳飛雄突然氣息促逼，嚇得柳氏姐弟慌忙替他揉胸撫背，好一會，總算平復下來，喘着氣道：「爲何令師……姓名不符？」喘了幾口氣，又道：「……柳某……欠下一命的人，不姓翁……姓……容？」

祝文華搖頭道：「家師姓翁，不姓容，絕無虛假，小可打從拜師那一天開始，便知家師姓翁。」

柳飛雄吃力地慢慢搖一下頭，「容，不是翁？」

柳春明忽然叫道：「爹，大概祝公子的師父後來改姓翁。翁、容音頗相近啊！」還是小孩子心思敏捷，一下子想到那上面。

柳蕊嬌無暇理會翁、容之別，只想知道內中因由，急急道：「爹，到底怎麼回事？祝公子無緣無故，怎會來討命？如何欠下……一命？怎麼女兒一無所知？」

柳飛雄閉上雙眼，一會，才張開眼來。「嬌兒，爲父不知怎樣說……爲父當年錯殺一人……本該死，蒙那人……答應暫留……爲父一命，但要爲父十八年後償命……爲父本將事情始末寫下，留待償命後……拆閱，知悉箇中原因……給火燒了……若有機會，可向祝公子……師父問個淸楚明白。」歇了好一會，又開口道：「嬌兒、明兒，千萬不要因……祝公子來……討命而……憎恨……他。他奉師命……而已。爲父一點……不恨……亦不後悔……救了……祝公子。爲父……死不足惜，本該在十八年前便……死去，是姓容的……大發慈悲……讓爲父……多活十八年……爲父不放心的……是妳姐弟倆……」突然抬手一手抓住一

個──柳蕊嬌跟柳春明──的手，「柳家只剩你姐弟倆，無論如何，也要活下……」話聲戛然而止，抓住兒女的雙手一鬆，滑跌下去。

柳飛雄咽下最後一口氣。

柳氏姐弟呆愕了一下，隨即如遭雷殛般，全身震抖一下，呼天搶地哭叫一聲：「爹！」抱擁着父親的屍體放聲悲哭。

祝文華看着，眼淚奪眶而出。

天下間，還有什麼比生離死別還要悲悽，何況柳氏姐弟於半日之間，先後喪母亡父。

祝文華用力咬着嘴唇，緊揑雙拳，在心裏呼喊：血債血償，縱使粉身碎骨，誓要向青雄莊討還血債！

＊　＊　＊

郝伯雄看着把弟孫捷的屍體，緊咬着牙關，臉色陰沉得如山雨欲來前的天色，高風跟徐通，還有老五胡一峯，全都咬着牙，誰也不敢先作聲。

半晌，郝伯雄重重呼口氣，磨着牙道：「不殺姓祝的和姓柳的一家，誓不為人！」

「老大，那小子仗着有護體神功，教咱們一時間奈何不了他，幾番給他突圍逃脫，必須要想個辦法全力對付他，那小子一倒，柳飛雄便不堪一擊。」老四高風是個會動腦筋的人。

郝伯雄點點頭。

胡一峯狠聲道：「老大，何不先殺了那小子的師妹，既可洩恨，復可藉此令那小子心神受創，再用那個丫頭的屍體誘那小子入彀，一舉三得。」想到被祝文華一拳擊至重傷，胡一峯恨得牙癢癢。

一言提醒郝伯雄。「嗯，該是利用那丫頭來誘殺那小子的時候了，但不要殺那丫頭，拿那丫頭作活餌，誘那小子上釣，將之除去。」

徐通忿憤道：「老大，那小子若落在咱們手上，不要一刀殺了他，要他慢慢死，一刀一刀將他的肉割下來，剝皮抽筋，教他死去活來，否則難消心頭之恨。若不是那小子阻延魯二兩人趕回來報訊，三哥不會死，本莊亦不會弄到這個田地──老七慘死復死傷多人，他奶奶的，那小子縱使死十次，亦彌補不了本莊的損失。」

郝伯雄轉對站在身旁的總管周濤道：「馬上派人到鎮上放風，姓祝的小子若在三天之內不到本莊來交換他師妹，姓方的丫頭慘遭姦殺。」

周濤答應一聲，快步往前面走去。

＊　＊　＊

柳蕊嬌姐弟並沒有因為祝文華是他倆父親索命之人，復又令到他們家破父母雙亡的「禍首」而憎恨他。連父親在臨死之前，亦不怪祝文華為他帶來橫禍，何況若非祝文華兩番拚死護着他們一家突圍脫身，他們一家早已死在青雄莊那些惡人的手上，兩姐弟豈能活下來，更且柳蕊嬌一顆芳心已放在祝文華身上，因此種種，姐弟倆全無怪責懷恨之意。如今落到這個田地，只剩他們三人，若不同舟共濟，不要說報仇了，能否逃過青雄莊的追殺亦難說。

得到他們家在鎮上開設的鍛鑄作坊管事的暗中幫忙，柳氏姐弟總算安葬了父母的遺骸，不致讓雙親屍骨曝寒，總算了却一件心事。姐弟倆亦強按捺下痛失父母之悲痛，思量如何報仇雪恨。

柳蕊嬌暗地裏發下毒誓，縱使千刀萬剮，粉身碎骨，亦要報毀家喪父亡母之仇。

她唯一擔心的是乃弟柳春明。

無論如何，亦要替柳家保存柳春明這根苗，絕不能讓柳家絕後。她欲將弟弟安置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送到遠處。可是，柳春明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姐姐，誓要與姐姐生死與共。縱使柳蕊嬌趕走他，亦會返回來找她，手刃青雄莊的惡人，替父母及一眾死去的柳家中人報仇，柳蕊嬌拗不過乃弟，又恐弟弟眞會如所說的那樣做，只好讓乃弟跟她在一起。

鍛鑄作坊的管事姓連，跟隨柳飛雄多年，甚得柳飛雄信任，而他亦一向忠心耿耿。眼見柳家落得如此下場，悲憤填膺，若非不懂武功，他會跟柳家姐弟找青雄莊討還血債。唯有略盡棉力，暗中照顧柳家姐弟，通風報訊。

柳飛雄生前將鍛鑄作坊的事務全交連喜打理，從不過問，只需每年兩次將賬目交他過目便成。他亦從不對人說，那家作坊是他開設的，因此，除了他跟連喜外，無人知曉那家作坊是柳家擁有，青雄莊雖則將柳家在鎮上開設的店舖大肆搗毀──放火燒燬，由於查不出那家作坊是柳家所有，所以沒有動那座作坊，柳家得以保住那唯一的產業。

有連喜替他們通風報訊，祝文華跟柳蕊嬌等於有了耳目，外面有什麼風聲，都會從連喜的口中知曉。

祝文華跟柳蕊嬌姐弟藏身於鎮外一個極為隱蔽的地方，青雄莊連日來「偵騎」四出，搜尋打聽他們的下落，却一無所獲。

連日來，祝文華都在加緊運功療治內傷，加上有柳蕊嬌悉心照料，內傷痊癒頗快，雖則這一次的內傷比上次還重。

對於柳蕊嬌，他覺得欠她甚多，他以為這一輩子也無法補償，因此，他不想她再受到傷害。何況，最難消受美人恩，但他又忘不了師妹方雅蘭，雖則他一直視之如妹，他同樣不想傷害她，因此，他心裏一直很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這日，才過午，連喜突然破例來找他們(往日，連喜在夜深人靜時才來找他們)，看他神色凝重的樣子，祝文華跟柳蕊嬌都看出，連喜有要緊事相告。「連大叔這個時候到來，可是有要緊事？」柳蕊嬌神色緊張。

連喜看一眼祝文華，點頭道：「小姐，事情與祝公子有關。」

祝文華心頭劇跳一下，疾聲道：「連大叔，請快說。」

連喜呼口氣道：「青雄莊放出風聲，若祝公子於三天內不到青雄莊換回令師妹，那麼……」下面的話他欲言又止。

柳蕊嬌搶着問：「連大叔，下文如何？」

連喜看看祝文華，又看看柳蕊嬌，憤怒地道：「青雄莊那一伙不是人，他們揚言，若祝公子三天內不到青雄莊換回令師妹，他們便將令師妹姦殺！」

「什麼？」祝文華駭然怒叫。「青雄莊的人竟然以如此下流卑鄙的暴行來要脅小可，禽獸不如。」

柳蕊嬌亦怒罵道：「太卑鄙可惡了，奈何不了咱們，竟用如此骯髒的手段，是什麼所為？」

一頓，着急地道：「祝公子打算怎辦？」緊張地看着祝文華。

祝文華眉梢一揚，義無反顧地道：「柳姑娘，小可還能怎辦？難道眼巴巴看着敝師妹被那些禽獸姦殺？小可說什麼也要去換回敝師妹，絕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

柳蕊嬌情急之下，脫口道：「祝公子萬萬不可！他們因為殺不了你，才使出如此惡毒的手段，你若去交換令師妹方姑娘，不但中計，亦救不了方姑娘。你一死，他們會放過方姑娘麼？縱使不為小妹跟舍弟着想，也該為方姑娘和你自己着想啊。不但無辜送死，勢必亦賠上方姑娘一條命，別忘了，青雄莊那些惡人素來心狠手辣，絕不放過任何一個。」

一言提醒祝文華，呆了呆，着急地道：「柳姑娘，該如何是好？」

柳蕊嬌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兩全之法。「祝公子，小妹……一時間亦無良策。」

「什麼時候放出風聲的？」祝文華心焦如焚，生怕過了期限，轉眼看着連喜。

連喜道：「昨天。」

「那只有兩天之期。」祝文華焦急得直搓手。「柳姑娘，只憑妳我兩人之力，要救出敝師妹，何異妄想？」

連喜忽然道：「祝公子，別小覷了自己。眼下雖則只有你跟小姐兩人，未必動不了青雄莊，只要動動腦筋，說不定想出一個以少勝多的主意。」

「對！」祝文華擊掌道：「明着去救人不可行，何不暗中行事？潛入莊中救出敝師妹。」

柳蕊嬌道：「聽我爹說，青雄莊防守嚴密，不但莊內燈火通明，莊外亦有人不停巡邏。不要說潛入莊內，就是接近也不可能。祝公子若企圖潛入莊內救人，恐怕不可行。」

祝文華呆了呆，決然道：「小可一定要去救敝師妹，絕不能見死不救，任由敝師妹慘死！」

柳蕊嬌咬咬嘴唇，幽幽地道：「祝公子，方姑娘要救，但須想個可行之法，絕不可魯莽行事，中其奸計，不但救不了方姑娘，連咱們也賠上一條命。」

祝文華正想說話，連喜忽然說道：「小姐、祝公子，老漢有一個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祝文華忙道：「連大叔快請詳細道來，咱們參詳參詳。」

連喜於是將他的主意說出來，末了，復說道：「只要咱們在那個時候配合得宜，老漢相信定能救出那位方姑娘，安然脫險。」

柳蕊嬌第一個拍掌叫好。「連大叔，怎不早說啊？」

連喜道：「老漢剛才才想到。」

祝文華欣然喜道：「太好了，連大叔想出這麼個好主意，咱們就依照連大叔的主意行事。」

一頓，又道：「連大叔，眞能夠趕得及在這兩天打造出那種連珠發射筒？」

連喜以肯定的語氣道：「放心吧，包在老漢身上。」一頓，又道：「至於人手方面，亦包在老漢身上。」

祝文華感激地道：「連大叔，請受小可拜謝。」說着深深拜下去。

連喜急忙還禮不迭。「祝公子……折殺老漢了，老漢怎受得起公子如此大禮。」

祝文華衷心道：「連大叔如此鼎力幫忙，小可衷心感激，別說受小可一禮，就是……」

柳蕊嬌截住祝文華的話。「祝公子毋須如此多禮，待救了方姑娘，再向連大叔致謝吧！事不宜遲，還請連大叔馬上回去打造連珠發射筒，並製造烟霧彈。」

「是，小姐。」連喜馬上拜別柳、祝兩人，趕返鎮上。

連喜剛走，柳春明突然從外面走進來，劈頭道：「姐姐，春明要

跟姐姐一道去救人，替爹娘報仇，手刃那些惡人。」

柳蕊嬌略為猶豫，點頭道：「好吧，但要聽姐姐的話。」她之所以答應乃弟，一來知道無法說服弟弟不要去，二來不放心留下弟弟一人，倒不如讓他跟在身旁，省却牽腸掛肚。

柳春明可高興了，拉着祝文華的手，興奮地道：「祝大哥，待會可否教我兩招絕活？赫，教我那種刀槍不入的神功吧，好讓我痛快地手刃那些惡人，替我爹娘報仇。」

祝文華摸摸柳春明的頭頂。「小弟，若要練成那種內功，非要苦練十年八載不可，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成，若你想練，待救人後，並替令尊令堂報了仇，我教你練那種內功，好嗎？」

柳蕊嬌道：「明弟，別胡鬧，你年紀還小，報仇之事，待姐姐來辦。」一頓，對祝文華道：「祝公子內傷仍未完全痊癒，何不趁這空隙加緊運功療傷，救人之時，說不定會兇險異常。」

祝文華道：「小可這就到裏面去運功療傷。」說完，馬上往裏面走去。

柳春明向姐姐扮個鬼臉。「姐姐一點心都放在祝大哥身上哪！」吐了舌頭，不等姐姐嗔罵，一溜烟跑出外面。

柳蕊嬌跺跺脚，眼見弟弟已跑出去，只好將到口的「嗔罵」咽回去，臉上一陣發熱，心裏却甜絲絲的。

* * *

三天的期限已到。

郝伯雄跟高風、胡一峯、徐通三人早早便坐在聚義廳前那個偌大的前院中，等候祝文華到來。

院子正中那根大旗桿下，方雅蘭給緊縛其上，秀髮蓬亂，衣裳污髒，神色憔悴，但却毫無恐懼之色，倔强地昂起頭，緊抿着嘴，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

她確實不怕死，但却怕師兄祝文華到來交換她，她寧願一死，亦不要師兄拿來換她生離青雄莊。

郝伯雄四人面朝大門而坐，因此，全都看到莊門外的情形。

四人足足坐了半個時辰，祝文華却踪影全無。四人開始不耐煩了。「老大，那小子這個時候仍未來，他奶奶的會否不敢來？」老五胡一峯坐不住，站起來。

郝伯雄沒有作聲。

「午時一刻，那小子仍沒到來，老大，待小弟先姦了那丫頭，再讓下面的人輪姦那丫頭，直至咽氣！」老六說話時，扭頭看一眼給綁在旗桿上的方雅蘭，咽咽口水。

青雄莊七個莊主之中，要數徐通最好色。

郝伯雄仍不作聲，臉色更加陰沉。

是他提議拿方雅蘭來要脅祝文華自投羅網的，若祝文華不受要脅，他臉上那還有光彩。

方雅蘭破口大罵：「畜牲！禽獸！休想我師兄受脅來送死，我寧願一死，也不會讓我師兄來交換，別妄想了。」她已打定主意，若祝文華眞的到來拿自己來交換讓她離開，她會咬舌自盡，絕不讓師兄犧牲生命。

徐通早已垂涎方雅蘭的姿色，聽她怒罵，不怒反笑，走到方雅蘭身前，伸手往她臉上擰了一把。「嘿嘿嘿，好一個小美人，要死麼？太可惜了，大爺眞不捨啊，若妳答應服侍大爺，大爺便爲妳求情。」

「啡」一聲，方雅蘭憤怒地朝徐通的臉上吐了口唾沫，徐通居然毫不氣怒，仍是淫邪地笑着。「嘻嘻，妳這是……笑向檀郎唾啊，香艷，香艷，來而不往，大爺豈不是不解風情？大爺要跟妳親個嘴兒。」說着走前一步，一手來個摟抱，嘟起嘴巴，往方雅蘭櫻嘴凑近，不管三個把兄弟及衆多的莊漢在看着。

方雅蘭手脚被縛，不能動彈，急怒羞憤交加，拚命擺動粉臉，避開徐通凑前來的嘴巴，破口怒罵，兩眼淚水直湧。

那些莊漢在起哄助興。

驀地一聲怒吼傳來：「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凌辱一個毫無反抗之力的女子，眞該殺！如此行徑，禽獸不如！」怒吼聲如晴天霹靂，震得莊院內各人呆了一呆，紛紛往大門外張望。

莊門外，約數丈的地方，有一人怒容滿臉，正自大步往莊門走來，守在大門前的莊漢如臨大敵，橫身挺刀，虎視着那個人。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祝文華。

郝伯雄與高風、胡一峯不自禁從椅子上站起來，徐通亦不由停止「侵犯」方雅蘭，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着大步走近莊門前的祝文華。

方雅蘭看到師兄，一則驚喜，一則擔憂，既盼祝文華到來，又盼他不來，心裏很矛盾。

她寧願一死了之，亦不要師兄爲了救她而送掉一命。

郝伯雄陰沉的臉上終於露出一抹奸險笑容。「姓祝的小子終於來了。」

高風道：「老大果然料事如神，小弟佩服。」

胡一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待會我要斬他十七八刀，以消心中之恨！」

徐通道：「五哥，待會那小子變作砧上之肉，你要怎樣處置他也可以。」

守在莊門前的兩個莊漢橫身架刀，將走到莊門前的祝文華截住。

郝伯雄喝道：「讓開，放他進來。」

兩個莊漢馬上退開，祝文華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昂首挺胸，大步走入莊內。

方雅蘭忍不住呼叫一聲：「師兄！」

祝文華目光一抬，看着方雅蘭，「師妹，讓妳受苦了，師兄對不起妳，這些惡人可有對妳……怎樣？」

方雅蘭心裏一陣委屈，流下淚來，恐祝文華誤會，忙搖頭，口裏說道：「師兄，別進來，快跑呀！我不要你來救我。」

祝文華道：「師妹，妳不該死，愚兄一定要來救妳，縱使上刀山下油鍋，粉身碎骨，愚兄亦義無反顧。」

「好！好豪氣！」高風擊掌道：「四爺我打心裏佩服！」

郝伯雄接口道：「小子，有種！」一頓又道：「像你這種不怕死的人，難得。」

「廢話少說，快放了我師妹！」祝文華厲聲道：「我已經應約而來，爾等亦該依諾放我師妹離開。」

「師兄，不要！」方雅蘭急得流出淚來。「我不要師兄你拿命來救我。」

徐通嘿嘿冷笑。「好一對情深義重的師兄妹啊，教人好不羨妒，可惜待會便要鴛鴦兩散，生離死別，倒教六爺我大大不忍。」

「爾等還不放人，可是要悔諾？」祝文華怒道。

「待本莊派人點了你身上三處大穴，馬上放那丫頭離開！」郝伯雄陰沉地道。

祝文華搖頭：「不，爾等先替敝師妹鬆掉綑綁，我才會讓你們的人點封我身上大穴，我不相信爾等！」

徐通瞪眼怒罵：「小子，你以爲你是什麼來頭，大言不慚！」

郝伯雄開口道：「好！依你小子之言！」跟着對守在旗桿兩旁的兩個莊漢道：「牛成、田林，鬆綁！」

那兩個莊漢答應一聲，上前鬆開方雅蘭手脚上綑綁着的繩索。

方雅蘭一直在呼叫祝文華快走，聲聲不要祝文華拿命救她，祝文華充耳不聞。

徐通陰陰道：「小子，人已鬆綁，如今該讓本莊的人動手點你大穴了吧？」

祝文華道：「放我師妹走，讓你們點穴。」

郝伯雄喝道：「放開那丫頭。」跟着又喝道：「魯二，上前去封了他身上氣海、丹田、靈台三穴。」

魯鐵海答應一聲，向祝文華走去，兩個抓住方雅蘭的莊漢放開她。

方雅蘭馬上撲向祝文華：「師兄，快跑呀！我不要你代我死！」

「站住！」徐通暴喝一聲，撲向方雅蘭。

祝文華長嘯一聲，閃身斜撲，截下徐通。

郝伯雄驀地暴喝一聲：「殺！」

此喝彼應，一衆莊漢呼喊着撲向祝、方兩人，郝伯雄跟高風、胡一峯沒有動，撲向方雅蘭的徐通亦驟然刹住撲勢，向後暴退。

「嗤嗤嗤嗤」一陣掠空激射聲陡地劃空傳來，只見一顆顆拳頭大的溜圓物體射入莊內，落在各處，發出一連串炸響聲，同時爆發出大股烟霧，刹時間烟霧飛揚擴散，莊內大部份地方爲烟霧所蔽，特別是前院，幾乎給一團團爆散的烟霧籠罩，不過眨眼之間，院中所有人都迷失於烟霧之中。

原來投入莊內的溜圓物事大部份射落前院中，看上去像雨點一下射落地上，爆響聲雖然不算巨大，由於密集如珠的關係，倒也頗爲驚心。

密集的爆響聲中，聽清楚原來混雜着嗤嗤的箭激射聲。原來郝伯雄那一聲暴喝：「殺！」，不但喝令院中的莊漢作勢向祝、方兩人撲殺，亦是下令匿伏在院中暗處的箭手發射暗箭的訊號。

暗匿着的弓箭手當然用來對付祝文華師兄妹。

烟霧瀰漫中，傳出呼喊吆喝及慘叫聲，還有狠奔豕突的雜亂奔跑聲。

那些飛射入前院內的溜圓物事是從大門左面十數丈的一處地方發射的，緊接着莊院的左側及後面亦連珠炮發般射入一陣密集的「彈雨」。這一次可不像射入前院的溜圓物事那樣爆發烟霧，而是爆發濺射出烟火，「彈雨」落下地方及烟火濺射所到之處，莫不燃起火頭，一時間莊內右面及後面火光處處，燃燒起來。

青雄莊內幾乎全陷於烟與火之中。

守在青雄莊大門前的十多名莊漢正自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數顆溜圓物事射落門前地上，發出震天价响的猛烈爆炸聲，震得那十多名莊漢大半昏倒在地，剩下的亦目眩頭暈，耳鼓嗡鳴，跌跌撞撞跑開去。

有人從烟霧中衝出來，往莊外衝出去，看清楚，是一男一女，原來是祝文華與方雅蘭。

跟着亦有人陸續從烟霧中衝出來，嗆咳着狠狽跑出大門外，亦有

人自裏面縱掠出牆外。

就在祝、方兩人衝出莊外時，柳蕊嬌姐弟從匿着的地方衝出來，往青雄莊奔去，接應祝、方兩人。

祝、方兩人亦因烟薰的關係，不住嗆咳，好不狼狽。

「祝大哥！」柳春明高聲呼叫，揮着手興奮地跑向給烟薰得七葷八素的祝文華。

祝文華急忙用衣袖抹抹雙眼，看清楚是柳家姐弟向他跑來，忙大叫道：「小弟，柳姑娘，小可救出師妹哪！」被他拉着跑出來的女子，當然是方雅蘭。

柳蕊嬌聽聞祝文華救出了方雅蘭，心裏既喜且憂，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口裏着急地叫喚：「祝公子，快跑啊！」

叫喚聲未落，身後一蓬暗器射來，同時間三個從莊內衝出的人嗆咳着，疾追着祝、方兩人，眨眼間已追近兩人。

祝文華因拉着仍未解開被封穴道的方雅蘭，因而無法跑得太快。驟聞身後暗器掠空之聲襲來，急忙用力一旋，將方雅蘭旋到前面，同時間右手劍急舞，只聽叮叮噹噹一連串激响，激射襲來的暗器給他悉數擊落。

颼颼兩聲，兩人凌空掠過祝、方兩人的頭上，一襲祝文華，一襲方雅蘭。

方雅蘭穴道被封，有如常人一樣，反應仍然很快，嬌軀一擰，斜跳開去。但凌空一刀劈下之勢何等迅厲，她才斜跳開去，刀風已然襲體，禁不住驚呼一聲。

「叮」一聲，斬落方雅蘭腰側上的刀給擊歪開去，方雅蘭逃過一刀斬殺之厄。

救她一命的不是別人，正是祝文華。

祝文華仗着已運起護身罡炁，並不理會凌空插下來的一刀，旋身回劍，疾刺在斬落方雅蘭腰側上的利刀，救了師妹一命。那凌空閃插下來的刀勢插在他左背側上，恍似插在一塊無形的鋼板上，插不下去，飛襲之人似乎早已算計好，即時棄刀急墮，一腳踹在祝文華的背上。

雖有護體罡炁，祝文華仍被那一腳踹得撲跌出去。

飛襲祝文華之人原來是郝伯雄，那一腳凝聚了八成功力，幾乎將祝文華的護身罡炁震散。

而凌空飛襲方雅蘭之人乃是青雄莊的四莊主高風，那把暗器亦是他發出的。

驀地，逃過一刀之厄的方雅蘭慘叫一聲，跌倒落地，一把快刀抵在她的頸脖上，一聲暴喝同時响起：「住手！」

發出暴喝聲的，乃是徐通，不但一刀捌倒方雅蘭，還將她制住。

徐通是緊隨着郝、高兩人凌空飛掠至，乘祝文華給郝伯雄一腳踹跌開去，一刀捌入方雅蘭的腰上，並將她制住。

方雅蘭若非身上穴道未解，應該避得過徐通那一刀，由於功力無法提聚，動作不免稍慢，便給徐通有可乘之機落在他的手上。

柳蕊嬌跟乃弟眼睜睜看着，由於鞭長莫及——距祝、方兩人還有七八丈遠，縱使身法再快，亦不再能及時掠撲前去，加以援手，姐弟倆都因方雅蘭落在徐通手上而驚呆住，不敢妄動。

祝文華聽聞師妹慘叫，瞥到方雅蘭落在徐通手上，整個人亦僵住。

颼一聲，胡一峯掠落祝文華身後，將他的退路堵住。

青雄莊內陸續有人衝出來，一個個大大喘氣，不住嗆咳抹眼，隨即蜂湧前去，將呆住的祝文華跟柳氏姐弟分別圍堵起來，周濤則帶了十多個莊漢向柳氏姐弟奔來的地方撲去。

柳氏姐弟若要跑，仍然可以脫身，但姐弟兩人都沒有動。

「小子！你奶奶的還有什麼花樣？使出來啊！」郝伯雄獰視着祝文華。「憑你這小子，還有那些花樣，居然欲逃出咱們的手掌，妄想！」

「小子還不扔下劍束手就擒？」胡一峯恨不得在祝文華的身上刺兩刀，以報一拳之仇。

「再不扔劍束手就擒，六爺我一刀斬下這丫頭的首級！」徐通兇惡地喝叫，抵在方雅蘭頸脖上的刀微一用力，方雅蘭的頸脖上頓時滲出血來，但她並不呼痛，情急地張口呼叫：「師兄，快跑啊，不要理我呀！」

郝伯雄暴喝道：「小子，難道忍心看着那丫頭死在你眼前？」

祝文華猛一咬牙，將手上的劍扔掉。

「不要！」方雅蘭陡地厲叫一聲，猛地用力抓住抵在她頸脖上的刀，同時往上一挺，鋒利的刀鋒深深切入她頸脖內，隨即頹然倒下。

「師妹！」祝文華狂呼一聲，往方雅蘭撲去。

刷刷刷三下疾响，三根繩索分別從郝、高、胡三人的手上飛出，交叉飛繞在祝文華的身上，三人立刻車輪般繞着欲掙扎逃脫的祝文華飛旋。刹那間三條繩索緊緊纏繞着祝文華的身子，令他動彈不得。

祝文華縱有護身罡炁，亦無所施其技，可惜他已將手上的利劍扔掉，否則，還可以揮劍將繩索斬斷脫困。

郝、高、胡三人用力拉扯着繩

索，將祝文華「定」在那裏。

徐通毫不怠慢，立刻丟下業已氣絕身亡的方雅蘭，挺刀衝向祝文華，捌其下陰要害。

但凡練功之人，都有「死門」，亦即是功力運佈不到的地方，亦是最弱的地方，只要攻破那個死門，縱是練成了護體罡炁的人，亦會因眞氣破洩而散去「神功」，予對手以可乘之機。

祝文華的情形就是那樣。

柳蕊嬌姐弟本欲撲救，却被青雄莊的莊漢所阻，無法救援。

柳蕊嬌邊動手跟那些阻攔她姐弟的莊漢厮殺，邊扭頭尖聲急呼：「連大叔，快放轟天炮啊！」

話聲未落，轟隆一聲巨响，頓時地動山搖，天塌海翻，所有的人全都被那一下巨响聲震倒，昏暈過去。

那一下巨响聲確實太巨大了，縱使功力再高的人，亦抵受不了。

半晌，才見連喜跟兩個漢子匆匆奔來，看到附近地上倒滿了人，全都面露喜色，一個漢子吐吐氣道：「連掌櫃，你造的那個轟天雷確實厲害，燒放之時，那聲响幾乎震得俺昏倒過去，若不是耳朵塞了棉絮，恐怕已震破了耳鼓。」

另一個漢子接口道：「幾次燃放都不成功，急死人了，幸好終於燃放發射出轟天雷，要不，不但咱們逃不過青雄莊那些惡漢的毒手，柳姑娘跟祝公子他們亦給殺了。」

連喜看到徐通倒在祝文華身前，手上的刀距祝文華的下體要害不到三寸，禁不住捏把汗，心裏暗叫僥倖，當下對那兩個漢子道：「快去將柳小姐姐弟救醒，然後將青雄莊四個爲首的惡人綑綁起來。」

說完，他去救起祝文華。

那兩個漢子馬上去救醒柳氏姐弟。

* * *

在柳飛雄夫婦及方雅蘭三人的墳前，擺放着郝、高、胡、徐四人的首級，以及三牲祭品。

柳氏姐弟與祝文華以青雄莊四個爲首惡人的首級拜祭父母及師妹的亡靈。

大仇已報，柳氏姐弟心情平復了很多。

三人向父母師妹的亡靈拜別後，離開墳地，起程上路，往祝文華的師父隱居的洞庭之濱走去。

柳蕊嬌要去找祝文華的師父問個清楚，當年她父親柳飛雄因何會欠他一命，待到十八年後，才來索命，還有他的眞實姓名。

柳春明却一語點破姐姐的眞正用心：不捨得跟祝文華分離，找個藉口跟着祝文華。

柳蕊嬌跟祝文華都心裏甜絲絲的。

（全文完）

新派湖海恩仇錄／麥浪・文 可飛・圖

天下一狂魔

狂魔重現

榕樹——

兩排盤虬曲折的老榕樹，中間夾着一條小路。

雖然外面的天氣熱得像火，但在這條四週古木參天的小路上，却沒有絲毫暑氣，祇覺得林葉葱葱，清風陣陣，涼快無比。

這條小路，筆也直似的，而數以千計的老榕樹，也齊齊整整的分列兩旁，使人看去，有着一股不同凡响的氣勢。

雖然這是一條小路，但是盡頭，却是一爿大莊院。

這爿莊院，不但面積寬廣，建築巍峨，而且在武林中，有極高之聲望。

這就是河南河北，七十二爿莊院之首的俠義山莊。

俠義山莊在平時甚少與外界接觸，但近二十年來，武林中有不少嚴重的糾紛，都由俠義山莊的高手出面調解平息的。

因此，俠義山莊的聲望，也就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了。

此際，已是快將黃昏的時候了，俠義山莊外的小路忽然响起了一陣鐵蹄之聲。

祇見一匹火紅駿馬，風馳電掣的飛奔而來。

武林遭劫

鞍上坐的是個紅袍老者，連臉色膚色，也是紅得像火一樣。

那匹火紅駿馬雖然奔馳甚速，但却已口冒白泡，形態之間，顯得頹萎之極。

但紅袍老者並沒有讓坐騎稍事休息，反而頻頻催快。看樣子，這千中選一的好馬已難逃厄運了。

快馬狂奔，片刻之間，便已來到了俠義山莊！

可憐那匹火紅駿馬，連夜趕路，才到山莊之前，便支持不住了，希聿聿的哀鳴幾聲，就此倒斃地下。

紅袍老者雙目緊緊一閉，流露出極之難過的神情，這匹駿馬是他多年良伴，有人曾出千兩黃金求讓，他也斷然拒絕，可是，如今牠却死在自己的手裡！

紅袍老者內心之中雖然極其難過，但他也不得强自忍耐，他祇有沉痛地嘆了一聲，便向那俠義山莊的大門走了過去。

這時，已有八九個佩劍武士，自莊院之內走了出來，這些人，自然是俠義山莊的高手了。

這幾個劍士一看見那紅袍老者，都不禁露出肅然起敬之色，原來那紅袍老者乃是四川省武林第一

高手——「神火天君」焦烈。

焦烈的性子急躁無比，但却是至情至性的仁義豪俠，地位在當今武林九大奇俠之中。

焦烈虎目向各人一掃，便道：「軒轅莊主可在莊裡麼？」

語音豪壯，餘音嫋嫋不絕，此人年紀雖老，却仍不減莽漢的本色，難怪一些武林中人，背後稱他「焦烈火」了。

他的話才說出口，俠義山莊之內便立刻走出了一個中年人，那中年人一身黑衣，年約五旬左右，容貌相當清秀，他一見焦烈那副神色，便不由的笑了起來，道：「焦兄，何事如此急躁，莫非……」

那中年人才說了一半，焦烈便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那惡魔又出現了！」

那中年人一愕，又自笑道：「惡魔？什麼惡魔？」

焦烈一頓足，道：「少廢話，快帶老夫去見莊主！」

那中年人聞言，臉色突地一變！

而他剛才還洋溢着的笑容，也立即褪得乾乾淨淨。

那當然是因爲焦烈的話太不禮貌之故！

要知那黑衣中年人並非等閒的莊客，而是俠義山莊的總管「黑衣神掌」袁豹。

袁豹在俠義山莊中，地位極其崇高，除了莊主和幾個長老之外，便誰也得服從他的命令。

可以說，袁豹是一個威風十足的總管。

但是剛才焦烈的話，却不啻是向袁豹呼喝！

本來，在焦烈的心中，並不是有意向袁豹無禮的，他之所以說出那樣難聽的話，完全是因爲心中急躁之故。

因爲有一件重要的事非要馬上見莊主不可，否則，他也不會連夜趕路，連心愛的坐騎都趕得斃了命。

可是，袁豹却並沒體會到他的心境。

只見袁豹的臉色青得像一塊硬鐵，寒氣森森，煞是可怖，加上一雙冰冷而銳利的目光，看來更是使人心悸。

袁豹是俠義山莊一等一的高手，同時也是正道上的俠客，然而，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氣量狹窄！

他已下定了主意，不放過焦烈。

這時，焦烈也已感到有些不妙了。

可是，他還是料不到，袁豹爲了一兩句話，便立下了殺機。

袁豹要殺焦烈。

袁豹望着焦烈，焦烈也望着袁豹。

在性急的人說來，這樣並不好受，倒不如痛痛快快說個清楚。

終於，焦烈先開口道：「袁總管，什麼事？」

袁豹皮笑肉不笑道：「焦兄，小弟想殺了你，可以麼？」

焦烈一愕，瞪大眼睛，張大了口，但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袁豹的雙掌緩緩地揚了起來，又再說了一句話，道：「焦兄，小弟使的，是玄門天罡降魔掌，你要小心了。」

袁豹的殺人，倒是十分的客氣，客氣得像請人家吃飯一樣。

呼！呼！

天罡降魔掌出手了。

一聲怒吼，凌空而起，焦烈的身子，在電光石火之間拔起了六尺，閃過了兩招奇快奇勁的神掌。

焦烈在江湖上名聲赫赫，是九大奇俠之一，袁豹那兩掌雖快，一時之間也奈何不得焦烈。

高手過招，果然驚人。

袁豹一擊不中，第二度攻擊，又告發難。

呼！呼！呼！

利那之間，天罡降魔掌一十八招中，已連發了三招！

第一招，快！

第二招，更快！

第三招，却慢，慢得使焦烈爲之摸不着頭腦。

但凡天下間的武功，出招快，變化必少，而出招慢，則可以千變萬化。

焦烈對於快掌，可以應付，但對於慢掌，却大有支絀之感了。

啪！一聲清脆擊打音响，已經响了起來，焦烈避過了快掌，却被慢掌擊中了。

連焦烈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掌的，他祇覺得胸前有一陣巨大壓力壓了下來，於是，便中了一掌。

一蓬血光漫天飛洒，血，是從焦烈的虎口吐了出來的。

袁豹冷冷的在笑，他似乎停手了。

他正在欣賞一個將要死亡的掙扎者的表演。

怒吼聲，慘叫聲，混在一起！

最後，一切都靜止了，焦烈的屍體倒在他那匹死去不久的馬兒之上。

焦烈活了六十多歲，經歷了不知多少大仗大陣，會過了不知多少巨寇兇魔，但誰也料不到，一個俠名盛熾的大俠，會死在俠名滿天下的俠義門前。

殺死他的，是「黑衣神掌」袁豹。

袁豹在武林之中，也是人人稱

許的大俠。

可是爲了一兩句話，便殲殺武林同道，這是俠客所爲麼？

連他自己，也不禁在這樣自問。

黃昏快過去了，俠義山莊四週圍的老榕樹，看來顯得更蒼老。

* * *

袁豹殺了焦烈的事，除了那幾個俠義山莊的武士之外，就祇有袁豹自己一個知道。

焦烈在江湖之上，並不是被殺，而是「失踪」了。

至於焦烈趕來俠義山莊，所爲何事？也成了一個謎。

但從焦烈的口中，袁豹已知焦烈趕來，是要告知軒轅莊主，有一個「惡魔」重現江湖。

那「惡魔」，自然是指邪派中的高手了。可是，有什麼邪派高手，會令得「神火天君」焦烈那樣的高手如此緊張？匆匆的趕來通報？袁豹實在是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來。

三天之後，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傳到了俠義山莊。

河北的俠義鏢局，被一批幪面怪客深夜闖進，殺得片甲不留，連鏢局總鏢頭牛錕也被人以重掌擊中，性命危在旦夕。

至於鏢局中的財寶，也盡被洗劫一空，號稱「大力刀王」的牛錕是俠義山莊莊主的師弟，一身橫練的外家功夫，除了刀法威猛霸道之外，端的是厲害無比，便是有一頭大山豬向他衝到，也祇有山豬倒霉的份兒，被生生撕開而已。

可是，在那批幪面怪客劫殺鏢局之後，牛錕却吃了大虧，被一個外家功夫更高的高手擊敗了。

而俠義鏢局的十多位鏢頭，也被不同的武功，不同的兵刃所敗！

一夜之間，俠義鏢局便風消雲散了，連招牌橫匾也被砸個稀爛。

這是一件大事，一件嚴重的大事。

這件事傳到了俠義山莊之後，莊主便一直沒有休息過，他要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調查得清清楚楚。

俠義山莊的莊主，複姓軒轅，名悟，雖然已屆六旬之年，却沒有半點蒼老之態，一眼望去，有一種異常爽朗，而又十分威嚴的氣度。

軒轅悟的武功極其高强，至於高强到如何程度，却是沒人知道。

在過去二十年來，他曾爲江湖中人解決了不少嚴重的事情，但在現在，他却要爲自己的事情大傷腦筋了。

軒轅悟在中原武林被尊爲「俠義神龍」這個名號，在江湖人物聽來，就像是聽到了玉皇大帝的名諱一樣，二十年來，不論黑白兩道的高手，都要敬畏三分，更不會有人敢冒犯於他，捋其虎鬚的。

不過，現在却有人捋他的虎鬚了。

俠義鏢局自開設以來，一直一帆風順，沒有遇過什麼風險，這固然是因爲鏢局之中，有了不少人材高手，但主要原因，是因爲俠義鏢局有俠義山莊作爲後台，大力支撐之故。

俠義鏢局高手雖多，和俠義山莊相比之下，却是等於小巫見大巫，螢光與月亮。

是以俠義鏢局雖名滿天下，還是有人惹得起。

不過，俠義山莊却沒有人惹得起了。

由於兩者之間有這種連帶關係，所以俠義鏢局一直一帆風順。

可是，如今却有人不顧這種關係，而明目張膽地劫殺俠義鏢局，那無異是向俠義山莊挑戰！

此際，在俠義山莊的仁義堂裡，軒轅悟正坐在一張虎皮大椅之上，俯首尋思。

在軒轅悟身旁的，是俠義山莊的總管「黑衣神掌」袁豹。

而仁義堂的兩旁，一共有十二張皮椅，皮椅之上，每一張都坐了人。

那十二個人有老有幼，有男亦有女，還有幾個身受了兵刃之傷，用布包紮。

不消說，他們便是俠義鏢局中死裡逃生的人。

軒轅悟從這十二人的口中，僅知道那批幪面人武功極高，和身穿灰衣而已。

至於他們的武功路數，却沒有人看得出來。

軒轅悟也沒有怪那十二人，因爲這十二個人，在鏢局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伙伕馬伕，根本不識武功。

俠義鏢局懂武功的，都已盡被殺掉了，就祇剩下牛錕一人，未曾斷氣。

不過，牛錕捱了一記外家重掌，刻下已是氣若游絲，昏迷不醒。

當俠義鏢局被洗劫的消息傳到俠義山莊之後，軒轅悟立刻親自率領數十名高手前往鏢局，將那十二個人帶回，又用一輛輕快舒適的馬車，將牛錕送回俠義山莊，經過俠義山莊的神醫「銅壺醫士」洛安診療，認爲傷勢極重，縱有靈丹仙草，也未必能救得他的性命。

但洛安又指出，牛錕天生異稟，大大優越於常人，或許能倚仗這一點，加上良醫治療，得以不死。

俠義山莊是中原數一數二的大莊院，自然藏有不少靈丹妙藥，牛錕在一天之內，便連服了八九條成了人形的老參，和三粒百載冰山雪

蓮，可謂極盡醫道之能事，來挽救牛錕的性命。

但能否如人所願，將牛錕從死亡關頭拉回，又是聽諸天命的事了。

軒轅悟曾應付過很多棘手之事，但這一次，却比起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棘手！

敵人已經發動攻勢了，但敵人是誰，自己却不知道。

站在軒轅悟旁邊的袁豹，心裡却有了些眉目。

袁豹想起焦烈的話，焦烈曾對他說過，有一個「惡魔」又重現江湖了。

袁豹就這「惡魔」二字想了好幾個晚上，終於，給他想起了一個人，而那個人，可能就是焦烈口中所說的「惡魔」。

當袁豹在刹那之間想起了那個人之際，立刻不由自主地，全身發抖，冷汗直流。

假如他推想不錯的話，那「惡魔」便是卅五年前邪派道上乃第一高手的大魔頭——胡老妖。

而俠義鏢局被劫殺之事，也可能就是胡老妖的傑作。

袁豹祇是想到這裡，便再也不敢想下去了，他只好盼望自己的推想是完全錯誤的。

* * *

袁豹的想法，並沒錯誤，而且是完全猜對了。

三十五年之前，邪派道上有個大魔頭，旋風也似的出現了，他的一身武功，環視五湖四海，竟然找不出一個對手，至於他的來歷，武功路數，也是沒有人知道，就像是從天而降的一樣。

他自稱姓胡，却沒有說出過名字。於是，武林中人，便稱他爲胡老妖。

胡老妖在江湖上出現了不足半年，便橫掃了半邊中原，將素負盛名的峨嵋、崑崙、青城三大派殺得片甲不留，又將丐幫三十六個分舵毀了一大半。

之後，連武當派的掌教鈺明眞人也被其一掌打得半死，結果，鈺明眞人的一身武功，就此被他廢掉了。

胡老妖最初出現江湖之際，是單人匹馬，但是到了半年之後，却網羅了黑道上一半以上的高手，並且創了千魔教，大有席捲中原、雄霸江湖、唯我獨尊之勢。

於是，胡老妖又在江湖之上稱雄了三個月。

但到了第四個月，胡老妖却碰到了大釘子。

胡老妖爲了要獨霸江湖，不惜甘冒奇險，立下計劃，準備偷襲嵩山少林寺。

可是，事機不密，爲少林寺所知。

其時，少林寺的方丈乃是無虛大師，無虛大師與西域的密宗宗主彌迦安大師交情極厚，聞訊立即飛馬趕報，搬援救兵，請到了七十餘位西藏高手助陣，並致函丐幫及各大門派，前往嵩山少室峯，共佈下二十四路奇陣，等待千魔教進犯。

終於，胡老妖跌進陷阱。

千魔教四百餘黑道高手，也一起跌進了這個陷阱。

那是一個拂曉的時分，胡老妖率領了千魔教全部精英，直上少林，準備施用火攻、毒氣、暗器，殺少林寺一個措手不及，在胡老妖想像之中，少林寺人手雖多，但沒有準備，必會大大的吃虧。

可是，他却料錯了。

少林寺早已有了防備，而且，還號召了中原以至西域的一等一高手，準備對付千魔教。

那一戰，眞是驚天動地，風雲色變。

正邪兩派的高手一共千餘人，這一千餘人，可說是集聚了天下絕大部份的武林精英高手。

那是令人無法忘記的一仗。

當時，袁豹也有參戰，而他的年紀却僅僅十八歲。

他親眼看見過胡老妖，胡老妖的模樣，他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胡老妖雖然是邪派道上第一名高手，但是他的身材，却是教人難以相信的瘦小。

而且，還是個白髮蒼蒼，連牙齒都祇剩下兩三枚的老傢伙。

可是，胡老妖的武功，却高得令人無法形容。

當袁豹看見胡老妖之際，胡老妖正在和西藏的十八位喇嘛交手。

那十八位喇嘛，練的都是西藏大手印掌功，而每一位喇嘛，都有數十年深厚的功力，在這十八人聯手之下，其攻勢之猛烈，當眞是有如驚濤駭浪，駭人已極。

在這等猛攻猛打之下，便是鐵鑄金剛、銅澆羅漢，也祇怕會抵擋不住，變成爛銅廢鐵。

然而，胡老妖却並沒在這等攻勢下敗陣。

袁豹只見到胡老妖厲嘯連聲，身如魅影，竟衝破十八位喇嘛的重重掌網，一閃而過。

那是什麼身法？袁豹至今也不知道，祇覺得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當胡老妖閃過十八位喇嘛的攻擊後，更加出人意表的事，又告發生了。

只見那十八位喇嘛，像是在忽然之間着了邪魔一樣，竟自相殘殺起來。

袁豹看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

到了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是胡老妖暗中做了手脚，施用了一種毒藥，使那十八位喇嘛迷失了本性。

胡老妖毒害了西藏十八位喇嘛高手之後，立即又有十二位老者圍了上來。

那十二個老者，都是背着八九個布袋，顯然是丐幫中的高手。

袁豹一看見這十二個老者，心中便不禁一陣驚嘆，這十二個老者，正是丐幫之中名聲最高的「追魂十二丐」。

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會，幫衆遍及大江南北，人數逾萬，統領這個大幫會的，除了正副兩位幫主之外，便是這「追魂十二丐」了。

「追魂十二丐」的武功，比起那十八喇嘛又不知高了多少倍。

「追魂十二丐」才圍住了胡老妖，胡老妖口中便突然地發出一聲巨吼。

那巨吼之聲，就像是半天空中響起了個焦雷似的，若非眼見，誰也不會相信，竟是發自一個又瘦又小的老頭口中的。

隨着那聲巨喝，劇戰便立即開始了。

「追魂十二丐」使的都是打狗棒，並且還擺下了打狗大陣。

打狗大陣，名稱雖然不太好聽，但其威力，却絕不下於少林寺的十八羅漢陣，加以「追魂十二丐」的武功又是如此之高，因此這座打狗大陣的威力也更爲倍增了。

刹那間，只見棒風呼呼，殺氣重重，大有一擊即中之勢。

喔！

一聲悶响，劇戰圈中倒了一個。

袁豹看得甚爲眞切，倒下去的，是韓拱！

韓拱是「追魂十二丐」中武功最高的老大哥。

袁豹暗叫一聲：打狗陣完了！

在袁豹想像之中，連韓拱都死了，餘下的十一人，又有何作爲？打狗陣是一定完了。

但實在的情形，却又不是！

韓拱之所以倒下，並非胡老妖先揀他下手，而是韓拱拚着一死，要跟胡老妖硬拚。

這就是捨死忘生的絕學，一施用這絕學，便連條性命也就絕了。

胡老妖橫掃江湖以來，第一次遇上了這等的打法。

結果，韓拱挨了一掌，立刻死掉了。

而胡老妖也被韓拱臨死前的一記打狗棒打中。

韓拱的那一棒，十分之重，是畢生功力所聚集的。

那一棒，若是擊中要害，便算大羅金仙，也得馬上死於非命。

然而，那一棒却僅擊中了胡老妖的左肩而已。

胡老妖的左肩骨骼，已被擊得片片碎裂，但「追魂十二丐」的打狗大陣也折了武功最高的韓拱。

彼此之間，也不知道是誰佔了勝算，不過，能使武林第一魔頭受傷，總是件振奮人心的事。

餘下的十一位追魂俠丐見韓拱壯烈成仁，皆一陣悲憤，齊聲吶喊，氣勢如虹，將左肩受傷的胡老妖攻打得險象橫生，節節敗退。

但此僅是一時間的事，頃刻之間，又見那胡老妖，以右臂單掌，獨鬥羣雄。

打狗大陣雖然威力無邊，但缺少了韓拱，即等如瓦甕缺了一角，立即現出了漏洞，破綻百出了。

只見胡老妖圓睜怪眼，散髮披衣，每招出手，都挾以無比威力，力求得勝。

以一隻單掌，能在打狗陣中大發威風，只怕除了胡老妖外，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人來了。

不到一盞茶時光，弱强已極其明顯了，胡老妖雖受傷，仍然是佔了大大的優勢。

突地，幾聲慘叫同時响起了。

天下馳名的打狗大陣，又折了四位高手！

但是胡老妖的左肩也在同時再中了一棒。

這一棒力道遠遠不如韓拱的一棒，不過，胡老妖的左肩本來就有傷了，再加上一棒，傷上加傷，那滋味就不好受了。

胡老妖幾乎痛得昏死了過去。

假如胡老妖當時眞的昏過去的話，三十五年後的江湖也就會平安大吉了，最少，河北俠義鏢局便不會遭受胡老妖的毒手。

可是，胡老妖却咬緊牙根，直咬得整個口腔潰爛，都不讓自己昏過去。

胡老妖知道，只要自己一昏過去，就再也沒有醒來的機會了，數以千計的白道高手正準備取自己的性命。

胡老妖初次嚐到了苦戰的味道，他以前與人交手，總是輕鬆得像玩耍一樣，與他交手的人，都不像什麼高手，而像是剛剛學步的兩歲小孩子。

但這次偷襲少林寺，却使他第一次不輕鬆地作戰，而且，還要辛苦地流着鮮紅的血和熱汗。

總算他牙根咬得緊，沒有昏過去，否則，這座已殘缺不全的打狗大陣，便會一人一棒，將他活活的打死。

胡老妖既然沒有昏倒，打狗大陣也就難再殺敗他了，只見胡老妖鼓足掌勁，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刹那間又傷了五位丐幫的絕頂高手。

餘下的兩人眼見大勢已去，不由悲憤塡膺，拚了老命，狂攻胡老妖。

當打狗大陣「追魂十二丐」全在之際，尚且奈何不了胡老妖，這兩位老丐俠，又如何傷得了他呢？只見胡老妖獰笑了一聲，右掌倏忽急拍兩下，便將兩人一齊置諸死地。

雖然勝得艱苦，到底還是勝了，胡老妖不禁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來了。

他這一笑，眞的恐怖而又難看，胡老妖的牙齒本已又稀又疏，此際還添上一大塊血跡滿佈嘴角四週，就像是剛從地府冒出來的鬼魅一樣。

當時，袁豹是站在一棵大樹之後的，他看見胡老妖血漬淋漓的模樣，不由打了個冷顫。

也就在這個時候，胡老妖也發現了袁豹！

胡老妖陰惻惻地笑了一笑，一步一步的向袁豹走去。

袁豹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的武功雖也是不錯，但面對着胡老妖，便再有千個袁豹，也絕非敵手。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袁豹看見了救星。

在胡老妖身後，突然出現了百多個僧侶。

那麼多個僧侶，正是當代少林寺的精英人物。

爲首一人，是少林方丈無虛大師，接下來的，便是羅漢堂及達摩堂的二十八位長老。

堂堂陣容，氣勢之盛，實屬罕見。

胡老妖猝然發現身後出現强敵，不禁悚然一驚，血臉之上，流露出一種難看之極的神色來。

要知道胡老妖大戰丐幫羣俠，雖是得勝，但是左肩已被擊傷，對於搏鬥之能，自是大打折扣，何況敵人盡是少林寺中的精英高手，胡老妖再神通廣大，也難討好得了。

胡老妖想了一想，忽然以極快的手法放了一支號箭。

那支號箭的走勢快如閃電，一霎眼間，便上到了半空之中。

而一條紅紅的長燄，也隨着那支號箭劃到了半空之間，奪目燦爛之極。

那支箭才放出，無虛大師已然說道：「閣下不必增援救兵了，在此方圓半里之內，本寺與各門各派，已佈下了三十六座奇陣，便以閣下之能，也是無法脫出去。」

無虛大師神情肅穆，又道：「同樣的，閣下部屬也不能越過這三十六座奇陣，給予閣下助一臂之力。」

胡老妖道：「但本座却相信，那三十六座奇陣沒多大用處。」

無虛大師道：「是麼？老衲倒願聞其詳。」

胡老妖道：「本座放了這支號箭，乃是表示有極緊急之事，舉凡千魔教的高手，都會立即不顧生死，前來此地，別說三十六座奇陣，便再多十倍百倍，也阻攔不住此等人誓死到此的決心。」

無虛大師道：「施主那部屬，果眞如此聽命於你麼？老衲不信。」

胡老妖哈哈一笑，道：「只要本座一死，千魔教也就完了，禪師可曾知道，凡加入本教之人，都要遵從一項規矩麼？」

無虛大師道：「什麼規矩？」

胡老妖道：「服下一粒藥丸，在本教之中，人人都稱之爲忠心丹。」

無虛禪師吸了一口氣道：「這是毒丸麼？」

胡老妖桀桀的笑道：「也不能算是毒丸，只要忠心效命於本座，便每年都可獲一顆仙藥，一切沒事。」

無虛禪師道：「如不忠心效命，便沒有解藥了？」

胡老妖道：「不錯，沒有解藥的，一年之內，便會死去，化爲一灘血水。」

無虛禪師道：「施主手段果然異常狠毒，眼下形勢，正邪勢不兩立，本寺上上下下，都一致議決，要將施主除掉。」

胡老妖哈哈笑道：「出家之人，也大開殺戒，又有何善心可言，所謂大慈大悲，也不外是欺世之談而已。」

無虛禪師的雙眉一揚，道：「此乃以殺止殺之道，閣下人性盡失，老衲也無從解說渡化了。」

胡老妖道：「禪師與本座乃初次謀面，又從何得知，本座已心狠手辣至無渡化之地步？」

無虛禪師輕輕一嘆，道：「施主所作所爲，老衲已聽聞甚多了，佛雖慈悲，但對於閣下這等萬惡之夫，却也是無法可想，閣下會重新考慮的可能似是微乎其微之事。」

胡老妖道：「禪師滿口慈悲，看來不似是作僞，但禪師爲何不對本座說說佛經，談談禪偈，或許本座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無虛禪師道：「施主東拉西扯，是緩兵之計麼？」

這一句話，一針見血，胡老妖心中爲之一震！

但他表面上，還是相當鎮定。

那支號箭，已放出去了，千魔教的高手馬上就會趕到，至於三十六座奇陣，胡老妖却是很有信心，他的屬下會闖得過。

千魔教的高手，人人都身附奇

毒，沒有胡老妖的解藥，便非死不可，他們膽子再大，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只要胡老妖一死，他們也就成爲了絕望的死囚。

想留下性命，就得保護千魔教主胡老妖的安全！

他們一見信號，豈有不拚死前來相救之理？那三十六座奇陣，阻攔別人也許可以，但想阻攔這一羣亡命之徒，却大大不易。

胡老妖的想法，並沒有錯。

那三十六座奇陣，阻不住羣魔洶湧的攻勢，刻下已節節敗退。

一座一座的奇陣，逐個被瓦解了，千魔教中的奇人異士，着實也是不少。

胡老妖已聽到了激烈的兵刃搏鬥聲。

那證明千魔教的高手就在不遠處。

其實，胡老妖應該不離開他的屬下，並肩作戰才是，但胡老妖却自恃武功高深，孤身犯險，以致幾乎被殺。

胡老妖乍聞搏鬥之聲，心中不由大是安定，眼前雖有天下第一大寺的全部精英人物對峙，但也不足成爲威脅了，只要千魔教的高手趕到，他就可以看風使悝，見機行事了，萬一眞打不過羣雄，便唯有一走了之可也。

胡老妖對自己的輕功十分有信心，加上在混亂中溜走，也更容易了。

不過，眼下少林高手已準備大開殺戒，紛紛蓄勢以待了。

決一死戰，已是難免的事，胡老妖沉聲一喝，竟先發制人，飛身一掌，直取無虛禪師。

無虛禪師雙肩一沉，向右橫閃三尺。

隨着那一閃之勢，左腿一抽，掃出一脚。

無虛禪師身爲少林一派之尊，地位是何等崇高，武功何等之精湛，他那一脚，着實蘊藏着數十年的內家功力，又快又準，凶險之處間不容髮，厲害極了。

胡老妖一掌落空，見無虛禪師守中帶攻，不由一凜，雙足向地上一蹬，身如怪鳥，斜斜飄起。

而無虛禪師的那一脚，便僅僅掃中胡老妖的衣角。

只見那衣角中了一脚之後，竟然劈啪連聲，片片碎裂。

那衣角乃是柔而韌的布料，無虛禪師的一脚，竟能將之踢得片片碎裂，其勁力之强，當眞不可思議。

袁豹躲在大樹上，目睹無虛禪師的超絕武功，不由暗暗喝采。

只見胡老妖身子向上飄起之後，羣僧之中，也同時躍起了四條人影。

那四條人影，去勢之快，眞是有如四支利箭直向上衝一樣，竟然後發先至，越過了胡老妖的頭頂上。

接着，在半空之中，便發生了一幕劇鬥！

胡老妖身在半空，聞得衣袂風聲，已知有人自地面追了上來，是以胡老妖的心中，立時有了應付之策。

他微微將手一曲，自懷中摸出一柄匕首。

那柄匕首長可半尺，現出一道藍光，鋒利之極，胡老妖一把匕首在手，大喝一聲，身如旋風，向頭頂四條人影分別刺去。

接着，羣僧臉色皆自一變。

那是因爲胡老妖這一招「旋風掃落葉」已告得手。

四條血柱自半空之中洒了下來，一代狂魔，又幹了一宗血腥孽案了。

胡老妖一口氣又殺了四個少林高手，那四個僧人眞是連自己如何死法，也看不清楚。

快！

絕快的招數，袁豹看到了天下最快的招數。

當時袁豹躲在樹上觀戰，不但眼福不淺，而且，對他後來的武功進展，更是大有幫助。

不出十年，袁豹的武功便已大有成就，這不能不說是拜胡老妖之所賜。

不過，若以現在的袁豹，和當時的胡老妖相比，袁豹也一樣望塵莫及。

胡老妖是天下第一大魔頭，第一把交椅上的惡老虎。

胡老妖一招之間連殺四僧，而那四僧正是少林寺著名的「四大羅漢」。

「四大羅漢」的藝業，也是以快爲主而高不可測，但在胡老妖看來，却是慢得可憐。

剎那之間，少林寺所有的高僧，都覺得這個老魔頭十分可怖。

無虛禪師雙眉一緊，振聲一喝，雙掌倏伸。

一招「雙龍出海」，平凡之又平凡的招式，直攻胡老妖了。

胡老妖哈哈一笑，收回匕首，獨掌與無虛禪師應戰。

舉世之上，沒有人曾接得過胡老妖一掌。

舉世之上，也沒有人曾接得過無虛禪師的掌力。

如今，兩名盛名滿天下的高手，硬拚一招了，但凡觀看到了這一招對掌的人，都會覺得自己的呼吸已告停頓了。

蓬！

驚天動地的一掌。

百餘對眼睛，都集中了精神看

那一掌硬拚的結果。

那結果是使人驚叫、惶恐！

無虛禪師的一雙鐵掌，竟然敵不過胡老妖的一隻獨掌，無虛禪師悶聲一响，一支血箭自口中噴了出來。

無虛禪師的臉色立時變得白紙一般，但他唇角的紅血，却紅得刺眼、奪目。

八九個長老立時圍了上來，護住無虛禪師，而幾個老僧，都不顧生死地聯手合攻胡老妖。

場面悲壯，混亂。

而那三十六座奇陣，也終於阻不了千魔教的攻勢，已有十幾個黑道高手湧了上來，加入戰陣。

漸漸地戰鬥更劇烈，更混亂了。

胡老妖一直是羣俠圍攻的對象，他們捨死忘生，前仆後繼地要殺死胡老妖，但是，他們却一個一個地死在胡老妖魔掌之下。

沒有人能使胡老妖再度受創。

袁豹心中一陣的激動，他也躍下了大樹，準備與胡老妖一搏。

袁豹的性子，本也是俠義中人，他目睹俠義道羣雄，尤其是少林僧侶，不貪生不怕死，不由也激發了豪邁之情，準備與胡老妖一拚生死，縱然以卵擊石，也在所不計了。

但是，他沒有機會了。

終於，有人再度打傷胡老妖。

胡老妖的胸口上，中了一記大手印掌功。

那一記重掌，發掌之人，乃是西藏密宗宗主，也就是無虛禪師的生死之交——彌迦安大師了。

無虛禪師硬拚一掌，圓寂了。

彌迦安大師悲憤莫名，也硬拚胡老妖一掌。

彌迦安大師立下兩敗俱傷之心，掌勢一錯，直襲胡老妖胸口。

「蓬」一聲，胡老妖中掌了。

但接着彌迦安大師也中了一掌。

那一掌中了面門，將彌迦安大師的五官，打得變成了肉醬。

彌迦安大師又繼無虛禪師之後圓寂了。

然而，他那一記大手印掌力，居然還打不死胡老妖。

胡老妖被擊中一掌，已知再難支持，大喝一聲，亡命飛馳。

八十多位輕功絕頂高手，正在一起窮追！

結果，胡老妖無影無踪，不知所去。

三十五年來，胡老妖一直沒有出現過，江湖上的人都以爲他重傷而死了，却不料……

* * *

三十五年後，又出現了胡老妖。

第一個知道消息的，是「神火天君」焦烈。

焦烈立刻趕來俠義山莊報訊，却反被袁豹打死！

如今，事情燒到了俠義山莊了，胡老妖第一步攻勢，是先取俠義山莊，以警天下。

俠義鏢局被劫殺，是牛刀小試，接下來的便要對付俠義山莊。

不過，俠義山莊莊主却還不知道，敵人竟是胡老妖。

自從俠義鏢局發生了驚人變故之後，整個武林都爲之震動了起來。

一時之間，傳說紛紜，也有人誤打誤撞說是胡老妖幹的，總之，謠言滿天飛，人人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雖然有人信口開河，亂將事情扯到胡老妖身上，但却沒有什麼人相信，只是一笑置之，當是瘋子說話。

因爲誰都以爲胡老妖在三十五年前，已經被西藏密宗宗主彌迦安大師一掌擊中而死了。

雖然沒有找到他的屍體，但每個人都相信他已死了。

西藏的大手印掌功，是天下最剛猛有勁的掌功之一，以彌迦安大師的修爲而論，他攻向胡老妖胸口的一掌，是足以使最强最堅硬的岩石也可打出深可盈寸的掌印的。而力勁如此厲害的一掌，却擊中了胡老妖的胸口要害，縱使胡老妖是天下第一大魔頭，武功絕頂，也勢非因傷斃命不可的。

故而胡老妖復出，劫殺俠義鏢局的說法，便沒有人會相信。

不過，這種說法傳到「黑衣神掌」袁豹的耳中，却又大大的不同，袁豹本身就已懷疑是胡老妖，如今江湖人物再一提，心中更是忐忑不安，益發覺得自己的推測亦沒有錯。

袁豹亦曾親眼見過胡老妖的武功，胡老妖掌力之威猛，出招之狠辣，袁豹實在是永難忘記，三十五年來，他會過了不少武林名家，也曾經歷過無數大小陣仗，可是，他再未曾看見過有什麼高手的武功及得上胡老妖。

即以俠義山莊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而論，他的內家氣功和精妙的掌法，早已獲得天下武林公認，是數一數二的正派高手，但照袁豹看來，軒轅悟的掌力還是不及胡老妖的一半。

胡老妖一旦進犯俠義山莊，山莊中的高手，能否與胡老妖抗衡，實在大有疑問之處。

袁豹越往下想，越是手心冒汗，一場武林浩劫只怕又會發生了。

* * *

數日之後，「大力刀王」牛錕的傷勢似乎有了轉機。

軒轅悟聞訊，連晚飯也顧不得吃，急急前來探視。

「銅壺醫士」洛安一見莊主，便立刻道：「牛總鏢頭已清醒了，不過脈搏仍然甚弱，目下牛總鏢頭的傷勢是不宜談話太久。」

軒轅悟頷首道：「這個自然，洛兄果然醫術高明，能將垂死之人救活，委實教人欽佩。」

洛安忙道：「這個小弟絕不敢居功，若非山莊之內藏有這許多靈丹妙藥，小弟縱有神仙的本事，也難以將牛總鏢頭治療好。」

軒轅悟淡淡一笑，隨即來到了牛錕卧榻之側，只見牛錕的臉色已好了很多，但和他平時紅光滿面的樣子相比，却又差得遠了。

牛錕原來閉着眼皮，聽到了脚步聲後，不禁陡地一睜眼，露出一雙滿佈紅絲，而又黃得像黃紙般的虎目。

軒轅悟望了牛錕的一雙「虎目」，不由暗暗一嘆，想牛錕平時在鏢局之中，是何等威風，何等光采，人人見到了他，不是稱呼總鏢頭，便是稱呼牛大俠，可是如今，他却被人打得半死，連眼神都渾濁無光，靜靜的躺在病榻之上。

在一般武林人物看來，牛錕的武功眞是高深絕頂了，然而，在一些武功勝過牛錕的高手來看，牛錕苦練了二三十年的外家功夫，又實在是微不足道之極了。

武學之道，猶如文學，都是一片瀚海，永無止境的。

軒轅悟的心中不禁又是感慨，即以自己而論，江湖上武功勝過自己的人，雖然不多，但終究還是有人勝過自己，一旦自己要和那些人動武，自己雖有一身武功却又和全無武功的人，有何兩樣？

不論自己武功如何好，別人勝過你，你便等於廢人。

眼前的牛錕，便是鐵証。

牛錕的傷勢十分嚴重，但在洛安悉心調治之下，已好了一些，不過，他的視線暫時却很模糊。

雖然視力很模糊，但當他一睜開眼，便認出了他的師兄——軒轅悟。

牛錕勉力挺身子，說道：「師兄，我……」

軒轅悟連忙扶住了他，道：「師弟，你受了傷，不宜亂動，那出手傷你的人，掌力雄勁，如非趕救及時，你已先愚兄一步，進了枉死城了。」

牛錕蒼白的臉上，陡地微微一紅，道：「那也只怪我學技不精，有負恩師所教而已。」

軒轅悟道：「這也怪不得你，須知一山還有一山高，莽莽江湖，不知有多少奇人異士，一流高手，自古以來，又有什麼人可以天下無敵呢？」

牛錕道：「那出手傷我之人，出手並不很快，但每一掌都那麼凝重如山，彷彿是一對千斤石擔向我襲擊，而非血肉之掌。」

軒轅悟道：「你可曾看出他是誰？或者他的武功路數？」

牛錕想了一想，道：「照他的掌式看來，小弟懷疑他是東北『魔熊寨』寨主『鐵臂魔熊』周力。」

軒轅悟吃了一驚，道：「是他？」

牛錕道：「他出招的氣勢，充滿了殺機，像是要將對方噬掉一樣，而他的手掌，也比常人大了許多。」

軒轅悟眉頭一皺，道：「天下手掌特異，較常人粗大的人很多，例如河南『百竹古廟』的『天地雙鬼』的天鬼，便有一雙較常人爲大的手掌。」

牛錕搖搖頭，道：「天鬼的武功，主要是練刀練槍，掌法並非他的所長，若論鬥掌，小弟豈會敗在他的手下？」

軒轅悟道：「然則，師弟又有何說明，傷你之人乃是周力。」

牛錕道：「小弟曾在華山金亭，見過周力一面，他的雙目，泛着一種極其陰森的藍光，而出手傷我之人的雙目，也正是如此的。」

軒轅悟沉吟一會道：「如照師弟所言，那人倒可能眞是周力，不過周力一向在東北，怎會來到河北搞事？莫非他需要一批財物，所以才來行劫？」

牛錕道：「師兄，你以爲這主兇是周力？」

軒轅悟道：「若洗劫鏢局的人有周力在內，那麼，周力必是主兇手，舉世之上，還有誰人可以主使周力委居其下？」

牛錕道：「但據當夜情景看來，周力却非整件事的主謀。」

軒轅悟心中一震，道：「什麼？周力並非主謀？」

牛錕道：「主謀的是另外一個人，那人不像其他的人幪頭幪面，而是身穿華服，氣宇軒昂的貴介公子。」

軒轅悟雙眉一皺，道：「貴介公子？可是江南『帝星堡』的鄧公子？」

牛錕道：「不是他，鄧公子的容貌，臉如馬嘴，又長又醜，但當夜小弟所見的却是個風度翩翩儀表出衆的美男子。」

軒轅悟沉吟了一會，道：「天下間美男子甚多，師弟可曾發現他的容貌有何特徵？」

牛錕苦笑道：「若說他有特徵，便是他的容貌十分英俊，英俊

得連祁連山的黃玉郎也比不上他。」

軒轅悟訝然道：「黃玉郎有天下第一美男子之稱號，連他也及不上那貴介公子？」

牛錕道：「黃玉郎雖俊俏，但書卷氣質太重，和那貴介公子相比之下，便輸了一個勁字。」

軒轅悟道：「那公子很有勁了？」

牛錕點點頭道：「不錯，他渾身是勁，他指揮那批幪面人洗劫鏢局，就像是在他家裡指揮僕人洗地抹窗一樣，有條不紊，氣度從容。」

軒轅悟心頭一震，道：「那公子犯此重案，居然如此鎭定，確是一個可怕的人物。」

他聲音微頓，又道：「那貴介公子懂武功麼？」

牛錕道：「何止懂武功，簡直爐火純青，出神入化。」

軒轅悟目光一閃，道：「你看見他曾出過手了？」

牛錕道：「小弟見過他曾與莫鏢頭對掌。」

軒轅悟哦了一聲，問道：「是莫鐵峯麼？」

牛錕道：「正是他，莫鐵峯是鏢局之中掌力最深厚的一位老鏢師，便是以小弟的大力神掌也敵不過他的轟雷神掌，莫鐵峯才與那貴介公子對掌，小弟便以爲他一定勝了，那知道……唉！」

軒轅悟忙道：「結果如何？」

牛錕難過地說道：「那貴介公子一伸掌便像有一股吸力，將莫老鏢頭吸了過去，然後，趁勢使力，莫老鏢頭的一條胳臂，竟給硬生生扯了下來。」

軒轅悟駭然道：「好殘忍的手法。」

牛錕道：「小弟當時怒氣上衝，正要上前拚命，却被手掌奇大的幪面人攔住，向我出手，三招過後，小弟已落了下風，不滿十招便中了那人一掌，栽倒地上。」

軒轅悟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二十年來，他第一次如此心神不定，也是他第一次遭遇到如此嚴重的事情。

軒轅悟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師弟，你受傷嚴重，宜多靜養，至於鏢局中的血案，愚兄自有主意。」

語畢又是一聲長嘆，離開牛錕而去。

牛錕望着軒轅悟碩大的背影，他似乎覺得他這位師兄，今天是特別憔悴了。

* * *

軒轅悟離開牛錕房子，不由暗自咕嘀，那年輕英俊貴介的公子，究竟是何方神聖？居然能將「鐵臂魔熊」周力這等兇人收歸其下？

俠義鏢局的財物雖然不少，但那貴介公子網羅了這許多黑道高手，又豈會僅僅志在那等財物。

軒轅悟一面想，一面緩緩地走過一條長廊，直到了一座園子之中，這座園子，是軒轅悟常來的地方，他每有空閒，便會來到這園子，或而吟詩，或而喝酒，端的是逍遙自在，他平時雖也有很多事務纏身，不過只消來到此地，便厭煩的事也一掃而空了。

可是，軒轅悟今天似乎特別煩惱，他雖然來到這塊能消愁解悶之地，但他却依然有重重心事沒能放下，他望着西山夕陽，覺得自己就像那快沉下的斜陽一樣，有英雄末路之感。

軒轅悟也大是不解，何以一日之間，自己會變得如此消極？

但在軒轅悟的感覺上，偏偏就是如此消極，彷彿俠義山莊已面臨一股不可抗拒的侵略！

在他想像中，那貴介公子就是整件事的主謀者，但他却料不到，眞正的主謀者，乃是三十五年前，曾使江湖人大起震動的黑道狂魔胡老妖。

胡老妖中了彌迦安大師一掌，人人都以爲他已死去，但他並沒死掉，原因十分簡單，胡老妖胸口雖然中了要害的一掌，但他胸口之上却懸着一塊護心寶鏡。

那塊護心寶鏡，原來是南荒野僧飛虎和尚的寶物，後來遇到了胡老妖，被胡老妖打敗，而那塊護心寶鏡也被胡老妖奪去，懸在胸口之上。

所以彌迦安大師的那一記大手印掌功，便殺不了胡老妖，只是將胡老妖的眞氣打散了一部份而已。

那塊護心鏡中掌之後，也已片片粉碎，成爲一堆廢物。

但這堆廢物却救了胡老妖一命，使到這個蓋世魔頭得以不死。

胡老妖雖然不曾死掉，但彌迦安大師的那一掌，却也沒完全白費，那一掌深厚的內力，終於使到胡老妖的一部份眞氣逼散了開來，走了岔道。

這情形，就如練內家氣功的走火入魔一樣的。

可以說，胡老妖已受了眞氣之傷。

那眞氣之傷，使胡老妖武功全失，完全無法施展。

直到胡老妖武功盡失二十五年之後，他收了一個弟子，而這弟子的來頭却是不小。

他的父親，乃當今朝廷之上，權勢極大的吏部尚書呂虔。

呂虔是一個大奸臣，而他的兒子呂翚山，也是大奸大惡的大惡棍，十二三歲時，便已經在京師之

內橫行無忌，隨便借個題目便當街殺人，甚至連京師內的文武百官，也被他縱容手下殺了好幾十個。

到了十四歲，便拜胡老妖爲師，學習武功。

原來胡老妖與呂虔在年輕時便已相識，後來兩人分道揚鑣，一個苦練武功，一個官場爭逐，到了後來，都各有大成，一個成爲天下第一高手，而另外一個，却成爲朝廷方面第一員大官，權勢之大，連左右丞相也望塵莫及。

可惜的是，兩個人雖然成就極高，但却都是奸惡之徒，非但沒有造福人間，反而帶來了一場浩劫。

而呂虔的兒子呂羣山，更是青出於藍，行事作風既狠且辣，絲毫不遜於其父及師。

牛錕在俠義鏢局中所看見的貴介公子，正是呂羣山，呂羣山在胡老妖主使之下，網羅了黑道上幾個大邪幫，其中包括江南最負歹名的「地冥教」！

地冥教在二十年前便已經崛起，教主「鬼令無情」蕭龍不但武功極高，而且在黑道上大有名氣，舉凡黑道中人，皆要給地冥教三分面子。

地冥教在江南四大省內，包娼庇賭，專放高利貸，單此三項見不得人的生意，便使地冥教主蕭龍，財源廣進，成爲巨富了。

蕭龍在江南四省所賺來的寃孽錢，也並非他一個獨佔，每年之中，他總要運一大批財寶美女，孝敬另一個人，那一個人就是當今的半朝天子，一代權奸的吏部尚書呂虔了。

可以說，蕭龍與呂虔，是有着一份相當密切的關係的，呂虔爲了要更多更多的銀兩財寶，便與蕭龍互相勾結，這種勾結，便兩相得益，呂虔可以坐享其成，每年收入數以萬兩計的金子，而蕭龍也大可藉着呂虔的庇護，放手在江南四省大幹特幹，大發橫財。

當呂虔知道呂羣山要闖江湖之際，他完全沒有反對，而且，立即飛函召請蕭龍來助呂羣山一臂之力。

蕭龍來到了京師尚書府，聞得要自己追隨呂羣山，不禁極之不服，當下便說道：「呂大人，令郎才略過人，小弟甚是欽佩，只是，江湖之上，波譎雲詭，令郎的武功雖高，只怕還是應付不來，況且，令郎乃是金枝玉葉……」

呂羣山站一旁，越聽越覺不是味意，立刻截住話頭，接口道：「蕭教主之意，是嫌本公子武功不夠高麼？」

蕭龍道：「呂公子，你的武功雖然甚高，但也難免會遇到武功比呂公子更高的人，那時，若有什麼差池，老夫可擔當不起。」

呂羣山冷冷一笑道：「說來說去，都是一樣，你是看不起本公子的武功。」

蕭龍這時也不禁大是有氣，說道：「如此說來，呂公子的武功一定是很驚人了？」

呂羣山冷冷的道：「最少能勝過你！」

蕭龍聞言，不禁大是一愕，他幾乎以爲是自己聽錯了，良久，他才道：「呂公子此話，老夫實難以相信。」

呂羣山傲然道：「既不相信，不如較量一下，好叫你心服口服。」

呂羣山這幾句話，竟是當面向蕭龍挑戰，而且還口氣奇大，似是蕭龍非敗在他手下不可。

蕭龍在江湖之上，號稱「鬼令無情」，平素已是驕橫暴戾，人人都望而生畏，幾曾有人竟敢斗膽對他如此這樣的說話？此際如非在尚書府內，他早已發作了，耐着呂虔面子上，唯有忍住怒氣，向呂虔道：「呂大人，令郎向小弟挑戰了，依大人之見，便當如何？」

在他心中，必然以爲呂虔不會答應的，那知呂虔却淡淡一笑，道：「既然如此，倒不妨玩幾手，印證印證一下。」

蕭龍一呆，道：「如有損傷，却又如何？」

呂虔哈哈一笑道：「決不追究。」

蕭龍道：「此話當眞？」

呂虔雙目一睜，道：「下官之言，言出如山，豈會反悔。」

蕭龍忙道：「是！是！」

呂虔袍袖一揮，道：「你們二人既要比鬥，就在此大廳過招便可。」

隨即轉目向身畔及身後婢僕道：「將傢俱搬開。」

兩旁前後婢僕聞言，立即將廳中傢俱移開了一角，空出一大片空地。

蕭龍雖已知道呂羣山曾拜名師習藝，可是，他却不知道，呂羣山的師父竟然就是邪派第一高手胡老妖，當呂虔答應他們比試之際，他的心中可說是充滿了極大的把握，可以擊敗呂羣山的。

蕭龍一上來就掉以輕心，此乃兵家之大忌！

驕兵必敗，此乃必定的事。

蕭龍擺起了老前輩的架子，向呂羣山道：「呂公子，請先出手。」

呂羣山也不客氣，左手一伸，五指如鈎，嗤的一聲響，直取蕭龍天靈蓋頂。

蕭龍哈哈一笑，一式反手擒龍，就向呂羣山左臂纏去，同時，蕭龍的左腿也屈了一屈，右腿趁勢

向呂羣山腰際之上踢去，這是蕭龍早年成名的絕技，名堂可大得很，叫做「霸王碎鼎」。

呂羣山在胡老妖悉心指導之下，武學成就已達到了無上境界，雖然所學十分邪門，但却非常實用，蕭龍這一脚，別人看來，也許相當厲害，然而在呂羣山看來，却不值一哂！

只見呂羣山奸笑連聲，五指一縮，竟變了猴拳，直向蕭龍的脚背上擊下。

蕭龍不防有此怪招，不由一驚，百忙之中，唯有硬生生將那一脚踢出之勢，就此縮回。

呂羣山桀桀的怪笑，得勢不饒人，施展師門絕學，攻勢如排山倒海般的湧到。

蕭龍的武功也可說是十分厲害了，可是，他又如何是胡老妖門下衣鉢弟子的敵手？此時他落了下風，更是大感支絀，想不到尚書府中會出了一個如此厲害的公子哥兒，以蕭龍之能，尚且不免敗落，那麼，江湖之上究竟還有什麼人，可以在呂羣山手下不敗，實在是頗有疑問的事。

蕭龍越戰越驚，自己不論在內力、招式之上，都遠在呂羣山之下，呂羣山的招法，看來又雜又亂，但其實却都極其精妙，只怕不出十招，自己非敗不可。

蕭龍也不是沒有計較的人，暗忖：與其輸得一敗塗地，不如乾脆認輸，倒更爽快。

當下連忙縱身一跳，搖手示意，道：「呂公子，蕭某願輸了。」

呂羣山初試絕學，正想大打一場，那知蕭龍見機得早，自認戰敗，不由大感掃興，唯有道：「蕭教主既然認輸，也該助本公子一臂之力，進行雄霸武林的計劃。」

蕭龍忙道：「那個自然是了，呂公子有此高深的武功，再稱霸江湖，當然易如反掌，從此刻起地冥教自蕭某人以下八百名夥衆，都歸爲呂公子管轄，不知呂公子意下如何？」

呂羣山哈哈一笑道：「好，從今後起，你便是天魔堂的堂主，本公子便是千魔教的教主了。」

至此，蕭龍才知道呂羣山的師父，便是三十五年前叱咤風雲的胡老妖，不禁爲之面無人色，也難怪呂羣山年紀輕輕，便有如此精絕的武學造詣了。

呂羣山網羅了地冥教之後，便與蕭龍用盡各種方法手段，又網羅了幾個邪派邪教，和百多位黑道高手。

呂羣山所網羅的幫教，無一不是勢力極大，而又高手出衆的幫教，例如東北三省的魔熊寨、四川瘟神谷的奪命幫、雲南九重山的雙絕門、太行山的黑狼宮等，都是令人聞名喪膽的邪派幫教。

這是劫數的開始。

在數大邪派聯合之下，三十五年前的千魔教，又告死灰復燃了，這個秘密，終於漸漸地揭露了，不出三個月，已震動了整個武林。

* * *

俠義山莊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終於知道敵人是誰了。

三個月來，俠義山莊一直加强了警備，構成了一座銅牆鐵壁。同時，也有不少正氣凜然，不畏强暴的白道高手紛紛來俠義山莊助拳，其中還有不乏遠來自南方、西域、東海、北極的關外好手，正合上一句人材濟濟，高手如雲。

數以千計的高手，聚在俠義山莊之中，等候着千魔教的侵犯。

一次嚴重的侵犯。

終於侵犯來了。

又是一個晨曦的時光，千魔教一千三百八十八名高手，在呂羣山率領之下，直闖俠義山莊。

此情此景，就像三十五年前，胡老妖大舉進犯少室峯少林寺一樣，氣勢浩蕩，志在必得！但是，這次的侵犯俠義山莊，是否一如其所願，這眞是只有天曉得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推出「湖海一神龍」便知分曉了。

（完）

上文提要： 原來張三李四的妻子白也黑是被綠林大盜包奪等人所殺，為的是誘出張三李四。爲報殺妻之仇，張三李四力戰包奪，終於將其擊斃當場。隨包奪同來的還有包奪的師妹阿蓉，她正在大樹後觀看陸瀚璉與冷春花大戰之際，却有一個白髮蓬鬆、鼻大闊嘴的黃衫老者將她制住……



白眉太監

為伊人對決　不罷休被刺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只見阿蓉不知何時，竟然給一個白髮鬆蓬鼻大闊嘴的黃衫老者，以一把屠刀架住雪白的粉頸。

阿蓉輕功佳妙，適才是人人有目共睹的，但這黃衫老者不知從何而來，竟似變妖法般一下子就把阿蓉制住。制住了阿蓉，也就不啻是制住了正在展開惡鬥中的陸瀚璉。

「統統不必住手，照殺可也！」黃衫老者言詞奇特，大聲道：「人不殺人，天殺！天不殺人，人殺！人人殺人，天天殺人，天人殺殺殺！」語畢，大笑，笑畢，自懷中取出一隻雞蛋，連殼一起吃掉。

他叫大家不必住手，照殺可也！但阿蓉是陸瀚璉的意中人，此刻粉頸抵在刀鋒之下，大有性命之虞，陸瀚璉又怎能眞的「照殺可也」？

陸瀚璉住手，其餘士大夫幫衆也退開戰圈，倒是張三李四發了狠勁，雖然中了數掌傷勢不輕，仍然拚命追殺，一個幫衆逃避稍慢，登時給他一刀插入屁股，殺豬也似的大叫起來。

張三李四意猶未足，正待繼續追擊其餘幫衆，已給冷春花一手把他拉住，沉聲道：「這些無名小卒，無關痛癢的小嘍囉，殺了又有什麼用？」

張三李四一呆，接着垂下了頭，長長嘆一口氣，喃喃道：「人不殺人，天殺！天不殺人，人殺！人人殺人，天天殺人，天人殺殺殺！」這二十五個字，竟然跟那黃衫老者適才大叫的完全一模一樣。

士大夫幫衆聽了，不免有人在想：「這莽漢記性眞好，只聽了一回，便能背熟。」

但冷春花卻並不是這樣想，她暗嘆一口氣，忖道：「有其師必有其徒，張三李四不倫不類，他的師父兼義父更是顚三倒四。」

原來這黃衫老者，並非別人，乃是一手把張三李四養大的武林怪傑。

他一出手，首先便脅制着阿蓉，這一着棋相當厲害，陸瀚璉果然不敢再跟張三李四爲難。

要殺張三李四，將來不愁沒有機會，但意中人阿蓉身陷險境，如不設法搶救，萬一有了什麼差池，那可終生抱憾之至。

陸瀚璉甫停手，那邊廂方寶玉早已連跑帶跳，趕到了阿蓉面前，大聲對黃衫老者喝道：「快放了她！」聲色俱厲，可不是隨便說說便算。

黃衫老者嘿嘿一笑，道：「她已成爲了我的俘虜，擅捉不能擅放！」

方寶玉道：「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傲視蒼生，豈可欺侮女流之輩？」

黃衫老者道：「雖是大好男兒，雖是英雄蓋世，往往難過美人關口，由此可見，紅顏禍水，殺了比放了更爲妥當。」

方寶玉哈哈大笑，拇指一豎，道：「前輩高人，果然大有高見，不愧是高山流水，高人一等，高不可攀……哈哈！哈哈哈！」

黃衫老者白眉一揚，怪笑道：「如此說來，以小兄弟之意，自當叫老夫把她一刀殺了？」

方寶玉尚未答話，陸瀚璉早已趕了上來，怒聲道：「前輩，別聽這小子胡說八道！」

黃衫老者卻「哼」一聲，道：「我偏喜歡跟這小兄弟詳談，你快給我滾！」

陸瀚璉年紀雖然不大，但他出身於名門望族，其後卻與山西羣盜勾結，更成爲士大夫幫首腦人物。

他自出道以來，一直以不世奇才，江湖梟雄自居，雖然行事不擇手段，連授業恩師也爲其殺害，但他始終認爲，天下英雄人物，莫不屢經風浪，屢歷劫數，爲謀取重大成果，決不可拘泥於小節云云。

其後，連「奪命秀士」包奪這樣的江湖魔星，亦爲他所降服，至此，陸瀚璉更加自視不凡，誓要在神州大地之中，創基立業，名揚四海。

但這白髮鬆蓬的老者，卻在士大夫幫衆面前喝令他：「快給我滾！」

陸瀚璉的臉，立刻變得像是豬肝一樣難看，他想撲前動手，但投鼠忌器，未敢輕舉妄動。

但要是就此便「滾開去」，這張臉又實在很難擱得下去。一時之間，進退兩難，臉色越變越是難看之極。

倒是包奪見機甚快，睹狀連忙上前打圓場道：「公子，權且忍讓一時，總不怕他能飛上了天。」陸瀚璉這才乾笑兩聲，緩緩退下。

陸瀚璉乾笑着，黃衫老者也在乾笑，方寶玉心想：「不笑白不笑。」也接着乾笑復乾笑，但如此不斷乾笑有何意思，有何妙用，卻是連他自己也不明不白。

黃衫老者卻突然自懷中取出一綑繩子，把阿蓉牢牢地綁了起來。

他綁紮阿蓉的手法奇快無比，轉瞬間已把她綁得像個粽子一樣。

方寶玉瞧得目瞪口呆，心想：「這一手功夫好不厲害，天下間最漂亮的粽子，不到片刻間便已包紮得妥妥當當。」

黃衫老者把阿蓉綁好之後，笑道：「我可沒點你的啞穴，爲什麼你連半句話也不說？」

阿蓉卻只是怒目瞪視着他，依然一言不發。

方寶玉忽然哈哈一笑，道：「前輩說得好，他媽的自古紅顏多禍水，殺一個便少了一場禍水，實在對天下蒼生大有裨益。」

黃衫老者把手中屠刀虛晃一下，怪聲笑道：「如此說來，這小妮子當眞非殺不可了？」

方寶玉陡地臉露詫異之色，道：「殺了她？難道前輩認爲她很美嗎？」說完之後，擠眉弄眼地上前，不住地打量着被綁紮得像個大粽子般的阿蓉姑娘。

黃衫老者用手抓了抓腮，奇道：「小兄弟，你認爲她怎樣？」

方寶玉默默無語，只是繼續打量着阿蓉，過了良久才皺眉說道：「可惜！可惜！」

黃衫老者更奇：「有什麼可惜？」

方寶玉伸手在阿蓉的蛋臉上摸了一下，道：「自古以來，所有大美人的蛋臉，都是又香又滑，正是芬芳撲鼻，滑不留手，此乃『美人臉相譜』之第一章，未知前輩認爲怎樣？」

黃衫老者沉吟半晌，始頷首說道：「言之有理，要是臉如粗石，口臭有如便溺，那又何美之有哉？」

方寶玉也點頭不迭，道：「前輩高見，前輩高見！」

黃衫老者「唔」一聲，問道：「照小兄弟看，這小妮子的臉如何？」

方寶玉煞介有事地考慮良久，才恭聲答道：「晚輩不敢故作違心之論，只好實話實說……」

但他尚未「實話實說」，黃衫老者已大吼如雷，喝道：「放屁！」

方寶玉心中一驚，暗呼：「他媽的今番屁股不妙！」

但隨即卻又聽見黃衫老者說道：「我一直把你當作兄弟，不斷以『小兄弟』三字稱呼，你怎麼自稱他媽的『晚輩』？我只不過六十八歲，你今年貴庚了？大不了只比我遲出生五十餘年，又能『晚』得了多少？可知人生歲月，五六十載時光，只是有如白駒過隙，彈指即逝。以後，你務須切記，切記不可在我面前自稱『晚輩』，否則，那便是看不起前後某！」

方寶玉這才吁一口氣，忙道：「大哥之言，有理！有理！小弟敢問，大哥貴姓？」

黃衫老者「咦」一聲，道：「你的耳朵是不是有耳屎堵住了？我不是說過，叫你別看不起『前後某』嗎？」

方寶玉大爲愕然，道：「如此說來，大哥是……是姓『前後』嗎？」

黃衫老者「呵呵」大笑，神態顧盼自豪，傲然地朗聲道：「好說！好說！我複姓『前後』，名爲『左

右』，江湖中的朋友，給我一個綽號，那是……『樹上君子』！嗯，你前些時不是在懸崖邊一棵大樹上的木床上住過一兩天嗎？哈哈，那便是我無數宅院之一，才建造了二十六年，至今還算相當牢固，不賴！不賴！」

方寶玉心中大罵：「他媽的，原來這見鬼的樹上木床，就是這個『前後左右』老兒的傑作，差點累得老子掉進懸崖之下粉身碎骨！」

但臉上卻堆起「佩服之至」的笑容，叠聲說道：「大哥不愧是造床高手，巧奪天工世間少有！」

前後左右桀桀一笑：「造床功力，天下間最高明之巧匠大有其人，諸如梧州『千手老爺』胡半得、蓬萊島『一葉奇匠』寇筍、天山『木王』伏老四等等，這些怪傑所造的床床椅椅，無不稀奇古怪，與衆不同。」

方寶玉道：「床乃做夢的本錢，正是先有床中夢，後有夢中人。」這兩三句話，實在不倫不類之至。

但前後左右聽了，卻是拍案叫絕，大叫道：「說得好！說得妙！說得入木三分，愚兄自愧不如。」

乾笑兩聲，倏地又問方寶玉：「賢弟睥睨江湖，深受天下英雄所拜服，未知賢弟夢中之人，又是怎樣的佳麗？」

方寶玉聽了，不禁連骨頭都輕了幾兩，忖道：「這位前後老兄，居然頗有先見之明，能夠預知老子遲早深受天下英雄所拜服……但不知『睥睨江湖』這四個字又是他奶奶的什麼意思？」

他心中大爲受用，嘴裏卻道：「小弟夢中之人，頭大如斗，眼睛四方，嘴長三寸，手若豬蹄！」原來他恐防前後左右對美貌紅顏大有偏見，與其給他搶白一頓，不如索性把自己的「夢中人」形容得其醜無比，以免自招煩惱。

果然，前後左右一聽之下，又再拍案叫絕，讚道：「妙哉！妙哉！賢弟果非凡夫俗子，堪稱獨具慧眼，舉世無雙！如此夢中佳麗，決不會是他媽的紅顏禍水，既非禍水，便是……便是……便是……」一連說了三個「便是」，但「便是」什麼東西，卻說不上來。

方寶玉卻不假思索，隨即接着說道：「既非禍水，便是益水！水能禍國殃民，是爲禍水。但天下萬物，無水不生，如無楊枝甘露灑下來，恐怕連牛吃的草也會枯萎，於是世間既有禍水，也有益水，未知大哥認爲如何？」

前後左右又瞪大了眼，又張大了嘴，呆了大半天才用力點頭，叠聲說道：「不錯！不錯！不錯！既非禍水，便是益水！賢弟夢中人是益水，正是大大的益國益民，有益身心，益上加益！」

方寶玉連連拱手，道：「好說！好說！」

前後左右倏地望向被綁住的阿蓉，道：「這個女娃娃，照賢弟看來，如何如何？」

方寶玉「唔」一聲，煞介有事地走前兩步，仔細地打量着阿蓉。

他一面看，一面擠眉弄眼，心中讚嘆又讚嘆，忖道：「老子的祖宗，怎麼教老子在這裏遇上了如此美貌的大美人？要是老子能夠娶她做老婆，可比做皇帝還更快活！」

但他嘴裏卻對前後左右說道：「照我看，這妞兒的鼻子嘛……有點像鉈！」

前後左右一呆，道：「鉈？什麼叫鉈？」

方寶玉道：「鉈者，掛在秤上之物也，秤越大，鉈也越大越重。這妞兒的鼻，累累贅贅，比豬還更累贅得多，雖然斤兩十足，卻也醜不堪言。」

前後左右瞧着阿蓉看了半天，終於點了點頭，道：「果然很像個鉈……」

方寶玉打蛇隨棍上，道：「小弟有個綽號，是江湖上一些朋友送給我的……」

前後左右連忙追問：「你的綽號怎麼稱呼？」

方寶玉道：「承蒙各路英雄看得起小弟，一致公認小弟爲人正直公平，就像是一把大公無私、童叟無欺的鐵秤，因此，小弟這個綽號就喚做『鐵秤少俠』！」

前後左右聽了，不禁爲之「恍然大悟」，不住地點頭說道：「好一個大公無私，童叟無欺的『鐵秤少俠』，我有你這樣的兄弟，可算是與有榮焉。」

方寶玉連忙「謙遜」一番，道：「小弟無德無能，日後全靠大哥大力提拔。」

前後左右道：「這個自然，當年花和尚魯智深跟一棵楊柳稱兄道弟，後來果然來一記『花和尚倒拔垂楊柳』，可見做大哥的『提拔提拔』小弟弟，原來天經地義之事。」

方寶玉聽見如此「提拔法」，不禁撟舌不下，心中大叫「辣塊媽媽」！

幸好前後左右想了片刻，又道：「魯智深是個渾和尚，他雖然大大的提拔了那棵楊柳，但那楊柳此後卻在人間湮沒，並沒出人頭地，如此這般倒提倒拔，也許有點不妥。」

方寶玉忙道：「大哥說得甚是，要是提拔不得其法，反而有害無益。」

前後左右哈哈一笑，道：「賢弟大可放心，你不是一棵楊柳，我

也不是渾和尚，算來算去，還是不會胡亂把你提拔起來的。」

這一老一少，在羣雄面前高談闊論，肆無忌憚，全然不把士大夫幫、陸瀚璉等人放在眼內。

但人人都是心中雪亮，知道這些江湖好手所忌憚的，只是黃衫老者前後左右一人，至於什麼「鐵秤少俠」方寶玉云云，根本連螞蟻也有所不如。

此謂之「狐假虎威」，但能夠有此機緣在這等場合中裝模作樣，可也並不容易。

阿蓉給前後左右綁紮得無法動彈，她固然很不有趣，陸瀚璉更是面目無光，無奈前後左右身手不凡，兼且投鼠忌器，一時之間，這位陸公子也無計可施，唯有咬牙强忍怒氣，靜觀其變。

前後左右忽然走到阿蓉面前，「嗨」了一聲，說道：「醜東西，你的鼻子實在難看，竟然像個鉈！」

阿蓉不住的搖頭，怒聲道：「胡說！」

前後左右「喔」一聲，道：「你怎可以侮辱我的賢弟？是他獨具慧眼，看出你這妙鼻子像個秤鉈的，但你身爲咱們的俘虜，竟敢辱罵我的賢弟胡說，這算是什麼用意？你是瞧不起天下間所有大大小小老老嫩嫩的英雄嗎？你可知道，如今天下一切英雄，不管是中原的、關外的、東海之濱、西域以西的、苗疆七十二大洞、一千零八個小洞的所有英雄好漢，都已一致公認，我這個賢弟就是大公無私、童叟無欺的『鐵秤少俠』，既然是鐵秤，定必準確無誤，他說你的鼻子像個秤鉈，那便一定像個鉈，決不能會像個炒米餅！」

阿蓉早已知道這黃衫老者瘋瘋癲癲，但實在給他氣得連肺都炸了，忍不住又頂撞回去，道：「只有你這樣的老糊塗，才會相信這黃毛小子是什麼『鐵秤少俠』！」

前後左右一怔，喃喃道：「你罵我是個老糊塗？我什麼地方糊塗了？他若不是『鐵秤少俠』，誰是『鐵秤少俠』？」

他一面喃喃自語，一面走到胖太歲谷瘦影那邊，然後叫道：「大胖子，這妞兒不相信我的賢弟是『鐵秤少俠』，還罵我是個老糊塗，你瞧怎樣？」

胖太歲搔了搔額角，臉上露出了詫異之極的神情，大聲道：「這可奇了，方寶玉少爺行走江湖久矣，俺跟着他東奔西走，東到東嶽、南至嶺南、西達西藏、北到天山，還有洞庭湖、鄱陽湖、長江上下游兩岸、黃河淮陽等地，又有誰不認識方少爺這個『鐵秤少俠』的大寶號？倘若他不是『鐵秤少俠』，難道這位姑娘才是『鐵秤少俠』不成嗎？」說得表情十足，冷春花早已暗暗失笑，只是極力强忍下來。

冷春花爲了强忍笑容，已悄悄地轉身背對着陸瀚璉和士大夫幫幫衆，但胖太歲偏偏故意兜轉到她面前，朗聲問道：「冷小姐，我的話，可有講錯嗎？」

冷春花再也無法忍耐，索性哈哈大笑起來，但卻在大笑中說道：「你還說漏了，去年咱們跟着方少俠遠赴東瀛，巨船甫泊岸，已有數百東洋倭寇在水陸兩道又跪又拜，高呼『鐵秤少俠義勇雙全，天下無敵。』這十幾個字，足証方少俠俠名遠播，宇內宇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胖太歲「啊」的一聲，連連點頭稱是。

前後左右大爲滿意，回過頭來又對阿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我這個賢弟，果然是不折不扣、大公無私、童叟無欺的『鐵秤少俠』，常言有道：『公不離婆、秤不離鉈。』，他是秤，你是鉈，恰好是天設一雙、地配一對！」

阿蓉又急又怒，罵道：「瘋子！瘋子！你們這些人全都是瘋子！」

陸瀚璉心中也是既急且怒，兼且心上人落在一個老瘋子手裏，綁紮得像個大粽子一般，倘若再拖延下去，他這個陸公子的威風，恐怕只能用來掃地！

只見前後左右在阿蓉面前左轉右轉，轉了好幾個圈子才道：「賢弟是個千載難逢的武林奇材，決不可爲了美色而躭誤了前途，尚幸這個鼻子如鉈的女子，跟『美色』兩個字相差極遠，如此秤秤鉈鉈，鉈鉈秤秤互相掛鈎下去，那也沒有什麼不妥……」

說到這裏，倏地怒目瞪視着陸瀚璉，厲聲道：「混帳的東西，你聽見了沒有！自此之後，這個姑娘就是『鐵秤少俠』的人，你若敢斗膽碰她一根寒毛，我立刻操你祖宗十八代！」

陸瀚璉臉色鐵青，但形勢比人强，他只好暫且忍氣吞聲，日後再圖謀報復。

當下强忍怒氣不發，抱拳向前後左右一揖，說道：「前輩武藝不凡，在下是衷心佩服，但這位姑娘，與在下家族原是多年世交，這一次有重大事情，必須與在下等聯袂前往揚州城，尚祈前輩把阿蓉放還，在下等感激不盡！」這番話，並不如何體面，但總算是顧全着大局，可謂不過不失。

前後左右卻嘿嘿一笑，道：「你感激我又有個屁用！這位鼻如鉈的姑娘，已是『鐵秤少俠』的人，你若要拉拉扯扯，混水摸魚，只怕方少俠大不高興。」

方寶玉立時接道：「那確是一定大不高興的。」

豈料前後左右接下來說的話卻是：「這就乖乖的不得了啦！我這個方賢弟，脾氣極硬，手底下的功夫更硬，你若敢斗膽對他的女人打主意，無異是向他挑戰，正是情場如戰場，一個他媽的弄不好，說不得就只有明刀明槍公平決戰，看看鹿死誰手，鉈落誰家者也！」方寶玉聽了，不禁差點嚇得撒出尿來。

陸瀚璉聞言，卻是立刻喜上眉梢，比拾到了一千兩黃金還要高興。

他心想：「這臭小子狐假虎威，要是跟本公子單打獨鬥，焉還可以活到明天。」

當下朗聲大笑，道：「前輩果然高見，世間之事，每每難得公平，就且讓在下與方少俠公平地放手一搏，要是誰打贏了，就可以帶走阿蓉姑娘。」

方寶玉心中叫苦連天，正要開口岔掉話題，前後左右卻不斷撫掌笑道：「好極！好極！這就來一場公平決戰，誰打贏了，就可奪得鉈鼻女人歸。」

陸瀚璉臉露笑容，緩緩地逼向方寶玉，道：「方少俠，今日在下有緣領教『鐵秤神功』，不勝榮幸，還望方少俠不吝賜教，指點指點！」

方寶玉心中罵道：「老子指點你祖奶奶個熊！」

正待逃避一旁，找胖太歲掩護掩護則個，但陸瀚璉早已看穿他的心意，不等這臭小子打響退堂鼓，已閃電般疾步搶前，一出手就已封鎖了他所有退路。

前後左右卻又在大叫，道：「這一戰，係以武會友，只可動拳踢脚，不可使用兵刃，誰若違背規矩，即當敗論。」

陸瀚璉朗聲答道：「說得好！由來刀槍無眼，咱們既是同道中人，就比比拳脚功夫好了！」

方寶玉暗罵：「老烏龜、活王八才是你的同道中人。」

陸瀚璉自幼即苦練拳脚功夫，撇開少林七十二絕藝之一「韋陀掌」不談，單是其他各門各派的拳法、腿法，他也曾鑽研多載，要用來對付一個浮滑少年，自當綽綽有餘，不費吹灰之力。

方寶玉聽說不可使用兵刃，心中略寬，但刀槍固然無眼，拳脚也是一樣無情，這王八公子武功極高，縱使不使用兵刃，拳打脚踢過來，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輕則頭焦額爛，重則一命嗚呼，毫無疑問地滾入枉死城者去也。

可是，這一戰竟在前後左右三言兩語擺佈之下，變成「定局」，正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

倘若他手執强弓利箭，方寶玉也並非無膽匪類，勢必一箭射將出去，與敵人拚個高下。無奈他既無利箭，更挽不起什麼强弓，充其量只是手執禾稈草之類的廢物，又如何能與陸瀚璉那樣的武林高手決戰？

但無論如何强弱懸殊，這一戰還是打了，而且是狠狠地打，激烈無比地打。

只是，這種打鬥，其實只能算是「毆打」，因爲自始至終，都只有一方狂毆猛打，而另一方卻只能胡亂地揮拳踢足，完全不成半點章法。到後來，自然是勝利者贏得輕輕易易，而敗陣則輸得轟轟烈烈。

方寶玉敗了，當然敗了。問題只在於：敗了是否等如死了？

陸瀚璉「狂毆」方寶玉，倒不是拳如雨下，只是這裏揍一拳，那裏踢一脚，而每一拳每一脚，都是清脆玲瓏之極，甚至是巧妙漂亮之極。

這位陸公子，分明是要在阿蓉姑娘面前，再三賣弄本領。

只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方寶玉這位「鐵秤少俠」，根本毫無份量可言，陸瀚璉如此這般賣弄拳脚功夫，即使是士大夫幫衆，也提不起喝采叫好的勁兒來。

但不管怎樣，陸瀚璉還是贏了。

前後左右居然「呵呵」一笑，向他拱了拱手，讚道：「好本領！好本領！竟連威震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九曲十三彎的『鐵秤少俠』也敗在你手下，咱們願賭服輸，這個鼻如鉈的姑娘，就請閣下帶走罷。」

陸瀚璉雖然是打贏了，其實臉上也並無光采可言，但總算能夠把阿蓉帶出「險境」。

未幾，阿蓉這個美麗的粽子鬆綁了，她又回到了陸公子的身邊。

但張三李四卻在這時候嘶聲厲喝，叫罵道：「包奪，你殺害我的婆娘，洒家這一輩子，定必跟你沒完沒了！」

此時，包奪已只剩下半條人命，士大夫幫衆兀自手忙脚亂地爲他療傷止血，經此一役，「奪命秀士」包奪之名，再也不會在江湖上出現。

因爲前後左右插手此事。

這個脾性怪異莫測的黃衫老者，一搖一擺地走到張三李四面前，一開口便「操你奶奶」，接着厲聲罵道：「二十年前，我怎樣教你做人？他媽的！身爲堂堂男子漢，最重要的是胸膛要挺，正是眼觀鼻，鼻觀心，幾時叫你老是往女人身上瞧了？」

張三李四道：「我沒瞧別的女人，就算是瞧，也只是瞧瞧自己的臭婆娘！」

前後左右「呸」一聲，罵道：「老婆娘也好，臭婆娘也好，左左右右，前前後後還不是個女人？常言有道：『夫妻如衣服，兄弟如手足！』難道這十個字的至理名言，到現在你還弄不清楚嗎？」

張三李四道：「別人把手足看得比衣服重要，那是因爲別人都有兄弟手足，但我除了一隻爛破銅鎚之外，就只有白也黑這個臭婆娘！」

前後左右冷冷一笑：「果然是坐井觀天的王八蛋，跟你再說下去，只會浪費我的力氣，但你那婆娘的仇恨，你以後再也不必記掛着！」

張三李四卻道：「妻仇不共戴天，我若不殺掉那個倒路屍絕種王八，我就不姓張三！」

前後左右道：「不姓張三，大可以姓黃六、歐九，或者是複姓東方十二，但這一段殺妻之仇，你是不必費神了！」

張三李四一怔，瞪視着前後左右，半晌才道：「師父義父的意思是……」原來他稱呼前後左右爲「師父義父」。

前後左右道：「我的意思是，包奪根本活不到明天！」語畢，身如巨鳥，飛越過士大夫幫衆，雖有一兩個不知「死」字如何寫法的幫衆揮刀阻擋，但眞似螳臂擋車，立刻給前後左右揮掌震碎腦袋，死得不明不白，一塌糊塗。

兩三個起落間，前後左右已站在包奪面前不足三尺。

包奪連續慘遭重創，本已暈迷了一半，驟然瞧見前後左右飛撲而至，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反而頭腦清醒起來。

前後左右嘿嘿一笑，喝道：「張三李四刀法不濟事，只能削掉你的鼻子，割去你的右耳、切掉你的左手尾指，遲兩天，我要好好指點指點這個畜生！」也不知道他從那裏弄來一把尖刀，倏然手起刀落，一刀便插入包奪咽喉，這位經常對敵人施以大刑的「奪命秀士」，就此了帳，永不超生！

陸瀚璉見了，不禁又驚又怒。

他才是眞正的士大夫幫首領，包奪在他操控之下，暗中爲他辦了不少事，豈料在這一役中，慘死在前後左右和張三李四師徒手下。

陸瀚璉是否會爲了包奪而感到悲傷，旁人可不易察覺，但常言有道：「打狗還看主人臉」，如今前後左右當着他面前殺了包奪，陸公子這張臉實在很難擱得下來。

但擱不下來又怎樣？是否出盡全力，跟這個瘋瘋癲癲的老者拚命？

江湖中人，過的本來就是「刀頭舐血、生死隔一線」的生活，往往爲了一句話，掙一口氣而拚命，那本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這黃衫老者的功力，非比尋常，要是眞的爲了包奪之死而跟他拚命，陸公子可沒有多大的把握。

權衡利害之下，陸瀚璉寧願在這一役忍氣吞聲，把這筆帳記在心中，以後才再圖謀報復。

但阿蓉卻在這時候哭了起來：「瀚璉，包師兄……給那個老不死殺掉了！怎辦？怎辦？」她不開口還好，一開口說出了這些話，陸瀚璉不禁爲之一怔，一時間頓感進退兩難，臉龐變成了鐵青之色。

此際，方寶玉雖然給陸瀚璉揍得鼻青臉腫，內息阻滯，但頭腦已漸漸清醒過來，眼看此情此景，不禁搖頭嘆息。

胖太歲忍不住問：「你在嘆什麼烏氣？」

方寶玉道：「佳人爲了她的師兄傷心欲絕，老子卻偏偏愛莫能助，又豈能不握腕浩嘆！」

胖太歲一呆，道：「是扼腕浩嘆才對！」

方寶玉毫不介意，只是淡淡地說道：「握腕也好，握脚也好，總之是非嘆不可。」

胖太歲怔怔地望住他，忍不住又問：「換上是你，佳人爲了師兄之死而悲慟不已，該怎辦？」

方寶玉道：「佳人生氣，老子自當比她生氣百倍，此謂之『同氣連枝』，爲了要佳人息怒，唯一方法，當然是要爲她出了心中的一口烏氣。」

胖太歲道：「這麼說，換上是方少爺閣下，定必會對前後左右老前輩大動干戈了！」

方寶玉嘆道：「大勢如此，身爲石榴裙下之大好男兒，尚有何路徑可供選擇？」

胖太歲皺着眉，想了大半天，忽然點頭不迭，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冷春花在旁邊聽了，不禁大罵：「狗屁不通！」

* * *

且說陸瀚璉那邊，他再三計較、衡量大局，始終沒敢貿然向前後左右動手，只得婉言向阿蓉說道：「咱們士大夫幫不少弟兄都受了傷，如不及時撤退治理，恐怕傷亡更爲慘重。」

阿蓉嗚咽着，只是怔怔的望着包奪的屍體，卻也不再說話。

陸瀚璉心想：「此地不宜久留，速退爲妙！」心中打退堂鼓之意既定，正要下令全師撤退，忽然勁風撲臉逼至，眼前一花，竟是前後左右去而復返，又逼近到阿蓉和他面前來。

陸瀚璉向來自恃技藝超羣，對什麼武林高手、武學大宗師都不怎

麼放在眼內，但今天偏偏遇上這個半瘋不癲的前後左右，也可算倒楣之至。

眼見這老者又再纏了過來，心中不由暗暗一驚，但意中人就在身邊，豈可輕易示弱，當下「哈哈」一笑，故作鎮定瀟灑，悠然道：「前輩有何賜教？」

不等前後左右開口，方寶玉已大聲笑道：「妙極！本少爺跟前後左右平輩論交，他是大哥，我是小弟，陸公子叫他前輩，那麼我也同樣是你的前輩啦……哈哈！咳！咳！」他强擠大笑之聲，但却因傷勢不輕，笑不了兩句，血氣大爲阻滯，是以由笑變咳。

胖太歲皺眉道：「常聽人言『笑得氣咳！』今日一見，果然有根有據！」

阿蓉聽見方寶玉調侃陸瀚璉，不禁怒道：「你再胡言亂語，總有一天把你的舌頭割掉下來。」

前後左右「嘿嘿」一笑，怪聲道：「你若敢動他的舌頭，我就把你脫光了衣衫，再縛一次，然後掛在揚州城城門外示衆。」

阿蓉聽了，倏地花容失色，急急躲在陸瀚璉背後叫道：「瀚璉，這老不死好可惡！」

陸瀚璉見前後左右再三辱及阿蓉，心中怒火越來越盛，要是對手換上別人，他早已發難驟施毒手，如今卻因忌憚前後左右武功厲害，只好一忍再忍，說道：「來日方長，這筆帳，總有一天要他連本帶利歸還！」

前後左右又是一陣怪笑，道：「我生平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外强中乾，手軟口硬的龜孫子，照我以往的作風，例必見一隻殺一隻，想不到今天運氣還不錯，居然在這窮山惡水之地，又遇上一隻中看不中用的龜孫子！」

他把陸瀚璉直斥爲外强中乾，手軟口硬，方寶玉心中已大爲讚嘆，再復加上一句「龜孫子」，更是過癮無比，妙之又妙！

前後左右咄咄逼人，陸瀚璉本已退無可退，但這年輕公子，居然頗有忍耐之力，在這等情況之下，仍然不願孤注一擲，眼見形勢越來越是兇險，索性大力揮手，對士大夫幫衆叫道：「咱們走！」

他說走便走，立刻回頭拉着阿蓉望北而去，再也不理會前後左右。

豈料前後左右不放鬆，陸瀚璉雖已再三示弱，但他仍然苦苦追纏，一閃身又已攔住陸瀚璉的去路。

陸瀚璉心中一凜，忖道：「這老怪物果然絕頂可憎可惡，只要今天能夠脫險，日後務須設法將此人除掉！」

前後左右却不理會他心中如何打算，只是一味窮追猛打，絕不放過。方寶玉見了，自然大爲雀躍。

只聽見前後左右又道：「你要走，我也不想諸多阻攔，但你面目可憎，如不小懲大誡，只怕人人心中不服。」

因爲面目可憎便要懲罰別人，如此罪狀，自是莫須有之至。

陸瀚璉心中叫苦，事已至此，總不成在意中人面前向一個老瘋子搖尾乞憐，唯有硬撐到底，冀望可以憑着手底下三幾式絕招，把這可惡的老瘋子逼退。

「前後左右，在下敬重你是武林前輩，這方再三忍讓……」

話猶未了，前後左右已連連揮手，怪聲叫道：「且慢！前後某並非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用不着你來敬重！再說，就算前後某眞乃德高望重之輩，也只會接受少年英雄，江湖豪傑的敬重，但你這個小白臉，算是個什麼東西，由你這種人來敬重前後某，前後某寧可他媽的敬謝不敏！」

方寶玉聽了，大有痛快淋漓之感，忍不住用力鼓掌，阿蓉卻立刻怒目瞪視過來。

前後左右對陸瀚璉窮追猛打，士大夫幫衆不禁人人面目無光，有些人盼望陸公子大發神威，好好教訓這老瘋子一頓，但一些目光銳利，見識比較廣博的幫衆，卻是心中有數，知道憑陸公子的本領，決難勝得過前後左右，與其出手打一場有敗無勝的仗，倒不如從速撤退，更爲上算。

其實，陸瀚璉何嘗不想急急撤退，無奈前後左右苦纏不捨，令他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

陸瀚璉心中左右盤算，知道這一仗已是無法避免，但如何才能在險中求勝，卻是費煞思量。

但就在他心中不斷盤算之際，一直躲在他背後的阿蓉，竟突然無聲無息地出手，用一把黃金短劍疾刺前後左右。

她這一劍，看來似乎甚爲陰險毒辣，但她在出劍之際，卻又同時發出銀鈴般的叱叫聲：「看劍！」

她既已向敵人示警在先，那麼她這一劍，也就不能眞的算是出其不意，「陰險毒辣」四個字更是萬萬談不上。

陸瀚璉可沒料到，自己還沒出手，阿蓉反而按捺不住，甘冒奇險向前後左右發招！就在他一陣錯愕間，阿蓉的黃金短劍已刺向前後左右的小腹。

陸瀚璉猛地大吃一驚，急叫：「使不得！」但說時遲，那時快，阿蓉這一劍不但沒能刺傷前後左右，反而給前後左右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輕易地把黃金短劍奪到

手，而且劍尖一翻一刺，竟在電光石火間使劍尖完全轉變方向，直向陸瀚璉咽喉刺了過來。

陸瀚璉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百忙中也來不及細想，腦袋急急向右一閃，但覺右耳隱隱生疼，那黃金短劍的鋒刃恰恰在他右耳邊掠過。

但他隨即感到大大不妙，因爲一直在他背後的，並非別人，而是阿蓉！

阿蓉雖然冒險向前後左右發招，但自始至終，她還是站在陸瀚璉的背後！

阿蓉既在陸瀚璉背後，陸瀚璉情急之下遇刺急閃，那一劍自然是直刺向阿蓉無疑。

只聽見在這刹那間，兩把聲音同時尖聲叫起。第一個尖叫之人，自然是阿蓉，而另一個尖聲叫的，卻是方寶玉方少爺。

阿蓉眼見陸公子和自己連番受辱於前後左右，而師兄包奪是死在前後左右刀下，雖然明知道憑自己的武功跟對方實在是相差太遠，但在忍無可忍之下，還是按耐不住，終於出劍刺殺前後左右。

但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快如閃電的一劍，非但未能刺殺前後左右這個瘋瘋癲癲的老者，反而在電光石火間給對方奪了短劍，更倒刺回來！

前後左右的手法，當眞匪夷所思，駭人聽聞，在刹那間，阿蓉以爲自己死定了。

但那黃金短劍的劍尖，卻又突然像是長了眼睛一樣，在阿蓉的臉上滑射過去，只見劍鋒一揚，阿蓉左邊俏臉側的一小撮青絲，給劍刃輕輕削掉。

青絲飄散，阿蓉的臉一片煞白，但卻依然美麗得令方寶玉在心中大叫「救命！」

前後左右「嘿嘿」一笑，對阿蓉說道：「你若不是『鐵秤少俠』的鉈，此刻還焉有命在！」

至此，陸瀚璉已再無選擇餘地，只好咬緊牙關，「呼」一掌疾攻前後左右。

他這一掌，乃是少林七十二絕藝之一的「韋陀掌」，而且早已蓄勢待發，如今情急拚命，其掌力之雄渾，就連他自己也頗感詫異。

前後左右「呵呵」大笑：「想拚掌力？妙哉，妙哉矣，老夫奉陪！老夫奉陪！」把黃金短劍擲還給阿蓉，赤手空拳迎戰陸公子。

陸瀚璉雖然練成了「韋陀掌」，但功力與少林高僧仍然頗有距離，用來對付尋常江湖人物，固然是綽綽有餘，但遇上了前後左右這等頂尖高手，自是難以佔到便宜。

不到十招，陸瀚璉已大感吃力，眼前只覺得對方掌影幢幢，無窮無盡的巨大掌力更是壓迫得自己連氣也透不過來。

又再苦戰了七八招，只聽見「蓬」然一聲，陸瀚璉胸口中了一掌，登時臉如土色，繼而「哇」一聲狂噴鮮血！

阿蓉大吃一驚，叫道：「陸公子……」前後左右卻倏地轉身，以極快手法點了她身上八處穴道。

阿蓉穴道被封，登時作聲不得，這自然是給前後左右點了啞穴之故。

方寶玉見了，頓興同病相憐之感，忖道：「老子給人點穴點得多矣，想不到咱們今天初次邂逅，你的命運也和老子的命運相差無幾，果然是命中註定：『公不離婆，秤不離鉈！』善哉！善哉！阿彌陀佛！」

前後左右的武功出神入化，士大夫幫衆人人瞧得目瞪口呆，眼見陸瀚璉一直落在下風，不禁士氣大挫，膽子小一點的，早已越站越遠，只要勢頭再不對路，立時便拔足狂奔，再也不理陸公子的死活。

這一戰，前後左右顯然已是穩操勝劵，陸瀚璉非敗不可。

陸瀚璉越戰越是膽顫心驚，心想：硬撐到底決不是辦法，既然眞的打不過對方，便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投降！第二：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可是，這老瘋子簡直不可理喻，就算向他投降，他未必就會放過自己一條生路，說不定還會更添折磨，自取其辱。

投降既非上策，走又如何？

本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的確是至理名言，但有時候也得看看形勢而定。

倘若陸瀚璉只是單人匹馬應戰，打不過對方而逃，那是唯一可取之策，但目下他帶領着士大夫幫衆，一旦臨陣敗逃，自是狼狽萬分，以後又怎有面目再以幫中頭領人物自居？更何況自己心愛的阿蓉姑娘跟隨着自己，要是護花無力，大難臨頭我獨飛，只怕這段情緣，即將因此而付諸流水，再也難以回復舊觀。

如此左算右算之下，似乎根本沒有法子可以渡過難關，陸瀚璉不禁心中大叫：「莫非天亡我也！」

就在此時，前後左右忽然手舞足蹈，有如舞台上的戲子一樣。

陸瀚璉本來一直給他的掌力壓逼得走投無路，但倏然間卻頓覺對方掌力全消，取而代之的，卻是前後左右怪異莫名的舉止。

陸瀚璉睹狀，心中驚疑不定，忖道：「這老瘋子莫非在使用什麼厲害的武功不成？」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慕容長青以其手中的春秋「干將」寶劍將石屋中出來的中年文士手中的落魂鐘劈成兩半，再將這件名震江湖的寶物劈作碎銅細屑。這時，散花仙子又將明月觀女弟子召上陣前與石屋兩旁防守的青衣衛士相搏，却見青衣武士手中彩盒放出毒火，蓮花女以拂塵拂之，阻住毒火，但毒火却拂不散，不知是否術法，衆人見所未見……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主腦人物探石屋　百歲人瑞勇對決

「術法無底線，凝火成形，也非難事，」散花仙子道：「但這些毒火是眞正的毒火，如何能凝而不散，就有些叫人想不通了。」

「火罩子，」南宮秋月叫道：「想不到天下眞有如此的巧手能匠，製造出火罩子來！」

散花仙子心頭一震，忖道：「平常都沒太重視南宮秋月，總覺得南宮世家的技藝、武士，和慕容世家有一段距離，想不到她年紀最輕，但胸羅之博，似猶在慕容長青之上，這個人，以後不能再輕視了。」

「慕容兄、南宮妹子，只不過一團毒火，就困住了我們一個人。」散花仙子道：「如若數十團毒火一起發出，遊動飛竄，恐怕十分不易抵拒了，咱們先撤出此地，只要團團把這個小島圍住，嚴密監視，只要他們一離開，咱們就全力截殺，俟咱們研商出一個攻敵之法，再登島强攻不遲！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好辦法。」慕容長青道：「兄弟完全同意。」

「非常好！」南宮秋月道：「小妹還有下情奉告，這火罩子還有變化，不可輕侮。」

說走就走，慕容長青立刻下令撤退。

來如狂飆，去如疾風，三聖會的人馬很快的撤離了小島。

只有兩個人站在原地沒走，一個是蓮花女，正全力對抗毒火，不敢撤動，一個是散花仙子，正在提聚眞氣，準備救下蓮花女，明月觀主在場，總不能眼看著讓屬下傷在敵人手中。

散花仙子陡然揚起右手，一片茫茫白氣由掌心湧了出去，口中卻沉聲喝道：「退下去，這裡交給我來應付。」

蓮花女突覺壓力大減。

原來，散花仙子掌心湧出的白氣已和毒火觸接，替代了蓮花女手中的拂塵。

這一陣對抗毒火，蓮花女有著越來越吃力的感受，毒火熱度，逐漸增强，必需加强拂塵上的內力，才能阻止火焰的熱力逼近。

她劍在右手，本想取敵，但見另外三個青衫人，手中彩盒都擧了起來，只是還沒發出毒火。

蓮花女考量過這種形勢，再加上三人出手，在毒火圍襲之下，恐怕連逃命的機會都不會太大，所以，劍雖在手，卻不敢揮出。

如今聽到觀主下令撤退，立時一個翻身，退出了兩丈多遠。

散花仙子掌力增强，擴散的白氣如雲如霧，把一片青藍的火焰生生的包圍起來。

但散花仙子並不戀戰，取得對

抗的優勢之後，立刻飄退而起。

就在散花仙子飛身而起的同時，一片肉眼難見的精芒，衝出了如雲似霧的白氣，飛落在兩丈開外。

這變化激起了散花仙子的殺機，雙手握拳，似是要劈打出去，但卻不知何故又忍了下來，飄身落在一艘大船之上。

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早已在船上等候，散花仙子人已上船，大船立刻轉向駛入湖心。

三位會主被延請入艙，艙中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

散花仙子喝了一口茶，道：「南宮妹子說的後繼變化，是不是剛剛射出來的一片毒針，針很細小，形如髮絲，但射出的力量很强。」

「毒火之後，還有鋼針射出，我不清楚，也不是我說的後續變化！」南宮秋月道：「如此複雜的暗器構造，眞需要巧手精思了。」

「既非那射出毒針，又會是甚麼呢？」散花仙子想不通了。

「爆炸，火罩子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一擧爆碎。」南宮秋月道：「連同餘下的毒火，爆裂出千百碎片，威力之强，五丈方圓之內的生物，很難幸存，一個如此，十個八個一起爆炸，就把我們今天帶來的人全部炸光了，仙子姐姐和慕容兄，也許有可能避過，小妹這點武功，逃命的機會就不大了。」

「如果那爆裂的碎片能夠破人的護身罡氣，」散花仙子道：「咱們逃過的機會都不太大。唉！一個暗器製造到如此境界，也算是絕無僅有惡毒之極。」

「火罩子中的毒火，是陰燐毒火，和小妹用的配方相同。」南宮秋月道：「只要沾上一點，就麻煩透頂，土掩不滅，水澆不息，最好的辦法是，在它沒觸灼到肌膚之前，用刀削去衣物，不幸沾上了肌膚，也要有壯士斷腕的精神，連那片肌肉也削去。」

「秋月賢妹，」慕容長青也變得十分恭敬起來，道：「妳如此瞭解火罩子，亦當知破解之法了？」

「可怕的地方，就是沒有破解之法。」南宮秋月道：「只能防患未然，當然，最好的防範，就是先發制人，敵要動，我先動，作毀滅的打擊，以慕容兄和仙子姐姐的智慧，想必已看出火罩子的缺點了？」

慕容長青一皺眉頭，道：「以內力反擊毒火，讓它倒燒回去，亦可先用暗器，萬箭齊發，打他們個措手不及。」

「這都是禦敵的辦法。」南宮秋月道：「但都有疏漏，一擧擊毀火罩子時，只是促使它提前爆炸，那時，中存毒火的原料很多，威力也就更强大了……」

散花仙子接道：「這麼說來，火罩子是無法可破了！那就用不著再討論了，使用無可破解毒火暗器，其心可誅，無聲無息的殺了他們，也算替天行道。」突然站起身子，直出艙門而去。

慕容長青低聲道：「看來明月觀主已胸有成竹，毒火爆炸一事已不足畏，但咱們也不能事事仰仗觀主，在下也要推敲，算計一下，找出個應付之法。」笑一笑，也起身而去。

寬敞的船艙中，只餘下南宮秋月一個人，望著兩人消失的去向，泛現出一抹笑意，心中忖道：「明月觀主準備以活的毒物暗襲敵人，以對付毒火殺手，但慕容長青呢？又會用甚麼辦法對付毒火殺手，他是個狡猾如狐的人，想不出對付毒火殺手的辦法，絕對不會離開。」

南宮秋月大費思量了。

三聖會三位首腦人物，不但彼此猜忌，也費了不少心機猜測對方下一步的行動，但在對付敵人的合作上，卻又能拋去成見、私心，緊密聯手。

那是因爲三個人都太聰明了，把天下大事，江湖變易，都看得十分清楚，江湖霸業未竟，絕不能分散實力，各行其是，爲大局相忍，但彼此防範之心卻又是暗自加强。

南宮秋月緩步行出艙門，站在甲板上，運足目力，探視島上的低矮石屋，但見一片寧靜，既不見敵人的防守，也沒有三聖會中人的武士窺伺，似是一座無人的空島，寂然滅絕，不聞聲息。

但佈守在湖中的快艇、漁船，卻點綴出了一片生氣，刀、劍閃動的寒芒，也托出一片殺機。

突然，兩條人影疾如掠波飛燕，登上了小島。

是明月觀中的女弟子十二金釵中人，灰帕包頭，灰皮手套，一身灰土色勁裝，和島上的土色一樣，人已登島，立刻隱失不見。

明月觀中的潛形隱踪之術相當高明，更令南宮秋月佩服的是，他們準備得齊全，竟然能立刻找出灰色的衣服，派上用場。

片刻之後，散花仙子人如巨鶴凌空，落在島上，揮揮手，高聲說道：「慕容兄，南宮賢妹，請現身上島，三聖會三位首腦要聯袂拜訪一下島上高人。」

南宮秋月就站在甲板上，散花仙子雖然沒有轉頭看過她一眼，但她心中明白，早已落入明月觀主的眼中，聽到招呼，立刻飛身而起，餘音未絕，人已落在了散花仙子的身側，道：「小妹到了。」

一陣微風颯然，慕容長青緊隨身後，飄落島上。

散花仙子回顧了兩人一眼，笑道：「想來兩位都已有了克制毒火的良策。」

「陰燐毒火，對三聖會門下弟子們，確然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慕容長青笑道：「但聽過南宮賢妹一番分析之後，這火罩子並非是無法破解的暗器，它變化有方，只要小心一些不難防範，而且，經過在下一番思量之後，它對我們具有一定武功根基的人，也很難造成傷害。」

南宮秋月忖道：「陰得很哪！分明已有了應變之法，卻是不肯說出來。」人卻微笑接道：「小妹想了一下，對付火罩子的方法是搶制先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先消滅他們一部份人，小妹也計算過毒火的射速，一個輕功很好的人，足可避開那毒火的攻襲，再施以凌厲的反擊，數十具火罩子，不難在短時間中消滅……」

「火罩子最可怕的地方是爆炸的威力。」慕容長青接道：「但他們卻無法控制，一定要毒火噴射出一定的數量才會爆破，給了我們很充份的殺死敵人的時間。」

散花仙子點點頭道：「火罩子有這麼多缺點，再加上我已下令，施用毒物暗襲，這批人手將是最先傷亡的敵人。」

「對！先消滅這一批殺手。」慕容長青道：「三聖會的門下、武士才能集結攻擊。」

「所以這一仗，我們要身先士卒。」散花仙子道：「威震江湖的落魂鐘，毀於慕容兄一劍之下，證明了天下沒有絕對的第一，干將神劍克制了武林中最邪惡法寶，不知是否能永遠稱霸江湖，但寶刃初展神威，氣勢正盛，希望能一舉盡殲强敵……」語含機鋒，不心仔細去想，很難分辨出來。

「仙子，殺他們？何如收服他們。」慕容長青接道：「北上掃蕩少林、武當，洞庭盟，還需要一批高手助拳，這些人是很好的武士。」

「也是一批很好的殺手。」散花仙子接道：「但他們不會輕易就範，今日之戰，是三聖會第一次面臨的存亡之戰，這裡聚居了近百年的武林高手，他們都是早已該死的老人了，現在不但活著，而且活得都很健康，這是大背常理，有違常情的事，必有非常原因，等一會殺入石室，不要手下留情，只有迫得他們心服口服，才能收爲我用，否則，只有殺之以絕後患。」

慕容長青道：「仙子說的是干將寶刃，再現江湖，也應該大開一番殺戒了，在下開道。」

舉步向前行去。

低矮的石屋，兩扇木門已然緊閉，屋矮牆低，以慕容長青的造詣，一抬腿就可以跨過去，但他卻不肯施展輕功跨越矮牆，舉起手中的干將寶劍，輕輕在門縫中劃了一劍。

干將神劍，乃所有寶刃中第一名劍，劍刃的鋒利，實已到削鐵如泥的境界，輕輕一劃，門栓、鐵扣，應手而斷，五寸厚的棗木門一推而開。

一排四個青衫人，各舉著一個火罩子，對著已開的木門。

慕容長青當先而入，自是首當其衝，四個火罩子立刻噴出了藍色的火焰，焰苗遠及一丈左右，力道之强，出人意外，火焰炙人，熱浪滾滾，慕容長青吸了一口眞氣，運勁若鋼，不但肌肉堅如鐵石，連穿著的長衫也鼓了起來。

外行人還瞧不出甚麼，但落在散花仙子的眼中，卻暗暗吃了一驚，忖道：「不知這慕容長青練的甚麼內功？分明已到了軀肢凝固境界，再練下去，不是走火入魔，全身僵木，硬化而死，就可能進入了金剛不壞之身，這個人聰明絕倫，卻又陰沉難測，能剛能柔，可硬可軟，既能心狠手辣，又能忍氣吞聲，當世的江湖英豪、梟雄，只怕無人能出其右，這個人物不可留，留到最後必成仇。」

一抹冷厲的殺機，由眉宇間閃掠而過。

可惜慕容長青沒有看到，他正專注四個對準射來毒焰的火罩子，內力貫注於手中的干將寶刃之上。

透過寶刃威力，立刻由劍尖上暴射出一道寒芒，長逾六尺。

慕容長青臉上泛起了一抹微笑，內力逼出的劍炁，長逾寶刃兩倍，使他的信心大增，也有些自滿於近日的成就。

但他生性陰沉，心中已有了一擊必殺的把握，但卻一言未發，一揮寶刃，斬了過去。

但見寒芒突增，又多三尺，一道白光掃過，鮮血和毒火橫飛。

慕容長青劍法凌厲，認位奇準，這一劍不但腰斬了四個强敵，也中分了四個火罩子。

屍體倒伏在血泊中，且被散落的毒火燃燒起來，不但景象恐怖，毒火也封住進入石屋的門戶。

三聖會的三位會主都表現了驚人的耐心，不但對眼前的景象無動於衷，任令毒火燃燒屍體，而且，也不急於進入石室，靜靜的肅立不動。

事實上是三個人都凝聚了功力，注意著事態發展，以三人功力的深厚，任何一點微弱的聲息，都逃不過三人的靈敏的聽覺。

但三個人卻忽略了最明顯的地方，石屋之頂，正有兩道目光，在監視著三個人。

當然，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暗樁，一塊和石屋完全相同的棉布，裹住了整個身軀，側臥在屋頂上，只露出兩隻眼睛。

是最明顯的地方，進入石室大門的人，第一眼就可以看到那個所在。

就是它太明顯了，反而沒有人去注意它，當然，僞裝也費了一番心思，不易瞧出破綻。

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設計，也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精湛的技藝，才能在殺機四伏中保持鎭靜。

干將神劍破除火罩子的威勢，他看得十分清楚，心中暗暗忖道：干將寶劍如此鋒利，只怕我和尚也接不下這一劍的威勢。

原來，棉布蒙身，隱藏在石室頂上的是天衣大師。

一劍毀去了四個人和四件絕毒的暗器，不但激起了慕容長青干雲豪氣，也勾起他濃重的殺機，但仍然等了很久，才舉步向石室行去，左手同時一揮，一股凌厲的掌風捲起一片燃燒的屍體，向石室飛去。

旋轉的掌力也把石室門前殘軀、毒火，完全清除。

這不像掌力，簡直是一把大掃把，清除了門前的一切障礙，其運勁之巧，似已到隨心所欲之境。

慕容長青舉步而行，人還沒跨入室內，一股暗勁洶湧而來，挾帶著千百點藍焰毒火，堵住了整座的門戶空間，不禁吃了一驚，趕忙運氣護身，雖然阻止了大部份毒火落向實地，但卻感覺到身子一震，仍有一部份星點毒火由身側飛過，打向隨後行來的散花仙子和南宮秋月，力道之强實非小可，竟把推入室內的一片屍軀毒火，擊作千百碎塊打出來。

這使得慕容長青泛生起的狂傲之氣，爲之一挫，疾退三步，冷冷說道：「那位高人？何不請出一見，當面賜教，這等隱身施襲，既欠光明，也有失氣度。」

室中傳出了一陣陰森的冷笑，道：「慕容世家閉門謝客數十年，暗中卻招兵買馬，訓練殺手，可歎數百年來，慕容世家在江湖上建立的聲譽，全毀在你這一代慕容子弟手中，又那裡行動光明了。」

想不到這裡的息隱魔頭們，竟然對江湖上的人人事事，會有如此瞭解，慕容長青臉色一變，道：「只道你們眞的已經退出江湖，息隱林泉，選擇玄武湖這座小島，只是爲了不願棄絕繁華，在距離不遠，夜夜笙歌的秦淮河畔附近居住下來，想不到的是，你們名雖歸隱，但對江湖中事仍沒忘懷。」

「不錯，你們慕容世家數十年來的一切作爲，都沒逃過我們暗中的監視。」室中人陰冷的聲音打斷了慕容長青的話，道：「唯一出乎老夫意外的是，你們這麼快找上門來，致使我們一切的迎敵籌劃，頗有安排不及之感，不過，也只是讓我們稍有一些慌亂的困擾，你們如一鼓作氣，衝入石室，可能使我們眞有些混亂，但時機已逝，目下這座石室，哼哼……」

聲音突然中斷，不再聞聲息傳出，一時間，靜得落針可聞。

慕容長青回顧了散花仙子一眼，目光中充滿期待之情。

散花仙子微微一笑，突然舉手一揮，十餘點黑影疾快的投入了石室之中。

是埋伏在石室外面的明月觀中弟子，奉命發動了攻勢。

速度太快，看不清楚射入石室中的是甚麼東西，但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心中都明白，那不是一般的暗器，可能是一種奇毒之物。

只聽一陣怒吼，怪嘯響起，石室中捲湧出一陣强烈的罡風，其中捲飛著數點黑影，打向散花仙子等三人。

這是一種奇怪的掌力，罡風中似有著一圈圈旋轉的氣流，那點點黑影，就在那旋轉的氣流中裹著，但又力道强猛，排山倒海般捲了過來。

分明是兩種力道合於一處，這就使人無法分辨是一個人發出掌力，或是兩人的掌力合二爲一。

慕容長青早已蓄勢待敵，右手一抬，暗勁由掌中湧出，迎了上去。

兩個人掌力接實，慕容長青感受到身軀一震，但他仍然把那股力道接了下來。心中暗暗忖道：「這人並未正面發掌，力道卻如此强大，是硬橋硬馬的眞功夫，也是一位技藝對搏的勁敵，看來，是眞的有很多武林高手息隱於此了。三聖會在金陵如遇大挫，這統一江湖，號令武林的計劃勢必泡湯，這件事，要仔細的想一想了。」

散花仙子、南宮秋月同時發覺了慕容長青神態有異，是那種踟躇不前的猶豫。

「慕容兄，發生了甚麼事？」散花仙子問得很技巧。

「我在想，」慕容長青道：「一個人能把掌力轉化成一股旋流，把事物捲擲出石室之外，應該是位武功高强，內力極爲精深的高手。」

這時，那被捲飛而出形似暗器的黑影，已紛紛跌落實地，竟是一些薄翼奇大的飛蝗，但經歷兩人內家掌力的撞擊，都已被生生震死。

慕容長青暗中一數，共有十隻飛蝗。

但石室中卻突然傳出一聲慘哼，聲音雖短，但卻表達出很大的痛苦。

散花仙子冷笑一聲，道：「至少傷了他們一個，這吸血飛蝗，咬了一口，傷處十分痛苦，那人只叫出一聲，想必已被他們自己人給殺了。」

「再施放一批毒物攻進去，咱們也借機殺進去。」慕容長青道：「這批人不能爲我們三聖會所用，就不宜留在世上！」

「很可惜，毒物聽不懂人言指揮，也無法分辨敵我。」散花仙子道：「牠們可以傷敵人，也可以傷害自己人。」

「這就用不著用毒物助戰了！如若這些息隱的江湖人物，眞的是近百年來的高手，」南宮秋月道：「咱們也該憑武功技藝和他們鏖戰一場，領教一下，技藝是否在傳統中成長，小妹願爲前鋒。」伸手拔出佩帶的彎月刀，舉步向石屋中行去。

「慢來，慢來。」慕容長青攔住了南宮秋月，道：「說好的由小兄開道，如何能讓賢妹涉險。」

「說得是。」散花仙子道：「慕容兄神劍出鞘，正該大顯一次威風，妹子不用爭了。」

「是！」南宮秋月表現出了恭謹無比的態度，緩緩退回兩步，彎刀也還入鞘中。

慕容長青微微一笑，舉步向前行去，心中卻暗暗罵道：好啊！兩個女人，扭成了一股對付我呀！

行近石室門外，正想舉步跨入，突見人影一閃，一個黑袍馬褂，手握金鍋玉嘴旱煙桿，留著花白山羊鬍子的人，當門而立，攔住了去路。

這個人穿著很闊氣，但卻像睡在棺材中躺了十幾年的死人，破棺而出，因爲那身穿著，像極了穿上壽衣的活死人。

慕容長青不自覺向後退了兩步，道：「你……是龜長齡？」

黑衣人笑一笑，露出一口黃板牙，道：「你認識我呀？」

「聞名而已。」慕容長青道：「龜鶴遐齡，閣下果然活得很長久啊。」

「好說，好說，區區今年一百二十三歲，精神健旺，體能極佳，看樣子再活個三五十年，不成問題。」龜長齡道：「江湖上風險大，長壽的人不多，能活到老夫這個年齡的人，也算差强人意了。」

慕容長青聽得心頭冒火，冷笑一聲，道：「多活了幾年，仍然和草木同朽，生而何歡？」

「這些年，老夫極少在江湖上走動，眞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龜長齡冷森一笑，道：「一羣後生晚輩，在老夫息隱這段時間，全都成了精怪，老夫還未及去找你們，你們卻找來老夫頭上了。」

慕容長青殺機勃動，一揮手中干將神劍，冷冷說道：「傳說裡你已經練成了僵屍魔功，全身堅硬如鐵，刀槍不入，在下不太相信，一個血肉之軀，眞能和利刃對抗，希望能領教一下高招。」劍上寒光閃動，直逼五尺。

龜長齡枯木一般的臉色閃掠過一抹訝異，道：「眞的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了。」

口中說話，右手卻探入懷中，摸出一柄尺許長短，滿佈著符咒的彩繪之物，看不出是甚麼質材作成，但可見泛射出的隱隱血光。

如此詭異的兵器，世所罕見，亦必有其特殊作用，慕容長青藝通百家，卻瞧不出其作用何在，甚至連名字也叫不出來。

「千古利器，削玉斷金，老夫雖然能避兵刃，但卻未必能應付干將神劍，也只好動用一下數十年沒動過的兵刃了。」龜長齡揮舞一下手中之器，帶起了一片紅光，不少血影在紅光中流動。

慕容長青一皺眉頭，忖道：「這是甚麼東西，妖異、詭奇，十分可怖。這個老年成精的怪物，留在世上，爲害不淺，如能借神劍之威一舉把他除去，不但少一大患，或可鎭住石室中隱藏的江湖老怪，這批老傢伙，能逃過數十年江湖搏殺風險，又避開了人間生老病死的一些關口，這些人的智慧成就，決非小可，不可輕侮，殺一儆百，上上之策。心意決定，殺機陡升，暗暗運集功力，準備作雷霆一擊。

但舉劍的右手卻是緩慢的，緩慢而有力，劍尖上暴射出的青芒更見强烈，幾乎逼近了龜長齡的前胸。

龜長齡突然張口，一股濃烈的白氣，由口中噴射出來。

慕容長青感覺到那股白氣有如實體之物，撞擊在干將神劍之上，內力雖然强大，但慕容長青感覺到還有抗拒之能。可是寶刃卻起了很大的變化，在那股白氣噴中之後，泛升起一層濃重青濛之色，似雲似霧，籠罩在寶刃之上，神物靈異，本身好像起了一種强烈的反應，青濛逐漸强烈，白氣滾滾，卻無法接近。

所以，慕容長青沒有感受到强大的壓力，也有著立刻反擊能力。但慕容長青生性陰沉，突然間，改變了對敵的主意，裝出一副受制不支的感覺，抗是抗拒住了，只不過很勉强，很需要援助，但卻咬牙苦撐，不肯求援。

南宮秋月道：「仙子姐姐，慕容兄似是有些撐不下去了，小妹去助他一臂之力。」

散花仙子低聲道：「慕容兄內力深厚，寶刀也正在發揮威力，用

不著咱們出手幫忙。」

南宮秋月手已握在了刀把之上，聞言又鬆開右手。

仰臥在石室脊上的天衣大師，對自己僞裝十分滿意，竟然瞞過了散花仙子，這的確是一件讓大和尚開心的事。正在暗中高興，卻突聞一個細小但卻清晰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大師，石室中確有很多江湖前輩息隱其中，但大都已從暗道中遁離石室，龜長齡也不會全力施爲，大概是在等一個逃走的機會，以目前的情勢而言，他們還沒有迎戰的打算，找個機會離開這裡，我們在南北車行見面……」

聲音消失，似是人已離去。

是白翎的聲音，大和尚心頭震動，忖道：瞞過了散花仙子，卻沒有瞞過白翎，這丫頭究竟練了甚麼武功，神出鬼沒之能，似尤在散花仙子之上了，暗中提聚眞氣，準備等一個適當的離開機會。

石室中突然傳出了一聲暴響，一大股濃烈的黑煙飛湧而出。

黑煙中摻雜著數十點銀星，飛射而出，射向慕容長青，慕容長青突然動了。

裝不下去了，生死關頭，不能拿性命開玩笑啊！

一道青虹由濃烈的黑煙中飛起，直衝起四五丈高，劍芒在黑煙中幻出一團青光，有如夜色中一輪明月，照得丈餘方圓內一片明亮，慕容長青整個人被裹在一片劍光中。

但聞一陣金鐵碎裂的聲音，射入劍光的銀星，盡化碎屑散落。

「好一手漫天飛花的暗器手法。」南宮秋月道：「除了千手飛花唐虹，能打出如此一手暗器的高手不多。」

「唐虹果然沒死，千手飛花，爲近代江湖中百年來難得的暗器奇才。」散花仙子道：「她又設計出很多奇怪的暗器，技藝已達顚峯，這一次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可惜她無心戀戰，只怕無法見識她最奇異的手法了。」

「仙子姐姐的意思是……」南宮秋月道：「石屋中隱藏的人已放棄抗拒，準備撤走了？」

兩人處身在黑色濃煙瀰漫之中，但談笑自若，一方面是兩人對本身的武功充滿著信心，有著足夠的應變能力，何況，還有個慕容長青擋在兩人的前面。

慕容長青突然疾發兩掌，濃烈的黑煙，竟被强猛的掌風震蕩得四散流失。

景物逐漸清明。

「想不到的是，這座湖中小島，竟然有一條秘密通道。」散花仙子道：「他們不是準備撤走，而是已經撤走了。」

擋在大門前的龜長齡，也借這一陣黑煙消失了身形，石室門戶大開，果似人已撤走的樣子。

天衣大師也利用一陣黑煙離去，趁三聖會中人一陣錯愕、混亂，脫出了重圍。

南北車行的內廳中，坐滿了人，三爺張鳳樓、五爺鐵飛龍、六爺席一山，一排並坐。

飛雲子、江豪，衣服雖然沒換，還穿著三聖會的武士服，但已洗去了臉上易容葯物，江豪的身後，並排坐著四個人，火弓彈左歡、子母鏢石當、五劍齊飛顏玉、浴血刀馬勇，這四個都受過江凌波親自指點，技藝冠同儕，也是洞庭盟第二代中很傑出的人物。

但最讓天衣大師和飛雲子驚奇的是，白翎身側的幾位姑娘，除方秀媚小桃紅、綠雲、楊玲、陳姍之外，竟然又多了迎春、和春兩位姑娘，這兩個丫頭，冒著生命危險，逃出了姑蘇，找到了金陵。

還有個出人意外的人，蕭寒星竟也出現在廳中，但卻不見知機子，其人很可能帶來了仝大夫重要的訊息，只是無法判斷出是吉是兇。

雖然，和尚、道士心中都很急，希望早些知道仝大夫的安危，但卻都强自忍下沒問。

天衣心中暗自忖思，白翎召集了全部主力，似是準備有所作爲，希望她能提出來和我們商量一下，目下三聖會和隱居金陵一批前輩高手，已正式有了衝突，何不坐山觀虎鬥，等他們打得筋疲力盡，我們才能坐收漁利，以白翎的機靈，難道會計不及此？

老和尚爲人愼重，心中雖然有疑問，但並沒提出來。

「對付三聖會這個大組合，兵在精而不在多，人手少一點，才能運動靈活。」白翎道：「張三爺、席六爺，請帶領貴盟江南大部份人手，退出是非之地，最好能遠離金陵，以免忍不住一時之氣，投入戰場，鐵五爺請挑數十名年輕精幹的屬下留下來，不一定要武功好，第一重要的是機靈，熟悉金陵形勢，可以用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只負責傳遞訊息，不可介入武鬥。」

「這個，不太好吧？」張鳳樓道：「當年江大哥要我們潛隱江南，就是爲今天出力，這一隱，就隱伏了近二十年，我們雖然老了，但沒忘心願，也盡力盡心的訓練了第二代，我們也許不能擔當重任，但我們不怕死。」

「明知非敵，憑一股血氣之勇，挺身而戰，死了就很不値了。」白翎神情肅然的接道：「何況，三聖會弟子衆多，殺不勝殺，主要的是他們三位首腦，和他們的

近衛武士，特級殺手，這些人才是支撐三聖會的力量，洞庭盟的江南伏兵，很難和他們對抗。」

張鳳樓口齒啟動，欲言又止。

白姑娘說的是眞話，很難找出反駁的理由。

「再說那批息隱玄武湖的百歲老魔，」白翎笑一笑，道：「四五十年前都已經成名江湖，世無百歲英雄，但那批老人，卻全無風燭殘年的老朽，他們該死不死，而且功力更高，這中間必有原因，非一流高手，只怕連他們一招也接不下來，貴盟中人，已留下了四男三女七個精銳子弟，參與拚殺的人已不算少，對挽救江湖大劫，是出力最多的人了，恕我直言，你們留下來，無助大局，人太多，也會使行動受到影響，傷亡太大了，日後那還有人收拾江南道上的殘局，少林寺和尚千百位，參與的只有一位天衣大師，武當劍法譽滿江湖，也只有一個飛雲子參與這場搏殺，洞庭盟參與的人手，加上江三公子，已有八人之多，三爺還有甚麼不滿意的呢？」

白翎一口氣說出了心中之言，只聽得張鳳樓臉上白一陣，紅一陣，心中雖然不舒坦，但白翎確是一番好意，洞庭盟中人如若眞的參加了這場決戰，老少兩代數百口人，能夠活下來的，只怕是寥寥無幾。

張三爺在心中盤算了一陣，決心接受白翎的忠告，轉臉向白翎望去。

白翎突然微微一笑，笑出了一臉柳媚花嬌，風情流動，撥人心弦，連定力深厚的天衣大師也被這一笑鬧得心神一蕩。

張三爺準備出口的話，也被這一笑擋了回去，事實上是笑容動心，一時之間，把想說的話給忘記了。

所有的男人，都爲這一笑動容，江豪和蕭寒星，更是看得神情一呆。

天衣大師暗唸了兩聲佛號，使心情鎭靜下來，忖道：「這不是一般的笑容，天仙化人，也笑不出如此的威力，這是一種武功、術法，也絕非正道技藝，而是一種妖異武功。」

「三爺是否已有了決定呢？」白翎的聲音也變了，嬌甜動心，醉人如酒。

張三爺完全失去了抗拒的能力，也忘去了面子，連聲應道：「是！老朽決定遵從姑娘的忠告，率領大部人手，離開金陵。」

白翎突然一整臉色，冷冷說道：「走時化整爲零，但也要前後相顧。」

「姑娘說得是，」張鳳樓道：「老朽會細心佈署。」

白翎突然一揮手道：「急不如快，由鐵飛龍挑選五十個人留下，其他的由三爺、六爺率領，立刻上路，我們會全力保護你們離開金陵。」

竟然反賓爲主，下起了逐客令。

但張鳳樓卻站起身子，道：「老五、老六，我們走！」

江豪一皺眉頭，道：「白姑娘，他們大隊離去，反易爲敵發覺，一動何如一靜？」

「留守金陵，難免捲入搏殺，父子情探，兄弟義衆，」白翎冷冷說道：「一人被殺，羣情忿慨，一旦牽連禍起，他們有多少活命的機會？」

江豪吁口氣，沒再多言。

「姑娘，」天衣大師道：「我們是否要有所行動，還望姑娘先行說明，使我等有所遵循，以免亂了章法。」

話雖說得客氣，但言中之意，也明白的表示了對白翎的獨斷專行有所不滿，要把計劃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白翎又笑了，不過，這一次笑得很端莊，也很溫柔，語氣婉轉的說道：「我們現在休息，明天上午之後出動，大白天行動，看似危險，實在出人意外，想法子再混入三聖會中。大師、道長要混入慕容長青的近衛隊中，三公子、蕭寒星混入南宮秋月統率的人馬內，大師、道長第一責任是想法子破壞車隊運輸的殺手羣，只要把他宿臥的地方暗中破壞，讓他們見到日光，超過一定的時間，自會有驚人的變化，兩位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坐觀其變，不可和殺手拚殺，但也不能露出馬腳，引帶殺手羣和慕容長青的近衛動手，才是上上之策。」

老和尚聽得只有點頭的份，暗道：「果然是冠絕一時的奇招，既高明又惡毒，但慕容長青能用藥物製造殺手，只怕早有一套很精密的控制。」心中在想，人卻坐著沒動。

飛雲子人已站起身子，但見和尚紋風不動，只好又坐了下來。

白翎心中明白，和尚爲人謙和，但也擇善固執，已接受了分配的任務，人不告退，是要瞭解全盤的行動計劃，大和尚一旦固執起來，可是九牛也拖不動，白翎也不敢專斷獨行了。目光由江豪和蕭寒星臉上掠過，道：「三公子和蕭寒星負責混入南宮秋月率領的武士羣中，摸清他們有多少施展九幽燐火暗器的組合人手，全部予以破壞、殲滅，必要時殺了他們所有的人，取材於敵，能取得一些毒火暗器，自然更好，至於用甚麼方法，我不

能預作判定，要兩位臨機應變了。」

蕭寒星望望窗外的陽光，道：「也是明天行動？」

「對，現在，你們要好好休息，調整出最佳的體能。」白翎道：「也許，這一次免不了一場惡戰，不管你們的行動如何謹愼小心，但很難逃過散花仙子的靈敏耳目。」

「一旦接戰，」飛雲子道：「該如何應對？」

「走爲上策！」白翎道：「三聖會中最可怕的死士，是那批葯物控制的殺手，但最强悍的力量，是三個會主和他們近身的武士，一旦出手就要狠，但不能戀戰。」

「姑娘呢？」天衣大師道：「可否告知行踪？」

「我也會投入戰場。」白翎道：「但最重要的是要引導三聖會的主力，和唐虹等一批高手衝突，這股神祕力量雖然已現眉目，但還難窺全豹，也無法瞭解他們眞正目的何在，只能暫時把他們看作敵人。」

飛雲子點點頭，道：「引動二虎相鬥，姑娘似是已成竹在胸了？」

「以目前的混亂局面，很難在事先訂一個妥善完美的計劃出來。」白翎吁一氣道：「一切措施，都要臨敵應變，小妹也希望四位能運用智慧，先讓唐虹的人馬和三聖會中人展開火併，當然，這要得我們從中主導，兵不厭詐，大師、道長，請暫收斂起慈悲心腸，一念仁慈，就可能影響到大局的成敗。」

天衣大師點點頭，目光轉注到蕭寒星的臉上，道：「蕭兄弟，大夫好嗎？」

「很好，很好。」隨口應來，看也沒看天衣大師一眼，似是在逃避甚麼。

天衣大師心頭冒火，忖道：我和尚就算是土揑的人，也有三分土性子，這是藐視我？低吟了一聲佛號，疏解去心中一半忿怒，道：「蕭檀越，大師怎麼一個好法？」

蕭寒星感受到大和尚怒火逼人，急得臉也紅了，就是無法回答。

白翎笑一笑，道：「我送大師和道長一程。」伸出一隻白玉的手，牽著大和尚的左手，舉步向前行去。

大和尚嚇壞了，嚇得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任憑白姑娘拉著走去，連一肚子怒火也給嚇滅了。

飛雲子也有著意外的感覺，只好跟著走了。

出了內廳是天井，白翎放開大和尚，低聲道：「小桃紅方秀媚是散花仙子養大的，師徒情重，有如母女，不可完全信賴，我雖然沒有找出破綻，但不能不小心，小丫頭如是存心來臥底，我一定整她個死去活來，但沒有證據之前，我們不能寃枉了她，所以蕭寒星不敢洩漏全大夫的行踪。」

天衣大師歎息一聲道：「原來如此，老衲失態了。」

白翎黯然說道：「大夫人如僵木，不能言語，但仍然保持了脈動不息，不過非常微弱，知機子集了很多葯物，試圖救治。」

「他那點醫道，如何能力挽沉疴。」飛雲子道：「我看要請幾位名醫會同診治。」

「全大夫有多少神奇能力，我們無法預知，知機子只要觸動他生機之門，也許會使他恢復活力，這要半由天命半由人了，請名醫會診，只怕會洩漏行止。」白翎歎道：「唉！無可奈何呀！」

天衣點頭道：「全大夫上窺天機，我們也只能盡力就是，老衲告退了。」

「大師，論實力，我們可能是最弱的一環，眞要拚起來，我們絕難佔到便宜。」白翎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幽幽說道：「大師、道長，小妹也許會有一些出人意外的舉動，看上去頗有些賣弄風情之嫌，但我是在施展武功，那本祕笈上記述一種天狐心法，是一種誘人的媚術，我這裡先行奉告，屆時，希望兩位不要苛責小妹，我也是情非得已呀！」

不是理一下鬢邊散髮嗎？整個人的情態全變了，語氣幽傷，泫然欲泣，神態是那麼無助，表情是那麼哀傷，動人愁緒，斷人肝腸。

飛雲子眼睛中湧含了淚水，大和尚定力深厚，也有些心酸情傷。

白翎取出一方絲帕，掩住了口鼻，似是不願讓和尚、道長看出她哀傷情態，及那即將落下的感傷之淚。

「姑娘爲挽救武林大劫，忍受千般折磨，」飛雲子道：「話已說明，貧道和大師感佩還來不及，怎忍見責，姑娘不要哭了。」

「我沒有哭，我是在笑，天狐心法，能影響人的喜怒哀樂，能夠感動兩位，也算小有成就了。」

白翎突然拿開掩面絹帕，果眞是在笑，一刹間春風解凍，笑出了一臉動人的嬌媚風情。

和尚、道士同時一呆，這等情態的控制變化，果是匪夷所思。

白翎突然轉身而去，走的是春風步，留下了一片動人綺念的回味。

「厲害呀！久聞世有天狐心法，」天衣大師長長吁一口氣，道：「今日總算見識到了。」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于阿坤因寡不敵衆，被惡水灘的車載金等人綁起來扛上山，用繩索將他吊在山崖下引來野狠咬噬，要慢慢折騰他，于阿坤忍着狠咬的疼痛，故意讓狠咬斷身上的繩索，騰出手來飛刀宰狠，將大狠綁上繩子，自己方使逃脫。山頂上的賊子們仍在一上一下地拉着繩子，從慘叫聲中得到樂趣……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逃出生天復潛返　暗中窺見窩裡反

長刀便在他的身子快要越過方大山的頭上時候，那麼怪異的帶起一溜鮮血！

「啊！」

那一刀也眞狠，方大山的左面半張臉沒有了，還帶出一隻耳朵飛上了天！

方大山厲叫着滾在地上不即死去，而車載金也匆匆的自腰上抽出一條布巾，緊緊的把左手掌傷口纏住。

他不用仔細看，就知道傷得不輕！

忽然人影紛紛撲下來！先是，商不邪叫道：「何必自相殘殺？」

商不悔更是大叫：「使不得！」

另外四個大漢却匆忙的撲到方大山身邊，其中一人憤怒的道：「娘的，吃同一個鍋的飯，有什麼深仇大恨，把我們頭兒殺得如此慘！」

只聽奄奄一息的方大山道：「你們……快走，去向……當家的說明白……我……」

提砍刀的大漢重重的道：「頭兒放心，小的立刻回惡水灘，娘的，我們山寨聚義，大家稱兄道弟，那裡見過這種六親不認玩狠的人物！」

兩個提繩圈的大漢也點着頭，道：「頭兒，我們兄弟一場，就讓我兄弟背你回去吧！」

方大山斷斷續續的道：「我……怕是……不行了……你們快……快走……」

「走？去那兒？」

是車載金的聲音！

他左手握刀橫在右前方，臉上那股子冷傲之色，果然梟霸！

三個人併肩站起來。

握砍刀的怒漢怪吼一聲，道：「姓車的，你才上山幾天？」

「尚不到一個月吧！」說得很自然！

「你才上山不到一個月，而我們跟着陶當家十多年，論資歷你算老幾？」

淡淡一笑，姓車的道：「老夫加盟的日子不多，可是老夫的刀利，這年頭誰握刀把誰是爺，尤其是握着一把最鋒利的刀！」

那大漢憤怒的道：「刀子利不能抹自家兄弟的脖子吧？」

車載金一聲冷笑道：「那得看什麼兄弟了！」

大漢一橫雙肩，道：「你是個六親不認的傢伙！」

車載金道：「除非利害衝突，老夫還是很講義氣的，比如眼前，我就因爲你們而不再論交情！」

四個大漢齊聲怒吼，一個玩繩子的怒漢道：「怎麼，連我四人也想幹掉？」

哈哈一笑，姓車的側面對商不邪兄弟二人道：「商兄，我們都是新加盟惡水灘的人，如果不借機會立些功勞，怕眞的不好意思再在惡水灘吃冤枉糧了！」

商不悔道：「車兄的意思……」一笑，車載金捋捋短而灰的鬍子，道：「如今姓于的小子逃了，如果此刻回去，你我的臉上都不好看！」

商不邪道：「不錯！」

車載金道：「我們如果把一切的錯誤盡推在姓方的身上，怕是要動動腦筋了！」

商不悔嘿然冷笑，道：「車兄，也只有一條路可走！」

商不邪接道：「殺人滅口！」

車載金嘿嘿長笑起來……

四個大漢猛一怔，砍刀已高高舉起。

有一個破口大罵：「操他娘，你們好狠呀！」

車載金道：「不狠又怎會上惡水灘？」

商不邪道：「可好，三人幹四個！」

突然，快要斷氣、血肉模糊的方大山一聲大叫，道：「快跑……跑……呀……」

便兩個玩繩的也心中明白，今天怕是死定了！

握刀的大漢突然吼叫一聲，道：「你們三個快走，能走一個是一個，我替你們斷後！」

車載金哈哈笑道：「你算老幾？夠份量嗎？」

「好雜種！」

那大漢卯上了，一聲罵中人已掄刀而上，砍刀猛往敵人脖子上砍過去！

車載金冷冷的一哼，猛古丁使了個身法，人已欺近大漢的右後方。

他人剛剛站定，長刀已隨之抹過大漢的右下脅，帶出一溜鮮血，幾乎同時間，刀刃又切下一個人頭來！

便在同時間，商家兄弟已在兩具屍體上抹擦着二尺半長的寬刃刀上的鮮血。

敢情兩個玩繩的大漢已被抹了脖子，頭已滾在草叢中，難怪沒聞凄叫聲！

車載金與商家兄弟三人會合在一起了！

三個人拍肩哈哈笑，笑得四週野狠也莫名在妙！

是的，這些人原是一夥的，爲何又砍殺起來，然後又哈哈大笑！

車載金道：「殺了這批傢伙，我以爲該去找那小子了！」

重重的點點頭，商不邪道：「我兄弟也這麼想！」

姓車的道：「此處已不宜再待下去，我們先找個地方睡個大頭覺，然後再行動！」

商家兄弟齊點頭，三個人剎時間走得無影無踪！

于阿坤就在附近一棵大樹上，這光景連他也看得心驚肉跳！

是的，這種窩裡反，起內鬨的事，他幾曾經過？

這就是江湖！于阿坤這次算是開了眼界。

但却也令他有了一番主意！

於是，他慢慢的躍下樹，緩緩走近方大山身邊！

于阿坤把幾個屍體翻轉看，很快的找到方大山，天爺，方大山挨的一刀眞嚇人，半張臉皮生生被劈下來，還隱隱的露出幾顆牙齒來。

白森森的好嚇人！

于阿坤也是一身血，但他在聽了方大山的心口窩，立刻在附近找到一根繩索來。

那原本是綑他的繩索！

四週的野狠仍然沒離去，于阿坤眞擔心野狠在這時候會撲上身，忙不迭先把繩索綑紮在方大山的兩脅下，拽着繩索一端便上了山岩的方洞口！

好一番折騰，于阿坤費盡了力氣把方大山的身體拖拉到方洞口，他已累得直喘氣！

就在附近，他找到那件方家姑娘給他縫製的紫衫，摸摸藏在後衣襬內的銀票，銀票還在，令他安心地笑了！

找來一些布巾，于阿坤替方大山止血包紮，又把自己的雙臂及膀上的傷口包紮好，找來一些吃的坐在方大山一邊，他就等着方大山醒過來了！

洞口外面，傳來野狠的尖嗥聲。

于阿坤爬在洞口看，哇！四具屍體被拖得分散開來，搶食撕扯的景象令于阿坤吃驚！

「啊！」

于阿坤聞得這聲「啊」，精神一振便回撲過來，他低頭看了方大山一眼，道：「喂，你醒過來了？」

方大山只能掙開一只眼看，不由得上身一挺，道：「怎麼是你？」

于阿坤一笑，道：「不錯，是我！」

方大山語音不清的道：「這……什麼地方？」

于阿坤道：「是你們整我的地方，大山洞！」

方大山道：「你……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我的意思是救你！」

方大山道：「去你娘的，你會救我？」

于阿坤指着洞下面，道：「你來看，我若不是把你用繩子吊上

來，你早就被那羣畜牲撕吃了！」

看看一旁的繩子，方大山撐着坐起來，頭上的傷流了不少血，耳朵也少了一隻，便紮緊的布也已被染紅。

他咬咬牙，道：「小子，你救我，老子不信！」

于阿坤道：「你這人死腦筋，我不是明明救你，你還懷疑什麼？」

方大山道：「你是救了我，可是等我能走路的時候，你在我的後腦切一刀，也叫老子變得像白大娘、路千里他們一個模樣，奶奶的，那比個死人差不多！」

于阿坤連忙搖手，道：「老兄，別誤會，這次絕不再使壞，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想辦法也要送你回惡水灘！」

方大山道：「此地相距惡水灘一百多里地，你會好心的送我回去？」

于阿坤道：「至少我替你把傷治一治！」

方大山道：「小子，你不再恨我扎了你一槍？」

于阿坤道：「要說不恨，那是騙人的，我確實恨你，不過……」

他頓了一下，又道：「不過我實在看不過那三個半老不死的老傢伙，太狠了，這種人早應該死絕才有天理！」

方大山獨目一睜，道：「你都看見了？」

「不錯，從頭看到尾，從你們對殺，直到那三人合力搏殺了你們四個兄弟！」

方大山咬牙切齒，道：「殺人滅口啊！」

于阿坤道：「殺了你們，他們回去報功，這是蛇蠍心腸，其毒無比，由此可見這三人的野心，有一天也許他們會取陶津而代之，眞是狠子野心！」

方大山楞了一下，道：「小子，這不正是你的目的？合乎你的心意？」

于阿坤冷冷道：「我于阿坤不屑。要找陶津報仇，就得憑我自己的力量，這些雜碎，我深惡痛絕！」

方大山道：「如此說來，你是眞的放我一馬了？」

于阿坤點點頭，道：「關二爺不斷落馬之人，我于阿坤也不殺重傷的你！」

方大山道：「但有一言，你一定要清楚！」

于阿坤道：「你說！」

方大山道：「下次見面，我還是你的敵人，依舊要手底下見眞章！」

一笑，于阿坤道：「彼此，彼此！」

方大山道：「有一句心裡話，我還是要說出來，小子，謝啦！」

于阿坤道：「我也珍惜這短暫的友情，你姓方，是嗎？」

「我叫方大山！」

于阿坤道：「三更天了吧，你要不要等着我找來傷藥替你醫治？」

方大山搖搖頭，道：「謝了，我得連夜趕路，娘的皮，姓車的三人太陰毒，非趕回去向當家的細說不可！」

這正是于阿坤心中盤算的！

是的，他救活一個方大山，而能令姓車的三人完蛋翹，這對未來的報仇太好了！

就算借刀殺人吧。

方大山心中也明白于阿坤救活自己的用意，可是處在這節骨眼，他非揭穿車、商三人的陰謀不可！

于阿坤關懷的道：「你傷得這麼重，差幾分未割中你的脖子要害之地，能走夜路？」

方大山道：「姓車的以爲老子死定了，哼，老子就在惡水灘等他們，娘的！」

方大山緩緩站起來，順着岩壁小心的爬下去！

于阿坤幫着他找到他的紅纓槍，道：「方老兄，帶着你的傢伙，走夜路還眞得有這玩意！」

一把抓住紅纓槍，方大山仰頭看看天，他抖出個槍花，重重的道：「老子半張臉是完子，他娘的，這一刀之賜我要他三人拿命來還！」

于阿坤道：「可要我送你一程？」

「不必，後會有期了！」

于阿坤雙手抱拳，道：「後來有期，請！」

方大山左手拖着紅纓槍，大步往林中走去！

月色灰濛濛，林中山風起，一陣陣花啦啦聲此起彼落，聲音有些肅刹，聲音也在人們的心中激盪不已！

于阿坤心花怒放的剛剛回轉身來，忽聞一股破空銳風，不由得心頭一緊，忙不迭身子往右方側翻！

「會！」

「啊！」

于阿坤的左上臂生生被扎穿，帶起血肉一塊，紅纓槍的槍桿已連肉扎在一棵老樹幹上，尚自在上面顫抖不已！

于阿坤一個挺腰，灑着熱血站起來！

迎面，方大山厲笑道：「小子，你死吧！」撿起地上一把砍刀，方大山發瘋般的往于阿坤殺來！

于阿坤火大了！

他怒叱道：「個王八蛋，恩將

仇報，殺起你的恩人來了！」

方大山砍刀舉在半空中，吼叫得不清不楚的道：「去你娘的救命恩人，惡水灘就是因爲你小子才勞師動衆。「你小子是禍源，如今老子做了你，不但揭穿姓車的陰險，更把你的人頭帶上惡水灘，豈非一件大大的功勞？」

于阿坤聽得心頭火起，自己原是想他們鬧個窩裡反，然後坐收漁人之利，豈料這姓方的腦袋瓜子不簡單，他比自己還高招！

咬咬牙，于阿坤道：「你的不義，令我心中憤怒，如今你只一個，你能勝得了我？」

方大山道：「十成把握！」

于阿坤道：「你有十成把握，我不連一點希望也沒有嗎？」

方大山的腿開始移動了，他除了這張臉受傷之外，全身四肢沒有傷，如今一刀在手，他的膽子更壯了！

沉聲叱喝，方大山道：「今夜你非死不可！」

于阿坤冷冷道：「常言道得好：『衆生好渡人難渡，只渡衆生不渡人』，個老小子，你既然一心玩命，少不得小祖宗我送你上西天！」

方大山大怒，揮刀和身而上，吼聲如雷，道：「殺！」

于阿坤一個後翻，人已在三丈外，他一聲厲吼，便回身就跑！

方大山三刀掄空，破口大罵道：「王八蛋，你還往什麼地方逃？」

于阿坤閃身林子裡忽然不見了！

方大山追過去，左劈右砍！

突然，就在方大山側面往左看，「咚」的一聲，一顆石頭打在臉盤上！

「哎喲！」

他那剛剛包紮好的傷處，立刻又是一陣劇烈的痛，猛然揮刀砍過去，不料于阿坤已閃掠在他的右方，冷冷道：「姓方的，滋味如何？」

方大山猛轉身往發話地方殺去！

「咚！」

「啊……」

這一石頭眞夠狠，正砸在方大山的右眼上。

方大山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右劈左砍的吼罵道：「小王八蛋，你這種不要臉的打法，太可惡了，老子要宰了你！」

于阿坤在樹上發話道：「姓方的，你的命不值我一飛刀，只能挨我的石頭！」

方大山仰臉厲吼，道：「你給老子下來，個狗操的，眞不是東西！」

突然，于阿坤的聲音傳來，道：「小祖宗就在你老小子正面吶，來吧！」

方大山擧刀便殺，不料于阿坤的聲音又傳自他的身後面，道：「這是你的紅纓槍，你收回去吧！」

他「吧」字出口，銀光一現，紅纓槍已貫入方大山的背後，肚皮上露出槍尖來！

方大山「噢」了一聲好凄慘，歪歪扭扭的倒在地上，他再也爬不起來了！

于阿坤這是被逼的，他實在不願意殺死方大山。

至少在這時候，他不會殺，然而……

然而方大山太過自信，一心想要于阿坤的命。

他以爲于阿坤傷得不輕，豈料……

* * *

現在，于阿坤摸黑又上了那道山嶺上。

他看了那座小小土地廟，搖搖頭道：「土地老爺啊，你轄區內惡狠太多了，便惡人也不少，你老人家要多多費點心了吧！不能光拿紅包不問事呀！」

夜更深了，天上的雲也更濃更密。

幾乎所有的月色全被遮擋在天外！

于阿坤強忍着全身的傷痛，似跑非跑的走向平陽集，他必須儘快的把傷治好！

本來他打算自己在療傷期間，由方大山回到惡水灘，而使得陶津他們先起內鬨，然而這一念頭卻又因爲方大山的偷襲而化爲泡影！

于阿坤又來到「平陽藥舖」的大門口，他匆忙的拍開藥舖的大門，還眞嚇了那伙計一大跳。

那伙計道：「喲，是你呀，小祖宗！」

于阿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忽然又跳起三尺高。

屁股上挨了一槍，怎麼能夠往下坐？

他太累了，那會想到這些？

「快呀，叫你們孟古大夫快出來！」

伙計點點頭，道：「小祖宗，你稍等，我立刻去後面請大夫出來！」

于阿坤道：「快，告訴他，最有錢的小祖宗在等他，要他快一點！」

果然有錢能使鬼推磨，孟古大夫的衣衫還沒有扣上扣子，嘩哩嘩啦的便跑出來了！

于阿坤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我來了！」

八字鬍子笑得翹起來，孟古大夫道：「果然是你小祖宗，有銀子的是爺，小祖宗，你那個地方不舒

服呀？」

于阿坤先伸出雙手，又把雙脚提得高，道：「你看這些傷！」

孟古大夫低頭隔着老花眼鏡看，不由叫道：「這好像是狗啃的，哇呀，不只一條狗嘛，你是……」

于阿坤還眞的佩服這老小子，淡淡的道：「是被狠羣咬到了！」

孟古大夫一驚，道：「狗狠不分家，牙齒一般大，你怎麼會被狠咬在手脚上？哦，我明白了，你用手打狠，狠咬手，你用足踢狠，狠咬脚，對吧？」

于阿坤忽然拉起紫色長衫，道：「要緊的地方在這兒，你看吧！」

孟古大夫見半條褲子染着血，不由吃一驚，道：「快脫褲子！」

于阿坤也不客氣，雖然他沒有穿內褲，反正這兒沒女人，脫吧！

于阿坤脫掉褲子露出一半光屁股，只見一半的屁股上被方大山扎了一槍，胯上還挨了一刀，這時候已不再流血，但却是一片紅腫！

孟古大夫仔細看，搖頭嘆道：「小祖宗，你是挨刀又挨槍，你的命可眞大，這要是……」

于阿坤沉聲道：「你別多說了，快治吧！」

孟古大夫捋着八字鬍，道：「手傷足傷再加上這屁股上的……唔……」

于阿坤心裡明白，這老小子又在論銀子了！

「多少銀子，你開價吧！」

孟古大夫道：「小祖宗，你雖多金，我也不能亂要銀子，總得合情合理的開價！」

「快說，多少？」

孟古大夫想了想，道：「五十兩銀子足夠了！」

于阿坤心想，你老小子還說合情合理，五十兩銀子如是一般人，可以用上三個月，六口之家的人也可以花上兩個月的生活費！

重重的看了孟古大夫一眼，于阿坤道：「多久方能令我復原？」

孟古大夫道：「總得有個十天半月吧！」

于阿坤怎能等那麼久？

「如果你的診費加倍呢？」

孟古大夫一楞，立刻伸出雙手，十指箕張的比劃在于阿坤面前，道：「小祖宗，你的意思是一百兩銀子？」

于阿坤點頭，道：「不錯，一百兩銀子！」

孟古大夫道：「那麼，你也得治上五七天吧！」

于阿坤臉皮一緊，沉聲道：「娘的，銀子多你便治得快了！」

孟古大夫立刻笑笑，道：「所謂一分錢一分貨，走到天邊都是那麼說，小祖宗，孟古不會欺騙你這少年人的。」

咬咬牙，于阿坤道：「三天夠不夠？」

孟古大夫搓着雙手打哈哈……

于阿坤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如果三天之內我全身的傷口落痂，我便付你白銀兩百兩！」

「兩百兩呀？」孟古大夫的眼睛也直了！

于阿坤道：「而且先付銀子！」

孟古大夫呵呵笑道：「小祖宗，你很懂得我們行醫的規矩，沒話說，我馬上替你治傷！」

于阿坤就在紫衫後襬地方摸了一下，立刻就是三百兩銀票攤在桌面上。

那是從白大娘身上弄來的零碎銀票！

孟古大夫指着銀票笑瞇瞇的道：「三百兩呀！」

于阿坤道：「你能在一天之內治好我的傷，這三百兩銀票是你的了！」

孟古大夫苦兮兮的道：「便是華陀從天降，扁鵲地獄來，也難以在一天之內醫好你的傷！」

于阿坤道：「那麼，你只能賺我兩百兩了！」

孟古大夫一聲笑，道：「小祖宗，我在三天之內醫好你的傷，可是你的身上已流了不少血，元氣必然大傷，力氣也就受損不小。「你可要我替你養元補氣，三天之後當你的傷復原了，你的勁頭比你從前還大，怎麼樣，要不要我再多爲你服務一項？」

于阿坤手按桌上銀票，道：「都給你了！」

孟古大夫仔細把銀票折叠，小心的揣入懷中，他不叫伙計取藥箱，自己匆匆走進房！

不旋踵間，他提了一隻葫蘆，對于阿坤道：「先把這補身子的寶貝喝三口，餘下的你拿着，早晚各喝三口！」

于阿坤接過來連喝三口！

孟古大夫又匆忙的取出一隻錦盒來，打開來，裡面放的共有十二隻翠玉瓶，紅嘟嘟的瓶塞，他小心的拔，有一股怪味道相當不好聞！

孟古大夫親自爲于阿坤洗傷口、敷藥、包紮！

那些藥一旦接觸皮膚，便立刻痛苦盡失，隱隱然似有着舒暢感！

于阿坤長長吁了口氣，道：「難怪大家都喜歡銀子，原來銀子眞的令人愉快呀！」

笑笑，孟古大夫道：「小祖宗，那刁寡婦就是過份的小氣，所以她的傷便只得慢慢的好了！」

孟古大夫這一提起刁寡婦，于阿坤立刻問道：「刁寡婦如今怎麼樣了？」

孟古大夫道：「她本就傷得比你重，可是她却咬牙撑，不相信我的醫術高明，如今住在賭坊的後院裡！」

于阿坤道：「孟大夫，你跟我走！」

孟古大夫一怔，道：「去那兒？」

「聚寶盆賭坊。」

「賭坊還沒開門吶！」

于阿坤道：「帶着你這些靈藥跟我走，你是怎麼醫治我，就同樣的醫治刁寡婦！」

孟古大夫道：「那怎麼可以？我這些藥可不是一般普通藥，珍貴得很呀！」

于阿坤道：「不就是銀子嗎？我出！」

孟古大夫道：「你爲什麼替她出，那日你救了她的命，已經是仁至義盡了，你小祖宗與她刁寡婦非親非故，不沾半點關係，爲什麼替她出銀子？」

于阿坤沉聲道：「別嚕嗦，去不去？」

孟古大夫一驚，道：「去，我有銀子賺爲什麼不去，要知道我是爲你着想呀！」

于阿坤道：「你這種人會爲人着想？操！」

二人走出藥舖大門，匆匆的來到聚寶盆賭坊的十二層台階上，賭坊的兩扇大門緊緊的關着！

于阿坤命孟古大夫上前拍門，有兩個伙計出來，二人一見是于阿坤，立刻笑容滿臉的道：「呀，小祖宗你可回來了，快請後面！」

另一個伙計推着孟古大夫道：「去，去，昨晚剛換過藥，你明晚再來！」

另一個伙計已對于阿坤道：「孟大夫認錢不認人，他來一次便伸一次手，也不知他用的什麼藥，把刁東家醫得猛叫痛，傷口至今沒癒合！」

孟古大夫道：「這次來一定叫她不再叫痛了！」

于阿坤心中憤怒，這老傢伙眞可惡，得想個辦法整整他！

于阿坤對兩個伙計道：「你們在前院看好門，我帶大夫去後面！」

于阿坤邊往後面走，邊問身後的孟古大夫道：「孟大夫，當初我記得是我叫小玉扶着刁大娘去你藥舖醫治，多少銀子由我出，你怎麼沒把我的話記住？」

孟古大夫道：「那小姑娘可並沒有說你小祖宗願意付醫藥費，她們包了傷只放了五兩銀子就走了！」

于阿坤道：「這以後你天天去替她們換藥？」

「不錯，每次也是五兩銀子！」

于阿坤道：「如果用我敷的藥，要不要換？」

孟古大夫道：「不用不用，一次就夠了！」

于阿坤道：「我記得刁寡婦肩頭上掉了一塊肉，還眞的不輕！」

「一刀見骨，差一點沒抹上脖子！」

便在這時候，忽見彩影一現。

小玉飛鳥投林般的撲過來，她看看于阿坤笑道：「哇，左等右盼，終於見到你小祖宗的面，快請進！」

後廳已傳來刁寡婦的聲音，道：「小玉，是誰來了，看你高興的！」

小玉已高聲道：「是小祖宗來了，阿娘！」

廳門口忽見憔悴的刁大娘扶門而立，肩頭上包着布，上面一團赤紅色！

于阿坤走上前，笑笑，道：「進去吧，孟大夫替你再醫治！」

刁寡婦見于阿坤身上帶傷，也吃一驚的道：「于兄弟，你受傷了？」

于阿坤道：「已經不痛了，昨夜受的傷還眞不輕，上了藥立刻好了一大半！」

刁寡婦驚奇的道：「是誰替于兄弟醫治的，這人的醫術高明！」

于阿坤道：「也是孟大夫治的，不過，沒有銀子是要多受幾天的罪！」

刁寡婦冷冷的瞪了孟古大夫一眼不開口，心中憤怒溢於言表！

孟古大夫已把東西放在桌上，笑道：「因爲妳的銀子荷包看得緊，所以我的高明醫術無法發揮出來，如今于兄弟爲妳出銀子，所以我是來爲妳解除痛苦的！」

刁寡婦冷笑道：「何不早說？我有的是銀子！」

孟古大夫已在替刁寡婦解布帶子，聞言笑笑道：「天底之下，無論什麼東西，論起價碼都會分一等二等三等。我們當大夫的自也把診費分等級，但却不能明言出來，譬如同樣是外傷，我們不能向你收十兩，而向另外一人收一兩，那就要看誰的出手大方了！」

刁寡婦臉皮一緊，道：「你們幹大夫的人都是這麼黑心肝嗎？」

孟古大夫淡淡一笑，道：「銀子太重要了！」

刁寡婦道：「窮人怎麼辦？」

又是一笑，孟古大夫道：「所以天底下窮人病的多，病了就只能拖，運氣好的拖好了，運氣壞的完蛋翹！」

刁寡婦不再開口了，因爲孟古大夫的藥敷上之後，她的血不流了，痛楚也消失掉，只是元氣差了些！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封流雲糾衆圍攻陶克至重傷，幸冬瓜唐四人趕至，將他救回，在紅紅悉心護理下，很快復原。屠萬山除將紅紅送給陶克之外，還將四女也送給冬瓜唐四人，目的想陶克五人參加他的「寶山計劃」，陶克晚上在大街踱步，發現一人往城外飛掠，潛入一大莊院，便追踪窺伺，又見另一女子潛入內，將屋內的裸少女殺死……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文·霍去病　圖·可飛

棒打江山

殺淫賊報仇雪恨　刄惡妞祭奠亡魂

「只有愛你我才殺死她們，我不要她們食髓知味，只要你找過的女人，我必殺之。」

「妳忘了，妳差一點被那個玩棒子的傢伙斃了，錢丹鳳，妳別再纏我吧！」

男的嘆口氣，又道：「我太明白妳了，錢丹鳳，我喜歡不同的女人，我得天獨厚，就算夜夜歡好，也不會傷了我的元氣，而妳，吃醋味是出了名的，我若同妳結爲夫妻，妳不會讓我痛痛快快找女人，妳會殺了我找過的女人，以後妳也許會殺了我，錢丹鳳，這是我最後一次警告妳，如果再叫我堵住妳，我會殺了妳的。」

「你是三水幫少主呀，死在你手裡，我甘心，封流雲，你最好現在就下手，我不會躲的。」

世上還有這樣的女人。

錢丹鳳、封流雲，這二人還不知道有個人站出來了。

這個人當然是陶克。

陶克到了這時候才算想通這件慘事。

當紅紅的雙乳上被刀戳以後，他還心存疑問，雖然從刀口上的痕跡看，與她女兒小娟的差不多是一樣的，但却是錢丹鳳，如果是個男子，陶克就不會那麼猶豫。

如今，如今這能不說是天網恢恢嗎？

他再也不作任何猶豫了。

原來淫賊是封流雲，他的武器是鐵骨扇，而封流雲又善於打穴，只要他以點穴手法制住受害女子，他便可爲所欲爲了。

然後，由於錢丹鳳的嫉妒，她便會在封流雲離去之後，再跟進房中刺殺被姦的女子。

三江地帶被害的女子已不少，却任誰也想不到會是有名氣的「三江公子」封流雲與「漢水一隻鳳」二人所爲。

陶克本也不相信，但他抹不了事實，這是他親目所見，親耳聽聞。

他已火冒三丈了。

他故意走地有聲，把林中二人驚得一齊轉頭望過來。

陶克在灰暗中故意又回頭。

他爲什麼又回頭走？這是有原因的。

他的原因就是要找一個最佳的殺人所在，這附近林太多了，近水渠邊也有蘆葦，那麼，不遠處的道路是個很不錯的地方。

陶克走得很快，但封流雲追得更快。

錢丹鳳也奔走如飛，她還提醒封流雲。

「殺了他，他已經聽到我們的話了。」

「都是妳，這要是傳出了，我爹也不會放過我。」

「快追呀，別被那傢伙逃了。」

錢丹鳳幾乎大叫了。

＊　＊　＊

陶克不走了，他站在路當中。

他以背對着追來的封流雲與錢丹鳳二人。

封流雲追到陶克身後了，他沉聲：「什麼人？」

於是，錢丹鳳也到了。

她的雙尖刀早就拔在手上了，看她那股子狠勁，標準的女強人，似這樣的女人，誰敢要？

錢丹鳳尖聲道：「狗東西，你聽到你不該聽的話，便只有死！」

陶克霍的轉過身來，他的棒便也在他的手上旋轉着，那模樣確也嚇了封流雲一跳。

「是你！」

錢丹鳳尖聲道：「眞是陰魂不散！」

封流雲冷冷道：「這麼說，你偸聽到我們的說話了，是不是？」

陶克道：「從桐城外我就盯上你們了。」

錢丹鳳道：「你盯我們？幹什麼？」

陶克道：「找淫賊！」

封流雲道：「誰是淫賊？」

陶克忿怒的道：「你！王八小子，你姦了不少黃花大姑娘，你不是淫賊是什麼？」

錢丹鳳叱道：「關你屁事！」

封流雲冷笑道：「啊，我明白了，沒銀子花了不是？想得賞銀呀，那極容易，別的不說了，銀子我有的是，你何不開口講話呀？」

陶克怒道：「你老子弄的黑心銀子多了，便會生出個萬惡的敗家子來揮霍，而你，就是個該殺的淫徒。」

錢丹鳳怪叱一聲，道：「你好大膽子，你是什麼東西，由得你在少主的面前撒野，我先宰了你。」

陶克道：「姓封的是妳的少主，他在陶某眼裡一錢不值，頑劣之徒而已。」

封流雲道：「姓陶的，你爲什麼同我三水幫過不去？爲什麼一而再的找上我？」

陶克咬牙咯咯响，道：「老子早就該想到是你了。」

封流雲一怔，道：「怎麼說？」

陶克道：「老子問你，你可曾在桐城縣城西城牆邊的一條小巷姦過一個十四歲不到的小姑娘？」

封流雲想了一下，道：「啊，你提的那母女二人呀，哼，那間小屋子眞不是人住的，又矮又小燈不亮，那女人也囉嗦。」

陶克咬牙欲碎，全身顫抖。

那女人，是他的桂花呀，這畜牲還敢在他面前說她的桂花囉嗦。

錢丹鳳道：「關你什麼事？」

陶克忽然大吼：「她們是我的妻子女兒啊！畜牲！」

＊　＊　＊

陶克狂吼如獅，舉着雙臂顫抖不休，便也令那封流雲與錢丹鳳二人大吃一驚！

只不過短暫的一窒，封流雲已冷笑道：「這就難怪，原來你想爲你女兒報仇了！」

陶克的雙目赤紅，下唇被牙咬得見血。

錢丹鳳却尖聲道：「人是我殺的，你想怎麼樣？」

陶克深吸一口氣，道：「這些天來，你們仗着三江地界是你們的天下，胡作非爲，欺壓善良，幾次，我放過你們，不取你命，但却想不到是你們姦殺了我的女兒，她……她才不到十四歲呀！」

封流雲道：「年紀對我不重要，本少主只要覺得滿意，姓陶的，既然你已知道，想必不會罷休！」

他頓了一下，又道：「上一次咱們在黃土坡決鬥，被那幾個小子壞了本少主的計劃，今天……」他看看身邊的錢丹鳳，又道：「今天這兒只有我二人，有什麼能耐，你就使出來吧！」

他仍然以爲黃土坡的作爲他是應該的，這就是有勢力的少爺作風，天底下大概都是這樣！

錢丹鳳道：「流雲。」

她有些哽咽的又道：「你一直不許我叫你名字，流雲吶！就在此時讓我叫你一聲流雲吧，流雲，我眞的很愛你，我如果嫁給你，我可以叫你再娶一個，流雲，你現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封流雲道：「妳現在還有閒情說這話？都是你這醋缸玩得我好慘！」

錢丹鳳道：「流雲，所以，我殺人我償命，你走吧，我將以我的性命，力阻這姓陶的，相信我，我一定有能力攔住他！」

封流雲嘿然一聲，道：「丹鳳，患難才知心，我眞的糊塗，爲什麼到現在我才體會出妳對我的愛。」

錢丹鳳幾乎全身骨頭也酥了。

封流雲這麼一聲「丹鳳」，叫得她睜大了眼睛張口吃吃半天才道：「流雲，唉！流雲，你叫我丹鳳了，你眞的叫我名字了。」

封流雲道：「我……愛妳。」

嚄，錢丹鳳全身一哆嗦，也令她體會到遲來的幸福也不錯。

陶克冷哼一聲，道：「封流雲，你是個卑鄙無耻的淫徒，你可以騙騙錢丹鳳，但你却騙不了我，當錢丹鳳要爲你而流血的時候，你才會說你愛她，這等於你正打算叫錢丹鳳爲你而死，你却想一走了

之。」

封流雲怪叫：「放屁！」

錢丹鳳也尖聲厲叱：「你混蛋，你爲什麼要把事情戳穿？我不是傻子，我心中當然明白，雖然他是欺騙我，我一樣的高興，我不要去証明，爲什麼不讓我背着一份美而死？你爲什麼要揭穿？」

她轉而對封流雲，又道：「流雲，你說，說你不是在欺騙我！若你的話是眞心的。」

封流雲道：「我本來是眞心的。」

陶克道：「小子，你跑不了的，如果你二人聯手，也許你二人都有希望活命，妳不作此打算？」

錢丹鳳道：「少來，我就夠你忙活的了，流雲，當我出手的時候，你跑！」

封流雲道：「丹鳳，這小子的話提醒了我，我們爲什麼不聯手？如果我們殺了他，我們立刻去總舵，叫我爹爲我們主持婚禮。」

錢丹鳳幾乎飄飄欲仙了。

這世上眞有不少女人，爲了她心中的男人，甘願拋棄一切，甚至生她養她的父母也不要了，跟着男人跑吧。

如果此刻不是陶克堵住他二人，封流雲只需對錢丹鳳甩甩頭，保証錢丹鳳會嚶嚀一聲投入他的懷裡，甚至寬衣解帶脫褲子，一切自己動手。

＊　＊　＊

錢丹鳳也覺得大有可「拚」，便立刻舉着兩把尖刀，道：「流雲哥，我們還等什麼？」

封流雲早就慢慢在移動，只不過他動得十分緩慢，慢得幾乎就是沒有動一般。

陶克的棒子在手掌上，沒有旋，但他的一對眼珠子正逼視着正前方。

他沒有看封流雲，也沒看錢丹鳳，一切好像都似一片深淵中游動的幽靈般，輕又渺茫，虛無幻覺。

於是，沒有暴喝與叱罵，只有衣袂發出「噗嚕嚕」聲，那麼樣的宛如蒼鷹展翅般有些窒人。

陶克突然暴吼如雷。

「殺！」

「切，切，切，咻！」

就在寒芒閃現，光束交錯與怪聲連連中，三團人影聚而倏分，「品」字形的站在三個方向。

也只是站着，但不旋踵間，有聲音發出來了。

先是，錢丹鳳的「啊」聲，她的尖刀不由自主的從她的雙掌落在地上，然後……

然後她的雙手捂住肚子，因爲肚子正中央一個血洞，血洞正自往外流着鮮血，從她那滿臉痛苦狀上看，她仍然是那麼的驕傲與跋扈，就是不肯往地上倒下去，但却又難以撐起自己的身子而緩緩坐下去，再緩緩的倒在血泊裡，口中也不清的叨唸着什麼。

另一邊，封流雲的鐵骨扇子不見了，他的右手也不見了，他以左手拚命的按在肚子上，但那刀口太大了，鮮血滔滔的流着。

「你……你……也活不長的……我爹……我爹……會追殺你……直到……你死……」

封流雲只說了這幾句，便「轟」的一聲倒下去，他死了。

陶克仍然沒動。

他甚至也不看這二人是怎麼倒下去的。

等到一切都平靜了。

等到又聽見江風吹起尖嘯聲，他才緩緩的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拔出一根鋼針，那根鋼針穿過他的臉皮，在口中被他用牙齒咬住。

陶克沒有立刻走開，他站在路上發癡呆。

他口中喃喃的：「桂花、小娟，我爲妳們報仇了，桂花，如果妳有靈，就把這兩個畜牲拉去閻王殿。」

同樣的話，他至少重覆七八遍之多。

如果不是這些天來在他心中產生的恨，他又怎麼會下此毒手殺人？

他終於殺了人，也終於報了仇，但他也想到附近那座大莊院內也死了一位姑娘，所以他在路上等。

天就快亮了，從莊內走出個老人，這老人的肩上背着一個拾糞叉子，拾糞箕掛在叉上面。

老人家還抽着旱煙，十分自在的走過來。

陶克仍然不動顫，他的手上只有一根棒子在拄着地。

當老人發現陶克的時候，老人也看到地上躺了兩具男女屍體。

「你……殺人了？」

「不錯。」

「殺人不逃走，你……」

「老丈，你馬上就知道這兩人該死。」

老人家怔怔的道：「你殺的是誰？」

陶克却冷然的問：「請問，這兒是什麼莊？」

老人道：「落鳳莊。」

陶克心中一緊，眞是好所在，落「鳳」，落「封」，這兩個可惡的東西，死在他們活不成的落鳳莊上了。

封流雲姓封，音同鳳，那錢丹鳳人稱漢水一隻鳳，這能說不是天意？

陶克指着男的，道：「那人乃是個淫賊，專找人家姑娘下手，他仗着會高來高去，又會打穴，三江地方被他害了不少姑娘。」

他指着女的又道：「女的是個狠毒的女子，她爲了這男的，不惜以雙刀刺殺男的姦過的姑娘，老丈，你說說，他們該不該殺？」

老人家一聽火大了。

「他娘的，當然應該殺！」

陶克道：「我從桐城追到這裡，他二人又在莊上做案，你老人家快進莊，莊上一定死了大姑娘。」

老人大驚，道：「眞的？」

陶克道：「進去便知。」

那老人拋下拾糞箕便往莊內奔。

陶克原先想妥了的，因爲他殺了人，而且又是三水幫的少主，女的也是三江錢水龍的掌上珠，這是大漏子，自己雖然不懼，不能不向官家報案。

陶克以爲，最好的方法就是叫落鳳莊的人快去報案，他就守在這裡。

果然，從落鳳莊上奔出一伙人來了。

陶克抬頭看，嚄，來了男女老少三十多，有幾個還掩臉嚎啕大哭。

前面就是那拾糞老人。

老人指着陶克，對一對老夫妻道：「莊主，就是這位，他守在那兒沒有走吶。」

一夥人刹時間圍到現場了，有幾個青年漢衝上來，其中一人大吼：「是誰下的毒手。」

陶克道：「各位，兇手已被我殺死在此。」

年輕人大怒，「爲什麼不留活口？」

陶克道：「留下活口，他們就死不了啦。」

年輕人道：「你胡說，我們就不會放他，我們抓住他點天燈。」

陶克道：「那麼，我告訴你，男的是三水幫少主，叫封流雲，女的叫錢丹鳳，官家也讓三分，你敢點他們天燈？落鳳莊的人不想活了？」

果然，陶克見所有的人吃驚了。

那對哭泣的老夫妻直擰鼻涕，老者抽泣的道：「難道你就不怕三水幫找你？」

陶克臉色一緊，道：「我已是孤家寡人一個，我怕誰？你們就不一樣了，小心三水幫血洗落鳳莊。」

老人嘆口氣，道：「這小畜牲，太可惡了，我的小女兒就快出嫁了，一定是前日她要親自上街去辦布料，被這小惡人碰上了。」

年輕人對老者道：「爹，我們報官，我們怎麼能相信不是他幹的？」

上下看看陶克，又道：「也許是他幹的，却又被他二人碰上，他才殺了他們的。」

所有的人都在點頭。

陶克嘆了一口氣，道：「去吧，去桐城報官，我就在這兒等官差。」

他找了個石頭坐下來，好像在掉淚。

他的臉皮有血流，血與淚的交流，正是陶克難以承受的悲哀。

有人找到兩把尖刀，陶克叫放在女的一邊，他對圍着他的人解說，江湖上誰都知道那是錢丹鳳的刀。

於是，有個年輕人騎着快馬走了。

年輕人進城去報案了，而陶克，他以雙手拄棒，把頭放在兩手背上，閉起雙目在抽泣。

他應該大哭的，如果他莽撞，也許切下封流雲與錢丹鳳的人頭，抱回黃土坡去祭他的妻女。

但他却沒有這樣做，他也得爲別的受害人想一想，此刻的落鳳莊就在一片悲傷之中，因爲被殺在床上的姑娘，屍體未動，等着縣城裡仵作來驗屍哩。

＊　＊　＊

有人發覺陶克在拭淚，便上前問他：「喂，你哭了？」

陶克嘆口氣，他能說什麼？

「你是不是怕見官？」

陶克連搖頭也沒有，他怕什麼官？如果認眞的話，那桐城縣的捕頭還怕他三分呢。

此刻，遠處奔來一批官差，落鳳莊上的那匹馬上換了人，嗨，馬上坐的是章飛。

章飛帶了七個人趕來了，這批人到了現場，馬上的章飛就吃一驚。

陶克的臉低垂着，章飛沒看到他的人，但那根棒子他眼熟，一眼便認出是陶克的兵器。

章捕頭也看見地上躺着兩具屍，他一躍落下馬來，大聲的叫：「仵作，先驗屍！」

陶克忽的一聲抬頭站起來了。

「章大人，還認得我陶克嗎？」

章飛似笑不笑的道：「看到你手上的傢伙，就知道是你了。」

陶克指着落鳳莊，吼道：「那就先驗莊上被姦的姑娘屍體，別叫人家姑娘袒裸露體死難瞑目。」

章飛愣然，道：「怎麼，女的不是在此嗎？」

他老兒眞糊塗，他把錢丹鳳當成被害人了。

陶克道：「這女的是殺人兇手，男的姦淫，她動刀殺，你們進去一看便明白了。」

這時候，那一雙老夫婦跑向章

飛，哭道：「大人吶，我小女兒死得好慘吶。」

章飛手一揮，大吼：「進莊！」官差們一齊進了莊，陶克也站起來了。

「等等！」

章飛道：「等什麼？」

陶克指着地上一對尖刀，道：「叫仵作把這尖刀帶上，在屍體上比一比就明白了。」

章飛道：「這刀是……」

陶克道：「這刀是錢丹鳳的，三水幫的人都知道是她的兵刃，江湖上的人也知道。」

章飛叫仵作把尖刀帶上了。

陶克道：「章捕頭，落鳳莊的人很悲傷，這情形我最清楚，不過，這件案子算是破了，我要不要去衙門？」

章飛道：「當然要去，陶老弟，我先祝賀你報了大仇，對你的妻女也有交代了。」

他此言一出，落鳳莊的人才知道，原來陶克也是受害者，他爲什麼剛才不對他們說呢？

陶克不是不想說，只不過他沒說之前就傷心得落淚了，這樣的悲慘之事，他一定說得痛苦，那麼，就不用再說了。

* * *

章捕頭當然知道陶克不是兇手，陶克把淫賊殺死，他的心中既慚愧又高興。

慚愧，當然是如此轟動的大案，可惜不是他親手破，而是陶克，這對他而言，實在沒面子。

他高興，那是因爲封流雲與錢丹鳳的身份，三水幫的勢力太大了，誰敢惹！

如果他知道是三水幫少主所幹，怕是他只能裝啞巴了，他沒膽子去抓人。

如今是陶克，而且也把人殺了，如此，他仍然可當他的太平捕頭。

* * *

章捕頭一批進了莊，又出了莊，章飛拍拍陶克，道：「你老弟等着領賞吧！」

他不看陶克的痛苦狀，立刻命他的手下道：「快，把屍體先運回衙門去。」

他回身對那一對年老夫婦，道：「你們是苦主，派個人隨我去衙門。」

走來個年輕人，道：「公爺，我是長子，我去。」

章飛又到陶克面前，道：「陶老弟，這一趟衙門，你老弟免不了要辛苦一趟了。」

陶克似是已收起悲傷之心，道：「理應前去，至少是我殺了他們。」

章飛道：「你雖殺人，殺的是惡人，你等着領賞吧！」

他老兄就知道領賞，光景還想等着陶克開金口，分他幾許似的。

陶克却沉痛的道：「章捕頭，我也得面臨三水幫的報復，這一點，你想到了沒有？」

章飛道：「陶老弟，這是有王法所在，三水幫又怎麼樣？他們敢明目張膽殺人嗎？」

「他們殺人的方法太多了。」

「怎麼說？」

陶克道：「人不能沒有失神，馬也不會永遠不失蹄，萬一落入他們手中，被他們繩索加身，墜上個百斤重的大石頭，沉入江心之中，人不知鬼不覺，我說章大人呀，那時候誰會想到爲我找屍體報仇？」

章飛沉聲道：「我諒他們也不敢。」

他心中却在竊笑，你小子眞明白，我看你的命也差不多了，你死了，我章飛半夜也會笑醒。

陶克又冷冷的道：「章大人，三水幫眞的怕官三分？而不是官家怕三水幫三分？」

章飛怒道：「天下那有官怕民的道理。」

陶克把眼一瞪，道：「我問你，前不久，那個錢丹鳳被桐城縣裡的『快活居』伙計以她殺人送進衙門，爲什麼當天就把人放出來？」

章飛怔了一下，道：「這……我……」

陶克火大了，他不叫縣太爺，他呼叫縣太爺的名字，也許縣太爺的名字不好唸，他把縣太爺的名字曹拓郎唸成了操他娘，又把師爺的名字王巴斗唸成王八蛋。

「桐城縣有個操他娘與王八蛋，一縣的百姓就遭了殃，還有你！」

他指尖指向章飛，又道：「我要是指望你破案，早就氣死在黃土坡那面了。」

章飛一聽紅了臉，但他知道打不過陶克，便只有深嘆一口氣，道：「陶兄弟，我已盡力了呀！」

陶克重重的嗚一聲，大步往前走去。

章飛心中恨透了陶克，因爲陶克太不給面子了。

* * *

落鳳莊又被姦殺一名姑娘，知縣曹拓郎心裡一緊，但當他聽完章飛的報告，又見兇手已被殺，上堂一看堂口放的兩具屍體，他的心中更驚，死的二人乃是三水幫幫主的獨子，這件事不得了。

再看那陶克，他心中就在罵……個死東西，看你以後如何去應付三水幫的追殺。

只不過，在批示上，他却仍得公事公辦。

賞銀五百兩，當場發放，先打

發這位他最討厭的陶克滾蛋。

然後行文上呈襄陽府，大案破了，當然在文中又由王巴斗做了文章，功勞少不了是他的。

堂口的屍體，便派人去通知三水幫領回了。

* * *

陶克走出衙門，在大街上買了冥紙祭品，他沒有回去「快活居」，便挑着祭品出城去了。

他不去「快活居」是有原因的，因爲他並不想同屠萬山聯手。

如今他親手殺了淫賊兇手，又有了官家賞的銀子，再加上劉莊主贈送的銀子，加起來兄弟們平分，每人幾乎可以分到一百九十多兩。

陶克也打算，把一些銀子奉送給了無大師，有了這些銀子，兄弟們可以各自做個小生意，過過太平日子。

那年頭有一百多兩銀子，算是很不錯了，陶克幹了三年小小統帶，才積存了三十兩銀子回來，還打算在雞公山裡同他的妻女過日子吶。

陶克有了這個打算，就不願意拉着兄弟們去過那刀口子上舐血的日子，至於四個兄弟的想法，他當然不加勉强，分了銀子，他們可以回「快活居」找他們相愛的姑娘……

當然，如果姑娘眞愛上他們，那也是兄弟們的緣份。

* * *

陶克上了墳，祭了墓之後，他也打算再見紅紅一次面，如果紅紅眞的愛他，而又願意同他去雞公山過日子，他當然會爲紅紅打算，否則……

他就只想到這裡，再也想不下去了，因爲紅紅如果拒絕，那麼有多令人難堪。

也許紅紅會翻臉，說他沒有出息，說他怕死，甚至不屑於再看到他。

陶克痛苦得想不下去。

於是他又來到妻女的墳上了。

陶克焚紙上供，雙目落淚，想着桂花與愛女，他眞的難以自制。

英雄不是不落淚，只爲沒到傷心時。

陶克過去淚不流，只因爲心中充滿了恨，有時候他甚至恨天下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

如今大仇已報，恨難消，他面對妻女的墳墓，再也忍不住的痛哭流涕了。

墳上的草已有一尺那麼高了，像覆蓋在上面的一床綠色棉被一樣，陶克以手撫摸着綠草，彷彿撫摸着桂花的臉頰，女兒的長髮。

他想着在他離家那天，桂花拉着女兒送他的時候，桂花還問陶克。

「咱們女兒沒有纏足，像我一樣，我擔心她將來沒有人要。」

陶克却摸着女兒的秀髮。

「我的女兒漂亮，不怕沒有人要，桂花，咱們住在山裡，把足纏得那麼小，會不方便做事的！」

他笑着，便伸手去摸桂花的臉，又道：「妳看妳，我不是把妳討回來了嗎？」

桂花笑了。

小娟也樂了。

那一天，就是她母女送他的那一天，彷彿就是昨天，也好像就在眼前。

陶克的手摸着，摸着，他自言自語：「桂花，我爲咱們的女兒報仇了，妳們……安息吧！」

是的，死的已經死了，活人還要活下去的，陶克從回憶中又回到了現實。

現實永遠是慘酷的，他抬頭望望天色，過午兩個時辰了吧，原來他在黃土坡已有大半天了。

本打算先回到劉家莊去的，但他琢磨一陣之後，便又往桐城縣城走去。

陶克走得慢，他有些神情恍惚的樣子。

一個人在傷心過度之後，總是元氣有損，神不守舍的樣子，走起路來也難分東南西北了。

就快進城了，陶克發現有兩名公差把豎立在南城門口的告示牌子抬走了，告示牌上的告示也不見了。

有幾個人還站在那裡議論紛紛，不即離去。

就在這時候，陶克走來了，嗨，事情就有那麼巧，從大街上，一輛大車馳過來了。

大車上沒有篷，大車上停放着用麻布蓋着的兩具屍體，車轅上坐着兩個人，這二人陶克不陌生，當然，車上的二人臉色緊，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

是的，在三水幫而言，天塌下來是小事，死了少主不得了。

陶克側身一邊閃，大車上的兩人已發現陶克了。

大車上非是別人，乃是三水幫外堂兩大殺手之一的洪大川，與漢江分舵護法蔡斗六二人！

蔡斗六一見是陶克，身子一挺三丈高，「忽」的一聲便攔在陶克的前面了。

「吁……吁……」

那洪大川也把大車停在城門外的大道邊，哇哇狂叫着也奔過來了。

洪大川一見陶克就開罵。

「我操你先人祖奶奶，你眞大膽，誰的兒子你不殺，我們幫主的兒子你也敢下手啊！」

陶克一挫鋼牙道：「我只殺淫賊兇手，誰的兒子對我並不重

要。」

蔡斗六道:「你有什麼証據?」

陶克道:「那是官家的事,有問題去問官家。」

洪大川道:「你憑什麼殺人?爲賞銀?」

陶克道:「就算是吧。」

他似乎懶得把話解說,這時候似乎只有一途——武力解決。

洪大川哇哇叫道:「奶奶的,原來你小子是幹吃人肉的勾當,個喝血娃兒呀,你爲我們少主償命吧!」

陶克冷冷道:「那個有索命的本錢,二位,我等着二位了。」

他把身子往路當中走,而且走得十分堅決。

他也反手往身後抽,抽取他的棒。

嚄,只這麼幾句話,圍觀的人已聚了二十多。

那年頭有些亂,左帥還在西北同回族人打仗,這一帶的人便也心浮氣躁,愛看熱鬧了。

「混江龍」蔡斗六拔出他的蝎尾刀,齜牙咧嘴的厲聲道:「奶奶的,我家小姐還是個大姑娘,你竟然狠下心腸對她也下毒手。」

陶克道:「她不是姑娘,她是一頭兇殘的惡狠,爲了她死愛封流雲那淫賊,她竟以刀——你們聽清楚,她以她的尖刀盡往被害姑娘的奶幫子上戳,死在她手上的姑娘已經不少了,其中就有我的女兒陶小娟吶!」

他越說越沉痛,聲音也放大了。

洪大川與蔡斗六一瞪眼。

「你說什麼?」洪大川冷叱。

陶克道:「我的女兒被封小賊姦了,又被錢家賤婢以同樣手法刺死,連我的妻子也死了,我問你們,我該不該殺了他二人?」

他伸手指向大車,又道:「來吧,我既然殺了他二人,再多你們兩個又如何!」

蔡斗六對洪大川道:「洪兄,咱們這就幹了他,爲少主小姐報仇吧。」

洪大川重重的點頭,「嗆」的一聲拔出刀來,光景這就要在城門外幹了。

也眞巧,城門口忽然傳來一聲雷吼:「都住手!」

嚄,章捕頭大步奔來了。

他老兄來得眞巧了,正巧攔住三人拚命。

「幹什麼?這是有王法的地方,容得你們在此火拚砍殺呀!」

洪大川冷冷道:「他可以爲妻女報仇,難道我們不能爲少主小姐報仇?」

章捕頭道:「他殺人,是官府貼出的告示允許的,你們殺人就不一樣了,我不能不管吧,再說……」

他對洪大川使眼色,陶克當然看不見,但洪大川心中明白,實在沒把握。

蔡斗六也楞了一下,沉聲道:「對,咱們是來運屍的,回去總舵再說。」

陶克冷冷道:「這麼說,二位不殺了?」

洪大川重哼一聲,道:「有種你別離開桐城。」

陶克道:「我今夜就住在城裡面!」

說着,他大步往城門內走去。

蔡斗六立刻跳上大車,對洪大川道:「快,咱們趕回總舵去,娘的,抓住他咱們活剝他的皮!」

洪大川冷冷的看了章捕頭一眼,口中咕噥的不知說些什麼話!

但章捕頭心中明白,洪大川在駡他,如果不是駡他,爲什麼出口不清?

三水幫的這輛大車「咕哩隆咚」的駛去了,章捕頭對一批看熱鬧的人大吼:「快滾,娘的,不怕濺你們一身血,那會倒楣的。」

羣衆一哄而散,只因爲章捕頭雖然武功不怎麼樣,但在桐城,都說他比眞的張飛還張飛!他唬得桐城的百姓一楞一楞的都怕他!

＊　＊　＊

陶克大步走到「快活居」的大門外,見店門仍然緊閉着,想起半夜離開,心中多少對紅紅感到抱歉。

他走到門外輕拍門,開門的竟然是紅紅。

陶克錯身進門,紅紅已把門關上了。

前面沒有別人在,所有的人在後院。

紅紅抬頭看看陶克,便「啊」的一聲投入陶克的懷中了。

她掉淚了。

陶克不由得抱緊紅紅,把那張稍長的瘦臉貼在紅紅的秀髮上。

「我以爲你……不要我了。」

「紅紅,我……」

紅紅猛抬頭,她雙手捧住陶克的臉頰,幽幽的:「陶哥,你去那裡了?」

陶克道:「我去追一個夜行人,紅紅,我追對了,因爲那人就是我找的淫賊。」

紅紅道:「眞的?」

「我不但找到,而且也殺了他,還有個狠心的女的,我把他們一齊殺了。」

紅紅吃驚的道:「他們是……」

陶克道:「他們就是封流雲與錢丹鳳二人。」

他此言一出,紅紅姑娘幾乎張口結舌的臉色也變了。

「會是他們兩人?太可怕了。」

「當妳被錢丹鳳刺殺之後,我就已經懷疑了,但可惜錢丹鳳她是女的,女的不會是淫賊,所以我沒再追查下去,唉……」

紅紅道:「陶哥,那封流雲到我這裡,也是屠老大的主意,他要封流雲抽大煙,我陪他,以我看,封流雲就快要有大煙癮了,他……是個色狠!」

陶克的心中一緊,他明白紅紅這句話。

於是,他用行動不要紅紅再說下去。

他也以行動,表示他不在乎。

陶克摟緊紅紅,便把嘴吻壓在紅紅的嘴上了。

也不知吻了多久,陶克吻到嘴巴已鹹鹹的,他托起紅紅的下巴,發現紅紅在落淚。

「妳哭了?」

「高興也會哭的。」

「我不在乎你會做過什麼。」

「所以我感動,陶哥,我們快進去吧,找到屠老大,把事情說給他聽。」

陶克道:「屠兄不是妳們大掌櫃嗎?怎麼妳叫他屠老大呀?」

紅紅摟着陶克的腰,兩人往二門走去,紅紅俏笑一聲,道:「我們原本是跑碼頭的一夥,有一年我們班主死了,留下我們十多人在大客棧,又遇上大雪天,大伙都急壞了,那時候我……還小,才十三四歲年紀。」

陶克很注意的聽着,二人便也走慢了,就在院子一角站住,紅紅又道:「我們被困到快過年了,却遇上了屠老大,他供我們一切開銷,還給大伙買新衣,他就像我們大哥一樣照顧我們。」

陶克道:「他却是大響馬。」

紅紅笑笑,道:「我們當然知道,不過自從他把我們帶走以後,我從沒見過他搶什麼人,他早就遣散他的人馬了,後來,他帶我們來到三江地面,開了這家店!」

陶克道:「他改變方法了,他在打三水幫的主意!」

紅紅道:「我們也知道,而且也支持,陶哥,屠老大說得對,人生就是一場搏鬥,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三水幫也是個霸幫,你說對不對!」

陶克道:「過去我不以爲然,現在……」

「現在怎麼樣?」這話不是出自紅紅之口。

屠萬山自他的房中走出來了。

這句話便是屠萬山說的。

陶克哈哈一笑,道:「屠兄。」

屠萬山走過來了,他對紅紅道:「快去弄吃的,我以爲陶老弟餓壞了。」

陶克眞的有些餓,他已兩頓沒吃東西了。

紅紅翩然往灶房去了,屠萬山拉着陶克,驚道:「怎麼又瘦了?」

二人走近屠萬山的房間,陶克這才發現,屠萬山住的房中十分簡單,一床一被,一桌與兩椅,另外有個條櫃,可也並不太大,不過房間倒也清爽。

屠萬山與陶克二人坐下來,陶克心中在想,大響馬屠萬山不應該住這樣的地方吧。

他當然不知道,屠萬山眞正的住宅什麼樣。

屠萬山爲陶克倒了一杯茶,笑問:「去那兒了?還以爲你不告而別吶。」

陶克先是咬咬牙,他的右拳砸在左掌心。

「兄弟,發生什麼事了?」

「我找到淫賊……而且……」

「誰?」屠萬山也「唬」的一聲站起來。

陶克這才把昨夜發生的事情,仔細對屠萬山說了一遍,屠萬山拍桌子瞪眼睛,道:「娘的,該殺!」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幾日關上門,外面如此大的消息也不知道!」

屠萬山似乎想到什麼,立刻又問陶克:「兄弟,你進城的時候,可曾有人發現你?」

陶克苦笑了。

屠萬山道:「有,是嗎?」

陶克點點頭,道:「我在城門口遇上洪大川與蔡斗六二人趕運封流雲與錢丹鳳的屍體回三水幫總舵了。」

於是,他又把剛才城門口發生的事,對屠萬山又說了一遍。

屠萬山道:「兄弟,咱們準備幹了。」

陶克道:「屠兄的意思是……」

屠萬山道:「兄弟,不出一半天,三水幫的人馬必然會再找來此地。」

陶克道:「他們敢在縣城內殺人?」

屠萬山道:「三水幫豈會把官家放在眼裡,你莫忘了,他們已在我這兒動過刀子了!」

陶克重重的點頭道:「不錯,明裡暗裡他們都拿刀殺過人。」

屠萬山道:「所以我以爲,當洪大川他們把屍體運回三水幫的總舵,必然有一批三水幫的殺手隨之來到,兄弟,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陶克道:「屠兄,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辦?」

屠萬山道:「兄弟,誰叫咱們交上朋友哩,你放心,三水幫如果找上門,大不了咱們大伙一拚,我屠萬山爲朋友兩肋插刀,絕不後悔。」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追命制止破板門的斷殺，冷血勸止愁石齋前的血戰，隨即把他們的情報傳開去，鐵手收到消息就回「別野別墅」向蔡京覆命。蔡京、王小石都舒口氣，現在是如何平息別墅的緊張局面，王小石如何引退問題，他發出三箭，不是傷人，而是阻止敵人截殺他，這一下，倒大大出乎蔡京和他黨羽意料之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仇恩以泯難　義仁假施圖

這一回，連蔡京一向擅於控制的表情也哭笑難分了起來。

笑不出：是因為王小石竟然潛入了自己的居所，脅持了他，威逼他下令釋放欽犯、不再對劫囚者追究格殺，之後還居然在自己身邊多名高手截擊下，公然逃離得了「別野別墅」！

以自己一貫小心慎重，身邊高手如雲，加上起居之處向以守衛森嚴稱著，而今這權威和形象都赫然給王小石一手打翻，一腳踢破，這還了得！

權威這回事就是這樣：只要給人攻破了一個缺口，打倒了一次，立即，他就威信大失，他必須不斷的複加上去，權才有威，威而有權，一旦開始倒威，那麼，就冰消瓦解，兵敗如山倒，很快很快的，恐怕就連最後一點的權力和威信也涓滴不剩了。

所以，權威的擁有者一定要一寸山河一寸血，寸步不讓，退一步便無死所，只能維護他的權威，而且還愈要鞏固權和威，不能讓它有任何缺口，因為一旦有了破綻，很容易便完全崩潰瓦解，所以權威是只進不退，沒有回頭路，走向不歸路的玩意，但又是人人都最愛玩此玩意兒。

或許直至權崩威滅為止。

蔡京此時也哭不得。

儘管他剛才也許怕得幾乎淚涕交迸，在皇帝龍顏大怒之時也曾涕淚紛紛求恕不已，但在他一干手下和擁護者前，他是不能哭的。

一哭，就給人看出了虛實。

在權位上，連笑和淚，都只是一場戰、一次演出，除了為爭取政治上的本錢，都不該有任何大喜大怒的。

對蔡京這種老經世故的「大老」而言，喜怒不形於色，是當官從政者的第一道不可有失的防線。

儘管王小石剛才是脅持了他，而且自出自入，如進退於無人之境，但不管在場的人如何驚詫、驚疑，他自己也一樣震動、震撼，但就一定不能先露了形跡。

因為這是危機，他一定要跨越過去。

這麼多年來，在政治上的翻雲覆雨，在朝廷中的爾虞我詐，使他知道遇上困難的時候，第一個步驟是先冷卻它。

困境是有熱力的，那「熱力」使人難受，且有一種爆炸般的威力，令人神昏目眩，對付它，先要讓它冷卻下來。

一旦冷卻，它便回到「本來面目」，無論問題、困難有多大，只要是現了原來的跡，便不太難應付。

要使問題冷卻，首先要自己冷

靜下來；要自己冷靜，那就一定不能有任何驚慌，心要安靜，人才能冷靜。

要解決困境第一要點是：絕對不可驚慌。

因驚慌於事無補，而危機往往趁驚怕和慌亂時趁虛而入。而且，一個緊張不安的人，易為這種心理而崩潰，不可能盡展所長。唯有冷靜，才能認準困難所在，抓住問題核心，甚至即時解決了問題。

蔡京現在就是這樣：

一，他先是怕，驚疑和生氣。

他的命曾懸於王小石手中，不到貪生怕死的他不怕。

他在大房中確有秘道，那是用來以備有日自己若遭親信手下叛變時，亦有逃遁的後路，王小石而今居然先行利用了這隧道，令他驚疑極了！

究竟王小石是怎麼知道這秘密通道的？誰出賣了自己？誰告訴了他？這都令蔡京憤怒難抑。

二，當他一旦發現王小石已利用地道逃逸去，他立刻表現得神閒氣定，好像早就知道了王小石必然能逃得了出去似的，微微笑道：「果然，給他快了一步！」他又不慌不忙的吩咐道：「文世侄，一爺，你們帶人到萬歲山的雍雍亭去截他去，看還截不截得著？」

天下第七和一爺領命而去。

三，他接著下來馬上思考了兩個問題：

王小石既知這內室第一間房「心震軒」有秘道，那麼，別野別墅裡一定有臥底，自己身邊也一定有內奸！

他馬上聯想起當日王小石借受自己之令殺諸葛先生，其實是要藉機狙殺自己一事；以及昨日才真相大白，但他卻一早已暗中策劃的：蘇夢枕原來沒有死，卻受敵人包庇保護，倒戈一擊逼死了出賣和背叛他的白愁飛！

兩件事加起來，蔡京腦裡立即產生了一個疑問：

王小石是不是還沒有走？

他會不會還留在地道裡，待自己盡遣人手追殺他時，才反撲出來攻擊他？

於是，他立刻改換了人手。

他要「神油爺爺」去取代天下第七。

他的身邊一定要留下忠心且絕無異心的親信。

而且還得要武功超卓、高強。

他信得過「天下第七」和「黑光上人」。

因為天下第七對外的關係很不好，他父親也曾是朝廷命官，但太工於心計，害過不少人，後來終給敵對派系六扇門裡的高手殺了；天下第七一向跟他父親不和，所以早無相干，但受過他父親逼害的人，只要知道他們份屬父子關係，對他也不見得有好感，深惡痛絕的還大有人在。

世事本就這樣：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何況，「天下第七」的武功很高，做人功夫卻很不足，他在蔡京手上行了不少惡事，若失去了這個靠山，他就甚麼也不是，必遭人追殺於江湖，雖然要把他殺了也還真不容易。

「黑光上人」則更信得過。

因為詹別野現在「國師」的地位，得要靠他一手扶植。

他們倆唇齒相依、血肉相連。蔡京若有了這位國師為他造勢，更加可以為所欲為，如虎添翼；而黑光上人若失去了蔡京的支持，只怕變的種種戲法很快就要給戳破，一切神蹟變得不靈了。

像趙佶這種好玩、荒淫的皇帝，今天會相信這位法師神通廣大，明天卻可能去拜奉另一位活佛法力高深了，如果沒有蔡京作為穩實的後台，詹上人不見得能夠都超然了那麼久、權威了那麼長的一段日子的。

何況，這地方本來就是送給詹別野的，甚至以他為名，現在丟了人，最丟臉的，第一個就要算是這位「黑光上人」。

所以他先留住了詹別野和天下第七。

他派葉雲滅和一爺去追擊，臨行前還握著葉神油的手，鼓舞而且關心地說：「你雖然才跟我，今天也沒成功截殺王小石，但我還是信任你。」他懇切得每一句如出肺腑：「天涯海角，你給我把他抓了回來，不然，殺了也是一樣。」

葉雲滅頷首。

很用力。

他一定要做到這一件事，以報答蔡京對他的「知遇之恩」。

一爺和神油爺爺領人才去，蔡京立即著天下第七率人撬開櫃臺那大黃銅鏡後地道入口，著童貫的親兵「五虎將」下去好好掃蕩一番，生怕王小石就潛伏在裡面。

這時，他就跟童貫、王黼、詹別野以及蔡攸等迅速商議出一個頭緒來。

「王小石能懂得從這兒逃走，一定有內應。」

所以，他們要馬上找出那「內奸」來。

要知道，這種人反而不一定擅於外爭，但一定善於內鬥，他們最怕的是身邊的敵人，而不是遠在天邊的外敵。這實跟他們的所作所為，如同盜賊有本性上的休戚相關，難免會特別忌諱。

他們找出蛛絲馬跡，推理尋

由，點清人數，剔除可能，在那五「虎」將回報地道並無敵踪，而留下的痕跡直達皇宮的萬歲山雁池之時，他們已約略得出了個結論，有了一個極可懷疑的對象：

蔡旋！

* * *

在找出這個「線索」之前，蔡京一直非常愼重的要天下第七和黑光上人守在他身邊——要是有一個派遣出去，另一個也定必在他左右環視。

例如在天下第七率人進入地道尋索王小石的時候，黑光上人就在蔡京身旁；當黑光上人到處去搜查蔡旋下落之際，天下第七便護著蔡京。

懷疑蔡旋是王小石的內應，黑光上人詹別野是第一個警省到的。

但他並沒有馬上道破。

他侍候像皇帝趙佶、宰相蔡京這些人已多年了，十分清楚這種人愛聽甚麼，不愛聽甚麼，各人脾胃早已摸得一清二楚；他也有不少徒子徒孫，他要收服這些三山五嶽的人，自然都有非凡手段，且得要對症下葯，對各人的心態喜惡亦瞭如指掌。

他看透了這些所謂宮廷侯爵、大官貴人的威嚴嘴臉，大義凜然，但私底下卻甚麼好事都幹遍。通姦、亂倫、凌弱、欺貧，從勾結私營到强佔婦女、收養孌童，乃無所不爲。

所以，當皇帝忽然心血來潮，良心發現的時候，忽然祭了那麼一次神，就責問他爲何不就馬上風調雨順、天下太平？公卿大臣、宦官上將，莫不如此希望。他只好找些好聽的話搪塞過去了，但事實上，他心裡想說的是：你們做盡這些喪盡天良的事，沒馬上有現眼報，上天已絕對不公允的了。

他當然不會這樣說。

宮裡的人都當他是生神仙；朝中大臣對他又敬又畏。蔡京期許他做好一名活仙人，百姓希望他是一個好神仙，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一一勝任，但他卻肯定自己是個對人情世故遍歷、通適的人。

當然也不只是蔡旋、蔡京跟他的好幾個女兒與親眷，卻有不清不楚的關係。

但他只是留意，沒有說破。

他一直都很留意蔡旋這個女子，因爲她很特別。

她當然相當漂亮。

可是這個並不是詹別野特別留意她的原因——雖然黑光上人也相當好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雖然空色不分家，他好色也只不過是好空而已，不犯戒，不破律。

他留意蔡旋是因爲她在蔡京的女眷裡，是很懂潛藏的一個。

黑光上人留意到蔡旋的舞姿，必須要輕功非常好的高手才能舞得出來的，她的力氣也很大，有次府裡有位婢女不小心滾下井裡去了，她單人用一個桶子就把對方平空吊上來了；她的應變也很快，黑光上人曾派人試過她。

可以這樣說，蔡旋除了對自己愛唱歌並且把歌唱得相當好一事全不遮瞞之外，其實她的潛質全部隱忍不發，一點也不透露出來，形諸於外的，反而是她那種官家小姐的脾氣、挑剔、火性兒。

黑光上人因而覺得很有趣：蔡旋爲甚麼要隱瞞這些呢？

這不像是一個雙十年華女子的嬌憨無邪。

詹別野卻只心裡思疑，口裡不說。

誰知道蔡旋這樣的舉止，是不是來自蔡京私下授意的？

他要是先行點破了，萬一蔡京惱羞成怒，認爲自己多事礙事，豈不功討不著，反而惹人煩、討人厭？

所以他不說，只觀察，留心，也留意。

而今王小石居然在別墅的重重包圍下逃出生天，詹別野知道一定有內應，他很快便想到了蔡旋：她受何小河脅持之後，便走入了內堂，詹上人有留神，見她走入的正是之後王小石遁走的那間房子！

他馬上去找蔡旋。

蔡旋已不在。

誰也沒再見著她。

她，走了。

跟王小石一道兒離開了！

黑光上人知道，再也不能緘默了。

再不作聲，就得要背黑鍋了。

所以他馬上通知了蔡京。

收到這消息之後的蔡京，一時眞是笑不出來。

他跟蔡旋確有曖昧關係，他特別疼愛這個女兒，但由於他行事十分小心謹愼，他跟她也並沒有太多獨處的機會。

他也故意讓黑光大師隱隱約約的知道他們的事，他對詹別野的聰明和善解人意，有著絕對的把握，他知道黑光上人是既不會問，也不會說予人聽的，就算說了，他也不怕，他已隻手遮天，打個噴嚏就能翻雲覆雨，他還怕甚麼！

只不過，一聽是蔡旋，他心道：好險，也眞有點不是味道。

他馬上去查蔡旋的一切資料。

在這同時，孫總管發現有兩名親兵給點了穴道，軟倒在帳幔之後，他們外服盡去，孫總管卻還疑爲是敵。

蔡京即命人解開他們的穴道，才知道他們本是守在「心震軒」的，但被王小石走入房門之前給點倒了。

蔡京看到他們，跌足道：「一爺他們那一趟萬歲山是白跑了。」

童貫不明：「怎麼說？不一定追不上呀！」

蔡京道：「王小石和阿旋剛才眞的沒有走，還留在屋裡，聲東擊西，故佈疑陣，讓我們以爲他從地道遁走，害我們分散人手，白追了一趟。」

童貫大吃一驚，王黼忙按刀鍔四顧道：「他……他在這裡？他他在那裡？」

蔡京道：「不，剛才他是在的，但現在卻已眞的走了。」

王黼狐疑地道：「你怎麼知道他已走了？」

蔡京道：「他才不會留在這兒等我們發現，他見我身邊一直有高手護著，沒把握殺我，就一定走，絕不會呆在這兒讓我們發現。」

童貫瞪著銅鈴般大目，顧盼虎吼：「他在那？叫他滾出來！本將軍要他死得好慘好慘！」

蔡京的長眼尾眨了一眨，微笑下令，到處搜索。

王黼兀自不肯相信：「他走了？他怎麼走的？他怎能從我們眼前大剌剌的走過去？不可能吧？他會隱身法不成？」

蔡京道：「他確是明目張膽的走出去的。剛才一爺領的兵，其中有兩個便由他們喬裝打扮的，大家都忙著去追他，卻不知追他的人便就是他。」

王黼這才放了心，怒道：「他好大的狗膽！」

蔡京還沒說話，卻聽詹別野呈來他所發現的：在蔡京剛才坐著接見葉雲滅的太師椅下有一張紙，那紙上寫著幾個字：

「狗頭暫且寄下

信約不守必亡」

蔡京看得怒哼一聲，劈手將信紙一甩，噗的一聲，紙角竟直嵌入枱面去。

衆皆大震，知蔡京功力高深。

蔡京向黑光法師略微點頭，表示嘉許：剛才他長時間爲王小石持箭所脅，顏面全無，現在至少撈回了個采頭。

不過他也確心寒骨悚。

王小石剛才確在這裡，且在自己身後不遠處，要取自己性命，著實不難，幸好自己一直留有高手候在身邊，否則，只把重將全派去追捕，後果不堪設想。

更可怕的是蔡旋，一個就常在自己身邊的人！

他想到王小石和蔡旋這兩個「危機」，就警省到：自己日後一定要更小心、更愼重，更要有萬全的防範，不可以有輕微的疏失。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何況這樣子的「失足」，也得一失足成千古笑呢！

蔡旋的「資料」很快便送上來了。

這些「來龍去脈」的紀錄，在這兒都有孫姓總管爲他編排整理。孫收皮在「別野別墅」裡的身份一如蘇夢枕身邊有個楊無邪一樣。

蔡京一看，却頓時哭笑難分。

* * *

原來蔡旋竟不是他親生女兒！

這當然十分荒誕，一個人怎會連自己兒女是不是親生的，都不記得？更何況以蔡京之精明機心，更不致如此糊塗。

一個大奸大惡的人，通常都要比忠誠正直的人聰明。

也就是說，奸臣往往比忠臣更有機心。

但世事偏就有這樣不可思議的事，當時雖然男女分際森嚴，對倫常綱紀，亦十分注重，不過因爲皇帝本身就荒淫奢靡，乃致上行下効，大家說一套，做一套，到頭來，反而是民間百姓，嚴守綱常，但對當朝得勢有權者而言，只要與之所至，淫心一起，什麼倫常分際，早抛到九霄雲外去了，許多豪門大室，根本就是沆瀣一氣，胡來一通。

蔡京可謂是當時得令的人物，除了皇帝，誰能節制他的權力？就算天子，也未必不聽他的，因爲失去了這個人，當皇帝就當得沒那麼快意了。是以，蔡京更爲所欲爲，肆無禁忌，妻妾成羣，僕從如雲。

妻妾一多，兒女更多不可勝數了。

多得甚至連蔡京本人也搞不大清楚。

他不清楚，但他並不迷糊，就像宮廷裡自有太監對發生大小事皆有記錄一樣，他的起居生活，家庭細節，都有人詳作記錄。

監督和彙集這些紀錄的是總管孫收皮。

蔡旋便是這樣一個「畸型」的特例。

她原來根本就是獄吏章繂之後。章繂因上書向皇帝陳情，提出蔡京私改「鹽鈔法」，印鈔廢鈔，全爲謀私，危害天下，宜以禁止約制。趙佶不辦此事，却交給了蔡京。蔡京一怒，削其官，把他黥面刺字，發配充軍，中途毒發，王小石剛才在怒斥蔡京盡除異己的時候，就提過這個人。

至於這清官章繂全家，都貶爲奴隸。其中章旋及其胞妹章香姑，因長得雪白可愛，恰巧給蔡京的五妾陳氏看中，陳氏又並無所出，故就納了來當乾女兒。

當時，章旋兒和章香姑年紀還

小，一個八歲，一個七歲，大家都以爲她們都沒懂事，也不怎麼爲意。事實上，蔡京家族已無限膨脹，財雄勢大，人丁旺盛，他也搞不清楚那個兒子、女兒是乾的還是濕的，親生的還是過繼的。

其實，章旋兒、章香姑已懂事。她們眼見父親全家遭迫害，而今又賣身蔡家，受種種苦，爲求生存，她們只好忍辱吞聲。

陳氏讓這對姊妹花改姓蔡，把她們名字的最後一字去掉，於是就成了蔡旋、蔡香；蔡京於是乎又多了一對「女兒」。

日子久了，蔡京也忘了這對寶貝女兒是不是眞的自己所生了。何況，他爲爭權，不惜殺子，爲色欲，也不怕亂倫通姦，蔡旋、蔡香，到底是不是「女兒」已不重要了。

問題是：是不是仇家的女兒，卻非常重要。

還十分的重要。

因爲這是要命的事。

現在已查出了個「究竟」：蔡旋竟是章緈的女兒！

難怪在這重要關頭上，會給自己倒打一耙了。蔡京心道好險，他是個善於自惕的人。一個人已手握大權，又有足夠的聰明，他卻用來思慮計劃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和財富上，另一個他們注重的，就是怎樣保命、延壽。

他再次想到自己日後得要多加提防：王小石能混進別墅裡來，蔡旋居然是常年在身邊的臥底……自己再要是大意下去，只怕就得要老命不保了。

沒有了命，還有什麼富貴？那提什麼享受？

所以，他日後對自身安全防範，更是講究，更做足了功夫，致使日後謀刺他的俠客志士，都不能順利得手。

這不啻是王小石這次箭逼蔡京要他下令放囚的反面效果。

蔡京也立即下令孫收皮追查一名「奸細」：蔡香的下落。

孫收皮立即領命。

一直以來，因爲他覺察蔡京跟蔡旋有曖昧，故不便對蔡旋來歷作仔細審究，而今發生了這樣的事，他知道蔡京難免遷怒於他，他爲保家安命，所以查得份外落力，連蔡京五妾陳氏的家世來歷一並清查了。

不過，蔡香卻在七年前，已「神秘失蹤」了。

蔡旋跟王小石跑了。

蔡香失蹤了。

章緈一家的後人下落，到此就斷了線。

* * *

蔡京知道在這些人面前，不可以有受控的表情。

所以他想笑。

笑總代表了成功的勝利。

不過他笑容未免有些哭笑難分。

無論是誰，忽然發現自己的女兒竟背叛了自己，都不會好受。

何況這個他養了多年的居然不是自己的「女兒」！

還好，總管老孫是一個很聰明、機警且善解人意的人。

他呈報那些不利於他的資料，都是私下的。

當蔡京審閱那些資料之時，孫收皮就拚命的跟大家說話——說話不是肉搏，也許不是拚命，但孫收皮的確說得十分「賣命」。

他要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好讓蔡京可以回復、掩飾過來。

也就是爲了孫收皮有這個特點，蔡京不惜重金禮聘，把他從「山東大口神槍孫家」的總管一職，挖來當自己府邸的大總管。

一個好的助理當然懂得什麼時候挺身出來替主人當「惡人」。

大家都想暗中觀察蔡京看「報告」時的臉色，但卻給孫收皮東問一句、西笑兩聲擾亂了心神。

一位好的主管自然知道替自己的老闆在重要關頭爭取「歇一口氣」的機會。

孫收皮在這關節眼上，寧可自己緩不過來一口氣，也得讓主子先透七八口氣再說。

他成功了。

蔡京已轉過了臉色。

其實他也不需要太辛苦、太刻意。

因爲他有一個一向喜怒不形於色，萬一形諸於外，也能迅速恢復，莫測高深的主公。

* * *

蔡京一手把「資料」和「報告」擲於地（當然，孫收皮立即便收了起來），不在乎似的哈哈笑道：「枉我好心好意，替貪官章緈養大了女兒，而今她竟恩將仇報，勾結王小石這等逆黨，眞是知人口面難知心。我早知她暗懷禍心，但總予她改過自新，她三次要殺我不成，沒想到還勾結了王小石，今日來箇倒耙一招！」

童貫悻悻然道：「太可惡了，相爺眞是宅心仁厚，以德報怨！甚麼東西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們該怎生對付這些逆賊是好？」

「我會請皇上頒詔天下，請各路英雄好漢、衙差捕役，務必要緝殺王小石毋赦！我、王兒、童將軍，各派高手千里追殺王小石和他在逃的同黨！」蔡京說殺人的時候臉上的笑紋看來竟有些兒慈祥，「我會向京畿路傳下命令，不許再給王小石踏入京城半步！」

王黼忽問：「王小石當然罪不可恕，但這次在菜市口和破板門二處官兵俱受亂黨劫囚衝擊，這些暴民惡賊，一日不誅，京城豈有平靜之日？」

蔡京嘿嘿一笑，欲言又止。

他當然更想一氣把反對他的人全都剷除，一個不剩。

但他也記起王小石的話：你要追究，只能追究主謀。

我就是主謀人。

你至少有七道僞詔矯旨落在我手裡！

只要你一不守信，我自會着人呈到聖上那兒去，就算你有通天本領，看皇上這次還信你不！

是以蔡京垂着頭，像看到自己鬢角有隻小蜘蛛在結網，嘿嘿的只笑着，孫收皮即接道：「這個當然，但擒賊先擒王，先把亂賊羣寇的首領拿下了，其餘的還怕不一一授首麼！」

童貫、王黼是何等人物，官場已混到成了精，做人已做到入了妖，一聽明了三四分，再看更白了王六成，都說：

「對，先格殺了王小石這罪魁禍首再談其他的！」

「便是！王小石不除，其餘小兵小卒宰一千一萬個也沒意思！」

蔡京這才笑開，跟大家離開了「別野別墅」，商議如何一齊上奏天子，請皇帝親自下令，格殺王小石，並順勢參諸葛小花一本，說他勾結亂黨，謀叛造反，殘害朝中大臣，留在「別野別墅」裏的太陽神箭，就是最好的罪証。

蔡京與其說恨王小石，不如說他「怕」王小石。

像他那麼一個神威莫測、向來高高在上的人，王小石卻每次都能迫近他、威脅他，讓他喪盡了顏面。

雖然說，以他堂堂「相爺」之尊，居然會怕一個市井游民王小石，實在是一件說不過去的事。

但他更恨的，却是諸葛正我。

他「怕」王小石，只要設法把王小石拒之於千里，就不愁他來對付自己。

可是眞正能威脅自己的，却是諸葛小花！

剷除諸葛老兒才是當務之急！

這是他很清楚，十分明白。

* * *

他們都離開了「別野別墅」之後，孫收皮開始着人收拾「殘局」，重整「場面」。

其實所有的「大場面」，不管是之前還是之後，還必須有他這種人來料理打點，才可以「上場」、「完場」。

他特別小心謹慎的把有關蔡（章）氏姊妹的資料一一收起。

他知道蔡京必然還會再審閱這些「資料」，但又不許除了他自己之外有任何人會看到它。

這點很重要。

不明白這點的人，根本幫不上任何「大人物」的忙，也不會允許讓他靠近身邊，成爲親信。

孫收皮還特別親自去收起了那張王小石留下來的，由黑光上人發現的紙條。

他拿到字條的時候，還特別用手掂了掂，留心看了看。

紙條是稍微沉重了些。

果然在紙沿上，給嵌套上了一圈刃鋒。

刃鋒一旦鑲嵌在紙沿，自然就有了重量：就算這紙張隨便往地上一落，只要不是石板地，就一定像一支飛鏢似的，釘插於地。

蔡京當然不會寫一張字條來如此侮辱自己。

敵人在他府邸裏出入自如、橫行恣肆，畢竟是件極不光采的事。

但紙條却是黑光上人先發現的。

是他遞給蔡京的。

蔡京閱後，就往實大檀木桌上一摔，噗的一聲，紙張都嵌入枱面裏去了。

蔡京露了一手。

大家都看到了。

嘆爲觀止之餘，大家也頗佩服蔡京的深藏不露，內力深厚，都認爲就算王小石眞的放箭射他，也未必傷得了丞相大人！

孫收皮看到這張字條，却佩服另一個人：黑光上人！

難怪他能當上國師，而自己還只不過是相府的總管而已！

* * *

王小石三箭各射堂上保護蔡京的三大高手後，並得鐵手及時反挫化解葉雲滅之一擊，他不往外闖，却衝入內堂。

一入內堂，即見蔡旋向他招手。

他逃入「心震軒」，並見蔡旋已點倒了兩名守衛，飛身上床，示意叫他過來。

王小石沒有猶疑。

蔡旋打開床上秘道。

她往下跳，並叫他也往下跳。

王小石也不遲疑。

秘道很窄。

兩人聲息相聞，肌膚相貼。

王小石亦不避嫌。

蔡旋沒往秘道裏走。

她只站在那兒，微乜着眼，相當媚。

「我叫你下來你就下來？」

「是。」

「我不走你也不走？」

「是的。」

「你相信我？」

「是。」

「你憑什麼信我？」

「我相信諸葛師叔，他叫我相信你，我就相信你。何況，妳剛才唱的歌，很好聽，壞人是唱不出那種歌的。」

蔡旋對王小石後半段的說法無疑感到十分訝異，但禁不住問：「舞我跳得不好嗎？」

「也好，但還有更好的。」他在這時候居然還有心談起這個來。「我認識一個女子，她跳得就比妳更好。」

他說的當然是朱小腰。

他當然不知道朱小腰已在不久前，在一場舞後喪失了性命。

蔡旋聽了，有一陣子不高興，但隨即又對這不說僞飾話的漢子另眼相看起來，她也是個好女子，居然在這時候仍有閒情談歌論舞，還幽幽的說了一句：「希望有機會我也能見見她。」

她以爲那是王小石的情人。

然後她下令：「我們已把氣息留在秘道裏，現在可以出去了！」

因爲秘道太暗，敵人太强了，以致王小石當然沒有注意到她本來孕育笑意的玉靨，却經過一陣奈何莫奈何的飲泣來。

王小石沒問爲什麼。

他也踏出了秘道。

兩人伏於樑上，一路匍行，回到廳上來，不出半聲一息。

王小石還掏出了一張早已寫備的字條，彈指使之飄於剛才蔡京所坐的太師椅下……這時候，蔡京正與一衆高手攻入「心震軒」。

王小石却與蔡旋伏於樑上，沒趁這亂時逃去。

他們以近乎腹語的低聲說了幾句話：

旋：「你先走。」

石：「你呢？」

旋：「我在看還有沒有機會。」

石：「我也是。」

「只要他把身邊的高手都遣去追我們，我就有機會下手。」

「我看他，不會這樣不小心。」

蔡旋聽了，白了王小石一眼。那眼色很美。

這麼緊張的關頭，眼神仍是慵慵的，似對世情有點不屑，相當厭倦。

無奈。

更特別的是無奈的感覺。

* * *

蔡京本來已把身邊高手都派去追殺王小石，但忽然改變了主意。

他留下了天下第七和黑光上人。

這回蔡旋沒有說話。

她是用眼色。

用眼皮表達。

她的眼很小，細而長。

但很會說話。

她好像是說：「你對了，他果然沒有疏忽。」

然後她的眼皮又在示意：「該走了，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王小石明白她眼裏的話，彷彿也聽到了她心裏的聲音。

他們的行動配合得天衣無縫。

他們混在一爺所帶領追擊他們兩人的部隊中一起浩浩蕩蕩的邁了出去。

當然，那要經過易容。

還需點倒了兩個相府的親兵。

王小石這才發現：蔡旋堪稱「易容高手」。

她在這短短的頃刻裏，在極不方便但她顯然有備而戰的情況下，既替她也替他匆匆易了容，居然一時還沒給人瞧得出來。

葉雲滅沒瞧破，那是當然的。

因爲神油爺爺根本還沒熟知軍隊人馬，是誰不是相爺手上的兵卒。

但一爺好像也完全沒發現。

這位御前帶刀侍衛大概只習慣「帶刀」，並不怎麼「帶眼」——要知道精擅於「易容術」的高手是絕對有辦法把人改頭換面，使熟人相見難辨的，但要在這麼倉促急迫的情形下化妝成一名軍士，躲過「別野別墅」衆多高手與侍衛的眼力，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尤其章旋是纖纖女子，要扮成雄赳赳的軍人，可更不易欺人耳目了。不過，看來蔡旋的「易容術」確是高明，加上有部份禁軍是一爺率統，並由他帶入別墅裡來保護蔡京的，他既沒發現，大家也就無法指出眞僞了。何況，在禁宮裡，手握大權的太監梁師成、大將軍童貫、宦官王黼等手下有不少侍衛、奴僕，都專挑長相俊美的，大家也不引爲異。

既然「一爺」沒有發現，大家就更沒發現了。

儘管蔡京足智多謀，算無遺策，但他畢竟高官厚祿、養尊處優慣了，並不是江湖中人出身，不知道江湖人有的是天大的膽子，賁騰的血氣，這不是他那種膽小的鼠，但只大膽的貪財蠹國的社鼠奸臣可以揣想得出來的。

或者，一爺是個聰明人，他能在極聰明機詐、擅於偷竊權機、蠹政於朝、呼風喚雨、以權謀私的檢校太尉梁師成手上的三大紅人、高手之一，並指派他跟從保護皇帝，地位自非比尋常。他若不是也極聰明、機智，在這樣的位子上，是決活不長，耐不久的。

一個聰明人當然會只看見他該見的事，而「看不見」一切他不該見的事物。

可不是嗎？

這年歲裏，連清廉明斷的包拯也給毒殺了數十年矣。

* * *

忠臣良相，圖的是萬古流芳，名保萬代，但唯利是圖、急功好名的人，只嫌百年太長，只爭朝夕。

其實對一招半式定死生成敗的武林中人而言，朝夕也太緩，爭的是瞬息。

只是皇帝徽宗送給蔡京的這一座「西苑」(「別野別墅」只是蔡京用以巴結、招納詹別野爲他盡心盡力、鞠躬盡瘁的「雅稱」)，大得不可置信。

他這一座西花園，本就幾乎跟皇帝的「東苑」相媲毫不遜色，但他還要重新擴建，拆毀四周民屋數百間，還代皇帝下詔，要開封府內靠近他別墅的七條街全統歸於他田產名下，任意處置。一時間，這數百尺方圓之地的居民全都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淪爲乞丐、飢民，乞食求施於道，京城百姓怨恨。

這一來，西苑更見其大，珍禽異獸，瓊草奇花，盡收苑裡。王小石和章旋要混在軍隊中溜出去，想做得不動聲色，當然要相當時間才能辦到。

王小石心懸於菜市口和破板門的兄弟安全，但心焦歸心焦，卻急不得。

他若是隻身一人，或可說走便走，得脫困而出，但身邊有了章旋(這女子還有恩於他，替他解了劫難，還一齊落難)，他可不想輕舉妄動。

他是個不想犧牲自己身邊任何親朋戚友的人。

他是個武林人，必要時，可以斬惡鋤奸，以暴易暴。

到大情大節，大是大非上，他傷人殺敵，可以毫不手軟。

但他却不也決不爲一己之利，一心之私而傷害任何人，就算朋友、敵人，乃至不相識的人也都一視同仁。

他自認這些是他性格上的壞處和弱點。

所以他成不了大事。

他自覺並非成大業的人材，只不過，他來人生走這一趟，只求盡一個人的本份，能幫多少人就幫多少人，能做多少好事就做多少好事，他却沒想成大事、立大業。

如果要傷害許許多多無辜無罪的人才能成功立業，他豈可安心？他只想快走，自在的過此一生，不安心又豈能愜意？

這種功業，對他而言，不幹也罷。

所以他入開封，赴京師，只爲了完成他那麼一個自小地方出來的人到大地方龍蛇混雜之所在闖一闖的心願。之後，加入「金風細雨樓」，是爲了報答樓主蘇夢枕的識重，而他也認準了透過「風雨樓」，就能或多或少的牽制住橫暴肆虐的奸宦佞官勾結黑道人物漁肉百姓、毫無憚忌的禍患。他後來退出「風雨樓」，就是不想與自己的兄弟爭權奪利，他逃亡江湖，爲的是要格殺貪婪殘忍、唯務聚斂的蔡京。他流亡天下，也不覺失意，重回京師，第一件事便是要打探得結義兄長下落，然後爲他復仇，重振「風雨樓」聲譽。而今他直闖西苑，脅持蔡京，爲的是營救兩位拜把兄弟、好友。畢竟，他是一個見不得有人爲他犧牲、也忍不得有人犧牲在他面前的人。

這些年來，經過創幫、立道、逃亡、流離，他未變初衷，亦不改其志。

別看他那麼個武功蓋世、血灑江湖、大風大浪幾許江山多少刀劍當等閒的不世人物，他却連貓狗蟲魚也疼惜，雖沒食長齋(但嗜吃蔬果)，偶也吃肉，但對一切爲他殺生的動物(不管豬牛羊鹿)一概謝絕。

沒有必要的活，他也絕不殺生。

何必呢？大家活着，何苦殺傷對方而讓自己逞一時之快？如果不是非這般不可活，又何苦不讓他人(甚或畜牲)好好的活下去？

這種事，他不幹。(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石磊、丁玲夫婦二人從黃龍會的人手中奪回石貴妃，柳青青捉弄他們夫婦，藏起石貴妃，留下字條，燕子飛認出字迹，心中喜悅，情侶突然相會，互訴相思之苦，其實柳青青並未離開燕子飛，只不過喬裝另一女子上船罷了。石太師邀宴燕子飛等人，要脅交回玉娘，燕子飛不肯，太師暗派四煞和黃龍會的人搶奪，子飛趕來解救……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五龍會中土重現　五虎將索討貴妃

「不行！」

「不行老子就砸。」

「砸了你就得死！」

「哼，恐怕未必！」

這老小子財迷心竅，可不是虛張聲勢，話甫出口，當眞照準燕子飛的頭砸過去。

看得燕子飛心驚肉跳，急忙雙手去接，白頭翁馬鞭猛抽，馬兒放蹄狂奔，當燕子飛在離地三寸處接住磁罐時，馬蹄將要踏過，車輪眼看就要輾上身來。

憑燕子飛的本事，馬蹄、車輪不可能傷到他，骨灰罐却有被踩破輾碎的危險。

「停！」

「停！」

嚴元伯快如電光一閃，伸手捉住了馬耳。

柳青青迅若流星奔雷，一把拉住了車輪。

車子被迫停住，柳青青飛起一脚，白頭翁驚魂未定，猛覺身子一歪，已被柳青青一脚踹下車去。

白頭翁一個元寶翻身，剛剛站起來，又吃了嚴元伯的一記劈空掌，遂又蹬！蹬！蹬！向後退了三步，全身搖搖晃晃，彷若迎風弱柳。

燕子飛挺身站起，放好瓦罐，籠着一臉殺機，緊咬着鋼牙道：「白頭翁，你們中州四煞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羣武林敗類，江湖惡棍而已，既無必死之罪，燕某亦無誅滅之心，但你辱及死者，罪無可逭，其心可鄙，本俠決定取爾狗命，以慰老友在天之靈！」

凡是燕子飛決心要殺的人，還從來沒有一個能夠活命的，白頭翁却不信邪，大呼小叫道：「燕子飛，你少唬人，白爺爺可不是嚇大的，要死也要拉個墊背的！」

將功力叫足了十成十，不顧一切地攻上去，欲在死中求生。

燕子飛卓立如山，二話不說，當白頭翁攻到面前時，這才盡全力揮出雷霆一擊。

這是石破天驚的一掌，也是駭人聽聞的一掌，人掌相撞，勝負立分，白頭翁僅僅發出半聲慘嗥，便被震得五臟碎裂，七竅流血，臂斷骨折，臉部扭曲，彷彿一個爛柿子，癱在地上不動了。

兔死狐悲，白頭翁一死，嚇破了錢通的胆，拔腿就跑，急急如喪家之犬。

「回來！」

嬌叱聲中，柳青青鞭出如電，準確無比的捲住了錢通的腰，硬生生地拖回來五六尺。一揚柳眉兒，冷嘲熱諷道：「錢總管，別忙走，下一個就輪到你了。」

錢通透體生寒，暗道了一聲：「這下完了！」

燕子飛一個箭步衝上去，啪！先賞錢通五百，然後才說：「你私通倭寇，助紂爲虐，興風作浪，挑撥是非，任何一條罪狀皆死有餘辜，無法饒恕！」

錢九段全神戒備，一言不發。

燕子飛話鋒一轉，繼道：「不過，本俠還想借爾一口氣，傳幾句話給石家父子，姑且暫留你一條狗命。」

錢通鬆了一口氣，有一種從鬼門關回轉的感覺。

燕子飛接口道：「去告訴石大勇父子，從此刻起，叫他們別再打貢品及石貴妃的主意，此事功過禍福，皇上自有聖裁，若再一意孤行，惹毛了燕子飛，說不定那一天連他們父子的命也會搭上。」

錢通唯唯喏喏，沒正面作答。

柳青青不悅道：「大總管，燕大俠的話你聽清楚沒有？」

「聽清楚了。」

「希望你能一字不漏的轉告石家父子，別添油加醋，也不得避重就輕，或斷章取義。」

「是。」

「另外，還想請教，石太師遠赴扶桑，究竟爲了何事？」

「旅遊散心。」

「眞的嗎？」

「錢某只是一個下人，柳姑娘若是不信，何不直接找老太師查問。」

「你自己的事該不會也推三阻四吧？」

「姑娘是指那一方面？」

「大總管投靠黑龍會多久了？」

話問到這裡，錢通的臉都變白了，雙腿發軟，汗毛直竪，結結巴巴的道：「不……不……不久。」

「是何身份？」

「只是一個小角色。」

「九段高手還是小角色，你騙誰？」

「虛有其名，談不上身份地位。」

「石玉娘偷渡的事你知道吧？」

「一無所知。」

「她的吃喝可是由你供應？」

「絕無此事。」

燕子飛冷哼一聲，道：「哼，你倒推得乾淨，我問你，雙劍、玉駝鈴現在何處？黑龍會共有多少人潛伏中原？分散在那裡？與石家父子有無勾結？那個神秘的黑衣人是誰？」

不待錢通開口，燕子飛接着說道：「你不必急着回答，可以好好考慮考慮，如肯據實相告，或可免爾一死，否則，白頭翁的下場就是一個活榜樣！好了，本俠言盡於此，你滾吧！」

錢通已如驚弓之鳥，那還敢再放半個屁，立即抱頭鼠竄。

他這兒方自夜幕中消失，從劉家集的方向又二前二後射來四條人影。

前面二人是逍遙客與鐵大錘。

後面二人則是石磊、丁玲夫婦。

逍遙客的眼睛好尖，人尚沒到，已知情況不妙，立即轉身拐入岔路，與鐵大錘落荒而逃。

石磊大聲咒罵道：「鐵大錘，有種你他媽的就別溜，咱們見個眞章，我大石頭宰不了你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丁玲也跟着丈夫從斜刺裡追下去，尖聲喊叫道：「逍遙客，你也飛不了，即使追到天涯海角，老娘也非要與你分個勝負死生不可。」

眼見二煞去遠，追已無及，燕子飛忙招呼道：「大石頭，石嫂，算了別追，讓他們去吧。」

大石頭可不高興，跑過來喳呼道：「燕子飛，你這是甚麼意思？莫非怕我們夫婦倆打不過逍遙客、鐵大錘？告訴你，大戰百餘合，那兩個老混蛋可不會討得半點好，要不是他們仗着人多，馬車也丢不了。」

燕子飛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發甚麼牢騷，子飛是認爲，眼前貢品和石貴妃的安全最重要，且讓這兩個老鬼多逍遙幾天。」

丁玲心平氣和的道：「我們很抱歉，如非三位及時趕到，這個紕漏可不小。」

燕子飛道：「那裡，石嫂快別這樣說，他們人多勢衆，手底下都有點眞本事，能全身而退已屬萬幸。」

嚴元伯道：「子飛老弟，依你看我們今夜是投店呢？還是繼續趕路？」

燕子飛笑道：「我想聽聽老哥的高見。」

嚴元伯想了想，道：「以石太師的心性推斷，他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勢必會千方百計的設法劫走石貴妃，老哥覺得不宜躭擱，還是連夜趕路，越早到京都越好。」

「嗯，子飛亦有此同感，咱們走。」

掉轉馬頭，又朝北駛去。

通過劉家集，續往北行，石磊夫婦在前開路，燕、嚴、柳三人殿後護衛，大家小心翼翼，處處留神，一點也不敢輕忽。

疾行一陣後，燕子飛道：「石玉娘偷渡扶桑，石太師推說不知，嚴總以爲是否可信？」

「他不知內情的可能性很大。」

「何以見得？」

「假如石貴妃是她老子帶去扶桑的，那麼，老太師再笨也不會笨到讓他女兒當着我們的面從箱子裡跳出來。」

這話言之成理，柳青青亦有此同感，但仍有疑團未解，道：「倘若事實確是如此，石玉娘的飲食由何人供應？也不可能長期藏在箱內，究竟躲在那裡？」

嚴元伯道：「這是一個謎，想要找到答案，只有問石貴妃本人。」

燕子飛劍眉一揚，當機立斷道：「青青，你現在就上車去問問她，此事關係重大，無論如何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柳青青頷首一諾，正要上車去，身後塵頭起處，蹄聲「得得」，呼喇喇地射來五匹駿馬。

五人回頭一看，皆大吃一驚，暗中叫苦不迭。

來人不是別個，正是稱霸扶桑，橫行東瀛的關東五虎。

前田惠艮一馬當先。

柳上欽三、佐佐居中

石太郎、山葉武夫殿後。

五虎神采依舊，意氣風發，緊貼在馬車的兩側緩緩而行，沒有下馬的意思，好像也沒有立即動手的打算。

燕子飛力持鎮靜，主動開口搭訕道：「五位，久違了，想不到你們也會跑來中原，幾時到的？」

前田惠艮道：「三天前就到了，由於人地生疏，單是買馬就費了不少工夫，以致反而落在各位後面。」

「五位可是與石家父子同船共渡？」

「不，我們坐的是另外一條船。」

「船上另外還有那些人？」

「這……」前田倒也爽快，略作遲疑後道：「告訴你也沒有關係，還有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赤龍會長井上十朋，以及蒼龍會的衆多高手。」

「黃龍會人沒跟諸位在一起？」

「沒有。」

燕子飛心念電轉，疑雲重重，山本、井上以及蒼龍會的扶桑武林人物跑來中土作甚？

黃龍會的人爲何沒跟他們在一起？

如意的行踪如何？

繼黑龍、青龍二會之後，莫非赤龍、蒼龍、黃龍三會也想在此與風作浪，分一杯羹？

再加上威振扶桑、惡跡昭彰的關東五虎，豈不要天下大亂？

想到這裡，心情不由的沉重起來，似已意識到一場更慘烈的龍爭虎鬥將要登場。

柳青青道：「本姑娘柳青青，五位大概不認識，想向你們打聽一個人。」

石太郎道：「柳姑娘的俠名如雷貫耳，在扶桑也有個耳聞，不知要打聽那一位？」

「如意姑娘是否與你們同行？」

「沒錯，我們是一塊來的。」

「人呢？」

「先一步和山本會長走了。」

燕子飛只「哦」了一聲，沒開腔。

柳青青道：「他們兩位到那兒去了？」

佐佐木道：「可能是京城。」

「五位打算往何處去？」

「也去北京城。」

「諸君來此的目的能否見告？」

柳上欽三欲語未語，前田惠艮爽快的答說：「見眞人不說假話，犬養王遇難，足見國已亡，織田、羽柴絕對容不下我等，坦白說是來中原避難的。」

嚴元伯冷笑道：「恐怕不會這樣單純吧？」

柳上欽三的話更冷：「起碼現在是如此，信不信由你！」

燕子飛道：「到北京後作可打算？」

前田惠艮道：「先到處玩玩，然後再徐圖發展。」

「發展？該不會是想重操舊業，將扶桑的那一套搬來此地，橫行霸道吧？」

「强龍不壓地頭蛇，這兒是你燕子飛的地盤，五虎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知道就好，盼能潔身自愛，知所收斂，勿再胡作非爲，須知我大明乃衣冠上國，民風淳樸，不得爲禍地方，若有惡行發生，勢將法所難容，絕不寬貸！」

石太郎聽得刺耳，出言反駁道：「五虎向來獨來獨往，我行我素，就算有所踰越，你又能怎樣？」

燕子飛語冷詞寒道：「輕則驅逐出境，重則就地正法！」

「哼！天下人走天下路，你燕子飛恐怕管不着。」

「哼！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燕子飛當然管得着！」

「燕子飛，你休狂，老子就不信你是個不倒的羅漢，不敗的金剛。」

人筋皮鞭爆出連串鞭花，劈面猛抽燕子飛。

柳青青嬌叱一聲：「放肆！」蛟皮鞭閃電出手，照準石太郎的鞭子捲過去。

大石頭生性剛烈，豈容他如此張狂，虎吼道：「小倭奴鬼子，你他媽的甚麼東西，小心石大爺敲破你吃飯的傢伙。」

動作比柳青青更快，七節連環棒倏放乍收，準確無比地將人筋皮鞭鎖在環鏈中。

柳上欽三、佐佐木、山葉武夫不肯坐視，立即放馬過來。

燕、嚴、柳、丁玲分站四方，也作好應戰的準備。

空氣驟然緊張起來，山雨欲來，惡戰一觸即發。

却被前田惠艮制止住，道：「咱們初來乍到，理當禮讓三分，是敵是友，是死是生，待到北京之後再作計較也不遲，姓燕的是名人，他們跑不了的。」

手指着馬車，前田又道：「燕朋友，聽說由美公主以及織田大將軍的貢品都裝在車上，可是實情？」

燕子飛點點頭，沒答話。

「寒蟬也在車上？」

「在燕某身上，你想幹甚麼？」

「別緊張，我現在還不會動手，祇是想和燕兄商量一下。」

「商量甚麼？」

「寒蟬是大明的東西，五虎不要，但貢品則是道地的扶桑貨，可否交還咱們兄弟，以充行囊？」

柳青青杏眼圓睜道：「貢品是大將軍獻給皇上的，你憑甚麼要討回？」

前田的話很緩和：「不是討，是商量。」

「沒有商量的餘地。」

「那就很抱歉，寒蟬、貢品、由美公主我們全要。」

「你說甚麼？連石貴妃也想染指？」

「妳說對了。」

「是石太師花錢請你們幹的？」

「此事與石太師毫無牽扯。」

「既無牽扯，爲何欲劫走她？」

「因爲由美公主本來就是我們扶桑的人。」

燕子飛怒溢雙眉道：「胡說，石玉娘是石太師的女兒，此乃盡人皆知之事，充其量不過叫犬養王一聲乾爹罷了，是地地道道的炎黃子孫。」

前田惠艮哈哈大笑道：「你錯了，大錯特錯，由美公主是如假包換的扶桑人，是犬養王的親生女兒，被稱作乾爹的應該是石太師。」

這話彷若晴天霹靂，大家都給他弄糊塗了，燕子飛急急追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請把話說清楚。」

「天機不可洩漏，將來你自會明白。」

「本俠要你現在就說。」

「燕兄，別把話扯遠了，究竟肯不肯將貢品及由美公主交出來？」

「寒蟬、貢品俱屬我朝所有，石玉娘更貴爲皇妃，絕不會跟任何人走。」

「好一個不許跟人走，祇怕將來你會攆她走。」

「前田惠艮，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前田臉上掠過一抹神秘的詭笑，道：「有些事性急是沒有用的，遲早會眞相大白，我們也不急着要那些東西，燕兄還有時間考慮，咱們後會有期。」

五虎一齊拱拱手，揚鞭策馬而去。

* * *

北京。

正陽樓。

別有天的側門外，燕子旗迎風招展，三山五岳的朋友們進進出出，花廳內外又恢復了往日的熱鬧景象。

燕子飛等人是深夜才到的，一路奔波，疲憊不堪。是以，時已近午，仍高臥未起。

各路英雄好漢却忙得不亦樂乎，裡裡外外，佈下了重重關卡，尤其是石貴妃的居處，放置貢品的地方，更是刁斗森嚴，宛若虎穴龍潭。

這些人都是燕子飛的好友，死黨，是一羣不折不扣的無名英雄。

半個時辰前，九門提督孫九峯就帶着大牛到了。

沒過多久，刑部總捕頭張鐵虎也到了別有天。

他倆是聞訊來見燕子飛的，花廳內的朋友本來要去通報，被二位大人攔住，情願坐着乾等，無非是不忍吵了主人的好夢。

孫九峯、張鐵虎乃名滿京都的大人物，一向都是別人等他們，壓根兒也不會等過人，如今爲見燕子飛一面，却必須等上個把時辰，而且始終沒見半絲不耐之色，實屬罕見。

午時已過，未時初交，兩位大人仍在空着肚子等。

燕子飛的房門打開了，才伸了半個懶腰，忽然有所發現，朗聲道：「啊，是張總，孫大人，甚麼時候到的？怎麼不叫他們喊醒我。」

近半年不見，大家顯得格外熱情，緊握着手，問候的話說個沒完沒了。

很快便吵醒了柳青青、大石頭、丁玲，也馬上攏了過來，天南地北的聊起來。

早有人將午飯開上來了，大夥一邊圍在一起吃喝，燕、柳二人一邊將東渡扶桑的經過，原原本本的說了個一清二楚。最後，燕子飛說道：「張總，天牢內還平靜吧？京城內外可有甚麼重大刑案發生？」

張鐵虎道：「還好，牢裡尚稱平靜，外面亦無重大事故發生。」

「黑龍會的人沒再蠢動？」

「沒有，據說黑龍會長小洋芳子，以及副會長田風，負傷之後直至最近才告完全復元，故而一直蟄伏不出。」

「那個打傷小弟的黑衣人可有消息？」

「這傢伙神出鬼沒，許久沒見他的影踪。」

「騷蹄子卞三娘有無惹是生非？」

「作怪難免，但大牢之內容不得她犯騷使潑，大體還算安靜。」

「可曾招出雙劍、玉駝鈴的下落？」

「這個娘們刁得很，堅不吐實。」

「方傑兄的情況又怎樣？」

「近來顯得很消沉，一再表示這個冤獄是坐定了，貴妃失踪一案，主謀者設計巧妙，即使包公再世，可能也無法查明。」

孫九峯接口道：「現在的情形不同了，石玉娘既已被捕，一切當可迎刃而解。」

柳青青拉着大牛，坐在自己身旁，夾菜夾肉，照顧得無微不至，聞言笑道：「孫大人最好不要樂觀得太早，石玉娘被捕是因爲別的原因，並非爲了失踪案本身。」

孫九峯一怔神，道：「捉到石貴妃，就可以查明一切，還有甚麼好疑慮的？」

「青青想提醒將軍，到目前爲止，她仍一口咬定劫持她的人是陳恭、柯友德。」

「簡直是一派胡言，分明是她自導自演的嘛。」

「賊咬一口，入骨三分，就算是一派胡言，也必須有具體的証據才能推翻。」

「我的兩位師弟早已交代清楚，還要甚麼証據？」

「套句說爛了的老話，此乃一面之詞，站在子飛的立場，歉難完全採信，要有眞憑實據才能使人信服。」

「這……這……」

孫九峯的火氣直往上衝，不是氣燕子飛、柳青青，而是惱恨暗中設計陷害的人，但又缺乏足夠的理由予以反駁，一時語塞，難以繼言。

正陽樓的大掌櫃金百萬，及時掛着滿臉笑容走進來，老遠就打拱作揖，盡揀好聽的說，一副十足的勢利相。

柳青青最討厭這種虛情假意的嘴臉，不耐煩的道：「金掌櫃，你有事嗎？」

金百萬卑躬哈腰道：「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是特地來向燕大爺、柳大小姐來道賀的，聽說二位不但帶回了扶桑的貢品，連犬養王的公主也給逮着了，可有此事？」

柳青青道：「是有這回事，你是怎麼曉得的？」

金百萬滿臉堆笑道：「這是天大地大的一件大事，全北京城街談巷議，幾乎無人不知，祇是有的人說逮住的人是石貴妃，有的則說是一位扶桑公主．柳姑娘可否証實一下，免得大家胡猜瞎猜。」

柳青青報以一聲冷哼，沒答理。

金百萬倒也知趣，沒敢再追問下去，朝樓上瞄了一眼，見左邊第三間房門外，有人守着，心裡已猜到八分，轉對孫、張二人畢恭畢敬的道：「兩位大人好久不見，小的也是特來向孫將軍、張總捕請安的。」

張鐵虎知他跟石太師走得很近，不便得罪，急忙欠身答禮。孫九峯却充耳無聞，沒理會他。

燕子飛道：「謝謝金掌櫃的關注，如果沒有別的事，就請自便。」

金百萬臉上的笑容始終不曾消失，道：「是有一點點小事想請燕爺成全。」

「你說說看。」

「最近來小店投宿的客人特別多，『碧雲天』、『天外天』兩個別院全部爆滿，還有好幾位貴客無處可宿。」

「他們有沒有地方住與本俠何干？」

「小老兒想在別有天撥借幾間客房，暫住一二日，未審燕爺尊意如何？」

柳青青揚眉道：「金掌櫃，是不是上次給你的那五百両金子已經用完了？」

「還早得很，早得很！」

「既沒用完，那別有天還是我們的，你無權過問。」

「我知道，小老兒是來商借。」

「哼，上次你介紹來的鶯鶯姑娘我們已領教過了，怎敢再引狼入室。」

「這完全是誤會，誤會，那女子的來歷金某事先毫不知情。」

「好了，知情也好，不知也罷，反正已成過去，我們無意再追根究底，你可以走了。」

分明是下了逐客令，金百萬却並無離開的意思，大石頭看他不順眼，氣呼呼地吼道：「你娘，不走還等甚麼，欠揍啊？」

金百萬不得已，這才在石磊的拳頭威脅下，悻悻然退出花廳。

孫九峯道：「這個老小子跟石家關係密切，我看他的來意頗不單純，說不定是來探路的，更想派幾個人來臥底。」

燕子飛道：「孫大人之言極是，這個金百萬絕不是普普通通的生意人，以後可要注意防着點，別給他任何機會。」

「既是這樣，孫某以爲，貢品宜及早獻給朝廷，石貴妃更應即刻打入天牢，萬一發生意外，可是天

大的麻煩。」

「貢品的事，小弟已面託嚴總安排時間，一俟決定日期便可送進宮去，因爲這些東西必須聖上親自過目，總不能冒冒失失的就送進去。」

「石貴妃又有何顧慮？」

「這事更複雜，疑雲重重，等查明原委後才能決定如何處置，更造次不得。」

柳青青道：「孫大人，還沒有請教，宮裡的情形怎樣？」

孫九峯道：「還好，皇上、皇后、太子皆平安無事，一直在惦記着你們。」

「馬逵可有異樣的舉措、行動？」

「他很安份，並無異常行爲。」

「江彪有無露面？」

「沒有，好像眞的已經死去一般。」

「陳兄、柯兄近況可好？」

「兩位師弟的情緒還是很差，爲了洗清自身的冤屈，成天四處奔波。」

「可有進展？」

「一無所獲。」

燕子飛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啊，對了，孫大人，麻煩你通知陳恭、柯友德一聲，火速來一趟別有天，越快越好。」

孫九峯聽他言來急如星火，愕然一楞，道：「燕兄這樣急着見他們是……」

「我要他倆跟石玉娘當面對質，這樣，所有的是非、眞假與虛實相信一定可以查個一清二楚。」

孫九峯聞言大喜，道：「能這樣，那是最好不過了，事不宜遲，孫某現在就去找他們。」

他急於知會陳恭、柯友德，話一出口，便即起身告辭。

張鐵虎也是個大忙人，與孫九峯結伴離去。

柳青青對大牛十分關心，道：「大牛，這一陣子住在侯府還習慣嗎？孫大人對你好不好？」

大牛的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轉來轉去，稚氣十足地回說：「侯府好好玩啊，孫大人對我也很好，還教了我不少功夫哩。孫提督說不論文才武功，一定要痛下決心，好好學，將來才能和燕哥哥、柳姐姐一樣，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燕子飛道：「大牛，你能這樣想，燕哥哥就高興了，陪石哥、石嫂慢慢吃，我跟柳姐姐有事要上樓去一下。」

來至石貴妃的門外，從守衞者的口中得知，石玉娘主僕已用過午飯。而且，和在船上時一樣，一到別有天，燕子飛便將她們的穴道局部解開，可在室內自由行動。

「篤！篤！篤！」柳青青禮貌性的叩門三響，與燕子飛推門而入。

石玉娘懶洋洋地躺在床上，一臉嬌嗔。四名婢女散立各處，臉帶愁容。一見燕、柳二人，石貴妃馬上跳了起來，撒潑道：「燕子飛，已經回到北京了，爲甚麼不立刻送本宮回玉華宮見皇上，把哀家窩藏在此，是何居心？」

燕子飛從容不迫地回道：「想見皇上可沒這麼簡單，有幾件事須先弄清楚，也許根本見不到聖駕，反而會被打入天牢。」

「燕子飛，你好大的狗胆，敢將本宮打入天牢？」

「別把話扯遠了，我問妳，妳到底是石玉娘？還是犬養由美？」

「當然是石玉娘。」

「眞的？」

「不假！」

「這樣說，妳去扶桑的事石太師必定知情？」

「恰恰相反，他老人家並不知情。」

「妳是從那裡上的船？」

「在太師府時就跳進箱子去了。」

「箱內原來裝的是甚麼東西？」

「古董、字畫。」

「東西呢？」

「扔啦。」

「妳偷渡的目的何在？」

「爲了躲避孫家的迫害。」

「爲何不直接找燕某人，將孫家的陰謀揭發出來？」

「哼，你跟孫家一鼻孔出氣，本宮信不過。」

「可以搬出老太師，告御狀呀。」

石貴妃不願正面作答：「你問得太多了。」

柳青青嘴角擠出一絲冷笑，道：「不多，還要繼續問下去，在船上時妳一直藏在箱子裡？」

「不，當天晚上便偷偷爬出來了。」

「石家父子沒發現？」

「嗯。」

「妳藏在那裡？」

「船尾堆纜繩風帆之處。」

「吃甚麼？喝甚麼？」

「本宮帶有乾糧，有時偷吃些剩飯剩菜。」

「妳似乎有意避開石大勇父子？」

「不錯，哀家不願給父兄添麻煩。」

「妳說的若是實話，何故又在大庭廣衆之前跳出來，豈不是故意拆老太師的台？」

「那是本宮估計錯誤，以爲已經到了天霸府。」

「妳以前去過天霸府嗎？」

「這是第一次。」（未完・廿九）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培養殺手阻收復　老爹生死無所獲

上文提要・・張冠騎馬來到深山溝找邱永山去淮上，正碰上丘泰來派殺手前來殺邱永山一家，遂出刀力戰石濤等人，扭轉了慘烈的局面，之後張冠與邱永山一同到原太和分舵舵主于致中常去的酒館裡，找到了于致中，三人一起向淮上進發，要協助小龍奪回大龍幫基業，一片山林前，他們又與卓飛找來的一夥人會合到一塊兒……

果然那卓飛與張冠二人有默契，算準了今天在烈山附近碰上面。大伙分開一年多，立刻打個招呼下了馬。

卓飛把吃的喝的全取出來。

不論是去徐州或睢寧，只不過半日行程了。

六個人舉著酒袋你一口我一口的喝起來，醬牛肉與滷肘子分別啃起來。

那張冠對大伙道：「要說是上天不長眼，可也不對，咱們這一年多只不過碰上黑皂日而已。」

邱永山道：「我還眞的擔心老幫主，不知老幫主如何了，需知姓丘的猾頭呀！」

王貫伍道：「不就是少不了一場斷殺嗎？到時候咱們叫姓丘的父子吃不完兜著走。」

于致中道：「你們想想，想想十年前姓丘的率人來投大龍幫時候，他的那副逢迎拍馬，彎腰低頭打哈哈的模樣，娘的，叫人以爲他是天下最老實的人，而且功夫又高，見人就笑，娘的，他裝得眞像。」

張冠道：「所以他在大龍幫十年，就把幫主趕下寶座，當時咱們沒意見，操他娘的，後來漸漸知道上當了，上當了又怎樣？權在他的手中呀，娘的！」

卓飛道：「所以我同張兄在渡口開茶舖，且看丘家父子把大龍幫怎樣攪和。」

錢和道：「原來姓丘的一夥是海盜呀，娘的，這個陰謀計劃眞叫人意想不到，這也不正是他們放長線釣大魚，把大龍幫釣去了。」

六個人把酒袋拋入林中，抹抹嘴巴欲上馬，就在這時候，忽的傳來急驟的馬蹄聲。

張冠一怔，道：「多匹快馬！」

卓飛道：「咱們拉馬道旁，且看是什麼人來了。」

邱永山道：「也許是前往睢寧的，大家見個面。」

六人各自拉住自己的坐騎，分別站在大道旁，附近山上有下山風刮來，樹林子嘩嘩響起來。

就在這時候，遠處飛一般的馳來五匹快馬，馬上面的五個惡漢來得猛，忽轟轟聲起處，傳來一聲咒罵。

「操那娘的。」

雙方這是照上面了，雙方也把對方看清楚了。

來的人不是別人，乃是這一年多掌管著大龍幫各地陸上分舵的人物。

他們是：曲阜分舵朱之明、棗莊分舵的常玉、開封分舵的佟洪、太和分舵的秦和之、華山分舵的石濤，另外後面又來了十個人，正是他們掌管分舵的殺手。

那石濤和秦和之還帶有傷，另外三人嘿嘿笑，於是，後面十騎的殺手奔來了。

張冠一看這光景，他回以嘿嘿冷笑。

這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雙方都不由得拔出兵刃來了。

那卓飛冷笑道：「娘的，還眞他娘的造化弄人巧安排，遼天地裡不自在，碰上你們這羣海盜來了。」

石濤叱罵道：「放屁，誰不知道爺們是大龍幫的人，咱們幹的可是正當買賣，什麼海盜！」

張冠冷笑道：「你們還充好人呀，早已現了原形，那丘泰來與大海盜金申之洞乃是一窩賊子，咱們十一條大海船也是那丘泰來與大海盜串通下的手，娘的，囚在海島上的人已被咱們少幫主救回來了，你們還嘴巴硬不是？」

他此言一出，朱之明、常玉等人齊都瞪眼。

佟洪道：「難怪各地分舵出事，總舵把咱們急召回去，原來這些王八蛋眞的被救回來造反了。」

石濤咬咬牙，道：「既然雙方心知肚明，心裡有數，何不就在此來一個熱身殺，又有何不可！」

常玉大吼：「把他們圍起來。」

「嘩啦」之聲起處，十個殺手已錯身繞到張冠幾人的前後兩頭，石濤已指著邱永山叱道：「大山裡沒有宰了你，看你今天能否逃過咱們的圍殺。」

邱永山回罵：「奶奶的，果然海盜口吻，講的是倚多爲勝，不要臉的殺法。」

石濤冷笑道：「但求戰果，不擇手段，兄弟們，殺呀！」

「殺！」

先是十名殺手撲擊而上，狂殺立刻展開來。

張冠大叫道：「穩住陣腳，交叉側擊，彼此掩護，絕不手軟，殺！」

他幾句話乾淨俐落，聽的人立刻採取聯手殺法。

要知張冠六人均是大龍幫的中堅份子，也是當年「千手如來」玄劫認爲功夫不錯的人物，方才派爲大龍幫的方面大員。

如今張冠六人各有紮實功夫，面對比他們多一倍還多的敵人，卻不見有人生出怯意來。

就在張冠的吼叫聲中，只見這六人交叉出招，進退有據，便是十名殺手戮力狂砍，一時之間仍是個對峙局面，分守在外面的石濤對秦和之道：「秦兄，你的傷如何？可以出手嗎？」

秦和之在山中被張冠殺傷，後又挨了一棍打得他吐血，不料姓秦的卻嘿嘿一笑，道：「能，娘的，我心中正在想著一件事。」

石濤道：「什麼事？」

秦和之道：「他們六個狗東西，心中氣忿咱們霸去他們的飯碗，自然對咱們不服氣，娘的，今天咱們只差一個呼延豹，何不先各自憑本事一搏，叫他們明白，咱們也非等閒之輩。」

石濤道：「秦兄能向那于致中挑戰？」

秦和之道：「難道石兄怕了那邱永山？」

石濤大叫：「誰怕誰呀！」

石濤大聲再吼：「統統退下！」

十名殺手狂殺一陣無成果，聞言立刻退到幾丈外，但那是個包圍形勢。

這時候，石濤已向佟洪、常玉與朱之明三人道：「各位，我們何必叫他們失望？咱們應各找對象，各尋目標，來一個公平對決。」

他邊說著，已往邱永山逼去，又道：「姓邱的，莫忘了我有殺你一家的仇恨，來吧，咱二人就在此地來一個公平對決，生死交諸上蒼吧。」

邱永山忿怒的迎上去，道：「變成人物了，行，邱大爺接下了。」

「震三山」見石濤跳下馬來往自已撲到，馬背上抽出鐵棍來，大吼一聲迎擊上去。

二人就在大樹下狠幹起來。

另一面，「散手生」于致中甩動雙掌冷冷的走向秦和之，他叱罵：「狗東西，太和分舵是大爺撐肥的，你個王八蛋盤了不少銀子往自已口袋裝，你以爲于大爺不知道呀，娘的，該是你吐出來的時候了。」

秦和之嘿嘿然的帶著大砍刀迎上，他吼道：「老子早就想幹掉你這狗東西了，只不過見你已成流浪漢，才會刀下留人，你他娘的又人模人樣了。」

「殺！」

吼聲中，二人立刻打在一起。

那于致中雖是雙掌迎敵，秦和之的砍刀似乎對他起不了什麼阻嚇作用，但見于致中盡是搶攻，鎖拿妙撥，還偶有佳作的一掌打在敵人身上。

秦和之的傷似乎又發作了。

再看那「飛鏢」王貫伍，自然的迎上了佟洪。

佟洪他還嘿嘿乾笑。

「聽人言，你出家大相國寺當和尚，我心眼裡高興，怎麼的，原來是假的呀，你連佛爺也欺騙呀，操！」

王貫伍雙手舉著兩支尺長稜鏢，他咬牙道：「娘的，便是不出家，也一樣的超渡你們。」

佟洪舉刀就砍，厲烈的大吼

：「我宰了你這小子！」

王貫伍騰身暴閃，虛空雙手抖甩，佟洪知道王貫伍的飛鏢厲害，每出招必不用老，他心中有了疙瘩，招式上便不如平常凌厲了。

二人在搏鬥中不時傳來王貫伍一聲冷叱：「看鏢！」

佟洪總是在王貫伍的這聲叫喊中抽刀封緊門戶，反而引得王貫伍哈哈大笑。

再看另一邊，「草上飛」卓飛早已卯上常玉幹起來，二人誰也不多言就殺在一起了。

那「北腿」錢和拚上了朱之明，這位老山東邊殺邊罵，出腿帶「呼」聲。

「他娘的，鵲巢鳩佔，你們是海盜呀，爺們吃虧上了當，差幸沒被你們坑殺，娘的老皮，錢大爺早想掂一掂你有什麼了不起的道行。」

朱之明大怒，雙手握刀一陣狂砍，卻不料錢和也非泛泛之輩，他絲毫不閃退的幾乎就是近身肉搏。

這是一對一的搏殺，另外一人就不愉快了。

是的，張冠，這位「鐵血秀士」正覺得自己遺憾沒百與那呼延豹一決雄雌的機會時候，有四個殺手已圍過來了。

這四個殺手中，就有兩個他認識，那正是曾去過大山中殺邱永山一家三口沒得手的兩個傢伙，

這二人當然恨透了張冠，便約了另外兩個圍過來了。

其中一人冷笑道：「姓張的，爺們陪你玩玩，你不會逃走吧！」

「鐵血秀士」張冠一聲厲笑，子母刀左右平舉，叱道：「行，娘的，一對一你們吃憋，你們也只有聯手才會……保命！」

另一人冷笑，道：「原來你怕爺們人多呀！」

不等四人圍上，張冠拔身而起，直往發話那人殺到，冷芒連閃中，那人已拋刀往外撞去，血被張冠的右手短刀撩起半空洒下來。

另一殺手驚怒的一聲怪叫：「殺！」

張冠回身疾閃中，右手長刀幾乎把這殺手的鼻尖削落，刀聲中一溜鮮血往他的嘴巴裡流去。

於是，又來了兩名殺手。

四個殺手聯手齊上，張冠揮刀中有些吃緊的只有力阻之力了。

忽的，那面傳來秦和之的怪嗥。

秦和之本就帶有內傷與刀傷，在與「散手生」于致中的搏鬥中，有幾掌他閃得巧，但于致中在閃過秦和之那攔腰一刀砍中，急旋身狠狠一掌打在秦和之的腰杆上，那地方曾挨過鐵棍，是以他再也忍不住的嗥叫一聲往地上摔去，卻被支援的一名殺手架住。

於是，另外兩名殺手迎上「散手生」于致中。

邱永山的身上在冒血，但石濤的頭上起了包，包破了，鮮血還自往下流。

這二人誰也不出聲，好像非殺出個結果不可。

王貫伍的飛鏢終於出手了，他幾次虛發，氣得佟洪大罵不已，就在佟洪以為王貫伍的後背暴露，破綻難掩的好時機，他刀出才叫出聲來。

「死吧！兒！」

「咻！」

佟洪那一刀眞能開石倒樹，卻不料那才是王貫伍發鏢的好時機。

王貫伍上身有破綻，但他的雙足有方位，忽的一個後斜旋，右手的鏢便在他的閃晃中出手了。

「咻！」

「唔！」

王貫伍的鏢穿過了刀芒，扎在敵人右胸上方肩骨之下，入肉一寸多。

佟洪挨鏢往側逃，有個殺手及時出刀攔住王貫伍，王貫伍準備在左手的鏢便打住不發了。

明顯的，如果不是這名殺手力阻，王貫伍這第二鏢就會取佟洪的命。

「草上飛」卓飛持刀繞著常玉轉，他不即出刀，引得常玉幾次險被卓飛刺中，氣得常玉哇哇怪叫不已。

這二人的搏殺幾乎是你追我趕，出刀也只是兩三下便又繞轉不已，那常玉開口咒罵，只因為他被卓飛在四週轉得有些暈頭轉向，好像前後都是卓飛的影子。

卓飛準備出刀了。

他就是以高絕的功夫，要敵人目迷十色。

突然間，附近傳來「轟」的一聲暴響。

隨之，就聽朱之明厲叫一聲：「唔！」

朱之明有點發胖的身子，被那錢和出腿掃中在肚皮上，踢得朱之明捧腹倒下去，張口未吐出血來，又被一名殺手撲上去，接下了錢和的再追殺。

錢和有「北腿」之稱，腿上功夫了得，那朱之明被他踢中要害，若非姓朱的身胖體重，這一腿就會叫他吐血。

朱之明只狂噴了一大口口水而已。

又一名殺手倒下去了。

石濤受的傷更重了，鬼頭刀有比平日重一倍的感覺，邱永山卻是雙手鐵棍打得狂妄又殘忍。

石濤奮力砍出七刀，忽的倒退五丈遠，他厲聲狂吼。「住手，住

手！」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聲吼，便邱永山也持棍吼叱：「叫什麼，你他娘的又有什麼歪點子。」

張冠叱道：「操他娘的，如意算盤撥錯了，以為人多必贏呀，娘的，不出多久，都把你們砍在這兒。」

常玉大怒，道：「少他媽的吹牛。」

石濤冷厲的道：「咱們已經見識過你們幾個的本事，也不過如此而已。」

他抹去頭上鮮血，又道：「我說過，這是大菜之前的一道小菜，你們去的是睢寧，爺們集中在淮上，決一死戰就已迫在眉睫，還怕沒機會生死之搏？」

秦和之接道：「對，在此決鬥，生有何歡，死都不值，等著大戰吧！」

佟洪已拔出肩窩中的一鏢，他忿忿的把鏢擲在地，吼道：「這一鏢之仇，淮上必討回來。」

張冠已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石濤怪叫道：「得意嗎？娘的，淮上見。」

他轉身走返馬匹前，又對殺手們吩咐。

「死傷的人馱馬上，咱們走！」

卓飛叱道：「就這麼走了？」

他正準備在常玉昏頭轉向的時候一刀刺死常玉的，如今他白白的繞常玉轉了幾十圈，他心有不甘呀。

再看敵人，已紛紛坐在馬背上了。

他氣得仰天乾笑，宛如鴨子被趕。

不旋踵間，石濤等一批全上馬疾馳，從馬背上馱的人看，他們已死了兩名殺手，傷了一個，五名舵主也有三人在流血。

石濤就光棍，這也許是他狡猾之處，打不過找個台階下去，如果明知要慘，還要殺出個結果，這種事，他石濤是不會幹的，

這光景誰也會看得出來。

當然，張冠幾人也是心中明白，為什麼他們如此大方的放敵人走去？

張冠漸漸的收住了笑聲，他當先走到邱永山面前。

「邱兄，傷得如何？」

厲烈的一笑，邱永山道：「這點傷我不在乎。」

「快把刀傷藥取來敷上。」

錢和道：「張兄，我以為應該收拾他們。」

張冠道：「不急，叫他們回去淮上，去告訴那丘家父子，別以為他把各路人馬召集，就可高枕無憂了。」

他又是一聲大笑，接道：「咱們的人馬散失在各地，當然不易集中，如今咱們要以一抵十方才划算，豈可同他們這幾個人毛以命相搏在這荒林邊。」

王貫伍道：「好像有些道理。」

張冠道：「快上馬吧，咱們就快到睢寧了，算一算日子，可不已是第六天了。」

幾個人立刻躍上馬背，呼喝著往東北方疾馳。

從此地往西北方是去淮上，往東北方便是睢寧了。

＊　＊　＊

那是卓飛與張冠二人分頭去找陸上各分舵失意舵主們歸來的第三天，那夜也怪了，河上起了大霧。

更怪的是河上一片黑呼呼，原來還是個月黑頭。

便在二更天剛到不久，睢寧附近河面上不時傳來口令聲，間或有低沉的牛角發一短聲。

原來這是石敢當下的命令，命各船之間有個傳遞手法，以防船在河上遇敵人的偷襲。

石敢當的船隊上，近來也奪了不少刀械之物，他把弓箭之類分在各船上以防萬一。

那年代，弓箭還是管用的利器之一。

各種暗號與口令，每條船上分得清，只要河面出異象，信號便立刻傳到所有的船上。

牛角號一聲短而沉的聲音，那表示河上有小船經過。

現在就是小船經過的信號傳來，那條警戒快船上，馬超人坐在船尾發狠話。

「操他娘的，眞彆死人了，何時才見他們回來，何時大家殺到淮上。」

船頭上有號聲響起，馬超人知道是一條小貨船打縱一邊經過，他不去注意，因為只是一條小船。

那小船從船邊經過，小船上堆的是乾草，這種運乾草的船河面上常見到。

只不過小船經過不久，又是一聲牛角號，這表示又有小船過來了。

警戒船上有信號，然後一聲聲的往遠處延伸，直到每一條船都知道來了小貨船。

不旋踵間，一共過了八條小貨船，那守在河中央的四條大海船上，傳來時運生的聲音，道：「副座呀，好像有些不大對勁呀！」

船艙另一邊，石敢當道：「我早已注意到了。」

大艙中，白永在與朱光遠二人身上的傷，經過這幾天由王彩雲的細心醫治，已好多了。

二人也許睡得太多，此刻正自走出大艙外。

黑暗的河面上，白永在忽然對

朱光遠道：「朱兄，這是運乾草船，可是不應如此小呀，乾草船均是大型船，堆的乾草兩人高呀！」

朱光遠道：「有什麼可疑？船上只有一個人掌舵。」

就在這時候，忽的遠處傳來尖亢的哨音，只見正在黑暗的河上那些運乾草的小船，忽的一個急轉身，立刻便貼靠在附近大船上去了。

附近的快船上也被小船貼上了，立刻間，船上的乾草移動了。

先是一捆一捆乾草被人拋上船，很快的，小船上又有那掌舵的拉弓搭箭燃火種，颼颼颼的火箭射在乾草上，一邊還大叫：「燒呀，燒死這批死囚們。」

各船上均是同一時間起火，這光景成了「皮鞭絞脖子，各自顧各自」的場面。

就聽各船上傳來大吼聲。

「一半人救火，一半人殺敵！」

「兄弟們，不要自亂陣腳呀！」

河面上，每條船上有火光，河面上也被火光照得如同一片落霞般什麼船也看見了。

大船上，石敢當厲聲吼：「別放走一個敵人，用箭狠射呀！」

原來小船只是把船燒起火來便往回撤走了。

火光中，三條快船平行相連接，立刻堵住上游來往的船，放火的小船見這光景，立刻又往一邊靠，企圖上岸了。

三條快船的人在救火，但三條快船上的殺手追過來。

這三條船上不是別人，馬超人、龍虎、趙起山三條快船聯上手。

只見一桶桶的河水往火頭上澆，十五個持刀與利箭的大漢去堵殺三條小船上的漢子。

三條小船上也只不過十二人，見被追殺，有幾個乾脆投入水中了。

有兩個逃上岸，不料迎面遇上龍虎與趙起山二人，二人單刀剛砍出，龍虎的鐵杵已砸得一人連刀帶頭的不見了。

趙起山更厲烈，他彎腰打在一個漢子的雙腿上，打得颯的一聲響，當場這人疼昏過去。

趙起山火大了，走上去又是一傢伙，打得這人的腦袋碎成爛西瓜。

二人出氣有聲的四下看，幾個敵人已投水中了。

龍虎指著大船道：「趙兄，去幫忙救火。」

這二人各自跳到快船上，便往大船靠過去。

附近傳來弓箭聲，河面上有反應，那些跳入水中的敵人也成箭靶子了。

哎呀之聲不斷，水面上出現屍體漂起來。

漸漸的火勢小了，石敢當命各船趕快收拾被火燒的船板與大帆。

玄小龍與王彩雲氣忿得直咬牙，石敢當走過來，道：「少幫主，咱們有提防，否則損失大了。」

遠處傳來時運生在快船上的喊叫。

「石副座呀，小心敵人第二撥偷襲呀！」

他這吼叫聲，附近的船上均已聽到了。

有人附和著。

「敵人不可能只是前來燒船，他們必有後續動作。」

原來這時運生心機最靈，「賽諸葛」之名果不虛傳。

就在他的叫聲停沒多久，從淮上方面，飛駛下來兩條大船，船上的人眞不少，每船就有二十多個持刀大漢。

這兩條船來得猛，上游的三條快船攔不住，其中一條快船被駛來的大船撞得幾乎攔腰分散。

仔細看，原來這兩條大船有特殊設備，船頭上安裝了一根兩丈長的尖錐頂過來。

有一條大船更是衝過三條快船直往一條大海船上撞去。

「轟」的一聲，大船與大船吻了個吻誰也別動了。

「殺！」

兩條大船上的人們狠幹起來了。

那是尹大明率領的大船，尹大明見敵人自大船上奔來，他連發三箭，立刻射倒三個跟上來的敵人，有個大漢抖著長劍殺來。

這個人只一出現，尹大明既驚且怒，忍不住的一聲厲叱：「好個淮上五虎，你們也只有你這一頭兇殘之虎爲害大龍幫了。」

那人不是別人，淮上五虎之一的「幻影劍客」邵爲仁是也。

邵爲仁是認得尹大明的，南通分舵舵主「神箭」尹大明，他當然認識。

「颼」的一聲，尹大明的箭勁射而出，邵爲仁側身撥箭，「叭」的一聲，那箭被他撥偏，卻因尹大明射箭的勁道未失而把邵爲仁身後的一個黑衣漢子射得滿臉標血，大叫一聲倒回他的船上去了。

邵爲仁看也不看，直指尹大明撲到。

邵爲仁的劍身可見一半，另一半已幻化成虛無，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叫人難以看清他眞正刺殺的地方。

尹大明的長手猛一抖，立刻變成一支兩端利刺似槍的利器，他雙手舞動，大吼一聲：「殺！」

邵爲仁冷笑出招，怪叱道：「果然是你們幾個可惡的東西在造反了。」

尹大明回叱：「爺們不是造反，爺們洞悉你們原是一批海盜，怎甘心被你們奪去爺們幾十年的基業？娘的皮，少再人模人樣。」

邵爲仁大吼：「你給邵大爺死吧，兒！」

十七劍只在一瞬間，尹大明的弓身齊中而折，頓時有一股鮮血自他的脅臂之間流出來。

邵爲仁一招得手，一個大滿貫式的後身殺，就在他的長劍狠狠的切中尹大明的背肩上的剎那間，忽見尹大明怪叫一聲。

「上路吧，咱們在幽冥路上再交手啦！」

眞狠，尹大明的弓上牛筋繩子被他抓牢了，而且在弓身折斷，他挨第二劍的時候，巧妙的纏上了邵爲仁的脖子，尹大明就在此刻雙手猛一用力，他把力量全部用在兩臂與手腕上。

一連五劍用力戳，只有兩劍戳中尹大明，但尹大明說過，二人去陰間決勝負。

當然，那是同歸於盡的意思。

尹大明就是不鬆手，而弓繩卻已入肉沾骨，邵爲仁絕對想不到剛才那幾劍應該可以解危的，尹大明也應該暴閃而逃，不料……這時候他心中大是後悔又不値。

這時候他才想到，原來敢於逼來淮上的人，都已抱定必死的決心了。

邵爲仁沒看淸弓繩，他以爲只把弓身削斷，尹大明就等著挨劍了。

此刻，他的劍已無力，無力的往地上垂落，邵爲仁的舌頭伸出來了，那是他的自然表現。

就如同吊死的人一樣，舌頭是會伸出來的。

邵爲仁的個頭比之尹大明稍矮，尹大明踮起雙腳用力拉扯絞纏，終至邵爲仁的雙目也張大凸出，他仍然在用力的拉而不放手。

天黑，邵爲仁眞的沒看到弓繩纏上來，還以爲敵人擁抱的要拚命，也算他被黑夜坑了。

附近傳來搏殺聲，那不只是這條大船上在拚殺，便是最近的石敢當那條大船上也出了情況。

黑暗中來的快船上，只見只有八個厲烈的單臂赤裸狂漢，他們穿著一色的蛟皮背心，黑帶纏腰，均是尖錐盾與利斧，斧形奇怪，斧頂有尖刺半尺長。

這八人衝上大船就砍人，如果不是船上人早有備，救了火即刻操刀，不定被他們砍死多少人了。

那石敢當只一瞧見這八個人衝上來，立刻大聲吼叫。

「他娘的，南海八惡也投入丘泰來的門下了呀！」

他只一叫出對方名號，立刻引得敵人中一人大笑。

「既知爺們名號，還不拋刀投降？」

於是，大艙中玄小龍與王彩雲躍過來了。

玄小龍見這八惡漢斧盾併擧，凶殘的已砍翻三人，立時迎上去，吼叫道：「住手！」

他這一聲大吼，宛如晴天霹靂，立刻把狂砍的八大惡人震住。

有個厲漢抬頭看，玄小龍已仗劍迎上，他指著自己鼻尖道：「各位，我可以告訴你們，不用失去人性的亂殺人，你們的目標是我！」

石敢當急急的端著矛槍，道：「他們是南海八大惡人，凶殘成性，水面陸上，只要他們出現，必見血腥，而且……」

玄小龍不理會石敢當，他對迎面正齜牙咧嘴的八惡，又道：「姓丘的目標是我，玄劫之子玄小龍就是我，你們只要把我擺平，姓丘的少說也會送你們十萬兩銀子，他已出價十萬兩取我性命。」

玄小龍又對十幾個船上漢子們，道：「把傷者快抬離開，你們休得出手。」

石敢當道：「少幫主，這太不公平了吧！」

玄小龍道：「石大叔，如果咱們連他八人也對付不了，淮上就不用去了。」

石敢當一怔，忽聽對方一人哈哈大笑。

「有種，只這幾句話就叫人聽了佩服，只不過你一人怎能抵擋我八人圍攻？你他媽的又不是神。」

玄小龍道：「這世上沒有神，這世上也沒人見過神，江湖上只憑實力，而江湖上也只有鬼，你們就是！」

兩個怒漢一聲吼：「老子砍死你這小畜牲。」

兩把利斧迎面砍，玄小龍回應的一聲狂吼也令人吃驚。

「修羅殺！」

只見漫天焰芒驟現，人們的眼光幾乎停在時光倒流中，船板上已掉下兩隻斷臂，鮮血淋漓的還握著利斧。

玄小龍一招收拾兩個惡漢，身後之王彩雲已騰空而起四丈高下。

王彩雲人在半空她發聲：「小龍哥，烤野味了。」

玄小龍只一聽，便知道師妹這一聲「烤野味」什麼意思，那是在天山湧雲嶺的時候，二人常在山中打些野味，只不過多由王彩雲打來野味上火烤，而玄小龍只吃不動手，久了，王彩雲常說的烤野味便

是——我動手，你享受。

玄小龍已仗劍往另兩個撲來的敵人殺過去了，聞言立刻一個倒身翻，半空中他回應：「來了！」

王彩雲已衝入斧叢中，四把尖斧兩塊盾，直往她的身上撞砍過來。

就在她那虛無飄渺的雙袖抖舞中，忽見兩個惡漢舉斧擺出個砍人的姿勢動也不動了。

玄小龍的長劍眞快，隨之切過這二人的脖子，鮮血帶起一丈遠。

王彩雲的人已在另外三人身側巧妙的閃過，玄小龍這才剛落下地，石敢當出招了。

他在一側迎上一個滾地而往玄小龍脚下的惡漢撲過去，口中厲叱：「你這王八蛋！」

「噗叱」一聲，正刺入那惡漢的肚皮裡。

那惡漢回頭厲吼：「娘的，你偸襲！」

石敢當的矛頭只一絞動，拔出一段肚腸來，他咬牙切齒的道：「操那娘的，你們才是來偸襲的傢伙。」

已接近船尾了，玄小龍與王彩雲直把兩個惡人殺得哇哇怪叫，那王彩雲見只有兩個惡人，她冷笑著直逼過去。

忽聽四週站的十多名兄弟狂吼一聲。

「殺！」

十幾個人操刀圍上這最後兩惡，這是突如其來的一擁而上，敢情是忿怒的人們再也忍不住了。

兩個惡漢原打算返到船尾往水中逃，豈料十幾把刀砍過來，不及舉斧盾，只有舉起雙臂去護頭，立刻間，被亂刀殺得血肉拋飛，幾乎分屍。

就在這時候，附近的大船火已熄，兩條大船往這面靠過來。

先是「翻江龍」李俊跳過來，他急問：「怎麼了，敵人只在這兒拚殺。」

「過山虎」林能也來了，他見少幫主的船上傷的人也不多，重傷的人有三個，可是船面上死的八個人也夠慘，不由問道：「這些人……」

石敢當道：「想不到這南海八惡也來了。」

忽見一條快船過來了。

馬超人對石敢當道：「副幫主呀，不好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急問。「什麼事？」

石敢當大叫：「快說，什麼事不好了。」

馬超人道：「西面大船上，尹大明尹舵主與那淮上五虎邵爲仁鬥了個同歸於盡，眼看著尹舵主快斷氣了。」

王彩雲一聽，與玄小龍二人立刻跳上馬超人的快船。

王彩雲道：「快過去，救人要緊。」

馬超人把快船往河西面駛，大船上已傳來吼叫聲。

原來「幻影劍客」邵爲仁帶來的十多人，尚有五人在船尾作困獸之鬥。

此刻，玄小龍與王彩雲來了，便是石敢當也來了。

玄小龍走到大船頭，只見果是那邵爲仁，邵爲仁的頭已垂下，一根牛筋纏得入肉一寸深。

一邊躺著滿身是血的尹大明。

王彩雲只一看，立刻把一粒天山藥王雪蓮丸投入尹大明的口中。

玄小龍道：「有救嗎？」

王彩雲已無時間作回答，她身邊帶有傷藥，就在原地爲尹大明把幾處創傷敷上藥。

王彩雲席地而坐，她一掌按在尹大明的胸口上，只見她每等一下，便用力下按，而且甚爲用力。

玄小龍知道師妹的本事比他强，便凜凜的仗劍走到船尾去了。

船尾仍然有戰鬥，玄小龍叱道：「閃開！」

圍殺的九個漢子見是少幫主到來，立刻退到兩邊。

玄小龍道：「快把傷的人抬開。」

只見這船上死傷纍纍，已分不清是敵人還是自己人的屍體。

黑夜決殺，刀槍更是無眼了。

玄小龍堵住五個黑衣漢子的去路，他沉聲道：「說，說實話，我答應放你們回去。」

有個大漢頭上在流血，聞言怪叱道：「什麼實話，人都死絕了，還有什麼好說的？」

玄小龍冷笑，道：「難道你們不怕死？」

那大漢嘿然道：「怕死也就不來了。」

石敢當過來了。

石敢當矛槍怒指著五個被圍在船尾的黑衣漢子，對玄小龍道：「少幫主，明顯的，他們來的這批傢伙，必是那丘秦來派來的敢死隊。」

「敢死隊呀！」

「不錯，每一個幫派中均會暗中成立敢死隊，鐵血保衛隊什麼的暗中組織，他們……」

玄小龍道：「他們以必死決心前來的？」

「是的，少幫主，單看今夜的情況，前後不過五六十人，包括剛才放火的小船在內。」

玄小龍道：「他們只要說出實話，我說過，我放他們五人走。」

他又轉向五人，道：「說吧，今夜你們最大目的是甚麼，還有，那丘家父子在淮上準備的情況，只

要坦白說出來，你們五人就算死不了啦！」

後面一個稍矮黑衣壯漢，道：「你說話算話？」

玄小龍道：「當然算話！」

那人立刻道：「不錯，今夜咱們是抱必死決心前來，咱們早已派人暗中來觀察過你們，認清了搏殺對象，只要放火燒船，你們便無法彼此兼顧，我們便可以直接殺到你們的指揮大船，需知幫主請來的高手中，今夜來的八位高手，在南海誰不聞之色變，由他們前來，再加上邵護法的牽制，你們非完蛋不可，你們……」

石敢當道：「想不到完蛋的不是我們，是你們……」

那人道：「這就是今夜前來偸襲的情形，我已說明白了，你怎麼說？」

玄小龍道：「放心，我必放人，只不過……」

「你想玩詐，只不過什麼？」

玄小龍道：「我的問話未完，只有一件事，問完我派快船送你們上岸，而且……」

那人急問：「而且怎樣？」

玄小龍道：「而且我深深明白，既是敢死隊，就無法活著回去，一旦活著回去，丘家父子必殺了你們，所以我在你們說過這最後一件事後，不但送你們上岸，而且每一人再送你們二十兩銀子，遠走他鄉也可以做點小營生。」

他此言一出，不只是五人怔住了，四週圍的人也一驚，不但放人，還要送銀子，有些不合邏輯了。

又是那人高聲問。「這話你是當眞？」

玄小龍道：「我玄小龍說話擲地有聲，天地均知，神鬼點頭，你放心啦！」

那人道：「好，你問什麼最後一件事？」

玄小龍道：「大龍幫老幫主玄劫已被丘家父子擄去了，我問你們，姓丘的把老幫主囚在什麼地方了？」

他此言一問，人人直瞪眼，眼光落在五個人的身上，等著想知道。

那人一聽，問的是這件事，不由臉色一緊，他頓了一下，才咬著牙道：「好，我這就告訴你吧，你要問的玄劫，他人……啊……」

「轟」的一聲，這人張口沒有聲，人已死在那兒了。

只見他身邊一個漢子，臉色冷酷的自那人肚皮上拔出血刀來。

這太出人意料了，意料得竟無人來得及出手攔阻，便是玄小龍也怔怔的吃了一驚。

那人拔出刀來，血刀舉在頭上方，道：「我是血殺隊員，不忠者死，殺！」

「殺呀！」

四個人宛如中了魔一般，舉刀又往週圍的人殺過來。

「砍了他們……」石敢當火大了。

他在怒吼中，長矛往一個黑衣漢的面門上猛一扎，便也把這人的臉皮扎得大半張不見了。

「噢」聲起處，黑衣人拋刀捂面往外閃撞，早被一人下刀壓在他的胸口上。

另外三人被砍得死在一起，幾乎成了一堆爛屍肉，分不出什麼形相了。

玄小龍仍然怔在那裡，他木然了。

石敢當走過去，一隻大手擱在玄小龍的肩上，道：「少幫主，那人幾乎說出老幫主的下落了。」

玄小龍木然的道：「是的，我也幾乎得到我爹的消息了，他是生，是死的消息。」

石敢當道：「我以爲老幫主沒死，如果是死，那麼老董與張發旺他們也早死了。」

玄小龍道：「敢死隊，血殺隊，他們……」

石敢當道：「姓丘的眞不簡單，他不但成立了敢死隊，他還暗中挑了一批對他最忠心的人，暗中派在各處，便敢死隊中也潛伏有血殺隊人員，眞是太惡毒，太也可怕了。」

玄小龍道：「爲了一己地位，惡毒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丘家父子把大龍幫也糟蹋夠了。」

這時候忽的傳來歡呼聲。

「有氣了，有氣了，哈……」

玄小龍這才由呆怔中醒過來，轉身看船頭，十幾個人正圍在那兒撫掌笑。

石敢當與玄小龍立刻走回去，他二人擠進人叢中，只是王彩雲一頭霧水，氣吁吁的抬起頭，她見玄小龍走過來，只是淡淡一笑。

玄小龍急急的低頭看向雙目緊閉的尹大明，十分焦急的道：「怎麼樣了？」

有人已對他笑道：「少幫主，你瞧他胸口一起又落出氣了。」

玄小龍道：「快抬到大艙裡，著人小心侍候。」

王彩雲伸出雙手，對玄小龍道：「小龍哥，我眞的好累啊！」

玄小龍立刻明白師妹又在尹大明身上輸了眞氣，那是十分耗損眞元的施救手段。

玄小龍更明白，剛才師妹對付「南海八惡」時候已經耗了不少眞力，如今又爲了尹大明而不顧一切的再把眞元輸出，以眼前而論，實在太危險了，因爲如果此刻再有高

手殺來，師妹再也難以出手抵擋。

玄小龍立刻扶起王彩雲，緊緊的摟入懷中，他爲王彩雲拭著汗水，發覺汗水是冰涼的。

「師妹，我扶妳進艙中，妳再也不能出力了，要好好的歇上一些時候。」

王彩雲走路也似無骨撐着，但她聞得玄小龍的話，還是勉强露了一個笑容。

玄小龍看得出，那是個無奈的苦笑。

這夜一戰，早把河面上別人的船嚇得逃在數里之外，五更天，石敢當已命各船報上損失與人員傷亡名單。

幸運的乃是沒有死亡，重傷七人，輕傷十一人，損失船帆七面，全是主帆。

所幸船上有戒備，沒被敵人放火把船燒毀，天一亮，各船便開始修補起來。

重傷的人集中在大船頭的大艙中，此刻，朱光遠與白永在二人已在艙中走動了。

朱光遠見尹大明傷得重，全身七處劍傷，只流血也足足流了十幾斤，尹大明虛弱的氣若游絲。

白永在與朱光遠二人與尹大明私交甚篤，朱光遠乃上海分舵舵主，他常與南通分舵的尹大明會面，十幾年的交情，當然情同兄弟。

朱光遠守在尹大明身邊，不時的布巾以爲尹大明把口角溢出的血水拭去。

尹大明別的嚥不下，王彩雲命人找來糖水摻了藥粉餵服，一次也只是三兩口。

時間上又過了一天，有人前往睢寧城買來王彩雲開的傷藥，由王彩雲親爲尹大明調配熬煮，所幸第二天半夜，尹大明睜開眼來了。

「我……我這是在那裡呀！」

朱光遠第一個撫掌笑了。

「尹兄，船上，你同咱們在一起。」

尹大明看人模模糊糊，吐出的話無力。

「我……沒死……呀！」

朱光遠道：「邵爲仁那王八蛋死了，尹兄，你把邵爲仁活生生的勒死了。」

尹大明露出個微笑，眼角滾出一滴淚來。

已睡下的白永在過來了。

「尹兄說話了，太好了。」

尹大明無力的把一手抬了半尺高下，白永在抓住了。

「尹兄，什麼話也別多言，好生的調養，咱們這還要攻到淮上的。」

尹大明雙目忽的一厲，道：「是……的，那才是……咱們……揚眉……吐氣的時候。」

朱光遠道：「別多說了，要好生養息呀，尹兄！」

尹大明苦苦一笑，他緩緩的閉上眼睛。

＊　＊　＊

玄小龍悶悶的坐靠在大艙內的一角，他不時的看看一邊沉睡的師妹王彩雲。

玄小龍心中苦悶，是因爲至今沒有他爹的消息。

沒有消息便很難猜到玄劫是生是死，於是，玄小龍痛苦的直把雙手往面頰上揉搓著。

他也想到了淮上，那個他童年生長的地方，至今不知是個什麼模樣了。

再想到姓丘的父子二人，只不過奪權一年多，他們竟然還成立了敢死隊，專門刺殺對他父子不忠之士。

玄小龍想及此，不由咬牙切齒，如果不是那突然現身的血殺份子出刀，他也許已知道他爹的消息了。

玄小龍只想知道他爹的消息，不論這個消息是噩耗還是有希望。

玄小龍想著這幾個月的搏鬥與掙扎，到此刻忽而失去了他爹的下落，張發旺、董大叔夫妻，這些熱血之士，他們正在淮上受著煎熬痛苦，這一切叫他如何能安穩的閉上眼睛睡覺？

玄小龍已有許久沒睡了。

玄小龍對於人事上的調派，完全由石敢當去處理，對於這一次的遭遇偷襲一事，大伙均在心中明白，如果不是石敢當的防範週密，只怕損失更大了。

＊　＊　＊

又一日去了，石敢當獨自一人站在河面大船中央，他的心中緊緊的，已經半天沒開口說話了。

當玄小龍自大艙中走出來的時候，石敢當才走上去。

「少幫主！」

玄小龍道：「我這是過艙去瞧瞧尹叔的傷勢。」

石敢當道：「尹舵主的傷好多了，他是因爲流血過多，幾處傷很幸運，未動及內腑。」

玄小龍道：「我師妹的醫術高明，哈……」

他正要去看尹大明，石敢當又道：「少幫主，你稍稍等一等。」

玄小龍又站住，道：「石大叔，你有什麼話？有話只管說。」

石敢當憂心的道：「少幫主呀，難道你忘了卓飛與張冠二人了嗎？」

玄小龍道：「怎麼會忘？我剛剛才同師妹提過，如果他二人……」

石敢當道：「是的，少幫主，

我一直在擔心他二人，算算日子，已經過了六天半了，他們是快馬加鞭呀，最遠的地方也該有消息了吧？」

玄小龍立刻也憂心起來了。

河面上何只是玄小龍與石敢當二人在發愁，便是黃忠、李俊等一批中堅幹部也在擔心。

大伙期盼著張冠、卓飛等能順利的把各地分舵舵主再找回來，因爲那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　＊　＊

且不說河面上大伙正焦急的等待，爲何張冠等人至今未趕到？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張冠、卓飛等一行繞過烈山就快到睢寧了，那張冠對卓飛等人道：「各位，我們六個陸上分舵當家的是到齊了，但這兒是睢寧，也是我的地盤上，我還有不少老部屬，他們知道我再歸來大龍幫，必會回來。」

他抬頭看天色，又道：「大伙在城外林中等我，我這就進城去瞧瞧，多找些人對咱們去見少幫主與石副舵主，面子上也好看多了。」

卓飛道：「應該如此！」

王貫伍道：「只爲路途遠，否則我在開封至少可以找回三二十人。」

錢和道：「可不是嘛，帶上他們回來，十天也不夠。」

張冠道：「你們前面等我，不用一個時辰我就會帶人回來了。」

張冠不再多言，撥馬便往睢寧城中疾馳，這裡，卓飛幾人立馬大路邊，往北瞧，遠處長河如帶，隱隱可見河上帆影點點，每個人的心中十分激動。

張冠乃是睢寧分舵當家的，而睢寧分舵是距離淮上最近的一個陸上分舵，是以算是大的分舵，人員編制也比別的分舵多一倍。

睢寧分舵設在城北頭，有個大場子，四週栽種的是桑樹，大場子對面是連棟房舍，左面便是大馬廐。

張冠對這裡十分熟悉，策馬到了大場上，早有一個漢子向他奔來。

「是舵主回來了，哈……大伙正在叨唸吶。」

張冠道：「大伙？你是說……」

那漢子笑笑，指著房屋，道：「散在各地的老兄弟們，這幾天聽說呼延豹那批傢伙們死的死，逃的逃，他們就一個個的回來了，如今閒在屋子裡沒事幹，有人在裡面賭上了。」

張冠臉皮一緊跳下馬來。

他大步走在那人的前面，兀自出氣有聲！

這光景，身後的漢子瞧這模樣，他不再開口多言了。

那張冠大步走到屋子裡，最大的一間屋子是他開會出貨收款的地方，這一年多沒有進來過了。

張冠到屋門內抬頭看，嚄，一共三桌擠滿了人，正在玩三十二張天九牌吶。

張冠見沒人回頭看看他，不由發一聲吼。

「混蛋！」

這一聲如打雷，有人手上抓的天九牌也被嚇落在地上發出嗒嗒聲。

衆人回頭看過去，見是頭兒回來了，嚄，拋下牌九就圍上來了。

有個大漢不是別人，乃是大龍幫睢寧分舵大掌鞭李子明是也。

要知大龍幫的組織龐大，水面上有船隻，各分舵有大掌舵，陸地上的分舵叫大掌鞭，只因爲陸上以車馬爲主，至於總舵，也有大掌舵與大掌鞭。

那「摔碑手」石沖就是總舵的大掌舵。

張冠見李子明過來，他冷冷的道：「子明，你這是幹什麼，帶頭叫兄弟們賭呀！」

乾乾一笑，李子明道：「張爺，你瞧瞧，咱們這兒成了破落戶，錢糧沒有了，好東西不見了，大伙能拿的刀槍也沒有了，便是想操練也不行。」

他回頭衝著大伙一個擠眉眼，又對張冠道：「大家心中直唸叨張爺，煩透了，也只有賭兩把打發時間，你何苦生氣呀！」

張冠道：「來了多少人？」

李子明道：「張爺，能回來的全回來了，算一算一共三十一個，不算三個守馬廐的。」

張冠忽的一笑，道：「也罷，不就是賭幾把嗎？且等咱們拿下淮上總舵，趕走姓丘的王八蛋，我每人賞你們白銀五十兩，准你們賭上三天三夜的。」

「好呀！」大伙在這屋中吼起來了。

張冠張手示意，大家立刻又靜下來了。

他站在一張櫈子上，道：「兄弟們，河面上咱們少幫主的船隊正等著進攻總舵，你們可是我的好兄弟，上陣打仗可別給我洩氣。」

李子明道：「張爺，有件消息你大概不知道吧？」

「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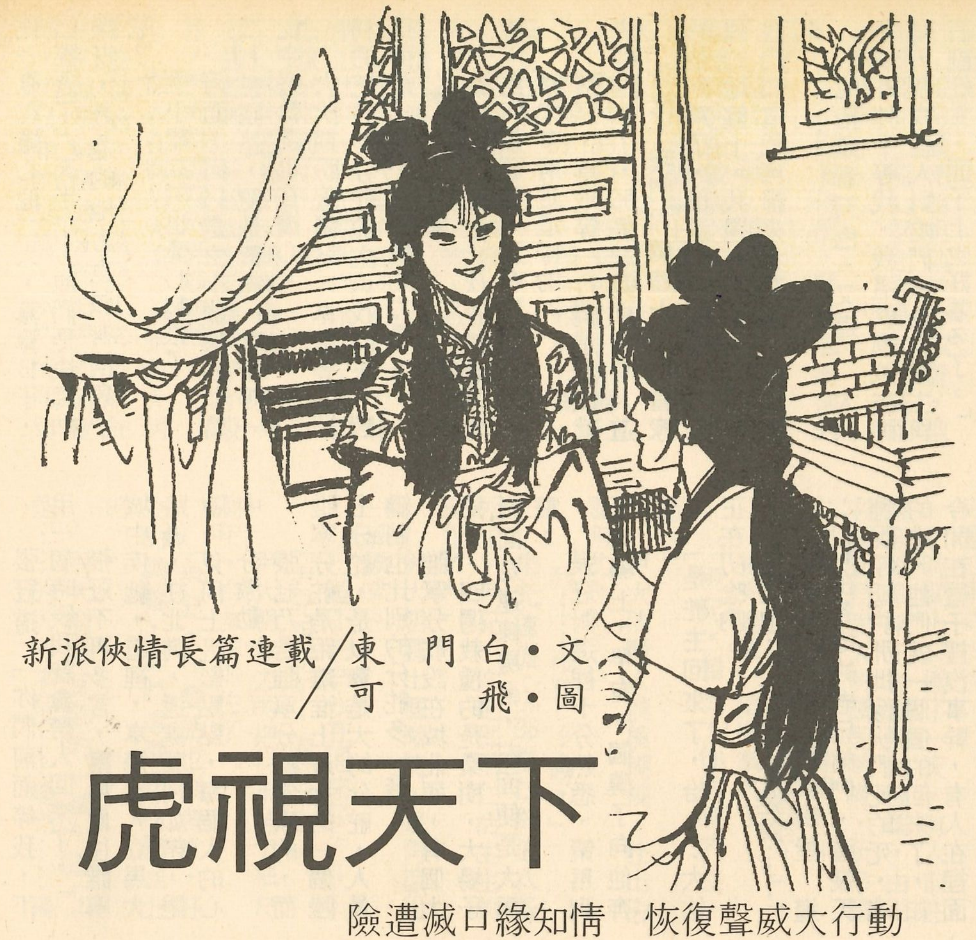
「前夜河面上出了事，有人火燒船，後來聽說是淮上派人來偷襲。」

張冠一聽，驚怒的道：「後來如何？」

李子明道：「船上有防備，只受到輕微損失，倒是前來偷襲的人慘了，死了許多。」

（未完・卅十一）

上文提要： 經大國手白倫的妙手醫治，小龍的沉疴終得治癒，只是尚須五七天方能痊癒，康杰亦然，經白倫整容，已恢復十之七八，也需繼續休養些天，在這段期間，大家均不得出門，以免暴露目標而被洪幫中人打探到小龍與康杰的下落，影响到病癒，結果就因柳談與李靜芝出門而引來外人將康杰與小龍挾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險遭滅口緣知情　恢復聲威大行動

白倫道：「打聽一下，被劫的人在不在洪幫內？至於向誰打聽？當然是洪幫中人了。」立刻又出了門。

衆小也分派人手，六個人分三撥外出找尋。

約定兩個時辰內一定要回來。

林琴和小松一道，負責東方十五里內這一帶。

小松道：「琴姐，被劫的二人有無生命之虞？」

「應該不會。」

「怎見得？」

「如果她們要殺人，當時手起刀落，兩人就早已死在床上了。」

小松道：「是的，她們大可不必弄走再殺死，只怕她們是想套問二人內心的什麼秘密，問不出來就可能殺人了。」

在此同時，小龍和康杰被那婦人放在一幢民房內的床上。

這是個兩進的宅子，在鄉間，算是很氣派的了。

然後『駝婆』來見一個人，而且執禮頗恭：「居士，尚幸不辱使命。」

「兩個都弄來了？」

「是的，居士要不要過目一下？」

「嵊泗居士」翁仲點點頭，跟着『駝婆』來到那小院中，但他却不進屋，在窗外把窗紙弄破，向內窺伺。

此刻康杰的臉孔上當然已無遮蓋物。

翁仲的目光凝聚在他的臉上，他本以為康杰的臉比他想像中還要難看得多，即使白倫的妙手也不例外。

但是現在看來，他幾乎已恢復了十之八九。

白倫這人可眞算是鬼才了，很久之後他的目光又移到小龍身上。

他已知道不久前在車上弄有毒毛虫以及撒尿，就是小龍等人幹的，這樣一個身有絕症的人，也居然能在白倫的妙手下治癒。

看氣色就知道，十之八九是好了，只是兩人此刻都被制住了穴道。此刻翁仲在前窗外窺伺，而後窗外也有人覬覦。

翁仲返回客廳，『駝婆』及『鳩面姑』也跟了來。『駝婆』道：「居士看過人質，沒有錯吧？」

「沒有，兩位辦事乾淨俐落，翁某佩服！」就在翁仲誇讚兩人俐落時，小龍和康杰已被救走，而且居然是洪門的副龍頭孫之初。他對錢起早失信心，此人正式背叛錢起，後文自有交代。

＊　＊　＊

此刻錢佩珊和錢佩蘭在一起，那是在另一所民房中。

「三妹，妳找我來是公事還是私事？」

「當然是私事。」

「看妳鄭重其事的樣子，一定不是小事。」

「對，不是小事，應該說是不能再大的大事。」

「三妹，那就別賣關子了！」

「二姐……」錢佩蘭道：「錢起對妳好嗎？」

「三妹問這個幹甚麼？」

「二姐，我們雖是手足，由於事關重大，妳說了實話我才敢說下去。」

錢佩珊似乎考慮了一下，道：「妳明知這答案的。」

「還是請二姐說出來好些！」

「怎麼會好，在外面弄那麼多的女人會是好丈夫？」

「既然如此，二姐有何打算？」

「有甚麼打算，他是『龍頭』，我又能有甚麼打算？」

「話可不能這麼說，妳是我的姐姐，我當然不能破壞妳們，但也不願眼睜睜地看着你們貌合神離。」

錢佩珊道：「三妹有甚麼法子？」

錢佩蘭道：「只有一個徹底的法子，那就是自己當家作主，不必再仰承別人的鼻息……」

錢佩珊微微一震，道：「自己當家作主？」

「對！」

「怎麼個作主法？是為了自己的事作主，還是為一切的事作主？」

「為自己的事作主那是本份，為一切事作主那是本領。」

「三妹，我不太懂妳的意思。」

錢佩蘭壓低聲音道：「我能作『龍頭』甚至『制皇』，妳不也能作？為甚麼一定要別人作，而且永遠聽別人的？」

錢佩珊陡然震動，吶吶道：「三妹，妳……妳這話可曾經過思考嗎？幸虧是對我說，要是別人……」

「二姐，我就猜到妳會有此反應的！」

「三妹，妳不以為自己的想法太狂妄，根本不可能？」

「怎麼樣才可能？」

「第一……」錢佩珊道：「起事者要有『翻天子』（大印）和『法刀』（小寶），其次，要有足夠的實力，第三，在內部要有爆發性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力量！」

錢佩蘭道：「這三項我們都有了！」

「都……都有了？」錢佩珊顯然不信。

「對，都有了！」

「第一項你有了？」

「對！有了！甚至還要加上部份『海底』（秘密文件）。」

「三妹！這不可能吧？『翻天子』在『洪閣』之上呀！」錢佩珊道：「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放在『洪閣』之上。」

「是的，如果不能讓他們以為『翻天子』仍在，不是早就翻了天大亂子嗎？」

「三妹是說『洪閣』上那個『翻天子』是假的？」

錢佩蘭點點頭。

錢佩珊吶吶道：「三妹早就有預謀了？」

「不錯。」

「第二項是足夠的實力，我以為第二項應改為第一項才對。」

「改過來也成。」

「這一項也具備了？」

「當然。」

「在哪裡？」

「請二姐發重誓小妹才能說。」

錢佩珊猶豫了一下，道：「好吧！我發誓……」她發了重誓。

錢佩蘭道：「嵊泗居士的全部實力，當然，還有些翁仲的友人知交，有些都是一流高手。」

錢佩珊冷靜地想了一會，道：「三妹，我不能否認翁仲的實力雄厚，但和洪幫比，仍然相差懸殊。」

錢佩蘭道：「妳要知道，洪幫固然嘍囉衆多，且分舵遍佈全國，然而尾大不掉，而且他們都信奉、服從手中有『翻天子』及『法刀』的領導人。」

錢佩蘭又道：「至於第三項，在內部有爆發性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力量，只有我們姐妹兩人具備此一力量，而且翁仲也是座上常客，當然是一張暗牌。」

錢佩珊似乎仍然不敢苟同，認為不大可能。

「二姐，妳是怕實力相差懸殊對不？」

「正是，那是很難成功的。」

「妳的意思是永遠作奴隸？」

「三妹，我們在洪幫中可不是奴隸呀！」

「二姐，我以為，除了『制皇』和『龍頭』兩人，其餘的人都是傀儡，也就是奴隸。」

「三妹怎麼可以這樣說？」

「為甚麼不是？請問除了『龍頭』，誰可以在外面弄十來個女人，而且又殺之滅口，這還是已知道的，不知道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些女人每月要多少開銷？」

「三妹，他是『龍頭』，這沒有甚麼辦法。」

「二姐承認錢起可以在外面隨便玩女人？」

「當然不是如此的，但『龍頭』權大，『制皇』又信任他，下面的人只好睜一眼閉一眼了，三妹，這不

能衝動。」

「妳以爲我只是衝動，或者利慾燻心？」

錢佩珊沒說甚麼，卻也默認她正是這種想法。

錢佩蘭道：「二姐不打算參加？」

「三妹，我以爲成功的機會不大。」

錢珮蘭道：「二姐，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

錢珮珊道：「是的，至少上至『制皇』下至『龍頭』及我們，都可說是血濃於水，骨肉連心。」

「錯！二姐，這也正是妳不敢附從的主要原因。」

「甚麼錯了？」

錢珮蘭以「蟻語傳音」說了幾句話。

錢珮珊驚得張口結舌，楞在當地。

錢珮蘭道：「二姐，要去印證這件事須千萬小心，因爲他們是很敏感的，一旦他們發現我們知道此一秘密，我們的命運就不問可知了。」

「莫非白總管之叛離就是爲了此事？」

「十成十如此，因爲他昔年一直是老爺子的忠僕！」錢珮蘭道：「不過白殿卿這人有點陰陽怪氣。」

錢珮珊喃喃地道：「是了！是了……難怪我偶爾會看出一點不大對勁，可是一個作女兒的，又怎能往那方面去想？」

錢珮蘭道：「至於我和康杰，貌合神離，早在十年前已是如此，因爲他對大姐始終不能忘情……」

錢珮珊道：「三妹，我現在可以肯定地答應你，我會和妳站在一起！雖死無憾……」

姐妹兩人四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　＊　＊

白倫沒找到刼康杰和小龍的人，却遇上了兩個女人，先遇上的是「紅毛火神」之妻婁梅，叫她先和一些年輕人在一起，遇上的第二個女人，却是「三姑」中最年輕的一個——「桃花姑」郭香。

白倫知道，「三姑」及「六婆」之中只有二三人較正派，也不是很正派，那是「三姑」中的「桃花姑」郭香及「六婆」中的「跛婆」狄蕙。

「三姑」和「六婆」之中若論武功最高，也應是「跛婆」狄蕙和「桃花姑」郭香。

「郭香，」白倫道：「眞是幸會！」

「是啊！白老頭，你在這兒幹什麼？」

「近來可忙哩！願不願參加一個？」

郭香才二十九歲，是「三姑」、「六婆」中最年輕的一個，而且姿色也很夠，就是太大方了一點。

「甚麼事啊？」

「反正是武林中的大事，關係武林前途。」

「聽起來很嚴肅，只不過我打不起精神來。」

「是不是身邊又缺了個相好的？」

「白老頭，你是知道的，我不耐寂寞。」

郭香是個熱情豪放的女人。

她身邊一直不離男人，這男人不一定要英俊瀟洒，但一定要年輕，也不能太偏太邪才行。

她不怕別人說她啃嫩草，她一直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人，只能說她不是淑女，却不能說她是淫婦。

白倫深知郭香的爲人。

「白老頭，到底是什麼事？」

白倫以「蟻語蜨音」說了幾句話，郭香爲之動容。

這幾句話沒有人會不大吃一驚的。

白倫之所以要把此事告訴郭香，主要是知道這女人雖不甚正派，却總能站在白倫這邊，不太走偏鋒。

另外一點，郭香的人緣好，「三姑」和「六婆」之中和她有交情的有四五人之多，頗有點影响力。

郭香道：「老白，眞有這麼回事兒？」

「當然，這可是天大的秘密，暫時千萬別說出去。」

「有什麼對策？」

「總要想出個辦法來。」

郭香道：「洪門實力太大，可要小心。」

白倫道：「不錯，但却因『龍頭』胡來，人心不穩。」

「你是說錢起？」

「正是，此人左道旁門，在外面找很多女人玩『房中術』，不久之前因事敗而大開殺戒，殺之滅口。」

「有這回事？」

「其中一個死者就是水月庵住持妙圓，還有一個是『百花閣』妓院的紅窰姐梨花姑娘。」

「錢起這個渾蛋！」郭香道：「這麼說，洪幫應該是氣數已盡，不知誰能取而代之？」

白倫道：「這人選已經有了，但不便言之過早。」

郭香道：「老白，這邊還有哪些知名之士？」

白倫道：「排教教主梁砥柱父子，『嶺南五虎』譚氏兄弟、白殿卿及婁梅等等，妳看這實力比洪幫如何？」

郭香道：「這當然不太差，只不過仍然遜色些。」

白倫道：「還有一股至大無比的力量。」

「什麼力量？」

「就是洪門自己的力量。」

郭香道：「你是說他們幫內的反對力量？」

「對，我們可以把錢起在外面玩女人且殺之滅口的事公諸於世，甚至向縣方告密，說是『百花閣』命案是錢起幹的。」

郭香道：「老白，即使如此，也奈何不了錢起。」

「當然，他們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因爲沒有証據。」

「殺了那麼多的人，『百花閣』的人會沒看清？」

「那是夜晚，而且『百花閣』只有一龜奴認識錢起，因錢起總是偷偷前去的，而那龜奴已被錢起殺死。」

郭香道：「死無對証，對他又能如何？」

白倫道：「但人言可畏，況且我們還有証據。」

「什麼証據？」

「他的老婆及小姨子也要叛他。」白倫道：「只不過這事不可言之過早，以免打草驚蛇，預作準備。」

「有這回事嗎？」

「老夫什麼時候騙過妳？」

「就算兩個女兒叛了錢大經，只怕……」

「我不是說過，『嵊泗居士』要和他們洪門對上嗎？」

郭香道：「老白，我會拉幾個，除了『三姑』、『六婆』中的人物之外，還能找幾個得力人手的。」

白倫道：「是不是和妳有過香火緣的人物？」

郭香道：「白老頭，你也吃我的豆腐？」

＊　＊　＊

錢氏姐妹過從甚密，洪門中人以爲她們之接近是爲了公事，但在小龍這邊却不以爲然，因爲小龍已知二人想謀反。

小松已徹底明白，母親爲了她自己的野心，打算犧牲女兒。

只不過，錢珮蘭雖然詭詐，也有比她還精的人。

秦杏知道她們的秘密。

秦杏有她的想法，她固然恨林莽，但畢竟是結髮夫妻，所以秦杏十分注意錢氏兩姊妹。

遇上有心人，是防不勝防的。

這天錢珮珊沒來，翁仲在和錢珮蘭對酌，有人暗中覬覦。這人正是秦杏，她看到二人最精彩的一幕。

只不過秦杏這把子年紀却不會窺春。

她是有所爲而來的，她相信，姐妹二人要造反，手中必須有「法刀」及「翻天子」才行，這是起碼的條件。

就在翁、錢二人在床上燃燒時，秦杏開始行動。

這民房很不起眼，若非秦杏是有心人，很不易找到。

這兒共有七八間房子，最重要的一間當然就是翁、錢二人纏綿的這一間了，秦杏找過其他房間，最後只好找這一間了。

床上如火如荼，秦杏在床下找東西。

但她還是沒有找到。

會放在什麼地方？「翻天子」和「法刀」不是小東西，不可能放在床上枕下，但秦杏還是敢用手去摸。

二人正在狂熱中，伸手去摸，居然仍沒覺察。

最後被她找到，那是在衣架下的地板活板下。

秦杏喜極，連殺死翁仲和錢珮蘭也忘了。

事實上，秦杏不殺這二人，也有她的想法。

她知道事情並不如此單純，如果出力不討好，她就會和她的男人翻臉，所以還留了這麼一手，也可以說是二人命不該絕。

當然，以「嵊泗居士」的身手和反應，就算此刻心神分散，秦杏也未必就能順利得手殺了他。

萬一一擊不中要害，她就危險了。

稍後，秦杏出了民房，奔出十餘里，天已拂曉，這才拿出這兩件寶貝觀看。

「翻天子」大印，現稱「關防」，一般是等邊二寸半見方，皇上的玉璽是等邊三寸見方，上雕蟠龍，民間組織當然不敢雕上蟠龍，而是獅、虎。

這「翻天子」却又不是獅、虎，而是狻猊。

且在側面刻有「大洪滿天下仁義在四方，嘉陵渤海水萬代一爐香」字樣。

印文是「洪門之印」四字。

印質是上好玉根，呈淡黃色。

秦杏大爲驚喜，道：「此物在老娘手中，看看哪個不聽老娘捭闔？」好好收起，想不到，這一幕，居然被六小看到。

林琴道：「我娘手中好像有洪門的『翻天子』和『法刀』。」

小龍道：「不錯。」

林琴道：「不知她是自何處弄來的？」

眾人都想不出來。

小松道：「林伯母一個人絕對進不了『洪閣』的。」

小龍道：「我也以爲如此，極有可能是自翁仲及錢珮蘭手中偷來

的。」

這說法大家都相信。

柳談道：「秦杏在這裡攪和不知有何企圖？」

林琴道：「小柳，也不叫一聲伯母，就這麼連名帶姓地叫？」

柳談說：「林琴，說實在的，她對妳一點母女之情也沒有，甚至把妳打傷，我對她就沒有一點好印象。」

小龍道：「這當然是誤會，但畢竟母女之情稍稍淡薄了些，阿琴，要不要盯令堂一下？」

「不必，我知道她住在何處。」

小龍道：「如果她手中眞有『翻天子』及『法刀』，我們又該如何？」

柳談道：「這一定要搶回來的。」

小松道：「對，林伯母不該擁有此物的。」

范通道：「將來只有小龍有資格擁有此物。」

小龍道：「范兄這話就過份了！」

范通正色道：「這有甚麼不對，小龍的令尊乃是洪門的『龍頭』，被人陷害生死不明，如果能平反，小龍當然就是龍頭了。」

小龍正色道：「我才不當甚麼『龍頭』哩！」

林琴道：「萬一翁、錢兩人找不到『翻天子』及『法刀』，必然鬧翻了天，那反而不妙，對我們的計劃大有妨疑。」

李靜芝道：「翁、錢兩人掉失了『翻天子』和『法刀』，就不敢造反了，那豈不更好嗎？怎麼說不妙呢？」

柳談道：「靜芝，妳不懂……」

「我是不懂嘛！」

小龍道：「我們目前希望他們窩裡反，但一定要反得是時候，比喻說在目前提早鬧翻就不妙。」

李靜芝道：「爲甚麼？」

「因爲翁、錢要弄垮洪門，必須一切準備妥當才行，而現在，翁仲一定還沒有準備妥當的。」

李靜芝道：「我懂了！咱們是螳螂捕蟬後面那隻黃雀。」

就在這時忽然有兩人自十步外路邊岩頭後走了出來。

居然是白倫和「桃花姑」郭香兩人。

六小立即上前拜見，林琴更是上前撒嬌不已，道：「義父，小龍的身子是不是完全恢復了嘛！」

白倫道：「這小子的身體應該已經復原了！」

「可是他的氣色並不太好。」

白倫道：「那次錢起在酒中淬他約半個時辰，那時他的病只好了一大半，尚未痊癒，對他自然有害。」

「義父是說，他本該好了，那次酒淬，他施行『醉魂法』，加上義父師徒的隱瞞，瞞過了錢起等人，但那次對小龍的傷很不利？」

「對，身子尚未痊癒，就用那最消耗內力的玄功大法，對身體的傷害最大，所以他還沒全好。」

「義父，還要多久才能好？」

「他要每天行功『溫養』(道家修煉之術語)，大約半月後可癒，癒後再勤用功，藝業必有大進。」

林琴道：「義父一定聽到了我們剛才的交談。」

「聽到了一大部份。」

「義父以爲如何？」

「本來不妙，只不過現在已經無妨了！」

「怎麼無妨了呢？那東西到了我娘手中，翁、錢兩人一旦發現寶物不見，必然不會甘休……」

「不甘休又如何？」

「必然懷疑到我們頭上來。」

「他們就不會懷疑是洪門中人已弄了回去？」

「如是洪門中人，會留他的活口？」

白倫道：「這話也對，却不全對，秦杏不也留了他們的活口？這其中自然另有蹺蹊，也另有用意。」

「義父，是甚麼用意？」

「秦杏不殺翁、錢，是利用他們造反。」

「那不是和我們所希望的一樣？」

「對，只是她希望的和我們希望的仍有出入。」

「甚麼出入？我娘難道包藏禍心？」

「現在還不能這麼肯定，反正妳娘也沒有安好心！」

林琴道：「義父，您說此事已無妨了是甚麼意思？」

白倫道：「我們想做的別人已代我們做了。」

「做了甚麼呀？」

「翁、錢兩人苟且，秦杏盜寶，却被錢珮珊看到了，於是她用仿製的『翻天子』及『法刀』冒充眞的，仍放在衣架下活板內。」

衆小不由一怔，林琴道：「她們姊妹看來也不是一條心。」

白倫點點頭，道：「大概是的。」

林琴道：「錢珮珊這麼做是想使翁仲和她的三妹根本不知眞寶已失，把假的當了眞的，她就會去找林伯母搶回眞的，以便將來洪門內亂，她拿出眞寶而坐上『龍頭』寶座。」

白倫道：「有此可能！」

林琴道：「我要去找我娘……」

白倫道：「妳找她的動機是不是告警？」

「我目前不會袒護我娘，却也不希望別人偷襲她，我只想把眞的弄到手交給小龍……」

白倫在背後藥箱內取出一物。打開一看竟是「翻天子」及「法刀」。

六小歡呼起來，林琴道：「義父，還是您成。只不過我娘發現此物失落，必然去找翁仲和錢珮蘭阿姨，一旦拆穿，就不妙了。」

「對。」小龍道：「因爲到目前爲止，洪門『洪閣』上的『翻天子』及『法刀』還無人知道是假的，而林伯母失去了此寶，她絕不會甘休，必會天翻地覆。」

白倫道：「當然，以秦杏的個性，一旦發現到手的寶不見了，那還得了！只不過她不會發現。」

林琴吶吶道：「爲甚麼不會發現？」

「因爲她手中仍有那兩件寶！」

小龍道：「原來白前輩是位有心人。」

「是的，自那次錢珮蘭和阿琴混入洪幫，又潛入『洪閣』，錢珮蘭早有叛意，所以甚麼也沒拿，只是把『翻天子』及『法刀』調了包，正好被老夫看到。」

林琴道：「義父是文明人，沒有去搶。」

白倫道：「搶是下策，因爲你搶到手，對方還可以再搶回去，那就永無寧日了，最好的辦法是弄到手他還不知道。」

小龍道：「白前輩說的對，硬搶不行，那會弄得滿城風雨。」

林琴道：「原來義父一直在盯着擁有『翻天子』及『法刀』的人，於是仿製了一對贋品！」

「對，做好了之後，隨時放在藥箱中，一旦有了機會就加以掉包。秦杏自負，還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呢！」

林琴道：「義父，這兩樣東西可要放好啊！」

白倫道：「現在老夫就交給你們。」

林琴道：「此物應交給小龍保管。」

柳談道：「放心，未來的『龍頭』夫人！沒有人敢和小龍爭搶這兩件洪幫寶物的，自然應該……」

小龍却肅然道：「柳兄可別這麼說，昔年的恩怨，龍、康兩家的火併，到底誰是誰非，到底家父有沒有排擠康叔叔，目前除了他們當事人，誰也弄不清，不要說舊案未清，即使清了，我也不願幹甚麼『龍頭』……」

白倫道：「昔年的事的確難說，老夫問過康杰。」

衆小齊聲道：「康叔怎麼說的？」

白倫微微搖頭道：「最初他說兩人火併是別人挑起來的，但語氣中可以隱隱聽出，他和龍玉間也不無過節。」

小龍也相信這一點，上次遇上，總覺得康叔太冷淡了些。

林琴道：「義父，小龍不幹怎麼辦？」

白倫道：「事情弄清了之後，不容他不幹。」

小龍道：「至少那兩樣東西仍應由前輩保管。」

白倫道：「老夫也不願保管這麼重要的東西，小龍，東西我是一定要交給你，因爲在我的心目中龍玉正是一代豪俠，即使有些少瑕疵，也是瑕不掩玉，所以他昔年作「龍頭」應無大錯，今後的洪門「龍頭」，仍應由龍家的人來做，如果龍家無後，或者無男孩也就算了，既然有就該繼承，小子，你就推派個保管人吧！」

衆小連連搖手道：「我不幹，可別選我。」

小龍道：「前輩，還是偏勞您老人家吧！」

白倫道：「好吧！我就暫保管一段時間。」

林琴道：「義父和我們一起成不成？」

「怎麼？要我這老頭子和一些小毛頭在一起鬼混？」

「也沒有甚麼不好！至少我可以多孝順您呀！」

「丫頭，妳這份孝心義父心領了！我若有事隨時可以和你們聯絡。」白倫道：「郭香，妳可以和他們一些小毛頭一起，幫幫他們。」

郭香道：「我在他們當中，也變成小老太婆哩！」

范通道：「不老！」

郭香向范通望去，不由心中一動。

她是個很有經驗的女人，尤其是相男人，她只要看任何男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身體上的一些特徵。

郭香道：「小兄弟，我不老嗎？」

范通剛才不過是脫口而出，因爲他以爲她的確不老。

可是她這麼一問，就不大好意思說了。

小松道：「范大哥這麼說，八成是對這位阿姨有興趣了。」

范通更窘，立刻紅了臉。

柳談道：「看哪，小范燒盤(紅臉)啦！」

郭香道：「我雖比你們大十歲，也和白倫前輩論交，也不必認眞，所以你們都叫我一聲大姐好哩！」

＊　＊　＊

這是個湖邊林中孤伶伶的小板屋。

它單純簡陋而又古樸，而且屋

子四周的樹木的植栽及排列，似乎都合乎五行生尅之道。

弦月在天，林中傳來了陣陣天籟。

這時一條人影只是閃了幾下，已到小屋左後側。

「甚麼人？」屋中是個老女人聲音，警覺性太高。

像來人的輕功，換了大多數的高手，也不會發覺。

「我是誰，妳猜都能猜出來！」屋中的老女人道：「八成是『雙龍頭』（即洪門制皇）吧？」

「婁梅，本來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妳却自尋死路。」

「怎麼？就那麼篤定嗎？」

「老夫要是連妳都拾掇不了……」

「波波」兩聲，在來人身邊爆炸開來！

但來人很內行，立刻貼在房子壁上。

在另外三顆小爆炸物爆開時，他已入屋內。

但是，婁梅是火器專家，知道在任何情況下應付敵人，所以來人掠入屋中，脚剛落地，又是個鴿卵大小的東西向他射到。

這射法很絕，四面八方全被包圍。

甚至還不能用掌力及「排雲袖」去掃擊。

這人就地一滾，然後在一角上雙掌交叉推出護身罡氣，那知「蓬」地一聲，罡氣與爆炸物相接，罡氣仍非爆炸力之敵，有的爆炸碎片破氣而入。

來人的雙手及手腕被射破數處，此人蒙面。

但是，來人不再給婁梅出手的機會。

用火器，婁梅是一等一的能手，但動武，她比之錢大經却差一截了。此人是武林一大家，非同小可。

「老賊，你要殺我滅口？」儘管此人蒙面，婁梅還是知道是誰。

「妳是咎由自取！」

「爲甚麼？」

「因爲妳不知好歹，妳知道一言賈禍的道理？」

「當然。」

「妳知道得太多了！婁梅，人生在世，難得糊塗，妳却自以爲比別人高明，世上沒有妳不知道的事。」

「不錯，我知道的不少，我還知道洪門中更大的秘密，不但你的身份問題，還有龍玉和康杰火併的陰謀，你要不要聽？」

「妳可能已經沒有機會說了……」此人其疾如電撲上。

婁梅沒有機會使用火器了？當然，對方雖內行，還是不如婁梅內行。

動武玩拳脚或劍術，婁梅自知相差懸殊，但玩火器她還是行家。

二十七八招之後，婁梅繞屋轉了一匝。

蒙面人非但武功精純，而且凌厲，而兼具二者之下，又不失爲老到穩健，這就很不容易作到了。

同樣用劍，威力相差懸殊。

蒙面人道：「婁梅，妳自絕吧！」

「自絕不如同歸於盡對不？」突然頭一甩，髮髻自解散用，五顆拇指大的東西自髮中射出，呈梅花型射到！

這一手，絕對出乎蒙面人的預料。

由於雙方相距太近，甩頭髮之力又大，兩三步的距離眨眼就到。蒙面人身子一偏一挫，仍有一顆中的。

這一顆射在他的左胯骨處，「蓬」地一聲，炸去一塊皮肉。

婁梅爲人較爲厚道。

「紅毛火神」金查禮的一些火器中，不乏厲害霸道的。

有的體積不大，如果正中，能把身上炸個透明窟窿。

只不過婁梅都是選擇爆炸力較小的帶在身上。

她以爲只要不帶在身上，就永無使用的機會。

蒙面人明知胯骨上被炸得不輕，却忍痛再上。

因爲他也知道，稍遲一刹那，第二輪火器又到。

他往上一撲，且遞出一式凌厲無匹的一劍。

就算婁梅再快，使用火器的花梢再多，也總要先避過這一劍。

如不避過這一劍，連與敵偕亡都辦不到了。

但是，它的確是凌厲無匹的，婁梅發覺無法破解。

在此情況下，無法破解就代表死亡。

但見一道金風一嘯而至，蒙面人以爲施襲者要射他的後腦。

然而，「嗆」地一聲，蒙面人的長劍吞口上濺起一蓬石粉，劍勢一偏，自婁梅肩頭削下，衣破血流。

雖只傷及皮肉，却嚇出一身冷汗。

施襲援手之人，分明是以一塊兒拳大小的鵝卵石擊中劍吞口，使劍身一偏，不然的話，婁梅的六陽魁首八成要搬家，至少也會被劈去一半。

婁梅疾退五步，已到了屋外。

蒙面人跟出來，發現門前站定一人，眼下也紮了面巾。

蒙面人道：「閣下的手勁十足，絕非泛泛之輩。」

後來的蒙面人道：「慚愧！力

道再小一點，只怕救不了人！」

「閣下和婁梅沾親滯故？」

「不……」

「那閣下何必多事？」

「何謂多事何謂不多事？尊駕要殺人滅口，人人可以阻止，身在江湖，難道這種事也算是多管閑事，可以袖手不管？」

蒙面人道：「閣下是架定樑子了？」

「在下無意架樑，尊駕可以走了！」

「不接兩招，這是不是你我二人今生的一大遺憾？」

後來的蒙面人道：「遺憾談不上，如閣下一定要逼在下出手，在下也只好奉陪了！」這人撤出長刀。

幪面人道：「尊駕何人？不能相告嗎？」

「不久便知，但尊駕何人，雖幪了面，在下仍然知道你的身份，就算不用刀而用劍，也瞞不了人。」

「噢！尊駕倒是一位有心人了！」

「不敢。」

「那你倒是說說看！」

後來的幪面人先伸出兩個指頭，表示他是洪門的「雙龍頭」，又道：「尊駕是不是洪幫的『制皇』？」

「嘿……」幪面人沉笑一陣，道：「尊駕果然了得，也是一位有心人，居然能認出我錢大經來了。」

那知後來的幪面人却哂然道：「你雖是洪門『制皇』，却不是錢大經！」

幪面人一震，似乎這句話說到他的心裡去了。

這工夫婁梅又道：「眞是快人快語，這也正是我想說沒說的話。」

婁梅一言賈禍，就是指她知道幪面人的底細。

那是到洪門「洪閣」上時對錢大經說的。

當時錢大經就動了殺機，因這是他的最大機密。

沒想到，剛找到了婁梅，又遇上一個知道他底細的人。

他是「制皇」，也是洪門的「雙龍頭」，却又不是錢大經，他是誰？

他當然是另一個人，因爲他沒有否認。

似乎他也知道，否認也沒有用的。

於是他攻下一劍，他本是用刀的，如今用劍，是爲了隱蔽身份。

這一劍比剛才攻向婁梅那一劍更加凌厲無匹。

後來的幪面人掄劍格架，這才看出，此人的身子向左偏，左手似乎不怎麼靈活，婁梅自也看出。

婁梅以爲，此人再厲害，也不是這個假錢大經的敵手。

所以婁梅又上了。

但，婁梅的看法略有出入，這後來的幪面人雖然身子偏斜，左臂滯礙不靈，然身法、步法及招術仍然威力無窮。

「嗆嗆嗆」二人接了二劍，似乎沒見高下。

婁梅反而以爲自己是多餘的了，就放手觀戰。

她一邊觀戰，一邊思索，這是甚麼人？居然能和假錢大經保持平手？

六十招以後，也許是假錢大經自知殺不了婁梅和此人，打不出結果，婁梅再一上就罩不住了，立刻收劍遁去了。

此人有點微喘，顯然，如打到百招以上，體力可能不支。

婁梅道：「謝謝你哩！」

幪面人道：「婁女俠不必客氣。」

婁梅道：「尊駕挑明了此人不是錢大經，可知他是誰？」

幪面人道：「如婁女士知道，在下也知道。」

婁梅道：「尊駕可能受過重創，身軀偏斜，左臂也有點不靈活，却有此身手，眞叫人想不出你是……」

「女士想不出也不是壞事，倒是女士既爲他猝殺的對象，此處是不能住了，何不去找醫神白倫？」

「我正有此打算。」

「女士馬上收拾一下去吧！白道武林，還需要像女士這樣擇善固執的人來維持正義，一定要善自珍重。」

＊　＊　＊

范通的一句「不老」，可能會造成一件畸戀。

小范對郭香很尊敬，郭香也喜歡小范。

是女人喜歡讚美因而對小范另眼相看，抑是她對小范特別順眼？很難說，男女間的事是一門大學問。

她在吃飯時常爲小范佈菜。

小范的襪子破了，扣子掉了，也常爲他縫補。

衆小都看在眼裡，私下裡柳談說他走上桃花運了。

小龍却叮囑他們，不要管別人的事，只要兩廂情願，別人何必多事。

小松和康杰形影不離，現在康杰還幪着臉。

現在幪面是爲了隱蔽身份而非見不得人。

衆小和康杰、白倫、婁梅以及郭香等人同住在鎮外村莊內，這些人租了兩幢民房，一來是人多住一幢太擁擠，二來住兩幢，可以互相呼應。

這樣一旦被人找到，不會全軍覆沒。

入夜晚睡後，小松和康杰在屋外樹下納涼。

這兒很靜，但視野開闊，不會被外人看到。

小松道：「爹，娘為什麼會那樣？」

說出這話，又有點後悔，但已遲了。

「小松，我也是不斷地在問自己，為什麼她會這樣？」

小松道：「爹，會不會是傳言失實？」

「不會，至少白倫不會造此謠言，小龍等人也不會，有時聽他們談起，似乎他們所看到的更叫人臉紅。」

「我娘應該不會那樣的。」

「小松，本來我也知道一點，但我能原諒她，因為一個年輕女人喪夫之下，也需有個男人慰藉。」

「爹，您眞寬宏大量。」

「小松，不大量又如何？只是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爹，您是指什麼？」

「我是指錢珮蘭和錢珮珊貌合神離，要造洪幫的反，因不知成功與否，她們必然首當其衝，提早敗亡。」

「爹，你是說『嵊泗居士』翁仲的實力不夠？」

「也不是這樣，主要是我們這邊會趁機而入。」

小松道：「爹，白前輩的意思是將來推翻現有的洪門『雙龍頭』及『龍頭』，由小龍當『龍頭』，不知叫誰當『雙龍頭』？」

康杰沒有出聲。

小松道：「八成『制皇』(雙龍頭)是內定爹來做。」

「不一定，再說爹也未必喜歡當『制皇』。」

「爹會不會仍和龍玉伯伯有怨恨？」

康杰微微搖頭，沒有回答。

這工夫李靜芝奔來，低聲道：「白前輩請二位速回，商議配合洪幫內鬨，擒賊擒王之計。」

父女返回住處，衆人已到齊。

老一輩的有白倫、婁梅、白殿卿和郭香。

其餘是年輕人，只派出柳談及范通二人在警戒。

白倫道：「根據白殿卿白老弟及郭香二位的偵察，翁仲和錢氏二姐妹已準備就緒，今夜要行動。」

康杰道：「白兄，這消息可靠嗎？」

「當然！」

「怎知不是他們的誘敵之法？」

白倫道：「這當然也在考慮之內，但經研究，確是事實。」

婁梅道：「我們應該如何行動？這可不是打爛仗。」

白倫道：「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擒王。」

「對！」康杰道：「生擒了主腦，昔年的案子可以弄清楚，也可以恢復洪門數百年來的聲威。」

白殿卿狠聲道：「就以錢起來說，此賊在外荒淫無度，他有什麼資格高踞洪門的『龍頭』之職？」

似乎這話最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於是分派人手，負責擒「制皇」也就是假錢大經的人，是白倫、婁梅和小龍，林琴要跟着小龍，白倫也答應了。

生擒「龍頭」錢起的是白殿卿、郭香。

其餘年輕人由康杰率領作流動性的支應或突襲。

因為他們也要支應「嵊泗居士」那撥人。

他們要利用那些人，要他們打先鋒。

當然，他們會白忙一場，因為到目前為止，翁仲和錢氏姊妹等人還都不知「翻天子」已失，手中的是假貨。

就連「洪閣」上那兩件「翻天子」和「法刀」也是假的。

白殿卿建議一律易容。

雖然易容，却有暗號一看即知誰是誰。

(未完・十四)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